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二十三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二十三册目錄(總第84册)

戰略新編卷六

水府大番隊騎士權國史總裁　青山延壽輯

伏兵門第六

葉氏曰、不虞而擊、謂之奇、匿形而擊、謂之伏、其實則一而已、蓋馳逐之際、伏兵忽發、不虞其至、所以無不勝也、故苟可以伏、葦中可也、蔴田可也、深嵩可也、不必皆山林坑谷、故古今伏兵取勝者十九、揭伏兵之綱、

預伏待敵、

孫子曰、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何況敵之未至、而預先設伏、以待之、有不取勝者哉、

菟道稚郎子

應神帝四十年、立菟道稚郎子、為皇太子、明年帝崩、太子與仁德帝相讓、遜居菟道、大山守皇子素恚、不得為嗣、至是密圖不軌、將襲太子、仁德帝知其計、告太子、日本紀 太子乃盛設帷帳於山上、為百官環列之狀、令一舍人就太子座、太子布衣操楫、混舟子中、伏兵河側、以待焉、大山守不之知、遲明至河、從士數百皆衷甲、將上船、望見帷帳、以為太子在焉、舟至中流、舟子蹈船舷、船即傾覆、太山守墮水浮沈、伏兵亦發、不得上岸、遂溺死、太子收其屍、葬之、日本紀參取古事記

赤松則村

元弘三年、赤松則村陣男山山崎、以扼水陸兩路。北條仲時
時益遣兵來攻。則村聞之、率兵先發、距京師三里、設伏三所。
敵至、伏發擁楯而射。敵不戰過、次伏亦發、縱横衝突。三伏起
將絶其後。敵駭顧大潰。太平記

楠正儀

正平十六年、楠正儀、和田正武、率兵攻佐々木秀詮於攝津。
秀詮發兵千餘、欲據神崎橋。人或説秀詮進戰。秀詮從之。途
聞和田氏軍五百方過渡邊橋、曰縱南軍濟川、將併擊殲之。
正儀諜知之、遣人行呼曰、敵自西來。何不守神崎。秀詮回軍、

西嚮。來路皆潦淤。伏兵起、其左右叢射如雨。秀詮衆亂。正儀
縱兵乘之。秀詮軍潰、戰死。太平記

誘以餌兵

孫子曰、利而誘之。又曰、餌兵勿食。　夫餌兵者以利
誘之也。非置毒於飲食之謂矣。與敵戰、其將愚而不
知變、可誘之以利、彼貪利而不知害、可設伏以擊之。
宗茂破明軍、本非設餌誘之、而縱生口爲餌、以伏擊
之、可謂奇矣。異邦有用之者、耿弇班超是也。我邦未
聞有用之者也。

楠正成

元弘二年五月、楠正成徇和泉河內、進陣於天王寺、北條仲時遣隅田通治、高橋宗廣、將兵五千來攻、正成分兵爲四隊、伏其三隊、以羸兵一隊扼渡邊橋、而陣、敵望見易之、輙競渡攻之、我兵佯走誘敵、々追北過天王寺、伏兵並起、敵急麾兵郤、正成疾戰乘之、敵兵郤走、不可復制、爭橋而溺者無算、太平記

楠正行

正平二年九月、先是楠正行在河內、漸保聚義故、屢出兵、攝津、縱火挑敵、至是將攻矢尾城、足利尊氏遣其將細川顯氏、以兵三千來攻、距金剛山七里而舍、聞正行將攻矢尾、謀斷

其後、麾之、正行探聽、率兵七百、佯向矢尾、縱火所在、潛還伏於譽田林、顯氏望矢尾煙、以爲敵果攻之、乃馳赴金剛山、無復隊伍、比過譽田、正行兵從後大呼突出、顯氏大駭、敗走、保四天寺、異本太平記

戸次鑑連

天正八年、高橋鎮種欲伐秋月種實、謂戸次鑑連曰、種實瀰陵、屢擾我地、此而不擊、將取笑佗日、我欲往攻奈何、鑑連默思久之曰、此固我所欲也、然彼城絕險不可拔、唯大日寺土地平曠、便於馳驁、宜出兵於彼、設伏山中、使銃卒侵敵地、敵兵必出、我兵僞退誘之、待其至大日寺、發伏圍擊、敵可殲也、

鎭種然之、乃合兵、屯大日寺、遣兵誘敵、敵果追躡、伏發、擊斬敵將井田親氏、大友興廢記

立花宗茂

慶長三年、夏明兵再攻蔚山、立花宗茂乘曉進援、明兵駭潰、宗茂令釋所擒明兵、衆皆曰、此使彼知我衆寡也、宗茂不聽、因設伏以待、其夜明兵果乘闇來襲、伏發、前後夾擊大破之、明兵悉解去、清正感賞、諸將娼忌其功、頗有異論、宗茂聞之、曰、武夫唯事戰鬪、勍非所論也、立齋舊聞記

料伏爲備

孫子曰、軍傍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蘙薈、必覆索之、

此伏姦之所也、又云、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正平中高師泰攻石見鼓崎城、夜潛兵登山、從城後襲之、群熊驚走、城將不覺、城遂陷、三草山之役、教經見驚鹿、料敵潛襲、嚴備待之、終不免敗走者、何、蓋平氏之於源家、兵力已不敵、我苟無良算、出彼上者、何以救其敗亡哉、

源義家

寛治元年九月、源義家將兵數萬、伐清原家衡、攻金澤柵、敵設伏待之、義家遙見飛雁亂行、覺其有伏、使兵偵之、果得伏兵、擊殲之、乃謂衆曰、兵書有之、伏兵在野、飛雁亂行、我若不

擊、則今日殆墮賊計中矣。後三年軍記 古今著聞集

平敎經

壽永三年二月、源義經率兵至三草山、平資盛有盛率衆拒之、大敗、平宗盛謂敎經曰、三草難於防禦、君宜往指示方略、敎經諾之、起赴三草、結營山下、有驚鹿突出、敎經謂士卒曰、鹿者野獸也、當畏人逃伏、今來於此、意敵兵潛襲也、因令嚴警備、義經果率輕銳乘曉來戰、軍大敗績、源平盛衰記

毛利元就

弘治中、毛利元就攻尼子氏、嘗夜出軍、忽令衆勿進、衆怪問故、元就指一水曰、飛螢蔽水、彌望不斷、而忽有斷處、此已有

濟者、必伏兵也、使人探之、果有伏。爲人抄

加藤淸正

文祿二年、征韓之役、我諸將進攻晉州城、或傳城兵逃去、諸軍登山窺城中、不見一人、衆請入、松浦鎭信宗義智曰、韓人能伏、不可輕攻、加藤淸正曰、彼果遁邪、拔之不爲功、果有伏邪、吾必陷術中、法曰、午伏者至昏見、公等且待之、日將暮、伏兵四起、旌旗滿城、諸軍大驚曰、我軍不敗、加藤氏之力也、淸正記 松浦家記

世馬太兵衛

慶長五年、三成之乱、上杉景勝誘越後士豪作亂、圖三條堀

秀治遣溝口秀勝將兵救之、秀勝次分陀川、土寇數百濟川設伏於篁中、秀勝先鋒世馬太兵衛臨川曰、水涯多人馬矢、必有敵伏、乃反騎蹋伏破之、關原大全 武德安民記

稻次右近

大坂前役、福知山城主有馬豐氏率兵欲從山崎越三田軍已至茶川、老臣稻次右近曰、前路狹隘、叢竹陰翳、敵若設伏、叢銃亂發、吾軍皆的、請迂路自神崎、豐氏不聽、右近曰、大坂不爲無人、安知其謀不出於此、與其徒死取笑、請先死、將伏刃、豐氏乃從其言、敵果設伏於加茂、竟無功而止、德川公聞之稱右近忠云、編年集成

戰略新編卷之六終

戰略新編卷七

水府大番隊騎士權國史總裁　青山延壽輯

用間門第七

葉氏曰、敵情叵測、必間諜然後可知矣、孫子曰、用間有五、有鄕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又云、三軍之事、莫厚於間、機莫密於間、是已、故五間之用、古人重之、

揭用間之綱、

生間探情

孫子曰、生間者反報也、　蓋探敵情、報之主將也、夫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

知者非用生間、何以得知敵情哉、

神武帝遣椎根津彥、蓋雖出奉神之誠、然虜已據要害、未易覘敵、故遣覘虜情、彼果出奇策、破斬虜酋、可謂堪其任矣、

義經以上將之任、自行間人之術、雖然豈止義經、智將之所爲皆然、北條氏茂織田右府皆自入敵人之地、察其情形、夫不如是、何以得察敵情、動合事情哉、

神武帝

戊午歲、神武帝進軍至菟田、八十梟帥及兄磯城等兵各據要害、時帝夢有神誨、會弟猾上言、其言與夢協、帝大喜、欲取天香山土享神祇以平賊虜、即使椎根津彥弊衣簑笠裝作

老翁狀弟猾被箕作老嫗而命之曰汝二人宜登天香山潜
取其土來基業成否將以汝卜時虜衆充塞道路不通椎根
津彥臨行祝曰我皇能定此國行路自通如其不能賊必拒
絕言訖徑去虜衆見而不疑相共醜笑二人遂得土而還椎
根津彥又獻策擊斬兄磯城 日本紀

織田公

永祿四年正月右府將偵京畿形勢師近侍數人變服入京
師三好長慶輔細川氏在河內右府趨之因人謂曰僕將納
尾張於君君幸以畿內之地給僕々請爲君先驅長慶不聽
右府乃還尾張 武家閑談

長尾景春 後薙髮號伊玄

天文四年初上杉氏世秉關東兵權強盛無比至憲政驕侈
不恤政事近臣菅谷上原二人傾巧用事威權下移伊豆北
條氏益強大而憲政不以爲意老臣長尾景春深患之驟諫
憲政上原菅谷讒憲政曰伊玄固名士今乃耄矣北條小敵
何足畏忌憲政然之憲政臣有井又左近本間近江者坐事
屏居至是景春潛令二人赴伊豆僞事北條氏以偵探二人
在北條氏麾下數歲而逃還疏五事一曰兩上杉將士驕嫩
者九十餘人二曰早雲豫料兩上杉之將亡令子孫圖之三
曰氏康君臣皆守矩度無有懈怠四曰兩上杉構隙彼以爲

幸五日氏康愛士敬老慈幼諸將庶子亦皆簡擇隨才敘用上下齊心臨戰忘身深可懼也於是景春請憲政爲之備定新令三條備戒具禁侈靡戒遊蕩召本間井又任用之晉野上原潛與其黨謀又蹤五事以沮之憲政深然之遂蹤景春本間井又尋遇毒殺憲政遂爲氏康所破出奔越後云甲陽軍鑑

馬場信房

馬場信房月賽諏訪明神祠稍與廟祝善一日廟祝問曰子禱于神不識果何事信房曰我爲甲州輕卒而不欲赴戰場每有兵革之事必來賽神廟祝意卑之然欲聞甲州事飲之酒信房醉而眠廟祝密拔其刀而視之生銹益信其爲輕卒

也謂信房曰子來居于此則庶幾可以免兵革之難矣信房佯喜留居焉在諏訪三年國中形勢盡知之乃歸甲州勸信玄伐諏訪取之日本智囊

鄉間得情

孫子曰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也義經誑京卒得敵情蓋亦鄉間之類也

源義經

壽永四年二月源義經破尼子勝浦二寨進自中山至引田會有一卒齎書京人也義經問曰子何之曰之屋島義經因晉阿波人應內府徵者如聞源氏襲淀河必遂觀之其兵幾

衛卒曰、可六萬、曰、予所齎誰書、曰六條夫人寄內府書也、曰、書中何言、曰吾爲得知之、但囑云、九郎已發京矣、彼眞可畏者、木曾勇猛幾如鬼神、彼一戰殪之、君急修城集兵以爲之備、書中亦如此耳、公等亦宜丞趣屋嶋、曰諸、又問曰、且予始赴屋嶋乎、曰夫人內府妹也、故吾屢使之報京師消息、曰子嘗至屋嶋否、曰島形勢如何、卒遙指松林曰、是爲牟禮高松、敵若縱火高松民家、乘潮退而進、水纔及馬腹、恐不能禦耳、義經乃叱曰、吾九郎也、奪其書、縛卒於樹、疾馳、明日至牟禮高松、乘曉火民家、急攻之、平氏大驚潰、長門本平家物語

內間離敵、附破敵

孫子曰、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也、　大夫種賂大宰嚭而間子胥、王翦賂郭開而間李牧、是已、　反正帝用剌領巾、廣常說義弘、亦類也、然至誑其婦間其婦翁、抑亦忍也夫、

景行帝

景行帝十二年七月、熊襲叛、八月車駕親征、十一月至日向、居高屋宮、召群寮曰、朕聞襲國醜類甚多、其鋒不易當、今討之以寡則不可克、用衆則民困徵發、朕欲不戰而克、計將安出、一人進曰、彼有二女、曰市乾鹿文、市鹿文、美而勇、請以重幣致之、使其圖之、賊可獲也、帝從之、詐納二女、嬖市乾鹿文、

既而市乾鹿文奏曰、陛下勿憂、妾有一策、乃以兵士歸家、飲父以醇酒、伺其酣寢、密斷弓弦、使從兵殺父、帝惡其悖逆誅之、明年遂平襲國、日本紀

反正帝

仁德帝崩、履中帝未即位、住吉仲皇子擧兵反、帝避亂出居石上、反正帝時爲皇子、聞之蹤跡而至、帝使人告曰、汝爲我誅仲皇子、皇子曰、願得忠直者與之共事、帝遣平群木菟往、將發皇子歎曰、今太子與仲皇子均之兄也、仗順討逆、人誰非之、乃至難波、誘仲皇子近習刺領巾曰、爲我殺皇子、我厚報汝、乃與錦衣褌爲信、刺領巾伺間入殺仲皇子於厠、上來

啓、本菟謂皇子曰、彼於我則有功、於彼則逆賊也、不可不誅、乃誅刺領巾、即日赴倭復命、日本紀

織田公

天文十八年、右府憂齋藤利政之強、欲離間其君臣、利政右府婦翁也、於是屢夜出曉還、夫人齋藤氏怪問、右府不對、夫人請之、右府乃誑之曰、美濃二老臣輸款於我、約害舅氏、火城、吾每夜出望煙、而煙不起、蓋彼伺間而未得耳、夫人大驚、密令人報之、利政乃殺二老臣、自是利政兵鋒稍衰矣、碎玉話

平維盛以下破敵

用間

壽永二年四月、平維盛將兵十萬北討源義仲、義仲遣其將仁科守弘、林光明等於越前守燧城、平泉寺長吏齊明率其徒一千餘屬之、燧城南界荒乳中山、北連柚尾木邊、東接越之白峯、北陸道第一要害、塡木石塞日野河、河水盈溢、道路如海、維盛不能進、相持數日、齊明度我兵寡少、城遂不可保、遂懷貳、密射書平氏營曰、吾爲木曾所驅迫、不得屬公等、公等欲拔此城、夜遣人城東壞堤決流、水立涸矣、平氏大喜、夜發卒決堤、水果涸、維盛等麾衆進攻、齊明等迎降、守弘等不能支、棄城走、維盛乘勝遂拔諸城、報捷京師、盛衰記

源右大將

治承四年十一月、源右將將兵伐佐竹秀義於常陸、先是秀義父隆義從平氏在京師、至是右將與諸將謀、以平廣常有姻好、使廣常往說之、秀義以父故、不肯聽、退保金沙山、右將遣下河邊行平、土肥實平率兵數千攻秀義、秀義據險防守、鎌倉兵進攻不克、實平使人白右將曰、金沙之城、地勢險絕、難以力拔、平廣常曰、秀義叔父有藏人義弘者、狡黠多欲、啗以重利、則內相離叶、右將從之、廣常往說義弘曰、東國之人誰不仰武衞、今冠者據孤城、欲與之抗、其亡可翹足而待矣、予宜早改圖、攻殺冠者、則不啻免死、必有重賞、義弘大喜、潛導廣常兵、鼓譟出城後、城兵驚擾、不能拒、秀義棄城走保花

圍城、東鑑

豐臣公

天正十八年、小田原之役、八州諸城大半皆破、而其將士在小田原城內、我兵虜其父母妻子、視之將士逃降相踵、太閤待史山中某與成田長康善、太閤命陰以書招之、長康乃送款太閤、使德川公以其降書遺氏直、曰子之將帥皆有貳心、事已危迫、子盍早自爲計、氏直與氏政議召長康不至、乃環栅長康營、置兵監護、自是城內人々相疑、氏直遂出就德川氏營乞降、外史

反間疑心、

孫子曰、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也、　元就智將也、敵數用反間以制强敵、佐佐成政於太閤、强弱不相敵、而亦中其間、不亡何待、

德川公

元和大阪之役、先是幕臣小幡景憲有罪出亡、仕前田氏、大野治房識之、至是潛誘以厚利、景憲佯應、夜入見治房、治房太喜、送告再擧之計、因約期遣歸、景憲因板倉勝重、松平定勝報之關東、德川公爲不知者以候其動息、大阪益召募客兵、以間使招景憲、勝重定勝謂之曰、兩公再來、諸軍復集、不圖遲十日、其間城兵或侵京師、挾至尊以東嚮、則恐費力也、

欲躡退之、景憲諸而往、城中諸將有議出師者、治房兄弟固執不聽、信景憲之說也、或說治房曰、景憲諜賊也、請驗問之、治房麾兵甲圍其舍、景憲笑語自若、治房召之、即從一婢入、治房因大言畢不可聽也、乃置之界浦、因是德川公熟知敵情、豫爲之備、同

毛利元就二條

天文九年九月、尼子晴久率兵四萬、攻毛利元就、初晴久嘗陶荊某事、元就以伺間隙、至是元就詐謂衆曰、敵若陣甲山、不易圖已、若陣三猪口、以絕周防援兵、我不能戰、當走山口乞師耳、敵則逃去、告之晴久、元就喜曰、我無憂矣、敵果陣甲山、傳語城中、我欲襲之、豈不難乎、鄕三猪口則易處已、敵既堅備山巓、晴久果陣三猪口、既而大内義隆遣陶晴賢等來援、元就會兵擊破晴久、晴久夜遁、毛利軍記 安西軍策

弘治元年、元就聞陶晴賢大擧來攻、曰、彼多、我寡、不利野戰、宜誘致之嚴島以決一戰、乃築嚴島、衆皆怪曰、此擧恐非良策、及城成、使已斐新里守之、安西軍策 有一瞽者、常侍元就、晴賢厚賂之、令伺動靜、元就僞爲不知、謂隆元等曰、晴賢不長野戰、易與耳、唯嚴島城小兵寡、彼若拔之以絕海路、必爲我憂、瞽者報之晴賢、西國太平記 元就又命桂元澄送款、俟元就渡海、請援翻城爲內應、外史 晴賢喜曰、我以大兵壓嚴島、執已斐等

鼙鼓直按吉田在目中矣（元就記）十月晴賢帥舟師三萬至嚴島陣塔岡旌旗甚盛彌滿山谷元就帥兵三千夜發舟師乘闇急襲擊大破之晴賢自殺斬級四千七百餘沈溺者於海曰吾藉汝得其捷也（元就記 安西軍策 西國太平記）

死間誑敵

孫子曰死間者委敵也又云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也 語曰不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元就之間得行者經貞媒蘖之於中也治長之用間其術淺踈況用之於 德川公間何以得售哉

毛利元就

天文二十三年毛利元就與尼子晴久構兵晴久叔父國久部屬精勁元就[illegible]之尼子經久娶吉川經基女而元就亦爲其孫女婿是以託姻戚數通使於國久晴久頗疑之尼子義勝之死其子經貞猶幼國久攝其邑及長不返與經貞隙之元就乃作遺國久書如通謀者遣人殺死囚於富田近邑置書衣中而去土人驗尸得書獻之晴久晴久大驚召經貞問狀聞新宮黨陰通安藝汝豈知之乎經貞媒蘖之曰臣屢見其密使往來晴久乃伏兵要殺國久父子殲其黨兆焉自是弱矣（安西軍策 藝取外史）

太野治長

大坂前役、夜有伺住吉行營者、捕而問之曰、欲之藤堂營、共路至此、撿其懷、有書、乃秀頼與高虎密約者、德川公覧書、察其詐、召高虎賜書及卒曰、彼欲設謀間我、々寧陷術中乎、高虎鞠問、果大野所遣也、高虎斷其手足指、黥秀頼二字於額、放還之、編年集成

設間惑敵 附殺敵

孫子曰、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行家義盛雖非上智、亦可謂能爲間者、然敵已有懼心、故其間易入、敵苟無隙、可乘間何縁得行哉、

大伴吹負

帝大友元年六月、天武帝稱兵入東國、大伴吹負獨留不從、結親族豪傑、得數十人、時穗積百足營飛鳥寺西、吹負與坂上熊毛謀、乃使熊毛漢直等屬高坂王、戒曰、我詐稱高市皇子、率兵出飛鳥寺北、以壓彼營、汝等在內爲應、因勒兵出、先使秦熊馳馬疾呼曰、高市皇子自不破至、從兵甚衆、營兵聞之驚擾、吹負率數十騎馳至、熊毛漢直等出營與之合、於是營兵悉降、吹負誘殺百足、高坂王等出降、日本紀

源行家

養和元年三月、源行家與平重衡維盛等、夾洲股河相持、衍

家驟攻、濟河襲之、爲平氏所破、收餘衆、退屯小熊、平氏來攻、行家且戰且走、保矢矧川、額田兵士舉郡來附、軍復振、敵軍適至、行家教老兵三千人、佯爲赴京役夫、贏糧荷槽、過平氏營、敵與間曰、汝等見潰兵乎、曰、兵可四五百、東走、又問東兵亦來乎、曰、前軍已抵菊河、後軍塡塞橋本、見付彌野被山、不知幾千萬、平氏恇懼、引還京師、行家馳使、徇美濃尾張、曰、平氏潰走、不追射之者、則我敵也、於是二國人爭追尾射之、平軍狼狽而去、盛衰記

用間

伊勢義盛

壽永四年、源義經旣敗平氏於屋島、聞平氏將田口成直率三千騎、破河野通信於伊豫、而還、命伊勢義盛、諭降成直、義盛乃使一卒、擁旗先往、成直見而問曰、汝何之、曰、自屋島赴伊豫、問屋島有何事、曰、九郎判官率大軍、攻陷屋島、內府宗族多爲生虜、其餘戰死溺沒、不可勝算、四國九州士爭奔附、讃岐海兵衆如雲、他則無所聞、成直聞而失色、歎曰、家君來降、敵豈以我故乎、然路人言、未可遽信、進至舉造宮、而遇義盛、義盛從騎十餘、皆不被甲、義盛曰、子非田口左衛門乎、吾是源家郎黨、伊勢三郎也、吾有一事、欲面諭之、成直進焉、稍接、義盛曰、我軍旣破屋島、內府宗族皆爲生虜、予父旣降、嘗請之判官、許予父與子見、子宜速從吾、欲使子知之、故

衆論之子能戰則戰欲降則降成直聞之乃免冑而降義盛存僮其徒皆散去將成直至志度義經歎賞亡幾其父成良亦欵附竟因其內應大破平宗盛於壇浦擒之平家物語　源平盛衰記

畠山國淸以下殺敵

正平十三年先是新田義興弟義宗脇屋義治等匿在越後武藏上野豪族連署請奉以爲將義宗義治疑而不應義興獨從百餘人至武藏於是義貞勳舊往々來歸足利基氏憲其爲患遣兵襲之不克基氏宰畠山國淸患之竹澤良衛者本在義興部下後降足利氏國淸昭之以利令圖義興良衛佯爲負罪奪邑遂欵義興義興疑而不見良衛迎美女少將

用間

於京師盛飾以進義興嬖之遂得見獻以鎧馬義興益信之引參謀議良衛圖邀義興伏兵以害之義興將赴之會少將貽書止之義興稱疾不往良衛疑少將漏謀殺之義興不之知數通書問良衛詐答以疾良衛因請國淸得江戶羌寬俱謀事國淸乃僞奪羌寬食邑更置守吏羌寬遂之築城聚兵陽爲叛狀因良衛通義興曰道誓無故奪我邑無所容身欲報之怨而軍無司命士卒不附願奉以爲將臣族在鎌倉者數千人率以取鎌倉義興信之至是將赴鎌倉良衛曰多從兵士恐爲人所怪義興從之使士卒先發從親信十餘人至矢口渡良衛羌寛豫鑿舟栫之伏兵岸側義興比至中流舟

人乃插納逸去、舟將沈、伏兵悉起、義興大罵曰、乃爲大不道、人所欺、七世必讐汝矣、遂與井伊直秀等自盡而死、太平記

上杉顯定

文明十八年七月、初上杉顯定在上野平井、管領八州、家稱山內、上杉定政以土地狹小、常屬顯定、家稱扇谷、定政長臣太田資長有才略、與父道眞協心佐定政、大播恩威、八州將士漸背山內、多屬扇谷、時人謂關東兵柄必歸扇谷矣、顯定患之、密託親臣讒毀百端、然定政不以爲意、顯定乃縱間者、盛稱資長材武得士心、非長爲人下者、定正稍忌之、至是遂召資長於糟谷第殺之、時年五十五、時人莫不痛惜予資康

與道眞共降顯定、於是將士多背扇谷屬山內、定政兵威遂衰矣、關東兵亂記、結城戰塲記、喜連川判鑑

僞書詐敵

孫子曰、非微妙不能得間、 夫疑似之際、非上智之才明足以燭奸者、不能察也、況形諸書札、其迹可疑、敵心有不惑乎、高國義元庸才爲敵所誑、不足怪也、大谷吉隆及淸正之設間、其人則雖非、其書則眞、非上智之人、焉得燭其僞哉、

織田公

弘治三年、右府攻今川氏笠寺城、城將戶部新左衛門驍勇

善戰、有府收兵而歸、以戶部善書、使待史學之期年亂眞、而詐作戶部書、如送款信長者、使森可成僞爲商人、獻之義元、義元信之、召戶部誅之、信長譜 甲陽軍鑑 編年集成

毛利元就

天文二十三年、毛利元就與陶晴賢構兵、晴賢遣老將江良興房屯嚴國、以備元就、元就僞作遺興房書、遣諜人送於山口、晴賢得書大怒、遂殺興房、毛利軍記

長曾我部元親

天正元年秋八月、長曾我部元親既取土佐六郡、唯國司藤原兼定保嶓多、於是人心危懼、老臣土居宗算以勇武聞、時

人謂宗算不死、嶓多不亡、元親患之、屢遣使賂遺、已而遺書於路、如通謀者、或獻之兼定、兼定信之、遂召宗算手斬之、諸將益懼、稱病不出、元親召諸將、謂之曰、一條殿固我君也、然我與安喜津野戰、主君爲彼出兵、我不能復事之、乃刧兼定、逐之豐後、立其子內政、土佐軍記

加藤清正

三成之亂、加藤清正發兵、攻小西行長宇土城、軍吏夜捕一卒、淸正曰、是必有遺下物、搴火燭之、有一竹杖、淸正使人剖之、得城將乞救於八代書、乃募土人收其質、詐言來自宇土、致其書於八代、八代守將見之、不復疑、丞復書告出師期、村

民持還、清正厚賞之、至期使隊將吉村左近率兵千餘邀擊之於小川、八代援兵大驚、左近急逼之、援兵不能支、走還八代、清正終攻宇土降之、烈祖成績 逸史

間使告情

夫與敵戰、城壘爲敵所圍、欲使城中知外有救援、間使之任不可不擇也、勝商爲敵所獲、能達其君命、世舉稱焉、嘗考之異邦春秋、有解揚、魏有閻溫、晉有田泓、周崎、梁有婁政、隋有崧贇、劉世讓、唐有劉感、是皆勝商之徒、而雖達主命、不能免酷禍、唯解揚婁政劉世讓遇良主、而免虎口、亦可謂幸矣、

北條勝廣

天文十二年十月、上杉憲政大舉圍河越城、北條氏康將救之、會諸將問計、大石道俊曰、敵攻圍甚密、不易克也、我持久不援、至明年四五月、彼將離兵歸耕、其虛可乘也、衆然之、氏康曰、城兵困憊、恐不能支、要須告吾計以堅其意耳、但內外斷絕、將奈之何、綱成弟勝廣年十七、進曰、臣能潰圍而入、告以此計、萬一爲敵所擒、臣身可齏、不敢漏也、氏康壯之、勝廣單騎突圍而入、告計綱成、城兵奮躍、固守不屈、明年四月氏康出援、大破憲政兵、河越之圍解矣、關東兵亂記

鳥居勝商

戰畧新編卷之七終

天正三年五月、武田勝頼帥兵、圍長篠城。將奧平信昌厲衆、固守。德川公遣使美濃、乞援兵右府。許之。勝頼攻城益急。鳥居勝商進曰、臣請往告急。果得潰圍、則揚烽前山。往返必不過三日。果得援兵、則復揚三烽。不則揚二烽。乃賦和歌辭訣而去。夜冒雨、泅川代川。敵設綱、乃挺刀斷之而去。十五日揚烽前山。城兵皆悅。乃至岡崎、謁東照公右府。帥兵五萬來援。勝商又謁右府、告狀辭去。登山揚烽、將入城、爲邏兵所獲。勝頼詰問、命反其辭。勝商佯許之。呼曰、援兵將至。大捷不出三日。諸君善守。敵怒磔殺之。已而德川公與右府併兵擊勝頼、大破之。四戰紀聞

戰略新編卷之八

水藩大番隊騎士權彰考館總裁　青山延壽　輯
姪　青山勇　校

水戰門第八

葉氏曰、水可以浸灌、可以漂流、可以陷溺、可以圍圉、可以濟渴、故古之善用兵者、多藉水勢以立奇功、今外虜駕堅艦、凌風濤、動欲劫制我、我將何以應之、水戰之略、夫安可已乎、揭水戰之綱、

水戰用計

夫水戰所恃、楫艫風帆耳、苟非因敵設計、何以制勝、

比羅夫伐肅愼、彼設伏待我、我亦委財貨餌之、致經破義濟、嘉隆挫西軍、安治爲舜臣所苦、其所爲如出一轍、孫子所謂利而誘之、亂而取之也、唯義經攻平氏、彼有內間、故其制勝最易矣、近世西洋概用蒸氣船者、不必用帆艣、於是宇內水戰爲之一變、吾邦未有用之水戰者、姑待後考、

阿陪比羅夫

齊明帝六年二月、遣阿陪比羅夫、率舟師二百艘、伐肅愼、并將陸奥蝦夷兵、至大河側、時渡島蝦夷兵千餘屯聚海濱、傍河而營、忽有二人出營呼曰、肅愼舟師至、禍將及我、願渡河、

屬於官、比羅夫召二人問賊虛實、二人指一處曰、賊伏兵於彼、其所率船有二十餘艘、比羅夫因遣人招賊、賊不肯來、乃積財帛於海濱餌之、賊乃率舟師來進、繫羽於木以爲旗號、使偵者上岸、檢視財帛、廻柁而退、據弊路弁島、既而乞和、比羅夫不聽、進攻破其柵、生擒五十餘人、日本紀

平教經

壽永二年九月、平宗盛建行宮於屋島、分兵略傍地、山陽南海諸國屬焉、閏十月、源義仲遣足利義清、高梨高信、海野幸廣來攻、宗盛遣平重衡、平通盛、平教經、率三百餘艘逆擊之、據水島城、義清等率千餘艘、負陸爲陣、教經出城東北門挑

戰、敵出輕舸、麾之、教經佯敗走、重衡通盛將舟師自鳴門南繞左右翼之、教經豫連舟布板、以便進退、親射殺高信、敵不習水戰、屬甲冑沉溺、我軍乘之、敵兵大敗、追擊斬義清、幸廣獲首千三百級、盛衰記

源義經

壽永四年三月、平宗盛奉安德帝、在壇浦、源義經帥舟師七百餘艘來攻、宗盛等泛戰艦五百餘艘拒戰、奉帝從戰艦、使士卒駕唐船、料源氏必攻唐船、將前後夾擊之、時田口成良親平氏、日甚觀望、懷携貳、竊告之義經、義經知其謀、急攻之、成良亦應之、平氏大敗、宗盛爲虜、盛衰記

丸鬼嘉隆

天文六年、織田右府攻大阪、命九鬼嘉隆、勒大艦數艘、於界浦、以絕西軍援路、已而西國兵率船艦六百艘、至木津浦、嘉隆出輕舸挑戰、不利、敵乘勝來進、嘉隆命大艦大砲齊發、敵艦中之者皆破碎、敵驚廻柁奔去、右府大稱其功、藩翰譜

小西行長

慶長二年七月、小西行長聞慶尙右水使元均與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有隙、設計間之、李昖乃下舜臣於獄、減死充軍、均代爲統制使、扼閑山衙、行長遣人紿均曰、日本船以某日至朝鮮、宜邀擊、均帥舟師而進、我兵在岸上、俯瞰相報、均至

絕影島、諸將出舟師誘之、均望見來擊、我舟輙引避、不與交鋒、均舟人皆疲、會夜深風盛、敵舟四散、均收餘船還、加德島、衆爭下取水、我兵突出掩之、斬四百餘人、均退至巨濟漆川、朝鮮都元帥權慄召均杖之、督令更進、懲毖錄

攻擊半渡

孫子曰、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令半渡而擊之利、

上田之役、昌幸佯敗誘我、而決壅水、絕我後軍、是韓信虜龍且之兵法、而昌幸襲其機軸、變化取勝、可謂善用兵者耳、

佐佐木高氏

延元元年九月佐々木高氏軍三上山梗官軍糧道脇屋義助來討高氏將兵三千迎擊志那渡官軍半渡船多膠沙高氏縱兵擊敗之 太平記

眞田昌幸

慶長五年台德公攻上田大久保忠隣酒井家次爲先鋒渡神奈川擊之眞田昌幸豫壅其上流伏兵虛空藏山出戰佯退走我兵爭追逼城昌幸子信仍乃開門出盪伏兵又發我軍亂乃決其上流水大至後軍不能繼先鋒遂大敗死者無算 烈祖成績 續外史

騎渡破敵

此編可與選鋒編并見彼則平地此則騎渡唯有水陸步騎之異已其實一也足利忠綱佐々木高綱所謂虎賁之士三軍之司命者以騎亂河佐々木氏何盛也高氏曰踐河先登此我家之任也豈不信哉

新田義重

足利某與秩父某有隙且襲秩父率兵赴古我杉乞援於新田義重義重引五百餘騎抵利根川臨長井渡敵豫壞船舸軍不得濟義重曰丈夫既許人以無船不渡使人致敗衂何面目復操弓矢乎寧寄身於長流以成名耳聯騎齊擊秩父破之 盛衰記 平家物語

足利忠綱

治承四年、足利忠綱、從平知盛、擊以仁王於宇治、東鑑 橋既徹、河水方漲、藤原忠清、進戰而敗、乃議分兵、轉出於淀芋洗、不然則引兵、赴河内、忠綱進謂知盛曰、若紆道移時、則僧兵來援、王亦入奈良、勢不可復制矣、且今臨敵、何顧漂沒、乃令衆曰、健馬上流、羸馬下流、馬縱疲勿援、旁人俱溺、敵箭縱及我、我不宜射、射者溺、勿逆水、逆者溺、先衆徑濟、從騎三百無一溺者、諸軍繼進、遂獲大克、忠綱時年十七、平家物語 盛衰記

佐々木高綱

壽永三年正月、源右將遣弟範頼義經討源義仲、自宇治勢

多並進、義仲聞之、遣今井兼平向勢多、遣根井行親拒宇治、撤橋板樹柵張繩水中、以梗馬足、義經部下佐々木高綱兵、鹿島與一善泅、窃沒水撤之、然雪消水漲、諸將未能涉、高綱及梶原景季單騎自小島崎徑進、鞭馬爭先、景季先於高綱、高綱自後紿景季曰、子之馬肚帶緩、景季駐馬約帶、高綱疾馳先之、亂流而進、上岸自名、景季踵上、畠山重忠以手兵繼渡、大戰、北兵辟易、義經乃以全軍渡擊、大破之、盛衰記

佐々木盛綱

壽永三年十二月、源範頼擊平氏於西海、聞平行盛據備前兒島、率兵至藤戸、阻海水相持、平氏揚扇挑戰、我軍不能濟、

佐々木盛綱求漁人訪津曰上弦在東下弦在西即夜共入水密植竹條爲標而還明日平氏復挑戰盛綱與數騎躍馬入海破濤而進範頼懼其沒溺使人遏之盛綱爲不聞而進衆皆從之擊走行盛頼朝手書獎勸曰自古亂河者有之未聞騎馬渡海者眞希世之功也因賜兒島盛衰記

灌水攻城 以下四條當入攻城篇今姑從葉氏之舊

孫子曰以水佐攻者强　故善攻城者多藉水勢而兩軍對壘我高彼下亦可水攻以集事吾邦以水佐攻者古未之聞也有之始於太閤高松之役三成襲其故智藉水攻忍城不能爲功蓋地有高下遠近非

明者不能察之爲耳

豐臣公二條

天正十年三月太閤大擧入備中攻冠城拔之秀吉譜　四月進上龍王山薄高松城安西軍策　城三面有澤一面鑿塹太閤曰此可灌也天正記　五月太閤徙營蛙鼻壘石爲堤堰兒部川灌城水日盛太閤命小西行長等泛巨船攻城城兵告急輝元輝元報之元春元春乃棄鳥取與隆景帥兵三萬援高松陣廂山輝元尋發屯猿懸城太閤分兵備之元春隆景欲伺便決堤而太閤營壘嚴固不可犯城中日蹙安西軍策秀吉譜　城將清水宗治日設宴犒衆協力固守輝元竊遣使謂宗治曰敵兵日

盛、城不易救、卿僞降敵、敵必解圍、吾當擊之、宗治不肯、六月太閤招僧惠瓊謂曰、吾願與卿主釋怨講和、但吾攻此城、不拔而講和、人譏之寡君疑之、必使宗治自殺、然後講和、惠瓊還報元春隆景皆不可、太閤再遣惠瓊說元春、元春竟不聽、太閤厚贈惠瓊、惠瓊曰、兩川決不講和、請以此意諭宗治、乃入城告故、宗治流涕曰、敵兵日張、勢不可支、而彼乃議和、殺如我者數人、何所不可、而二將必欲救我、我死無恨矣、太閤聞之嘆曰、毛利氏養士之効至此、宗治乞舟於太閤、太閤乃送酒於城、宗治大喜、與衆飮訣、四日宗治與兄月清及輝元隆景二監軍乘舟自殺、元春隆景聞之流涕、然既無可奈何、

乃議和、會有明智之變、太閤遂講和旋師、秀吉譜翁物語備中集成

天正十三年三月太閤南伐、屠根來雜賀二砦、圍太田砦、太閤計以力則損兵、乃下令爲巨防、壅紀伊川、太閤親巡視、檢其勤惰、或賞或罰、於是衆悉力築堤、堤堰殆成、適大雨川溢、堤壞百五十間、又投以土豚數十萬、隄初成、長十八町、高廿六間、水日溢浸砦、我兵乘船急攻之、賊大困請降、太閤捕其巨魁五十人磔之、竟旋師、編年集成

洒水攻敵

宋太祖攻漢、引汾水灌太原城、幾陷、會班師、已而水

遂城始大圯敵人見之曰南朝知灌城之利而不知灌而決之則無太原矣如平維盛之入越前攻燧城涸水而取勝也出用閘門德川公之攻大阪雖或有冀焉然已有灌水之利則又有決水之利是亦不可不知也

德川公

大坂前役德川公憂中島舟渡不便召伊奈忠政問之忠政對曰塞其上流則水可涸乃命忠政役福島毛利二家兵以船數百艘搬運土石竹木爲堰壅塞上流堤成高一丈八尺廣十五間長等川北折而流城下水涸爲陸八幡平潟往來得便城兵不得出又命諸將芟刈河洲蘆荻使伊奈忠次築隄於春日井通木津川以涸天滿河水城兵皆喪膽相謂曰中島淀河下流今如此何其神也屢出欲壞之公豫遣兵列銃堤下敵來即放銃刼之敵遂不能近 烈祖成績

阻絕汲道

孫子曰軍好高而惡下又云依水草而背衆樹 夫軍據高則患病之水草近水草則患無險阻故苟不知地利爲敵所絕不破何待毛利元春於大友義鎮我絕彼水路彼亦奪我糧船我歸其降兵彼亦送我守

兵、兩國所爲、如出一轍、眞所謂伎倆相敵、彼我無輸贏者也、元春一條今刪去

阿曾時治

元弘三年二月、北條高時大發兵、遣阿曾時治、攻赤阪城、城將平野將監善拒、殺傷過當、敵兵吉河八郎、謂時治曰、敵依山爲城、必乏水也、而每放火箭、輒多潑水地中、恐有暗渠、請穿山趾、以截水道、時治從之、果得地筧、時又久旱、兵士困渴、賊仍以火箭焚樓櫓、將監力盡而降、賊送六波羅斬之、太平記

武田信豐

元龜三年、武田晴信侵遠江、使其子勝賴、甥信豐、攻二股城、馬塲氏勝、率兵四千、絕濱松援路、城將中根正昭、松平康安、堅守不屈、德川公將兵赴援、視甲軍嚴整、不敢犯、已而信豐曰、城守完固、急攻則死傷多、此城以轆轤取水天龍河、絕其汲路、則可不血刃而拔、乃縛材木爲筏、壅遏水路、夜則命卒更放銃、城兵大困、正昭致城入濱松、烈祖成績

羽柴秀次

天正十三年四月、太閤遣羽柴秀次秀長、伐長曾我部元親、秀次秀長進入阿波、薄木津城、城險峭、秀次陣城旁山巓、斷其汲道、城中大困、遂攻奪第三門、天正記 土佐軍記 城將東條某夜

乘風雨走土佐　元親記　土佐物語

乏水誑敵

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蓋誑敵之謂也、故善戰者、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故有餘而示之不足、不足而示之有餘、滿雅定秀、皆能以虛爲實、勝家決死奮鬪、遂得奇捷、所謂陷之死地、然後生者歟、

北畠滿雅

應永二十二年、北畠滿雅、奉後龜山帝皇子、據阿野城、足利義持令土岐持數等攻之、城固不拔、土岐興安議曰、城在山

巓、必無水、恐夜汲於溪、乃遣兵守之、城兵大困、滿雅用田丸某策、置馬高處、以白米擬水浴之、敵遙望見之、以爲城中水不乏、遂撤圍去、南方紀傳

柴田勝家

元龜元年五月、織田右府使諸將守近江諸城、六月六角義賢自甲賀出屯野洲郡、信長記　信長譜　進圍柴田勝家於長光寺城、斷其汲路、城中大困、義賢遣使偵探、使者請盥、乃進盤水盥畢覆其餘、使者還報曰、水不乏矣、勝家夜宴將士、問曰、水今如何、左右進一巨甕、乃令衆悉飲、飲畢、勝家倒薙刀撞破其甕、遲明開門突擊、敵驚潰、勝家追擊斬級八百餘、時人呼曰

破甕柴田（常山紀談 總見記）

奧村永富妻

天正中、前田氏將奧村永富、守末森城、隣國士寇伺其不在、來攻之、其妻某氏防戰甚疾、敵絕我汲路、急攻之、某氏盛米於桶、以洗馬足、敵望見以爲水不乏、遂解圍去、（翁物語）

戰畧新編卷之八終

戰畧新編卷之九

水藩大番隊騎士權彰考舘總裁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校

火攻門第九

葉氏曰、孫子以火攻爲下策、蓋安國全軍、道之所貴、是火一起、傷害者多、故謂之下也、今虜人所恃大艦巨舶難與角力、我能師孫權故智、發之以時、應之以兵、彼必有不暇自救者、揭火攻之綱、

縱火反燒

孫子曰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　日本武尊爲

賊所燒、我亦縱火逆燒、所謂火發而兵靜者、六韜曰、見火起、即燒吾前後、而廣延之、武尊兵畧暗與此合、可見上智之人不學而能也、

日本武尊

景行帝四十年、東夷叛、帝遣皇子日本武尊征之、十月皇子發京師、枉道拜伊勢神宮、見倭姫告別、倭姫取神劒及一囊、授之曰、事若急則披此囊、於是皇子進至駿河、土賊欲誘皇子殺之、乃紿曰、野多麋鹿、請臨而獵焉、皇子從之、遂出游獵、賊縱火燒野、皇子急披囊、則燧也、鑽燧取火、拔劒薙草、逆燒、賊徒遂擊賊殲焉、因號其處曰燒津、（日本紀參取古事記）

縱火乘之

孫子曰、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因變應之、夫敵人居近草莽、營舍茅竹、天時燥旱、因風縱火、選精兵以擊之、其軍可破也、八綱田義朝等蓋縱火上風、乘之制勝、所謂火發於外、不待於內者也、

八綱田

垂仁帝五年、初皇后兄狹穗彥潛圖不軌、謂皇后曰、夫以色事人、色衰寵弛、若使我得志、與汝共莅天下、因以七首授之、使伺釁刺帝、至是帝幸來目高宮、枕后膝而寢、會有異夢、問之於后、后悚懼、具以實告、帝曰是非汝罪、乃以八綱田爲將

軍、討狹穗彥、狹穗彥拒戰不屈、積禾作城、踰月不降、后因亡吾兄吾何顏復視息人間、廼抱皇子奔投之、帝命益兵圍城、益急、八綱田縱火焚城、城兵驚擾、出走、后知不免、使人抱皇子出城、自經而死、狹穗彥亦伏誅、日本紀

源義朝

保元之亂、源義朝率精騎四百餘、陣大炊御門河原、平清盛陣三條河原東堤、乘夜並進攻之、源賴賢爲朝邀戰、義朝縱兵急擊、爲朝退守白河殿、既而天曙、義朝馳使奏曰、臣等急攻之、而守禦甚固、除火攻外、無復他術、只恐延及法勝寺、是以不敢、報曰、須隨便宜、若伽藍罹災、再造不難、於是縱火上

風燒之、宮中擾亂、崇德上皇、與親臣數人潛出宮、白河殿遂陷、（保元物語）

源義經

壽永四年二月、安德帝在屋島、源義經將精兵、衝風濤至、放火牟禮高松民家、平宗盛奉帝泛海、留將士守城、義經薄城、城兵禦戰、義經曰、敵衆我寡、利在於縱火城外、一面進攻、令兵士燒民屋、時西風甚急、火延及行宮、營壁悉爲灰燼、煙焰蔽海、平氏軍不能支、入海避之、（盛衰記）

發內應外、

孫子曰、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如武則忠次則所

謂火發於內、而應之於外者、西內則發火於內、無應於外、而敵人驚走、非西內之奇、乃敵人之惰也、

淸原武則

康平五年、源賴義與安陪貞任大戰、破之、賴義謂武則曰、今日雖賊、明日復振、乃使武則以精兵八百、乘夜追之、武則選死士五十人、從間道入賊營、縱火、官軍見火光、皷譟薄之、事出不意、貞任營大擾亂、自相殺傷、遂棄高梨宿石坂柵、退保衣川關、武則與子武貞賴貞、分道攻之、不利、武則下馬、立河岸、會見河岸有樛木枝葉覆河、有從士曰、久淸遙捷絕倫、武則命緣樹踰河、燒賊營、久淸跳攀岸樹、而縣縄索、士卒三十

餘人相引而度、竊火賊將藤原業近營、貞任驚逃、官軍進至鳥海柵、賊棄柵而走、賴義謂武則曰、得入此柵、實卿之力也、陸奥話記

松井忠次

永祿五年三月、東照公遣松平清善、略東參、攻鵜殿長照於上鄉城、數日不拔、公陣名出山、更令松平伊忠、松井忠次助清善、攻之、忠次與伊賀人伴中務、謀招甲賀間諜十八人、夜潛入城、縱火、外兵應之、城中駭擾、長照與其子氏長氏次挺身遁逃、我兵追擒二子、編年集成

西內喜兵衛

永祿五年八月、長曾我部元親攻安喜脩理、破之、野根城主野根七郎、特險不降、元親命香曾我部、築壘近地、置戍兵數百、明年七月、野根士女每夜踏歌、戍兵西內喜兵衛謂衆曰、吾往觀踏歌、彼若有釁、吾將城火、衆笑之、西內往觀、城兵皆佩長刀踏歌、伺城門守兵皆臥、西內直入斬四人、乃放火、敵驚以爲大衆來攻、棄城走阿波、土佐軍記

火爇積聚

孫子五火之用、一曰火積、二曰火輜、謂爇敵之積聚輜重也、夫二者、三軍所賴以爲用也、而爲敵所焚、不攻自破矣、征韓之役、我兵鋒所指、無不摧破、至其倉

虜則守備未嚴故數爲彼所焚燒我師不復能深入
後之用兵者可不爲鑒乎

高師直

延元三年高師直圍源顯信於男山脇屋義助發北國兵將
攻尊氏以援男山尊氏急召還師直師直慮顯信躡後夜
遣間火男山神殿悉燒其資糧義助望火不進顯信勢孤糧
盡出走河內　太平記

附錄

査大受

文祿征韓之役我諸將在都城其傍有龍山倉我兵仰食焉

明將查大受李如梅濟兵火倉而金命元等軍臨津南絕我
糧道已而我與明軍皆大疫三奉行以糧竭欲退守釜山加
藤光泰曰糧竭寧食砂國都不可棄也加藤清正亦爭之曰
何不奪敵糧三成曰公宜往奪清正曰諾即夜以手兵襲明
軍奪糧而還島津義弘泗川之戰彼燒我東陽倉火晝夜不
滅故雖破明軍以亡糧不復窮追云　外史

火畜成功

孫子論五火之變不言火畜火畜成功古今以田單
爲稱首我邦亦有以之成功者義仲朝時是也持豐
之破滿祐則朝時故智而不見用火然牛非火不走

蓋史失之也、

源義仲

壽永二年四月、礪並山之役、源義仲與平氏軍相持於黑坂、樋口兼光繞出敵背、驅近村牛數百、縛炬於角、策而縱之、軍士鼓譟隨之、聲振山谷、義仲進攻、大破西軍、盛衰記

北條朝時

承久三年、北條朝時率兵四萬、向京師、經北陸道、抵越後、官軍宮崎定範、據蒲原之險、植柵海濱、伏弩以待、朝時乃獲牛七八十頭、束炬於其角、乘夜放之、士卒從後譟噪、牛怒奔突、官軍大駭、以爲敵至、伏弩皆發、牛多死傷、弩不能復繼、軍因

得過而西、進攻陷志保黑坂柵、遂入犯京師、東鑑承久記

山名持豐

嘉吉元年六月、赤松滿祐弑足利義教、出走歸播磨、義敎子義勝遣細川山名諸將、分道進討、九月、山名持豐進至法華山、山太險、滿祐兵阨守其險、懸巨材、而俟持豐之夜使士兵數千人持一炬、上其傍山、滿祐兵謂我冒嶮而入也、走而拒之、守隘之兵減、持豐則收牛數百、縛藁爲人、以跨牛背、驅赴敵軍、精兵數百、鼓譟從之、曉自隘口進、滿祐兵以藁人爲敵、悉發其懸材、牛死而兵入、滿祐驚潰、持豐進入播磨、圍滿祐白旗城、滿祐力盡自殺、外史

三百八十四

三百八十三

戊戌

暇日新編巻之八終

戰畧新編卷之九

水藩大番隊騎士權彰考舘總裁　青山延壽　輯

姪　青山勇　校

守城門第十

兵法曰、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敵不知所攻、揭

守城之綱

隨機應變

所謂其所可恃者、非獨城高池深卒强糧足而已、必在周防密備、隨機應變、彼或欲攻、而我已待之、或彼

不挑戰而我反擊之、顧主將之智謀何如耳、楠公肥州皆善守城者、敵雖極攻取之計、不能剋也、雖能非不善守、外無救援、故不免敗亡、非守之罪也、

楠正成　二條

元弘元年、大佛貞直等、圍楠正成於赤坂城、正成豫築複塀、縋懸其外塀、覘敵兵傳塀乃斷其縋、敵與塀倶倒、因連投大石巨材、壓殺七百餘人、居四五日、敵修攻具、蒙楯而進、鐵搭鉤塀、塀殆壞、正成令城兵執長柄杓、沃沸湯、敵焦爛而退、每敵來攻、正成隨機捍禦、敵兵益沮、於是築營環城、計持久、以圍之、太平記

元弘二年正成破六波羅兵還金剛山城千劍破據之城挾山帶壑周圍一里高數百仞明年二月北條高時大發兵遣二階堂貞藤攻護良親王於吉野阿曾時治攻赤阪大佛高直攻千劍破既而吉野赤阪皆陷貞藤與時治幷兵而西南諸道徵兵亦會焉合稱八十萬合勢攻千劍破敵恃其衆蟻附仰攻呼聲動天地正成令士卒投大石隨亂射之無復虛箭軍監令史十二人記死傷三日夜不絶書乃令諸軍勿復薄城時大旱賊火箭射城正成以機注水使不能焚敵將高直議曰巖爾山巓不容有水得非乘夜出汲乎前攻赤阪絶水道陷之此計可襲也乃遣名越越前率兵三千柵守東

溪城中有泉五道每日得水五斛正成患其乏造槽蓄之養以萠土每雨引屋溜於槽水常得足越前守東溪久之毋出汲者正成瞰其倦怠夜出兵擊走之奪其旗幕而還翌日張之城上以辱之越前慚忿率兵五千拔柵進薄城兵豫橫懸大木及敵薄而發之因射殺四千餘人敵益畏憚乃築長圍環守不戰城中困之正成乃作藁人數十被以甲冑夜列城下壯士五百從其後乘曉霧鼓譟誘敵敵相告曰城兵窮蹙出戰也舉軍競進我兵頗發矢輒退入城敵兵不曉競赴藁人城兵乃連投巨石殺傷八百餘人敵又造雲梯長二十丈跨壑架壁銳兵六千欲緣乘城正成令叢擲大炬啣筒注油

以燒雲梯、熖𦦨噴起、梯遂燒斷、敵兵喧騰陷蹙焚死者數千人、會近郡士兵奉護良新王令、絕敵糧道、敵兵大困、逃亡相繼、 太平記

畑時能

延元四年九月、足利高經、率衆攻陷杣山城、脇屋義助走保美濃、北國諸城皆陷、畑時能以殘兵二十七人、據鷹巢城、一井氏政亦來會、高經及高師治、將兵七千攻之、城甚峻峭、不能輙上、賊乃結三十七營、日夜攻戰、時能姪僧快舜、家僮爲賴、皆驍果善戰、時能率二人每夜易術、出襲賊諸營、賊大苦之、賊將上木家光、率兵二百、擁楯進攻、賊衆七千繼之、躡險

而登、城中寂無人聲、衆甚易之、兵已迫城、時能乃將快舜及爲賴、大呼突出、賊兵披靡、爲賴乘高、連發木石、壓殺七十餘人、高經引却、時能以謂今久相持、非謀之良者、因留氏政守城、自以十六人夜登伊地山、揚中黑旗、高經聞之以爲平泉寺僧徒來援城兵也、自將騎三千邀擊、時能鮮甲跨馬躍出、呼曰、畑將軍在此、高經陣動、時能與左右十六人、馳騁鏖戰、高經潰走、時能聚其兵、亡五人、餘咸重傷、快舜被七創、尋死、時能甲隊皆創、飛鏃沒骨、病三日而死、自是北國無復官軍矣、 太平記

加藤清正

慶長二年十月、加藤清正赴西生浦、修水路諸壘、留加藤清兵衛於蔚山、監修築（秀吉譜　征伐記）蔚山南有島山、二山不甚高、而城皆依山爲固、勢甚險峻、中有一江、可通釜山、十二月、明總督邢玠、大聚兵、揚鎬麻貴帥兵四萬、指蔚山、令高策斷釜山援兵、董正誼等赴南原求禮、大張旗鼓、爲攻順天之狀、以牽制小西行長、又分兵、所在斷水路援兵（平壤錄）時蔚山脩築未畢、清兵衛出宿城外、夜忽聞砲聲起、視則明兵奄至、我兵大驚、清兵衛苦戰入城（清正記）淺野幸長等從彥陽來援（秀吉譜　征伐記）明將李如梅楊登山等來攻、我兵待其近城、急發銃擊之、因開門出邀、明兵退走、我兵追擊、爲明兵所圍、我兵奮戰、斬

三十餘級而還（參取秀吉譜　平壤錄）李方春、解生等、以舟師來、縱火民家、將爇烟入城、城兵叢銃破其舟、溺死無算、方春等僅以身免（秀吉譜　征伐記）我兵乃連築三寨（平壤錄）灌之以水、經宿皆凍凝結如石（征伐記）茅國器等破寨來攻、及第三寨（平壤錄　明史）清兵衛自袍躍馬、督衆拒戰、明兵望見以爲清正（明紀事本末）衆寡不敵、我兵退入島山（征伐記）麻貴乃攻島山城、新脩以石、堅甚、明兵仰攻、不能逾上（平壤錄）我兵擊却之、貴又乘曉來攻、城上砲石如雨、殺傷甚衆（秀吉譜　平壤錄　征伐記）清正聞報曰、長政託我以幸長、幸長而死、何顏見長政、乃命具舟、將士皆曰、衆寡懸絕、請待後援、清正曰、蔚山吾城也、今諸軍遠而蔚山急、吾遲回不援、蔚

山若陥死有餘責且明兵新至營壁未固而卿等能致死何憂不克衆咸奮然清正令曰城中儲峙必乏人人宜多齎糧乃帥精兵五百乘輕舸指蔚山清正記敵艦圍繞而來太閤記清正戴帽形銀冑挾眉尖刀指麾兵士清正記衝突而進敵艦皆靡太閤記清正直入蔚山城中鋭氣百倍時麻貴攻島山不能克復攻蔚山秀吉譜征伐記明兵夜火盾引却衆欲尾擊清正曰此詐謀也焉有大衆引還而無後拒者耶果有伏兵衆乃服清正記明兵謂楊鎬曰此城氷道甚難糧運難繼我第圍守以困之清正可坐而縛也鎬乃合長圍平壌録城中汲餉路絶衆嚣紙充饑或煑壁土食之或探城外僵屍取餘糧於其腰衆情

危懼而清正意氣不撓日夜發銃銃無空發山下皆爛田明兵伏泥中避丸時際窮冬風雪裂膚死者層積參取征伐記明史平壌録清正知明人疲倦詐遣使約降楊鎬信之踈報云倭將清正乞降臣必生擒以獻明人諸葛元聲見其踈大驚曰鎬不知兵國事去矣平壌録至期清正將往會幸長止之曰安知無謀衆亦止之清正乃遣人謝楊鎬鎬大怒欲來攻衆不從而止征伐記秀吉譜三年正月毛利秀元小早川秀秋帥兵三萬發釜山進援蔚山秀吉譜楊鎬狼狽先逃諸將進擊鎬餘兵城兵開門夾擊明兵悉潰收其兵餉器械不可勝計秀吉譜平壌録是役也明人傾一國全力合朝鮮通國之衆謀之經年而竟爲我兵所

敗。明人歎曰。清正才能勝行長數陪。乃不審堅瑕。先攻清正。宜其敗也。平壤錄

偽辭固守

孫子曰。辭卑而益備者。進也。又云。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則村賴之。皆善給敵制勝。使尊氏開霸業者則村也。使義滿爲統一之功者賴之也。二人則足利氏之元勳。而南朝之罪魁也。

赤松則村

延元元年三月。赤松則村據白旗山城。築未畢。新田義貞率兵六萬。至斑鳩驛。則村遣使紿之曰。元弘之初。則村屢挫勁

敵。以効微功。而論功之日。恩賞殊薄。不能無缺望也。然向蒙兵部卿之殊恩。則村死且不忘。朝廷赦臣罪。再下綸旨。復播磨守護。願展後效。義貞信之。馳奏京師。往反旬餘。則村繕脩城壁。及詔書至。守備已完。即不受曰。本國守護。將軍已許之。不復煩翻覆綸旨。義貞怒。合圍數重。意期必取。終不能下。太平記

細川賴之

正平十七年七月。細川清氏據讚岐白峯城。以應宮軍。細川賴之率兵六百餘。攻之屯歌津。清氏賴之從弟也。賴之慮清氏襲其不備。先遣其母紿之曰。將軍誤信羣小。使足下有此

擊、吾深知其寃、然自啟將軍來謂仁木細川兩氏爲股肱、委託固重、今遽棄親與功忍尋干戈、人其謂之何、足下若能改圖則分國一如前日、吾爲足下保之、必欲假託事端逞志天下、則非吾所知、清氏頗惑之、往復涉日、城壁已完、兵衆來集、賴之絕不與通、終擊殺清氏、太平記

設疑解圍

設疑張勢、已見狙詐門、可併考焉、

淺井亮政二條

永正十四年四月、京極高峯討淺井亮政、進圍小谷城、城東南枕水、北接高山、城兵善禦、不能拔、五月朔、亮政夜潛遣兵、火民家、乃開門突出、高峯兵大亂、望見火光四合、以爲有叛者、皆潰去、亮政以夜闇不窮追、斬級三百、威震鄰境、淺井軍記

永正十五年京極高峯再率兵、攻小谷、亮政固守不出、蟻野爲員以計陷大嶽城、高峯乘勢進攻、亮政命旁近村民、擧烽賤嶽木木諸山、鳴鐘大喊、高峯等以爲越軍來援、將分兵、兵皆潰亂、亮政出擊走之、淺井軍記

設伏待敵

預伏待敵、已見伏兵門、可併考焉、夫孤城固守、無他奇策、遂自露耳、故設伏研營、亦城守中之一策也、

三浦義明

治承四年、石橋山之戰、三浦義明、遣義澄義盛等赴之、途聞頼朝敗死引還、與畠山重忠戰小坪坂破之、義明曰、明日重忠必來攻、乃入據衣笠城、兵僅四百餘、城一面有沼、一面則穿塹設橋、開戰路、僅容二騎、下令曰、善射者多貯弓矢、不便射者持挺伏叢中、待敵薄城、弓手射之、伏兵急起、以挺撻之、乃分兵爲守禦備、既而畠山重忠、河越重頼等、將三千餘騎來攻、初小坪坂之戰、義盛弟義茂斬綴黨三帥、綴黨怒、率二百餘騎進戰、城中雨射、敵兵被創、多陷塹中、挺卒爭出亂毆之、死傷甚多、綴黨不能支而退、東鑑盛衰記

守城

二百九十九

三百

楠正成

元弘元年八月、楠正成從笠置辭歸、城赤坂、城方可二町、三面平地、守者僅五百人、取民儲以充兵食、太平記 慮行在不守方欲迎駕、拒戰、增鏡 版築方畢、而笠置陷、大佛貞直等、乘勢奄至、兵亡慮三十萬、正成先遣弟正季、及和田正遠、以兵三百、伏傍近山中、敵兵覩城小易之、曰、直以隻手提去耳、輙薄埤、急攻城、兵亂射雨注、殺傷千餘人、敵驚沮而退、脫甲解鞍、將就營息、正季、瞰之、分兵爲二、鼓譟而進、城兵亦開門出還、三面合擊、大破之、器械鞍馬、委棄載路、太平記

眞田昌幸

三百一

天正十三年、德川公憎眞田昌幸反覆、使大久保忠世、鳥居元忠、平岩親吉等、率步騎七千討之、閏八月、諸將攻上田城、城兵不出、我兵進入第二城、昌幸使時田出羽、高月備中以兵四百守城、長子信幸率兵二百守城門、昌幸自率八百騎、列柵街巷、以塞道路、募士兵三千人、執紙旗、持鳥銃、伏於阻隘、我兵進攻街口、出羽備中佯退、我兵追擊、部伍頗亂、信幸出拒、我兵見之沮、昌幸大呶出柵、横衝我軍、伏兵一時齊發、聲振山谷、信幸及出羽備中合兵奮擊、我兵敗走至街口、爲柵所扼、士多戰死、忠世親吉且戰且退、昌幸尾擊益急、元忠親吉整隊返戰、昌幸使信幸信仍率五百騎横擊之、昌幸直前衛、突元忠敗走、我兵死者三百餘人、（年譜創業記德川記三河物語家忠日記松条記事）

三百二

先戰退守

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若敵人初至、圍未合、先以兵急擊之、則利、清兵衛之挫敵鋒、所謂先人奪人之心者歟、

加藤清兵衛

征韓之役、加藤清正在蔚山、明軍大至、充斥山野、不知其幾何、城中兵寡、衆皆失色、部將加藤清兵衛進曰、敵兵新至、圍未合、請出戰挫其鋭、一則使彼知我强、二則以皷我兵氣、清

正即命清兵衛以五百人開門出戰大挫敵兵徐引兵而還
於是城中勇氣百倍守禦竟堅武將感狀記○按此時清正不在尉山本書擧清正者恐誤
誑敵納糧
攻守之勢攻者欲斷其粮守者在通其糧德川公之
於大高宗茂之於有動皆能出一奇餽糧於圍城可
謂料敵制勝者矣
德川公
永祿二年五月先是今川義元遣鵜殿長持守大高城尾州織
田右府築鷲津丸根二壘阻我糧道與丹家中島諸壘相接
應令曰敵若餽糧大高鷲津丸根二壘出拒寺部舉母廣瀨

三壘亦出幷力丹家中島二壘繼之至是城中食竭告急義
元義元曰大高在敵中糧不易納德川氏雖少有勇略宜委
託焉乃請公公曰衆之所難乃命之我是我榮也乃帥兵一
千而發會右府出兵鳴海巡視城砦我候騎返報曰敵將邀
戰杉浦鎭貞獨曰彼若欲戰宜下山今乃登山是不欲戰也
公然之親率兵八百護糧饟伏於間道乃令先鋒松平親俊
酒井正親石川數正乘夜踰鷲津丸根二壘攻寺部入其郭
又轉攻梅坪縱火其郭火光輝天鷲津丸根回顧大驚速出
兵援之公諜知之急護糧餉入大高二壘守兵已出不能遮
擊公餽糧於城出先鋒亦急收兵來合二壘兵出趨梅坪不

見敵而還、聞之大悔、公遣使報義元、義元驚嘆曰、眞龍種也、編年集成 大三河志 武家閑談 常山紀談

立花宗茂

天正十五年、佐々成政封於肥後、駕御失方、賊民蜂起、圍其將前野某於有動、絶其糧道、成政告急於諸將、諸將運糧、反爲所奪、賊勢益張、成政乞援於立花宗茂、宗茂曰、諾、詰朝濟事、左右危之、宗茂笑曰、非爾所知、諸將之所以敗、我知之矣、我今以賊之所加於我者、我加之於彼、則靡弗克矣、即夜遣輕兵扼其要害、詰旦宗茂鼓行而進、賊欲出戰、輕兵已扼險、賊不得出、遂餽糧而返、戰功錄序

板倉勝重

慶長十九年、豐臣秀頼命大野治長、點大阪界津尼崎所泊商船、買其米、難波戰記 時關東貢米數萬斛在大阪滯口、治長遣兵戍之、勝重聞之、遣書織田有樂及治長曰、聞諸君爲守禦備、想糧食匱乏、幸有漕米、宜取之以資兵食、治長覽之、即日放舟使去、時人稱其智、寛永系圖 家忠日記 武德大成

預蓄糧食

夫城守持久、最憂糧食不繼、重次石見預計爲之備、其慮事可謂周密焉耳、

烏屋尾石見

天文十二年八月、織田右府大擧侵伊勢、北畠具敎據大河內、拒戰、右府攻圍數月、不能拔、具敎老臣鳥屋尾石見、有智計、自初守城、憂糧儲不給、諭衆雜食草根木實、具敎亦與士卒同食、故久之、糧不竭、右府知其不可拔、竟講和議解兵、勢州軍記勢陽雜記總見記

本多重次

元龜三年、箕形原之戰、參軍不利、德川公方爲守禦備、患兵食不足、以問本多重次、重次曰、臣鄕聞信玄侵我國、多蓄糧食、以爲之備、公其勿憂焉、公大悅、前車後語集藩翰譜

戰畧新編卷之十終

戰畧新編卷之十一

水藩大番隊騎士權彰考館總裁　青山延于　輯

姪　青山勇　校

攻城門第十一

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不得已也、然攻亦有道、必審彼強弱、量我衆寡、或攻而不圍、或圍而不攻、攻之者大要攻其所不守、與其所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緩而克之者、揭攻城之綱、

冐險拔城、

冐險破敵、見出奇門、可併考焉、賴信濟湖襲忠常者、蓋其成算已定於胸中、而後引兵至鹿島耳、然則其遣使諭之者何、是蓋緩彼守禦之策也、忠常不之知、而後直出其不備、故其成功也速矣、

源賴信

長元元年、平忠常作亂於下總、朝廷命檢非違使平直方、中原成道討之、久而無功、三年九月、敕甲斐守源賴信代討之、日本紀畧 賴信率兵抵常陸、將攻之、左衞門尉平惟基諫曰、忠常依嶮險、軍鋒甚鋭、難可猝攻、請俟兵集而行、賴信不聽、遂率兵至鹿島、惟基率騎三千來會、忠常臨湖列壘壁、悉收舟檝、

賴信至不得濟乃使大中臣成平單騎往諭以利害忠常不從賴信集衆問攻戰之計咸曰無船何以濟軍賴信曰如環湖而行稽緩失機賊益固守意賊恃險不設備如直濟而出其不意則可一鼓而拔不如急攻之我嘗聞此水有淺處廣一丈許水僅及馬腹豈軍中有知之者乎有眞髮高文者進曰我濟之熟矣請先渡遂馳入水令一卒從其所往立葦爲標於是全軍亂流而進忠常果不設備見大衆至不敢拒戰惶遽出降軍士相謂曰吾徒生長此地而知其津渡不過數人將軍始來而能知之殆非人之所及也　今昔物語

攻城

源義經

壽永三年二月源範賴源義經將兵攻平氏於一谷城範賴向東門義經使土肥實平將兵七千向西門自帥精銳三千踰鉢伏峯晚至蟻戶徑路嶮惡不能前乃令辨慶索鄉導辨慶認火光至一人家拉獵者子歸謁義經義經爲冠之命姓名曰鷲尾經春問曰鵯越之險柰何經春曰地極絕險人馬不可行唯鹿能踰之義經曰鹿有四足馬亦四足其所異者鬣之有無與蹄之圓折耳鹿之所踰馬亦能行馳至鵯越則天已明眺瞰城中三門戰已酣義經欲急應之而懸崖數百仞如經春所言衆相目莫敢進者乃下鞍馬試之一傷一否義經視之曰使馬自下猶如是騎者加意何慮墮傷汝等宜

以我騎爲導、乃屈其後、揮鞭而下、衆皆倣之、魚貫而下、直達城後、大呼入攻、平氏專力禦二門、城後恃險不設備、及義經至、驚惶失措、自相殺傷、義經放火、乘之、風怒火熾、煙塵蔽城、範頼實平等破東西門、三面合擊、平氏軍大敗、宗盛奉養和帝、航於海而遁、餘衆潰走、追擊之於海濱、斬首二千餘級、斬平通盛等十八、虜平重衡、其他俘獲溺死、不可勝計、盛衰記

乘虛拔城

孫子曰、兵之形避實而擊虛、又云、佯北勿從、二條帝諭清盛佯走乘虛、英略暗合於兵法、是其所以不勞力而成功也、

二條帝

平治元年十二月、藤原信頼源義朝作亂、帥五百騎直進犯三條殿、幽二條帝後白河上皇於宮中、乃據禁內、兵凡二千餘、既而帝竊出幸平清盛六波羅第、上皇出幸仁和寺、帝召清盛諭曰、今宮城新成、汝令將士佯走示弱、賊必悉兵出鬪、因速入據之、無令宮城罹兵燹也、清盛曰、信頼逆賊、在臣掌握、若其兵燹、則無可奈何、然聖旨嚴重、敢不罄力、乃遣頼盛重盛等率兵攻之、戰酣引退、賊果悉兵追之、官軍竄間突入禁內、信頼出走、義朝還不能入、回兵更攻六波羅、會源頼政屬官軍、義朝士馬俱疲、進退失措、出走尾張、爲平忠致所殺、

信頼亦伏誅。平治物語

高師泰

正平五年夏、少貳頼尚奉足利直冬、抗尊氏、石見人三角入道應之、尊氏遣高師泰往攻、三角遣佐和某、邀擊破之、佐和退入鼓崎城、八月師泰兵夜潛登城後山上、群熊驚走、城兵見之曰、我以爲敵、乃熊也、爭出城追之、師泰兵乘虛急攻斬佐和、國中三十餘壘皆降、太平記

武田晴信

永祿十二年十一月、武田晴信率兵入駿河、北條氏戍卒往往棄城遁、北條氏時獨守蒲原、晴信遣使諭去城、氏時不肯、

晴信宣言曰、明日吾當赴駿府、向北條氏要我於三增、吾已破之、城中懲前日之敗、不必遏我師、但意氏時勇決過氏康、或能出絕我師、然爲小敵損我兵、無爲也、速去勿抗城中諜者奔還報之、於是城兵爭欲出戰、既而晴信夜撤圍去、使子勝頼伏於間道、氏時空壘逐之、勝頼覘其虛疾馳入城、氏時視之欲還、晴信部將小山田備中急返兵擊氏時、殺之、斬級七百、城遂陷、甲陽軍鑑

分敵乘虛

是篇與前篇其機一也、孫子曰、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高德頼之皆能分

敵乘其虛、所謂形人而我無形者歟、

兒島高德

延元元年四月、新田義貞遣弟脇屋義助攻船坂、久不下、兒島高德在熊山、聞之、遣間使告曰、三石之南有間道、可以出船坂之背、吾起兵於熊山、賊必分衆來攻、將軍乃分兵爲二、一軍麿船坂、一軍由間道出其不意、前後夾擊、則船坂可拔、船坂拔則西國何患不服也、義助大喜、與約期、至期高德夜火其宅、與父範長上熊山擧兵、賊果分三千人來攻、高德奮戰不屈、既而義助部分諸將、令江田行義將兵二千向杉坂、大井田氏經督菊池武重宇都宮公綱等部下五千人攻船

攻城

坂、以麿守兵、畑時能領勝兵三百、以伊東惟群爲鄕導、縛馬口、自間道徑出三石驛西、船坂兵不意敵至、以爲吾兵自熊山還也、不復設備、官軍急縱火而進、三石城兵寡單、不能出拒、而船坂腹背受敵、計無所出、時能氏經夾而攻之、遂拔其城、太平記

細川賴之

正平十七年、細川清氏據讚岐白峯、官軍將中院氏據西長尾、遠近競起應之、細川賴之率兵六百餘攻之、屯歌津、相持數月、糧食日乏、勢漸窮蹙、即命部將新開直行陽爲進攻西長尾、縱火沿道民家、以致清氏軍、清氏果分兵救之、眞行射

戰至暮、殲燒夾於營、潛軍由間道還、詰旦直出白峯城下、賴之將五百騎會、赶從城後夾攻之、清氏恃勇、開門出戰、騎屬者才三十、縱橫馳突、賴之卒皆辟易、我兵刺清氏馬、馬驚而步、我兵進摶殺之、既而敵兵赴援、西長尾者、知爲我所誘致、返兵來援、遙望白峯、皆敵之旗幟矣、遂走淡路、長尾亦不攻而陷、四國盡定、太平記

福島正則

慶長五年、關原之役、諸將議攻織田秀信岐阜城、福島正則曰、西軍多聚岐阜、吾聲言攻犬山、岐阜必往援、吾乘虛屠岐阜、犬山不戰而潰矣、諸將從之、乃聲言以二十二日攻犬山、岐阜兵果多赴犬山、乃部署諸將、留藤堂黑田諸將備大垣犬山、正則涉尾越川、出其面、池田輝政亂河田渡、出其背、諸將分隷之兵各萬餘、二十三日進、攻岐阜、秀信兵已分不能固守、出降、逃奔高野、武德編年 外史

斷餉拔城、

孫子曰、兵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雖有堅城勁兵、苟無糧食、城不能守也、太閤倍價糴穀、東照公驅敵入城、皆出人意料外、彼忠次者於兵者、猶且以爲言、況其他乎、元就殺逃兵、則八幡公圖家衛之故智、而尼子氏不悟、以至於亡、悲夫、

織田公

永祿二年、先是織田公同族信安據岩倉城、不從、信安尋死、而將士驍武、猶能拒守、至是右附帥兵、放火城外、焚積、絶糧道、數月、城兵棄城走、武德編年

豐臣公

天正九年六月、太閤進略因幡、攻鳥取城、秀吉城主山名豐國出降、其臣森下道與中村春次等不肯、遣使於毛利氏、請一將、吉川元春令牛尾大藏往守、太閤遣商船於因幡、倍價買穀、道與等大悅、糶穀、城中之糧遂乏矣、道與請元春曰、願奉公族為將、元春乃遣吉川經家、經家至則無糧、遣使報元春、元春送糧、無何又竭、元春遣巨船四艘運糧、夜遇太閤兵船、不克而還、太閤遣堀尾吉晴諭經家曰、請與子講和、送子還國、但森下、中村逐其主、吾當誅之、經家曰、吾不能守、何顏生還、吾將為衆死、請勿戮一人、遂自殺、道與春次亦自殺、太閤送首級於安土、吉岡質休致城走伯耆、冬十月、元春聞鳥取急、陣伯耆馬山、城已陷矣、安西軍策

德川公

天正十二年、瀧川一益黨羽柴氏、遣使誘蟹江留守前田種利曰、卿歸秀吉、必有厚賞、種利應之、一益入蟹江、德川公援織田氏、將攻之、令曰、援兵入城者、勿遏、酒井忠次曰、一益得

兵恐不易拔、德川公曰、吾自有策、西衛公與濃雄圖蟹江、拔
其外城、一益僅保牙城、乃斷其糧道、城中大困、一益乞和、德
川公曰、種利叛臣也、汝斬其頭獻警書、則宥一益、竟殺種利、
出降、武德大成參取常山紀談

佐々木高氏

延元元年、車駕再御延曆寺、足利尊氏使其將足利高經小
笠原貞宗絕東山北陸二道糧運、延曆寺僧徒累出攻貞宗、
不克、既而佐々木高氏又請尊氏曰、臣家世襲近江守護、若
以本國賜臣、則臣宠掃清國中、以斷敵糧道、尊氏許之、高氏
乃軍于上山、豪奪延曆寺及神社莊園在國中者、分與家衆、

於是官軍親舊在國內者、率皆離散、脇屋義助率兵來討高
氏擊破之、於是官軍糧食益殫、士卒日亡、遂至不支焉、太平記

乘機拔城

乘勢破敵、已見於合戰門、可併考焉、

德川公 二條

永祿四年七月、德川公將三千騎攻牛窪駿州、又遣松平信一、
石川家成攻長澤參州、城固不拔、公引兵還、路經長澤、公令曰、
山路狹隘、城兵遮擊、恐不能相援、乃分兵爲二隊、前軍經山
下、中軍轉出山南、會城中失火、前軍望烟謂中軍進攻、乃馳
薄城、信一家成亦謂公來援、爭先而進、城中驚擾、守將糟屋

葉倉惶出戰。我兵擊斬之。城遂陷。（編年集成）

德川公攻持舟城。駿州 松平周防守爲前鋒。戰合。佯爲不勝引兵却。城兵爭出追躡。公登時返兵疾擊。城兵破走。我兵急追尾入城。城遂陷。（老談一言記）

毛利元就

弘治元年。毛利元就率諸子。攻杉森。其蓮華山城敵兵數百出屯城外。元就謂諸子曰。汝等宜攻城西北。城中若有山口援兵。則外兵必進擊我。不則彼必狼狽入城。我縱兵乘之。城可得也。隆元等從之。外兵果退。元就急進攻之。城遂陷。（元就記 西國太平記）

設疑。拔城。

設疑張勢。見狙詐門可併勢焉。凡攻戰之法。攻其弱者。弱者已敗。強者不能自立。輝虎攻山根。先喊劫其壘。攻城竟陷者。所謂先弱者也。晴信攻圖書。襲其故智。圖書非婦人。其技則同。是其策之所以易行也。

上杉輝虎

永祿五年正月。北條氏康武田晴信攻松山。太田三樂乞援於上杉輝虎。輝虎來援。城已陷矣。輝虎乃造浮梁於刀禰川。遣使於三將曰。吾援松山而不及。主君也。乃笑我軟。我濟徒選事於戰。卒至者也。吾將攻山根。欲過則過。乃渡而撤梁。過敵

陣而進、北越軍談参取甲陽軍鑑越後軍記遂攻山根城、兵若拒、輝虎巡視城下、見牙城濠水有婦人影、曰、此必寘質也、乃夜揭提燈於竿頭、薄牙城、大喊、婦女驚亂、以爲敵已入城、爭出趨外城、参取北越軍談碎御話輝虎因急攻之、城將小田家時窘蹙乞降、許之、輝虎引還。北越軍談

武田晴信

永祿六年二月、武田晴信帥兵入上野、謂小幡尾張曰、小幡圖書如何、對曰、彼非不知武事、但少怯耳、晴信領之、乃令衆夜持炬火、馬皆著二燈、登高大喊、圖書果逃走、乃以其城授尾張。甲陽軍鑑

執行越前

元龜三年春三月、龍造寺隆信略養父郡、肥前少貳馬場諸族城朝日山、拒守、隆信圍之數日不拔、執行越前謂衆曰、去年我降佐嘉、佐嘉得無笑吾懦耶、今日必一戰取城、使佐嘉知吾勇也、夜令步兵數百持炬三面進逼城中、分兵備之、越前乃從間道登城呼譟而入、城中駭愕、應時潰去、隆信悅曰、勁敵一降、即我勁兵、越前之謂也。鎮西要略

緩攻拔城 諸說

孫子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又曰、必以全爭於天下、謀攻凡圍敵城、彼外無救援、我力足以制之、緩

緩攻殺得其斃者也義家元就皆能緩攻挫敵鋒謂
攻壘爭著德川公之於高天神太閤於三木扼其要
害使敵不得援而後緩攻待其斃是亦一道也

源義家

寬治初源義家圍清原家衡金澤柵吉彥秀武說義家曰柵中守固我軍疲勞攻之無益不如嚴圍持久彼糧盡計窮則不戰自潰矣義家從之乃合長圍自圍其二面弟義光圍其一面清衡重宗圍其一面久之武衡使來曰我有健卒曰龜次請選銳士與之劇義家輙命壯士鬼武出而應之鬼武擊殺龜次旣而柵中食乏武衡就義光請降義家不聽柵中窘

攻城　三百二十九

蹙日甚乃使羸弱逃去秀武曰請斬之以絕逃路柵中人衆則糧盡愈速義家從之自是無復逃者柵中糧果盡家衡燒柵夜遁義家追斬之　後三年軍記

毛利元就

弘治五年八月毛利元就大擧攻尼子氏進陣洗合穿塹設壘營構稠密敵兵望見駭愕元就欲不戰而屈之故禁攻略嚴守備割鮮稿師高會歌呼又邀京師公卿文儒講書於軍中以示暇逸　元就以下逸史　六年足利義輝遣使諭元就令與尼子氏講和元就謂不可和者八條上之時出雲十餘城皆潰自鹿城將松田某固守我兵攻圍自二月至八月元就召銀山

三百三十

礮至。鑿地道。敵亦穿城。要之。闘於隧中。敵遂以大石塞之。至九月。義久遣弟倫久。來援。元就擊破之。無何。城中粮竭。出降。日多。兵勢益振。義久屢挑戰。元就固壘不出。益嚴警備。七年四月。元就率諸軍。薄富田。倫久等拒戰。互有勝負。九月。元就遣三村家親。取大江城。初元就設關數處。以遏城兵逃亡。悉殺之。城兵畏怖。無復逃者。乃絕其糧道。城中果饑窘。乃榜城外曰。逃者勿殺。於是城兵多降。敵兵熊谷某。原某。僞降。謀刺元就。事不就。九年七月。義久出降。元就憫然曰。稱兩雄者。乃至此耶。使天野隆重守富田。留元春備義久餘黨。乃凱旋。（毛利軍記 安西軍策 太閤記）

攻城

豐臣公

天正六年三月。太閤入東播。別所賀相及長治來謁。既而貳相等怒太閤倨傲。繕完三木城壘。送款毛利氏。國中諸將皆嚮之。兵凡七千五百。太閤帥兵薄三木。視地形而還。（別所記）乃陣書寫山。（秀吉譜）毛利輝元遣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帥兵數萬。援長治。太閤遣使。報右府。右府乃使信忠信雄。先發。七月。信忠攻神吉志方二壘。陷之。八月進薄三木。知其不易拔。多築壘壁。令太閤守平山。乃旋師。（秀吉譜 信長記 別所記）十月長治聞荒木村重叛。播磨東路大喜。爭糧。毛利輝元送糧船數百艘。於播磨灘。（別所記 毛利軍記）長治據丹生山。納糧。太閤急攻之。長治力

攻城

納糧於三木。輝元戰艦數百艘。至明石魚住。太閤築三十餘壘。以斷援路。秀吉譜 謂加藤光泰曰。三木與毛利。相爲脣齒。今毛利據高砂。通糧道。卿爲我斷之。光泰乃往。拒多胡萁。斷其糧道。城中果困。寛永系圖 七年二月六日。長治乘曉出兵。一軍進戰。戰酣。一軍將襲太閤。太閤麾衆擊之。長治軍敗。太閤追尾別所治定。還戰而死。是日斬級七百餘。三月。信忠復大擧至播磨。令太閤移營。薄三木。四月。信忠還京。九月。輝元兵將納糧於三木。夜攻平田。守將谷衛好出戰而死。別所記 長治兵欲乘勢納糧。見平田將陷。棄糧赴之。或謂太閤曰。今不速援。平田陷矣。太閤乃馳而赴援。破敵兵。斬九十餘人。別所記 撫衛好

尸曰。喪我健將。餽咽久之。常山紀談 是後城中糧竭。啖牛馬及死人。秀吉譜 八年正月二日。長治驍將賀古乘曉斫營。藤堂高虎與賀古相搏。斬之。太閤喜曰。彼失勇將。城將破矣。藤堂家記 六日太閤攻宮上壘。守將別所友行棄壘走三木。尋攻鷹尾壘。取之。命別所重棟。諭長治等自殺。總見記 長治窮蹙。謂友行曰。吾當自刃以活殘兵。乃遣人告淺野長政。太閤許之。贈以酒肴。長治喜而張飲。十七日將自殺。使人告賀相。賀相曰。奈何以身代衆。衆怒殺之。長治刺殺妻子。與友行同自殺。三宅治忠殉之。太閤送首級於安土。東播平矣。秀吉譜 別所記

德川公

天正八年三月、德川公帥兵、赴高天神、築壘薄之、閏月旋師、六月德川公按覗高天神城、火其外郭而還、冬十月德川公、帥諸軍、圍高天神、武德大成 築砦橫須賀橘谷、與鹿鼻中村諸砦、併力設隍柵、每步置一卒、城兵不得出戰、家忠日記 九年春、城中日蹙、告急勝賴、橫田重量獨致書曰、城不可救、主君來援、表裏受敵、不如不援、臣等唯當死守耳、勝賴然之、德川公遣使、諭城兵、曰若輸城、則放還城兵、不聽、致書、曰城中饑困垂斃、請以某日斫松平眞乘營而死、德川公命眞乘爲備、至期城兵果來擊、眞乘擊走之、多所斬獲、寬永系圖 三月、城兵請曰、聞伶人幸若從軍、願觀其舞而死、德川公許之、命幸若、曰詞曲懐

愴者可矣、幸若乃作高館舞、舞畢、城中贈物謝之、明日城潰、翁物語 諸軍奮擊、斬級七百餘、武德大成 獲城將栗田刑部、翁物語

小早川隆景

天正十八年、太閤圍北條氏直於小田原、城堅不拔、於是召小早川隆景於清洲、問曰、此城未可拔、我欲留諸軍暫還洛、如何、隆景曰、不可、今日之計、宜緩攻嚴防備、以示持久、然後命將士歌舞讙譟、以振倦怠、則士氣日奮、城中日困、而後以計誘敵將、使之翻城、彼縱令不肯聽、必內自相疑、夫大衆據城、人心不一、尤難拒守、願請熟計焉、太閤曰、子先人亦嘗用此策乎、曰然、太閤嘆曰、子眞累世名將也、乃命諸營嚴警

備構柵閣於山上令諸年少聯袂歌舞鼓吹喧闐晝夜不絕於是諸營優遊不知身在敵境而城中大困乃以計離間氏政父子城竟陷云（參取翁物語 續武家閑談）

急攻拔城

孫子曰兵貴拙速　夫攻城之爲下策固不待言然敵糧多人少外有救援攻之不得不速或拔一城陷一壘足以褫敵人之氣者死傷雖多有不顧者武田勝賴圍長篠也聞尾參援軍已出諸將或欲及其未至急攻圍之勝賴不聽終至大敗織田公急攻拔箕作國中大震降者相屬太閤盡銃陷巖石九州瓦解

所謂拔一城以褫敵人之氣者如二公可謂審攻取之勢者也已矣

松平信一

永祿十一年織田公攻佐々木義賢箕作城城固不拔請援兵於參河德川公使松平信一以兵二千往右府嫌其兵寡及見信一軀幹短小笑之信一不悅退而曰若不能拔此城吾決不生還乃進攻之城兵善拒我兵死者二十餘人信一不顧進攻益急奪其外城大呼曰松平勘一郎先登右府諸將繼之城遂陷右府大悅曰卿身雖短卿膽何大也脫所著胴服賜之（藩翰譜）

蒲生氏郷

天正十五年、薩摩之役、敵將長野鎭展、守巖石城、城在豐前、筑前之境、地勢峭險、稱九州第一、（九州治亂記 鎭西要畧 鍋島家譜 秀吉譜）太閤度不可拔、使氏郷備之、氏郷遣使謂曰、城可拔也、請攻之、太閤以城絶險不許、氏郷固請、乃許之、（氏郷記）氏郷與前田利長等進攻、矢石雨下、死者枕藉、氏郷督戰、踐尸而進、（氏郷傳記）部兵坂小坂先登、矢石益急、背幟悉裂、（蒲生軍記 常山紀談）太閤望見壯之、乃自脫戰袍、遣人馳賜氏郷曰、被此以登、氏郷感激、身先士卒、會風大起、縱火焚城、敵不能禦、鎭展乃降、太閤進至小熊、肥後諸城皆解走、（氏郷記 氏郷傳記 鎭西要略 外史）

掩襲拔城、

示弱掩襲、見狙詐門、可併考焉、語云、蜂蠆起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重治安治、以寡兵拔敵城者、即出其不意也、重治取而不有、曰吾非寶國、以求利者、其志唯在刷其恥辱、不在利其土地也、戰國頃奪之世、所希見也、

武田晴信

天文五年十一月、武田信虎帥兵八千、圍海野口城、（信州）平賀成賴入援、信虎攻之、踰月、城堅不拔、會天大雪、諸將勸信虎、解圍而去、時信虎子晴信年十六、從在軍、請爲殿、信虎叱曰、

敵不必尾何以殿爲晴信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兵三百爲後拒信虎率大兵已去晴信後之數里而舍下令曰明日吾當還衆且飲酒禦寒勿脱甲勿解鞍衆皆竊笑宵半晴信即發還襲海野口城兵聞信虎還皆解去留者僅八十晴信急攻拔之成頼驍健善鬭晴信擊斬之（甲陽軍鑑）

竹中重治

永祿五年春三月初菩提城主竹中重元屬齋藤龍興重元有子曰重治年十九龍興以爲不慧頗慢易之衆從而凌侮一日伺其過從樓上溺之重治大怒乃往見其舅安藤範俊曰吾有憾於國主欲襲城取之敢請援兵範俊叱曰單寡何以取城適會重治弟久作質於城中重治乃夜帥壯士十餘櫃戎具至城紿曰吾弟有病請饋酒食門者納之重治既入擐甲遽進斬部將齋藤飛驒士衆駭亂重治奮擊所殺甚多城中不測其衆寡應時皆潰龍興竄壁從水竇逃去範俊聞之大驚馳而赴援則城已陷矣織田公聞之致書曰卿若輸城於我我割美濃之半給子重治曰吾非賣國以求利者範俊乃諭重治講和重治許之致城於龍興而去（藩翰譜老談一言記年據重治沒年推之）

脇坂安治

天正十二年太閤與織田信雄講和信雄以讒川雄利幼子

爲質、太閤屬之脇坂安治雄利遣使誘安治曰、彼母罹病危篤、願因足下高義、令母一見兒安治哀之遣質子、雄利奪之、還據伊賀上野、安治聞之不悅、自謁太閤、請以手下攻上野、言未畢、太閤大怒且罵曰、汝亦欲欺吾歟、否則汝手下何足以就事、安治質其母於秀吉、將二十騎馳趨伊賀宣言曰、安治受羽柴殿下命來、士人能屬者有賞、國人嘗有憾於織田氏聞之來屬者衆、安治急襲上野、雄利以爲大兵來攻、蒼惶出奔、太閤聞之大驚、遂令安治留定伊賀、藩翰譜

攻城設伏

伏兵門可併考焉

上杉輝虎

弘治元年七月、上杉輝虎圍越中魚津、既而設伏、解圍、城兵追尾、伏發破之、輝虎斂兵、城兵又出追、伏發斷其後、突入城中、放火擒城將板屋、北越軍談

大原雪齋

天文十八年十一月、今川義元令大原雪齋將兵七千、與岡崎兵攻織田信廣於安祥城、尾張遣兵援之、雪齋謀而知之、設伏於路、又預計城兵出戰、令酒井忠次、石川清兼伏兵備之、雪齋率兵攻城、尾張援兵果至、將入城、伏兵驟起邀擊、信廣率兵出戰、將拔援軍入城、忠次等又起擊之、松平清善伊

忠等横突撃尾兵、尾兵敗走、於是信廣退保城、城後有澤、城中阻不設備、我兵小林重正、結束戸板、以爲舟筏、絕澤先登、諸軍繼之齊上、信廣窮蹙、入保牙城、雪齋即使人告尾張曰、願得岡崎質子、以易信廣、否則竟燒殺之、織田公諾之、由是德川公得歸參河、 武德編年

加藤清正　小西行長

慶長征韓之役、加藤小西諸將合兵、攻明將楊元於南原、元高壘深塹、悉衆捍禦、諸將疾攻、兩晝夜、已而退兵、窺城兵倦且息、則復進、伏卒一面、而三面塡塹、踏籍而登、元在幄中、裸跣走、其所率遼東突騎數千、爭門馳出、伏兵要之、奮刀斫馬

足、適月明、明騎莫得脱者、韓將李福男等皆死、 外史

避強攻弱

孫子曰、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又云、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凡攻戰之法、從易者始、敵若屯備數處、必有強弱衆寡、我可遠其強而攻其弱、避其衆而擊其寡、則無不勝、織田公攻佐々木、太閤攻佐佐、聲東而擊西、使彼不知其所備、避衆攻寡、寡者已敗、衆者亦不能守、二公之料敵出奇、可謂明矣、

織田公

永祿十一年九月、右府伐佐々木義賢、義賢豫謀右府西上、

攻城

必攻。海道諸城、乃令精兵守和田山。右府閲地圖曰、箕作可攻也。師森可成坂井右近等偵箕作、還議攻取。右近曰、箕作距觀音寺不遠、宜備觀音寺。於是右府自備之、令美濃三士備和田山、命淺井長政與佐久間信盛木下秀吉等出兵如將攻和田山者、急轉攻箕作。城兵力拒。參河將松平信一帥兵一千、苦戰而登。城將乃降。和田山夜潰、義賢棄觀音寺而逃。國中城壘降者十有八。長政老臣赤尾清綱曰、損傷少而成功速、由不攻和田山。信長眞謀將也。信長記參取濡翰譜

豐臣公

天正十三年、太閤將大擧伐越中。佐々成政聞之、遣人伏聽。

太閤乃宣言、倶利加羅北國險要、成政恃險、守備必嚴。吾將以大兵踰險。成政諜者還報。成政乃城倶利加羅、聚兵扼險。夏記曰八月、太閤奏請伐越中。天正記前田利家帥加賀兵爲前鋒。秀吉譜太閤進入加賀、令前鋒赴倶利加羅、自帥兵二萬入能登、航海至越中、縱火薄富山。富山守兵甚少。成政大駭。太閤攻破外郭。倶利加羅守兵顧而駭愕。夏記曰成政欲戰死。衆諫止之。乃因織田信雄薙髮出降。七國志前田創業記

內外夾攻

前邀後擊、見出奇門。可併考焉。

楠正成

元弘二年四月、楠正成出金剛山、以兵五百攻湯淺定佛於赤坂城、定佛夜督邑民納糧於城、正成諜知、邀而奪之、充苞以甲、使三百人荷至城下、別分兵追之、城兵望見、以爲輸夫爲敵所追、乃開門納之、三百人取甲於苞而擐之、大呼起鬪、正成奪門而入、定佛乃降、正成并其兵、徇河内和泉、悉下之、太平記

松平清康

文龜四年五月、先是松平昌安據岡崎山中二城叛、至是松平清康欲復二城、宇津忠茂曰、彼可以計取也、會霖雨連日、忠茂乃潛發兵、遣死士十人入山中城、斬守兵、發喊、外兵鳴鼓應之、城兵駭擾、忠茂奪門進攻、遂拔之、明日進圍岡崎、昌安出降、編年集成 大三河志

享祿三年五月、清康攻織田氏將荒川賴宗於岩崎、密遣死士三十餘人、夜入城覘伺、尋導百餘人入城、乃帥兵七千内外夾攻、獲賴宗、編年集成 大三河志

織田信忠

天正五年八月、松永久秀據大和信貴城叛、織田公遣信忠帥諸軍討久秀、十月、信忠進攻信貴、信長譜 筒井順慶從焉、久秀士某嘗事順慶、順慶誘令内應、某許諾、久秀命某乞援大坂、某來順慶營告故、順慶乃遣精兵二千僞爲大坂援兵入

攻城 三百四十九 三百五十

稙貴、久秀不覺、信忠乃急攻之、內外呼譟相應、城兵驚亂、信忠兵奮擊、殺傷無算、久秀取寶器碎之、叱久通出城自殺而死、久通逃去、追兵斬之、信長譜

攻具壞城

孫子曰、攻城之法、修櫓轒轀、具器械、櫓、大楯也、轒轀、四輪車也、器械、謂飛樓雲梯之屬也、高時攻楠氏、以鐵搭雲梯、武田氏攻松山、以竹楯、清正攻晉州、作龜甲、則孫子所謂轒轀也、本邦攻城之器、亦不過此數者、其他無所多見也、

黑田氏兵

天正四年十一月、太閤攻佐用城、黑田孝高爲先鋒、仙巢稿 寬永系圖部兵生田、夜潛登城、鋸斷陣柱而還、明日孝高薄城、生田投鈎繩、倒陣衆遂登、常山紀談守將佐用兄弟潰圍、孝高擊斬之、仙巢稿 寬永系圖

加藤清正

文祿二年五月、征韓諸將、攻晉州城、兵凡六萬餘、加藤清正爲前鋒、進薄城、清正先衆攻之、城兵拒守甚力、晝夜若戰、擊覆天地、累日不拔、清正命作大櫃、置四輪車上、被以牛革、名曰龜甲、乃問衆曰、孰能乘之毀城者、有一卒奮曰、使主君拔城、死不恨矣、即乘之、銳卒數十推挽而進、火箭雨下、卒以鐵

纔。纔城。遂據城隅。倒樓櫓。淸正部將飯田覺兵衛。執旗。先登。淸正及黑田長政。麾衆齊登。城兵力拒。我兵幾却。城北守兵意城已陷。先潰。我兵從山上望之。乃一擁而登。城兵悉潰。斬韓六萬餘。韓人精兵銳將皆殲焉。光陽順天聞之亦潰。太閤稱淸正功爲第一。（參取淸正記隱峯野史征伐記關原合戰志秀吉譜）

圍師必闕

孫子曰。圍師必闕。　凡圍戰之道。圍其四面。須開一角以示生路。使敵戰不堅。則城可拔。軍可破也。

淸原武則

康平五年。源賴義圍厨川柵。縱火燒壘柵。柵中擾亂。官軍急

毀之。賊兵蹙窮。與圍死戰。官軍死傷者多。淸原武則急令解其一面。縱出之。賊衆大潰。官軍遮擊之。無得脫者。遂滅貞任。（陸奥話記）

細川和氏

元弘三年五月。足利尊氏與源忠顯。併兵圍六波羅。細川和氏說尊氏曰。兵窮則守必固。不如開其走路。尊氏從之。乃紓圍一角。賊兵果逃。降相繼。北條仲時遂奉新主東奔。（太平記）

德川公

元和大坂役。德川公下令曰。聞大坂城兵幾十五萬。我軍四面圍繞。則敵必死戰。死亡亦多。朕所不忍。宜圍其三

面。關天。滿口。以開生路。及城兵戰敗。果由此出走。因得脫者。
極多。烈祖成績

戰畧新編卷之十一終

明治三十年七月十五日印刷
明治三十年七月三十日發行

全

著作兼發行者　東京麹町區四番町九番地　青山延壽
發行所　東京麹町區四番町九番地　松陽家塾
發賣者　同京橋區南傳馬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吉川半七
印刷者　同麹町區飯田町五丁目廿番地　奧村繁次郎
印刷所　同區飯田町五丁目廿番地　奧村活版所

小川弘　旗野十一郎　編

策府

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新潟縣漆山類治鉛排本

據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
新潟縣漆山類治鉛排本影印

陸軍中將山縣有朋
陸軍中將谷干城　校閲

策府

小川弘
旗野十一郎　同編

岳飛曰運用之妙存
乎一心玉武言也篋𨚫
善讀是書者去可

与語壯也

明治十七年一月

陸軍中將山縣有朋題

策府叙

大砲勝小砲多銃勝寡銃理之易見者如彼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歟其然豈不然哉故楠公

一

二

據数仭赤阪之城撑賊軍数十萬岳武穆常以寡兵破金虜大軍者抑何耶戦術之生熟閑為戦略之将拙係焉強弱果非大小

衆寡之謂也自古能用兵
者乎可以破萬寡可以摧
衆於是乎戰術戰略之論
興夫術者交戰之定則也
畧者變化之妙用也二者

相得而後勝可制矣自本邦
兵術倣歐法已十有餘年
軍器等改戰術月進無
書之多殆至汗牛充棟然
而至戰略書未見全者豈

不遺憾於北越人槇野櫻
坪寄一書乞閲於余手書
摘録古今戰畧可法者合
三十巻名曰策府蓋倣乎
林又小川通甫原撰而採

五

六

摭又就本邦及歐米史摘
其奇策集以大成於是乎
和漢歐米戰略亦足以窺一
斑矣夫熟讀古今戰略融
會貫通以出奇策蓋無窮

策府　序

之要訣佛國那翁亦嘗
言之矣方今
天子下詔皇張軍事學
海內爲兵此書之出亦時
哉爭能潛心咀嚼化陳

爲新一變腐爲鮮亦唯在
讀去用心何如耳若能
講術以知用兵之定則考
略以知變化之妙用則大
小不足棧也多寡不足

憲也大然後楠公武穆
之累亦可企及焉耳
嗚呼櫻坪括据之功不
亦偉哉刻已竣遂書
為序

明治十七年一月廿五日
隈山谷干城
小川顯書

越後旗野十一郎謹再拜白陸軍中將兼參議參謀本部長正四位勳一等山縣有朋公閣下。賴襄論兵曰。孫吳韜略。未足爲兵之權。八門五花。未足爲兵之法。兵有古今之別。不可執古以論今也。又曰。兵之本則謀。謀則無古今之別者也。至哉是言也。夫兵則人智耳。其權其法。在於我。何則以一人用百千萬人。百千萬人者。百千萬人之心也。何能使百千萬人。從一人之心哉。於是一人也者。從事變。察時機。鍊磨其身。習熟其智。而自陣隊旗鼓。至攻具戰器。制之法。爲之權。獎以恩。矢以死。統以令。束以刑。

而後訓之練之。指之麾之。進則進。退則退。坐則坐。作則作。分合縱橫。虛實奇正。臨機應變。至使彼百千萬人之心不爲心。以一人之心爲心也。始可言兵也。況我國古制一變而倣唐氏。再變而至鎌倉。三變而至足利。極於織豐二氏。而至德川氏。其來也久矣。

其變也數矣。爾來文恬武熙。二百有餘年。目不覩兵。耳不聆鼙。一旦有浦賀之事。視彼鐵艦巨礮。而驚悖失措。然未能猝變兵制。長州之役也。猶鎧馬長槍。欲以交鋒。一敗塗地。不能復戰。是無他以長人早有見于此。而胡服銃隊。進退如意也。於是兵制大變

矣。且際會
皇政維新之隆運。蘭佛英米。日致制。
月致法。極精極密。兵制全異。兵制異
則權謀術策。又從而不得不異焉。雖
然權謀術策。何從生乎。是亦人智耳。
人智者。從天下之變而變。其所變則
雖異。而其所由來則一也。宋公之棄

要津。守石頭城。谷少將之棄嶮要。守
熊本城。料彼我之衆寡而守之也。不
列士格之所爭本基山。則豐公之所
爭天王山也。小西行長之裝空艦。而
威明軍。則華盛頓之以大木擬巨炮。
而嚇英兵也。拿破崙之踰亞卑斯山。
源義經之度鵯嶺。織田氏之於桶峽。

曹操之於烏巢。其行事則雖不同。而至將略則如合符契矣。蓋英雄心事。有所同者也。蓋所謂兵有古今之別。而謀無古今之別者也。於是乎。不可不擬講焉。此書乃是也。今無古今。無彼我。雖行事不同。而纂將略策叢相類者。分策十有五。分門六十有五。目

曰策府。以呈　闥下。　闥下乃今代之一人也。　闥下所鬻。則百千萬人之所鬻。　闥下所麾。則百千萬人之所奔。　闥下之心。則百千萬人之心也。　闥下之任也重矣。責也大矣。豈可不加謹哉。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況　闥下西唱義於

長防。北討賊於奥越。佐賀也。麑島也。自執鼓旗。討滅強敵。可謂從事變。察時機。鍊磨其身。習熟其智者也。豈待余輩之呶呶焉。然兵者凶器。得之多難。而失之治安。今天下無事。方將樂太平。所謂彼百千萬人者之所安心而一人者之最可用意之時也。且兵

之精。何以精乎。直進曲退。非訓練不精。起槍跪銃。非揣摩不精。於謀亦然。非訓練則臨事不發。非揣摩則應機不中。是爲將校者。所以平生不可不訓練揣摩古今英雄之事蹟。與彼我豪傑之成敗也。臨事發。與應機中。則在乎其人而已。是余敢呈此書之微

衷矣。閣下有取則取焉。無取則火焉。野人樸直。所欲言不得不言焉。謾發妄言。冒瀆尊嚴。惶惧無已。

旗野十一郎謹再拜白

明治十二年六月廿五日

叙

自頃戎夷不復靜。沿邊多警備之虞。予不自揣。謭作擬狀一道。略言方今之當言者。既又謂方今之所最急者。在內則莫若養士氣以奮之。而制外則又不可無策焉。且人之情。雖其平素所講。而臨事輒迷。況天下目不觀

兵革。耳不聽鼓鼙。二百餘年于茲矣。
一旦有不虞之變。其能一一得其宜。
而無蹶失乎。是不可不豫講者矣。凡
軍可必知者三。曰候。曰陣。曰戰。候伺
以知形勢。以察虛實。凡有見於敵。謂
之候策。量兵編隊。多少必中。相地布
陣。險易必得。謂之陣策。察得失於兩

十三

陣之閒。開合應機。謂之戰策。可必察
者三。曰追。曰走。曰閒。可以追而止。失
敵。可以止而追。亡已。察彼顧我。進止
俱得。謂之追策。戰知不勝則走。走之
善者。不傷兵。或因敗制勝。謂之走策。
我詳知敵之虛實。而使敵傳信我誑
事。謂之閒策。此六策。將之所常用也。

十四

用力省。而有功之策三。曰誘。曰掩。曰襲。引其所必趨。餌其所必欲。令敵聽我指揮。而不自悟。謂之誘策。去其所虞。就其所不虞。疾驅而乘之。謂之掩策。伏金鼓。卷旗幟。輕兵潛行。擣其不意。謂之襲策。不用力而多功之策三。曰言。曰貌。曰料。言以動人。不用士兵。

郤敵存國。止亂救危。謂之言策。飾虛掩實。以亡為有。使不能知察。謂之貌策。知我又知彼。利害已詳。機算必中。謂之料策。此六策。將之所時用也。若夫御之之要在氣。危懼者。安收之。撓消者。奮勵之。謂之氣策。非威嚴。無以制物。非德量。無以成事。故有威策焉。

有德策焉。假於德者。霸者之事。誠焉。其王與。總之十有五策。非多識而踏襲。要在揣摩以自出機軸。士大夫讀而味之。有得於其間。亦是報國之一助乎。時嘉永庚戌秋八月兆日。燈下草於迅雷雨中。

越後　小川弘

策府凡例

一弘化三年米將必氏茘始投錨於浦賀洋通信乞市天下騷騷時外叔小川翁慨然振臂作擬狀一道言其所將言而又編此書欲警覺二百有余年流文忘武之民不幸未卒業歿惜哉今收殘稿閲之至漢土之史雖网羅無遺如彼歐亞諸洲之史我中古以來之事未及收焉見聞偏一方而似不爲當世兵家之用故今就諸史撮其要補其闕而爲三十卷目曰策府府內十五策六十五門各纂行事不同而策意相類者也夫用兵猶用字昔人所用卽今人所用故三五之符既能網羅古今是知策不必新奇要在隨機應變方略時中譬如古今文字共同而至風調氣格大家各自生一機軸運用之妙在我耳

一凡英雄之略無古今無彼我多不期而同符蓋其心事相似也今錄其尤者他或略之至如我天慶承平之前役嬴秦劉漢之世及希臘羅馬之盛時陣法戰具稍不同將略又自不得不異故今不取

或雖雄謀奇策、其事既爲兵家之吻沫者、是亦不取。

一凡策略、或雖不爲當時所用、而其言可矜式者、皆取而收之、雖反逆盜賊、厠養羌胡之類、其策之巧者、亦取之。蓋不因人而廢事也。

一凡每篇雖記用書出處、非敢擧全文、從宜而刪縮之。固事於策、而略於事者也。

一凡文傍加點、皆係一篇要語。使讀者認本意也。或一事涉兩策若三四策者、他好處加之圈點、以別

之。字傍附單柱者、爲官爵人名地名。或傍注標記而示雄略奇策之要領。

一此書如宜每篇以古今時代相叙次者、然同策中亦自有分類。如一概編成、反覺無意味。故今不拘彼我古今。惟以策意相類者互擧。漸示變化、欲益出而益奇也。覽者加意讀之、庶幾自有別見活用焉。

一天下之事、非目前術策之所能濟。至其大計大謀悠久之說、此編所不載。當天下自有其人焉、豈待

余輩之言。

明治十一年三月廿三日

旗野十一郎識

策府目次

此編元在成翁之志、故依原叙而立府。不敢創建焉。

惟就其府内開小門。

三

走策門
戰走　退軍

卷之九

間策上門
鄉間　詐臣

卷之十

間策下門
內反　間劾

卷之十一

誘策上門
據虛　虛引

卷之十二

誘策中門
事致　兵致

四

卷之十三

誘策下門
設伏　乘後

卷之十四

掩策上門
斫營　乘城

卷之十五

掩策下門
急掩　勞惰

卷之十六

襲策上門
直襲　山嶮

卷之十七

卷之二十七

氣策上門

安收　假託

氣策下門

決定　振起

卷之二十八

威策　門

樹立　肅服

卷之二十九

德策上門

惠下　懷敵

卷之三十

德策下門

利害　心服

以上十五策六十五門

策府目次畢

策府卷之一

候策　一　物色　動静　地利　虛實

將深入敵地必遠斥候經曰鳥作伏也其集虛也
擴其類馬矢馬鬟有以驗風雲氣色其微乎陣而
無煙遁也焚營柵者徵其煙薪則白掃營不以時
退軍不設殿誘也道阻而不下山者不欲戰也軍
無輜重竈不見煙者不久留也先驅輜重而後戰
者將去也出嚴備於城外將逸也逼而陣輕我也
陣而亂可擊忽遇而囂可擊或出羸師疾進徐却

或水戰泝流而走將掩也夜驚有聲炬火數動將
襲也善候者擒敵候候敵候而得其狀情深入偏
探而標其要路凡野戰者先察地利攻城者切候
虛實此將之耳目軍之司命也

奥賊清原武衡據金澤柵鎭守府將軍源義家將數
萬騎攻之去柵數里望見雁行亂曰是有伏也縱兵
搜捺獲殲之謂衆曰兵法言鳥亂者伏也我不學則
殆矣初義家嘗過藤原賴通第談陸奥戰事博士大
江匡房在別室聞之曰好男子惜未知兵法阿部宗

任徹聞之。愠告義家。義家曰其或然。見匡房出禮之。
遂就學焉。外史下同

加藤清正之攻韓都也。韓主懼奔平壤。留都元帥金命元副元帥申恪以舟師扼漢江。命元聞清正至。措疑兵遁。清正抵江。無舟可渡。立望北岸久之。笑曰。敵、舟、有、急、是、無、兵、也、令善泅者往取其舟。以渡。

明兵圍加藤清正蔚山。我諸將三道赴援。明軍乘夜解圍。黑田長政使後藤基次農出候軍。得一馬鞍于水涯。還報曰是、日、本、制、我、兵、已、有、騎、渡、者。不可後矣。

長政即馳赴明軍。

福島正則從德川公東伐。石田三成據大垣扼其歸路。公反大旆以誘三成出戰。正則候吏法齊報曰。敵出矣。正則問何以知之。曰。臣、檢、馬、矢、皆、濕、是、以、知、之、正則乃使人報公。

伊達政宗攻福島城。阻松川陣。城將本莊繁長使子豐後出對之。遣猪股主膳候敵狀。反報曰。敵不敢濟河來。今將去。意擊我追濟者。繁長在城中聞之。再遣井筒小隼人本莊圖右衛門候。反報曰。半刻之項。敵

濟河來擊。繫長問主膳。何以謂不濟來。曰旣轀輜重而遠之。是將去也。進兵近河。不脫馬沓。是非濟者。將擊吾濟者。又問二人。二人曰。轀輜重而遠之者。恐混亂也。步卒雜輜重而去。步者不宜涉也。進兵近河。脫沓而濟。半刻之頃也。繫長然二人言。乃命退兵遠水。孫子法七。八。可。而。陣。歛。半。濟。鼓。而。進。擊破之。武管盛衰

大軍南征。到精湖。伏波將軍滿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敕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爲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來燒軍。寵掩擊破之。三國魏志

上五

金人歸三京。以劉錡充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錡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抵順昌。金人果敗盟來侵。宋史

慕容寶率衆八萬伐魏。進師至河。懼不敢濟。還次參合。忽有大風黑氣。狀如隄防。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爲言。乃遣慕容麟率

上六

騎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麟以壘猛言爲虐。縱騎游
獵。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冥。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
潰。實與數千騎奔免。衆還者十一二。慕容紹死之 晉書
長孫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
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撿兵書。此名灑血。其下
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北伐。果大敗
匈奴 隋書
虜冠西鄙。以岳鍾琪爲參贊大臣。沿途相機勦撫。自
松藩至西鄙五千餘里。烽烟肅清。青海爲奔。氣進至
華里山。五堡環峙。寂無人聲。鍾琪曰。是有伏也。搜之
伏果起。乃擊破之。是役也。破虜萬餘人。奪三谿十七
寨。我兵止三千也。既而還營。年羹堯曰。已奉旨。命公
領馬步萬七千。直擣青海。期以四月草生時。鍾琪曰。
青海。虜十萬。以萬七千當之。宜乘其不備。且塞外無
駐牧。定所。賊若散而誘我。反四面受敵。非計也。顧假
精兵五千。馮倍之。羹堯奏。帝 世宗 壯之。鍾琪出塞。抵喀
喇烏蘇。斬虜千餘人。尾追一夜。會台吉等二百餘人。
乘勝進。路見獸走。曰。此前有虜也。靡食疾馳。果禽百

余人。自此探者斷矣。進渡哈達河。又斬千餘人。降虜爲言。羅會數萬。駐烏蘭木呼兒。相距百六十里。乃拔。營。夜行黎明而至。虜尙臥。馬未銜勒。驚而皆走。禽其母妹。羅會衣婦衣騎駝走。鍾琪自追三百里。至桑駱海。紅柳蔽天。彌望不極。乃班師。是役以五千冒險入。往返未兩月。禽台吉十五人。斬賊八萬人。俘男女數萬口。獲軍器駝馬甲帳無算。俘獻京師。以靑海平。大赦天下。賜鍾琪三等公世襲。又賜金扇。書御製詩。史清

右物色

大坂冬役。池田忠繼臨蜆川而陣。部將花房職之望野田福島二寨曰。旗植而無烟。是已逃也。使人伺之。不見一人。乃濟。中島。外史下同

三河軍攻長篠。武田勝賴遣馬場信房援長篠。歛設伏而燔柴。爲燒營遁以誘我。將士欲追之。信房曰。其煙白。非燒營也。令騎往跋之。果有伏乃退。

上杉謙信出河中。使村上義淸等營舊戰處。而自進過河背水陣。武田信玄知其志在必死。不敢出戰。其候騎報曰。北軍積薪如山。信玄令諸將曰。歛中必有

火擧、愼勿進擊、進擊者族。及暮候騎又報曰。北軍捬營荷擔將去。諸將爭請追擊。信玄曰。謙信非追暮捬營者。擊之必敗。其夜北軍火起。甲斐軍不動。天明望見北軍既行。首嚴陣而待。諸將乃服信玄。

明將楊鎬麻貴等圍加藤清正蔚山。夜設伏而瞧焚營退走數里。以誘城兵。城兵欲追。清正不許曰。彼擧火以退。退不設殿。不以夜而以曉。是將誘我而殲之也。久之明伏稍稍出。終復圍之。

今川義元有西上之志。織田信長聞之。修鷲津丸根大高沓掛鳴海梅坪寺部諸城。分兵守之。鳴海大高沓掛皆降於義元。義元遣諸將守三城。而大高告粮竭。義元使岡崎嗣君納糧焉。而城之左右皆敵塞寨難之。嗣君時年十八。以千騎護運而往。値信長在鳴海。使鳥居信吉杉浦勝吉等候視之。信吉曰。敵欲邀戰。勝吉曰。彼不下山。是不欲戰也。嗣君然之。乃分兵。爲向寺部梅坪縱火。邑里鷲津丸根兵望烟馳援。嗣君則以麾下八百爲三隊。納糧大高。收兵而還。信長視我陣整。不敢犯。

此與杉原勝吉候鳴海陣同。可以爲候法。

關原之役。毛利秀元屬西軍。而陰通欵於我。三成與之約。戰酣擧烽乃攢擊之。秀元佯諾。引兵屯南宮山。德川公進軍至桃配野。召本田忠勝曰。南宮之敵可疑。忠勝曰。彼若狹詐、當下山陣、今猶在頂、是無慮也、公曰。然。終戰秀元果不動。

武田信玄攻德川侍從濵松城。侍從上城樓。望甲斐軍。顧永富某曰。汝以爲敵去留何如。對曰。軍無輜重、竈、不見烟、是必去矣、明日信玄果去。

長尾景虎據橡尾城。長尾政景來攻。宇佐美實行欲

與前條同見。而其要卻與否在知彼知我。

出戰。景虎上城望之曰。敵遠來、無輜重、非久留者、俟其將、引、去、擊之可也、夜半政景果卻。景虎以三千騎開門出戰于下溪。走之。

猪子見敵。金松並見其心。

織田信長與淺井長政對陣。見長政陣動。命猪子某候之。又命金松某候之。猪子反報曰。敵將退。金松反報曰。敵將戰。言畢乃進戰。後信長問猪子何以謂退。對曰。既驅輜重而退。問金松。對曰。所見同耳。然長政樂戰之將、豈徒去哉、故曰戰。紀常山談

金大軍渡江。敗宋兵於江上。帥府遣完顏昻等以兵

追宋主。宋主入會稽。若爲堅守計。有兵數千。列陣於郭東竹葦間。諸將欲擊之。昂曰。此詐也。不若急攻城。不然。將由他門逸去。諸將猶豫未決。而宋主果於他門以單舟入海。不獲而還。金史

賊黃文金悉衆來攻。鋒甚鋭。提督江忠義整軍不動。詢降卒。知爲文金。聚鎗一發。應聲而仆。賊遂潰奔。拔寮使劉典及周蟠等援至。克青山橋。殲二千人。忠義夜望賊壘火跡。度將遁。伺攻拔文橋。追勦積尸塞道清史畧下同

浙江提督鮑超攻句容賊。夜望城東火光燭天。知內亂已作。急引軍東向。而賊已啓南門出衝。諸軍乘勢勦殺賊。縛逆酋僞翰王項大英列王方正宗以獻。乃誅之。復縣城。

織田信長攻越前朝倉義景。擁一萬騎陣於刀根山我前軍進陣其麓。相持未戰也。一日信長登樓候敵動止。曰。今夜敵必退矣。宜乘其徹陣尾擊殲之。麾戒前軍。勿惰。諸將士皆笑曰。主將何所見夫。敵以壁待客。且據要害布陣。得地之利矣。安有不戰而退之

理日。巨摹。信長猶在樓上。張目不動。夜漏四丑刻。敵
中火、揚矣、信長急下令吹海螺。進旗鼓。囑曰。啪大綴
山（信長勵思人曰。大級山。猶背懈惰發也。○大級山。在汀州。）果不及事。我且以壓下
擊之。與左右五十騎馳直前衝敵。敵軍擾亂。無復鬪
志。皆爭先而遁。我軍追擊。遂得大捷。凡信長見機而
動。神速不誤事者。率皆此類。（近古史談）

秦王世民討竇建德。進據虎牢。建德自板渚出爲陣。
西薄氾南。屬鵲山。亙二十里。鼓而前。郭士衡爲游兵。
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

見大敵。今度險而囂。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
待其飢。破之必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爭飲。意欲
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史大奈秦叔寶纓。
麾幟。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唐書）

武德。隸李忠文。克嚴州。苗帥楊完者軍烏龍嶺。總諸
因此可襲而取也。文忠問故。對曰。乘高覘之。其部曲
徒舉、不安、而聲囂。文忠曰。善。即襲完者。覆其營。（明史）

袁尚敗。奔蹋頓。魏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軍詭道
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衆逆戰於凡城。兵

馬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衆、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魏三國志

長曾我部元親徇土佐、安喜修理亮乞救一條兼定、兼定遣兵三千來戰、戰未酣、敵後軍動、元親急擊破之、遂入安喜郡、分兵間道襲敵後、夾擊大敗之、修理自殺。外史補編

英將克林頓在紐約、約幹遣使告急、克林頓疑懼不援、約幹對壘、日糧餉匱乏、士皆菜色、時出挑戰、我將莫耳幹、放大砲、刧之、英軍動、亞爾諾耳突曰、可乘也、全軍鼓譟而進、呼聲動天地、英軍奔潰、約幹大呼遏之、不能禁、與衆退走。米利堅史○此以掩策。然以大敵俟敵動靜、炮戰不可欠候法。

魏世祖討蠕蠕、至鹿渾谷、與賊相遇、虜惶怖部落擾亂、時恭宗爲太子、從軍、言於世祖曰、今大軍卒至、宜速進擊、掩其不備、破之必矣。尚書令劉潔固諫以爲塵盛賊多、出至平地、恐爲所圍、須軍大集然後擊之可也、恭宗謂潔曰、此塵之盛、由賊恇擾、軍人亂、故、何有營土、而有此塵、世祖疑之、遂不急擊、蠕蠕遠遁、既

而獲虜候騎。世祖問之。對曰。蠕蠕不覺官軍卒至。上
下惶懼。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世
祖深恨之。自是恭宗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魏北書
蘇定方爲右屯衛將軍。從葱山道大總管程知節征
賀魯。至鷹娑川。賀魯率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連
戰未決。鼠尼施等復引二萬騎爲援。定方始休士。見
塵起。率精騎五百。踰嶺馳擣。賊黨。賊衆大潰。殺千餘
人。所棄鎧仗牛馬藉藉山野。不可計。下唐同書
突厥犯塞。黑齒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乍與賊遇。賊

與加修清
正許山岡
意

騎三千。方擐甲。常之見其營。以二百騎突之。賊皆棄
甲去。
段秀實。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
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我也。請大索。恐得
其廋伏。虜師熸。
賀宗哲攻鳳翔。金與旺與知府周煥。嬰城守。謀曰。彼
訓我。援師不至。必不敢出。乘其不意。擊之可敗也。潜
出西北門。奮戰。敵少却。會百戶王輅。自臨洮。收卒還
卽以其衆入城共守。敵拔營去。衆欲追之。輅曰。未敗。

而退。跨我也。遣騎偵之。至五里坡。伏果發。還師役圍城。明史

元昊入寇。知原州景泰率兵從間道赴原。遇敵彭陽西。乃依山而陣。未成列。敵騎來犯。泰陰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爲疑兵。敵欲遁去。將校請追擊。泰止之。遣士人搜山。果得伏兵。與戰斬首千餘級。宋史

宋將岳飛以兵十萬號稱百萬來攻東平。東平尹完顏昂有軍五千。倉卒出禦之。時桑柘方茂。昂使多張旗幟於林間。以爲疑兵。自以精兵陣于前。飛不敢動。

相持數日而退。昂勒兵襲之。至清口。飛衆泛舟逆水而去。時霖雨晝夜不休。昂乃附水屯營。夜將半。忽促衆北行。諸將諫曰。軍士遠涉泥淖。饑憊未食。恐難遽行。昂怒不應。鳴鼓督之。下令曰。鼓聲絶而敢後者斬。遂棄營去。幾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來劫營。無所得而去。諸將入賀。且問其故。昂曰。沿流而下者走也。泝流而上者。誘我也。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陸行勞。士卒饑乏。弓矢敗弱。我軍居其下流。勢不便利。其襲我必矣。衆皆稱善。金史

雖不詳敵計。而豫料意。以善自變化。非謙信不能

武田信玄與上杉謙信對壘河中。信玄與山本晴行等謀曰。我分兵遶出越後軍後。鼓譟逼之。而以本軍夾擊。必大得志。乃令信濃客將保科彈正等以兵六千。夜度神戶山。時月黑。迷失道。不能達。謙信見甲斐軍、夜、爨、人、馬、有、聲、也、濛、起、擐、甲、傳、令、舉、入、千、騎、出、五、鼓、譟、信、玄、牙、營、會、天、大、霧、譟、信、自、霧、中、直、斫、營、而、入、營驚潰。斬山本晴行等六將而天明矣。客將兵遂上杉營。營無隻騎。顧聞河中戰聲如雷。則還渡築摩河。出。北。軍。後。甲。斐。軍。望。見。乃。返。夾。擊。北。軍。北。軍。敗。走。追。

逼之犀川。北軍輪轉。反戰。包。追兵。將。殲之。甲斐軍橫擊救之。北軍仍隊而退。宇佐美定行植幟渡口。護之盡濟。甲斐兵疲。不復追擊。下外史同

織田信長攻橫山城。城將告急於淺井長政。長政乞援於朝倉義景。義景使族景紀先往。合兵二萬餘騎。軍于大寄山。我兵望之。攻城益急。長政景健曰。吾待朝倉公而戰。恐城不守也。宜急救之。今信長陣龍鼻距此五十町。直馳赴之。人馬皆疲。吾。日移陣于三山。乘。曉。襲。其。中。軍。彼。必。驚。擾。莫不敗矣。信長夜望

此與前條諜信策同因時而變化。如龍者

寄山顧呼直宿諸將曰。柴田木下佐久間在乎。皆答
曰。在信長乃召而前之。指示曰。北軍、炬火、徹宵、是、將、
乘、曉、襲、我、也。乃、下、令、勒、軍、留、兵、備、城。而、引、兵、而、西、向、
天明遇北軍于姉川。北軍大驚。長政景健敗走。獲其
驍將遠藤眞抦等十餘人。斬首三千餘級。橫山以下
諸城皆解走。

哈爾遜追英兵而入加拿太。英將布路區多爾以我
鋒不可當。退數里左河右沼。占險自守。須岐牟士曾土
亦來援哈爾遜。遙望見之曰。敵、營、亘、數、里、部、伍、不、整。

上二十七

上二十八

可、乘、也。令裨將序爾遜攻之。更分一隊出其後。英軍
腹背受敵。大驚崩潰。布路區多爾乘殿馬僅免。米利堅史

聯合軍迫佛界。兵號二十餘萬。佛帝拿破崙以十四
萬逆之。兩軍互竭死力。七合七離。硝煙掠日。砲響聾
耳。已而聯合軍稍亂。將少退。會薩索尼兵叛佛。衝其
中堅。佛軍驚擾。分兵拒之。聯合兵望見、敵軍、喧、噪、陣、
脚、稍、動、察、其、有、變、急傳令全軍。劇縱擊之。佛軍內外
受敵。陣法大亂。蹂不能整頓。遂崩潰。萬國史佛國

吳三桂敗于叙州。被圍數重。力戰走錦州。而都統白

含貞亦敗績、劉文秀乘勝犯成都、圍三桂于保寧、連營十五里、使張光璧軍其西、王復臣軍其南、氣驕甚、三桂巡城、見其壁不整、出精騎突光璧軍、果驚潰、轉戰而南、入復臣營、亦不支、文秀解圍去、下清同史

陳錦與鄭成功戰、不利、退屯同安、其奴刺錦帳中、以首奔成功、斬之以狗、尋金礪援軍至、屢捷、成功退保海澄、清兵圍之、城壞十餘丈、成功親當矢石不退、一日聞空礮、五發、成功曰、此號礮也、將薄城乃下、令兵、皆執巨斧、以待、清兵蟻傅城、城上衆斧迎斬、隨斧皆

隆濠爲之平、清兵解圍去、

右動靜

秦王世民討竇建德、進據虎牢、翌日、以騎五百覘建德營、設伏道側、獨以數騎去、賊營三里、賊覺出騎追之、王漸卻誘至伏所、卒起奮擊、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唐書○此似誘策。然欲詳候敵地。此策尤宜用。

佐賀之役、大久保利通來苔野、勞軍因出斥候於神崎問土民以賊狀、土民曰、昨日之役、隊長鍋島某等戰死、以故其勢沮喪、而巨魁江藤新平亦既遁、時肥

前武雄人旗島某夜竊來見我中尉某袖間出一書
呈之則島義勇嚮武雄公孫乞之聲援者畧曰側聞
薩長兵自長崎進事果信是援我也即欲擊我乎必
非薩長之兵蓋大村及其他諸縣兵聲言張虚勢以
沮我軍情耳敢請審其狀實速出援軍於是利通益
發候兵候兵乍捕一卒於神崎鞫之則北山隊長朝
倉尚武發密偵於佐賀謀事弘道館西耕藏對田辰
藏等今獲其報而還者輙奪書視之具載其計策因
問賊之所在曰兵多集佐賀及北山明日大舉且襲

官軍意書中當有此事官兵首肯益鞫訊之悉獲賊
要領嚴斥候斷橋梁扼諸要衝以絶賊進路賊軍遂
不至。（續近世外史）
周太祖進圖弘農遣達奚武從而騎覘候動靜武與
其候騎遇即便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越
沙苑太祖復遣武追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
日暮去營百歩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
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
太祖太祖深嘉之遂從破之。（後周書列傳）

太祖毎入南界。諸路軍馬前後左右有先鋒遠探欄子馬各十數人在先鋒前後二十餘里。全副衣甲夜中毎行十里或五里少駐下馬側聽無有人馬之聲有則擒之。力不可敵飛報先鋒齊力攻撃。如有大軍。走報主帥。敵中虛實動必知之。軍行當道州城防守堅固不可攻撃。引兵過之。恐敵人出城邀阻。乃圍射。鼓譟。詐作攻撃。敵方閉城。固守。前路無阻。引兵。進。分兵抄截。使隨處州城隔絶不通孤立無援。下遼同史三道將領各一人率欄子馬各萬騎支散游奕百十

里外。更五鼓。晨及暮以吹角爲號。衆即頓舍。環繞御帳。自近及遠。每軍行。鼓三伐。不問晝夜。大衆齊發。未遇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乘新馬。蹄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之。

元將張柔犯宋。取光州。又進趣黄州。破三山寨。至大湖中。得戰艦。沿江接戰。壁於黄州西北隅。有乘舟出者。柔曰。此偵伺我隙者也。夜必襲。吾不備。乃分軍爲三以待之。二鼓時宋師果至。柔遮撃之。俘數百人。溺死者不可計。下元同史

張禧從元帥阿朮攻襄樊、會江水暴溢、宋遣范文虎以戰艦千餘艘來援、阿朮命禧率輕舟夜銜枚入其陣中、挿葦以識水之深淺、及還、阿朮即命禧率四翼水軍進戰、宋兵潰、追至淺水、奪戰艦七十餘艘、

天草之亂、小西行長攻賊志岐城、天草民部引兵援城、陣志岐東山、加藤清正引兵伐之、山岡道阿彌等七將爲先鋒、清正遣斑鳩平次候先陣、不報、更遣飯田角兵衞、平次謂角兵曰、軍自合、欲一戰、角兵曰、汝不知也、今將敗、相率而還、報曰、先鋒必敗、要第三合、勝在本陣、清正曰、何以知之、角兵曰、賊得地利、言未既、先鋒已敗、賊軍追北、清正据高橫突之、大敗之、追北三里、常山記談下同

攻岐阜城、福島正則自正門、池田國清自北門、國清聞賊出、遣須賀某候之、因引兵進涉河內津、須賀反報曰、敵軍今在蘆葦間、可二三千、如戰則我勝、國清曰、何謂也、曰、彼後軍不繼、平野十町、無容伏兵、驅而合、氣息稍憊、可以乘也、國清曰、善、整陣而進、敵驅七町、我驅三町而兵合、果大敗之、
〔待。敵。者。逸。趨。敵。〕〔者。勞。〕

墺將比捏徹克。昭宇師法翁毛奇之策、分兵當之、自殺其勢。遂敗非該斯得布而退。宇王維廉督二十萬追之。比捏徹克亦以二十萬扼易北的羅地那比士德律三河間之丘陵、以木柵結堡障拒之。蓋此爲丘陵。樹木叢生、一方接沼澤。易北河繞背後、兵家所謂窮地也。宇帥初度墺兵必據余日斯達哥寧各拉要害禦我。今見郤在丘陵上。喜曰、機不可失。時天色黯淡、將雨。宇軍乘霧藹營。營傍皆叢樹。墺兵據以拒兩軍。彈丸觸樹木。枝幹碎飛、霏霏如箭。墺兵又豫斫樹

榎丘麓。宇兵不便運步、戰頗困難、稍形敗色。時宇國太子帥一軍來、繞出墺兵右翼。列大砲一百餘門、卒然逼之。墺兵哭驚、分兵據撒德窩村拒之。戰線間、生虛隙。宇將比爾禮爾見之、急進襲側面、奪格律廢高丘炮臺。丘屹立墺軍中央、瞰下戰地。比捏徹克見失要地、以後軍爭之。宇兵堅守、一上一下、劇鬪及一時間。未決。比爾禮爾終死亂彈中。然墺兵不能復丘。時太子兵漸進、左右夾擊、幾包墺兵。比捏徹克慮不可支、令薩索尼兵運搬大砲、將退戰地。宇軍見之、自丘

上、以大砲、劇擊、背後、比捏微克進退窘急。遂潰亂欲渡易北河、逃敗卒爭先杳藉赴水死者不知數。孛軍乘勢壓之、墺兵虜獲二萬餘人。（萬國史日耳曼下同）

以太利水師提督邊爾散納、率甲鐵艦十餘艘木船三十餘艘。侵亞得亞海中律薩島。將奪其要害墺國水師提督達稽德府、得報、以甲鐵七艘木船十餘艘赴援。兩國戰艦相會、互列艦隊。墺國船艦不及以國之數。人危之。達稽德府更無懼色、立舵頭指揮之時以國、海軍將窩加誤、列艦位置、艦隊間生虛隙。達稽德府見之、急以自所駕甲鐵非爾難多麻基士號、驟走、猛進、衝突、以艦例地太利號。地太利無遑避。破碎沒海。以艦巴理斯多號救之。達稽德府又轉方。衝巴理斯多、毀其機關。墺艦隊乘之縱橫砲擊。以艦遂敗走。

忽魯勃極烈果都統諸軍取中京。帝（景宣）別領合札猛安受金牌、既克中京、遂與果俱襲遼主于鴛鴦濼。遼主走陰山。耿守忠救西京。帝與宗翰等擊走之。西京城南有浮圖。敵先據之下射。士卒多傷。帝曰、先取是、

則、西、京、可、下。旣而攻浮圖克之。遂下西京。（金史）

大坂之役。井伊直孝與木村重成戰于若江堤。其士

長坂某曰、先、得、堤、者、勝、督、銃、隊、奪、堤、據、之、槍隊欲進。

老臣菴原某曰。勿。亟。用。槍。亟。用。槍。則。敵。近。而。勢。竭。衆。

冐進。不利。敵爭躋之。菴原乃。麾。而。進。直孝麾下繼進。

菴原刺殪重成。敵皆潰。（外史下同）

豐臣秀吉與明智光秀會戰于千山崎。兩軍皆陣。秀吉

北。睠天王山指謂左右曰、今、日、之、戰、使、敵、先、獲、此、非、

吾、利、也、言、未、畢、賊、旗、幟、登、焉、乃、命、堀、尾、吉、晴、往、奪、之、

吉晴大呼奮擊。賊兵遂棄山走。吉晴代陣焉。高山友

祥爲我先鋒。聞天王山軍聲起。乃開門而進。與賊左

陣大戰。中川淸秀踰坂而進。賊左陣不能進。池田信

輝亦濟川衝其右陣。合擊大破之。斬其三將。

梁晉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

而陣。莊宗（晉）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

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

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

集。且暮。不可戰。閻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尙。能。擊。

之。況以高而撃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爲然。因白莊宗曰。請登高望。臣等破敵。即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盡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五代史

英人以萬人守波士頓。而我軍集者二萬人。其人概皆農商工賈。甲冑敝惡。不慣戰事。而勇氣不少撓。波士頓近傍。有本基山。地勢高隆。可以瞰視波士頓。一將聞英人將築礟臺于此。蹶起曰。吾事去矣。得勝與不。唯在此一山。乃遣禪將不列士格。率千餘人。馳向本基。旣至。歎未至。即夜運土石。築城壘。天明英軍大

驚。攻之不克。米利堅史下同

華盛頓伐波士頓也。時率萬餘人。屯廣玭爾若。以糧貯未充。兵卒未練。持重不進。波士頓近傍有一丘。曰多爾地須的爾。高十餘仞。左右負險。自然成城塞。華盛頓以爲、得此丘。則波士頓可不戰而下也。乃進攻。波士頓炮戰。三晝夜。旁近英兵來援。拒戰甚力。華盛頓謀知丘上無人。夜半竊遣二千餘人。操版鍤。登丘上。築壘壁。天明英將仰見之。大驚以杖撲地曰。何神也。麾兵攻之。會大風雪。遂退。已而丘上列大礟齊發。

彈丸直達波士頓。轟然如雷。英兵度不能支。棄波士頓。裝艦逃去。

右地利

上杉輝虎圍武藏私市城。巡視之。一面爲外城。而內城倚沼。無郭。遇見內城人過橋影映水。皆女服。乃知內城惟質子女童矣。於是令柿崎和泉疾攻外城。而撤民屋爲筏。入內城。城乃陷　常山紀談

德川參議攻下市城。城負太澤。澤多蘆葦。參議曰。蘆葦、蟠根。或可踐而行。使人試之。果然。乃徑澤逼城。城

兵不備因立拔之　外史

攻岐阜城。細川忠興向七曲口。及日午。米田某指譙門曰。此已易取。忠興曰。何以言之。曰朝銃如雨。今乃如此。兵既入子城矣。忠興進兵。乘城果奪譙門。常山紀談

同下

護國公攻荒木元清花隈城。築壘城北。諏訪鎭爲本營。世子勝九郎壘生田林。對城南門。伊木忠次森寺忠勝壘金剛寺山。對城北門。自春徂秋。一日歒設伏城南。擊我芻卒。勝九郎遙視之。單騎提槍趨之。諸將

爭隨之。遂大戰于南門外。忠次忠勝聞南門軍起。亦攻北門。護國公急至南門。命森寺某收兵。森寺曰。收。則敵乘之。將益亂。臣聽銃聲。初不多。今益多。是知城兵皆援南門也。今忠勝等。既門于北門。如南門兵退。則必轉援北門。忠勝等不免。不如不綴南門之兵。因命忠勝等努力乘城。公曰。善。乃命森寺馳勵忠勝等。忠勝等奮乘北門。於是南門兵益出而顧則城已陷矣

柴紹之討梁師都也。以薛萬均爲副。距朔方數十里。

突厥兵驟至。王師却。萬均橫擊之。斬其驍將。虜陣譟乘之。俘殺相藉。突厥走。遂圍師都。諸將以城嶮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既而賊果斬師都降。唐書

源義家攻金澤柵。柵固不拔。乃下令休戰。持久困之。虜出羸兵來降。吉彥秀武曰。是紓糧也。宜斬。義家從之。虜益窘。時天漸寒。軍士恐凍。一夕。義家望虜柵出令軍中曰。燒我營。取爨。今夜虜柵陷矣。不復用營也。黎明虜果火柵遁。外史

西路兵遇虜于昭莫多。遵帝聖祖所授方略。皆下馬步戰。約聞角聲始上馬。將軍孫思克以綠旗兵據山頂臨之。賊爭山頂。鋒甚銳。官兵據險俯擊。弩銃迭發。藤牌繼之。每進輒以拒馬木列前自固。虜冒矢銃鏖鬬。至暮不退。人人如怒虎。林木皆震。大將軍費揚古遣望虜陣後人馬不動。察其婦女駝畜。乃麾沿河伏騎。一橫衝入陣。一襲其輜重。山上軍奮呼夾擊。虜始破。夜追三十里。曉收軍。斬數千級。降三千人。獲馬駝牛羊廬帳器械無算。清鑑

右虛實

策府卷之一

策府卷之二

陣策二之上 地利 兵制

陣。要地便者也。對陣先據高。水戰占上流。水危山嶮。嶮多生。危多死。多騎長兵。利平原。多步短兵。利林嶮。防戰取聚路。攻戰取分路。是其大經也。古則水戰連舟布板。野戰回車連弩。今則瀛艦海城。回進轉退。土豚竹柵。跪銃起槍。英制佛式。陣法一變。兵家各有門。此不復贅。至其權時創意之制。與其號令賞罰之方。皆取載焉。庶有以裁之也。

王信知郎 延之策亦 同之

賈逵從狄青征儂智高。戰歸仁驛。旣陣。青誓衆。不待令而擧者斬。時左將孫節戰死。逵爲右將軍先鋒將。私念所部兵數困易衂。兵法先據高者勝。苟復待命。而賊乘勝先登。吾事去矣。即日引軍趨山。既定。賊至。逵麾衆馳下。仗劍大呼。斷賊爲二。賊首尾不相救。遂潰。逵詣青請罪。青拊其背勞謝之。宋史

沈慶之伐沔北諸山蠻。前後伐蠻。皆山下安營以迫之。故蠻得據山爲阻。於矢石有用。以是屢無功。慶之令諸軍各率所領。以營於山上。於是諸軍並斬山開

道、不、與、蠻、戰、潰、蹂、上、山、先、據、嶮、要、諸蠻震擾、因。其。懼。
而。圍。之。莫不奔潰。南宋書
長人踰四十八坂。來襲東軍。東軍發艦、砲。聲。其。後。長。
人大敗長別隊自瀧口進。東軍先占地利已據山。俯、射、甚、烈、長
人設、散、兵。仰、射法、應、之。交、以、野、戰、砲。彥根高田兵多死
之近世外史
甲鐵春日丁卯以下諸艦進過江刺洋。以陸兵上乙
部邑。某日。孤、軍、入、歛、地。不、如、據、高、也。先、扼、厓、山、要、衝。
布、陣、不、動、賊聞官軍上陸。令三木軍司等率兵來襲

至田澤村。官、軍、俯、擊、諸艦亦發。砲。橫。擊。賊兵一敗走
松前國史學要
世祖入討元凶。以柳元景爲諸議參軍。配萬人爲前
鋒。宗愨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進據陰山。遣安都
率馬軍至南岸。元景潛至新亭。依山建壘。東西據險。
程天祚又於東南據高丘屯砦柵。邵元凶名水陸出軍
以元景壘塹未立。可得平地決戰。旣至砦柵、已、堅、倉
卒無攻具。便使肉薄攻之。元景宿令軍中曰。皷。繁。氣。
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我。鶖。鼓。音。賊

將卒皆殊死戰。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
之。賊衆大敗。赴淮死者甚多。南宋書
中山王英之討義陽。傳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
遏其南門。蕭衍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
英曰。凶豎豕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沈
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必
爲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山上。遣統
軍張懷等列陣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至。懷等
戰敗。築城者皆悉奔退。仙琕乘勝趨長圍。義陽城人

復出挑戰。永候仙琕兵既疲。乃分兵付長史。令守營
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突陣奮戰。遂大破之。北魏書○此與前條皆奇在戰。而不在陣。然其實因先得地便。
織田信雄與羽柴秀吉絕。乞援於德川參議。參議諾
之。親將至清洲。見信雄。信雄謝之。參議曰。公安之。某
在焉。秀吉之兵。雖百萬。不能以病公也。乃引諸將議
戰守之策。榊原康政曰。宜進取小牧山。以瞰國內。莫
使敵據之。參議然之。本多康重曰。往年武田勝賴侮
敵踰川而進。終以取敗。今盍鑒焉。酒井忠次曰。勝賴

之敵我。我之敵秀吉。不可比也。參議遂命忠次修小牧故壘。自提信雄合兵一萬八千。往駐軍焉。築城小幡。以便三河往來。秀吉自將而來。軍于犬山。兵凡十二萬五千人。分爲十五隊。自按視地形。仰視小牧山曰。吾後矣。乃穿空濠二重于山前。使數千人守之。起壘植柵以傾。諸軍軍營彌亘數十里。參議上樓櫓望見塹柵。笑謂信雄曰。彼襲尊公長篠之策。豈以我比勝頼乎。乃下令軍中。禁擅進。秀吉遣書參議請戰曰。旦日吾欲背塹柵進戰。使士無退志。公亦盍傚我所

爲。渡邊守綱以銃長在前部。私答書曰。來論所言。不足以聞寡君。寡君固欲與君樂戰。敢不奉約。至斷後之備。君自爲之。斃邪之士。有進無退。不必須此也。秀吉獲書大恚。欲進戰而不敢。乃上邱而罵。參議不敢出。秀吉遣池田信輝等三萬。向三河。擣其窟穴。參議還輕騎四千。尾信輝軍。擊之長湫。大破之。秀吉自將救之。至則參議入小幡砦。秀吉將旦日圍之。參議即夜取路於平戶。以歸小牧。旦日秀吉來攻。不及。乃引兵還樂田。益增壘柵。使堀秀政蒲生氏鄉等以萬人

守重濠參議出勒兵濠前氏鄉等馳使中軍請戰秀吉曰俟彼來攻整隊拒之不然則勿出參議亦下令曰敵未踰濠勿戰秀吉遂留戍樂田撤軍西還後秀吉與參議和因問曰爾時吾與卿對壘卿何以不攻我重濠之兵對曰慮樂田兵夾擊之也抑公亦何以不來戰秀吉拊掌曰吾試置餌兵于濠欲俟卿來夾而殲之故不往戰耳史外

孫權歳有來計青龍元年征東將軍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軍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嶮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掠無限必以淮北爲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

動、擧、得、於、外、則、禍、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
詔遂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
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于其衆中
有自大之言。今大擧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
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隱
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
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
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爲炬、灌以麻油、從上
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

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爲田向
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衞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
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
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爲將士賞。三國魏史
太宗卽位、四方反叛。龍驤將軍張興世領水軍、距南
賊於赭圻。賊屯鵲尾、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
上流、兵彊地勝。我今相持雖有餘、而制敵不足。今若
以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自固、隨宜斷截、使其首尾
周遑、進退疑沮、中流一梗、粮運自艱、制賊之奇、莫過

於此沈攸之與吳喜並贊其計興世欲率所領直取大雷而軍旅未集不足分張既而衆軍大聚乃分戰士七千配興世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備既而夜四更値風乃舉驅直前賊亦遣胡靈秀諸軍於東岸相翼而上興世夕住景江浦賊亦不進上流唯有錢谿可據夜潛遣黃道標領七十舸徑據錢谿營立城柴明日興世與軍齊集停一宿劉胡自領水步二十六軍平旦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尙遠而氣盛矣驟

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之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既而賊來轉近舫入洄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進胡敗走斬級數百投水者甚多胡收軍而下時興世城壘未固司徒建安王休仁慮賊並力更攻錢谿命攸之等攻賊濃湖是日胡果欲更攻興世未至錢谿數十里聞濃湖之急遽進之錢谿城柴由此得立賊連戰轉敗興世又遏其糧道賊衆漸饑胡乃遣沈仲玉領千人步取南陵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而下行至貴

口不敢進。胡令遣重軍援接。輿世寂之農夫李安民
等三千人至。賁口擊之。與仲玉交戰盡日。仲玉走。悉
虜其資實。賊衆大敗震。胡棄軍遁走。南宋書
郭淮爲征西將軍夏侯淵司馬。拒劉備。淵遇害。軍中
擾々。淮収散卒。推盪冠將軍張郃爲軍主。諸營乃定。
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備便乘
勝欲依水爲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
算也。不如遠孫子法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
也。既陣。備疑不渡。三國魏志

德川公之攻田中城也。置本營八幡山。發士卒清野。
武田勝頼聞之。提兵援城。未至一夕。松平康親部下
岡田元次請曰。時維秋初。多驟雨。大井河暴漲。勝頼
卒至。恐失地利。不如收稻畢即退。公從之移陣渡河。
斯夜大雨。河果暴漲。而勝頼至。常山紀談
北畠顯家起兵關東。西上。足利尊氏集諸將議拒宇
治勢多高師泰曰。自古未有拒於此而克者也。何者。
攻者勢伸於千里之外。拒者力縮於咫尺之內。焉爾。
不若邀擊之畿外。尊氏曰善。附師泰以萬人。赴美濃。

背黑血川而陣顧家避之取路伊勢師泰追擊之靈
津破之 史外
師丹之役法將麥馬韓由毛辰渡藐士河普軍敗之
於都時及巴思厘於是退保師丹按師丹之城負山
而控河敵登其山即可俯瞰城中絕濟守河立能坐
困本非可守之地也其北又與比利時接壤援軍之
所不由法軍入其中正無殊獸之投阱魚之遊釜普
王子見之以手加額曰余事濟矣此我國之福也召
集將士來聽指揮第一路軍巴萊厘亞兵由拉鴿至

十七

十八

靈謀利第十一路軍普兵由都士至沙麥利以圍其
西兩軍建營在藐士河左隔岸正對當沙利村而以
第二路軍巴兵第五路軍普兵爲其後勁瓦添勃兵
山湍地厘士波田天葛兩處啓行前往藐士河以守
其東普王子親統大軍以當其南傳令曰獻獻城則
可若遁走則必追而入比利時普相俾思麥亦令曰
若法軍入比境而不釋兵者我軍仍可窮追以法兵
先壞局外兩不偏助之義此英國所不允者也已而
普國諸軍凡三十萬集於河左聽令將渡河時薩債

尼邦王子之兵前、隊、已、以、前、日、渡、進、逼、師、丹。率制麥馬韓議者謂麥馬韓雖稱名將實庸才耳、其、退、保、師、丹、也、不、當、僅、守、孤、城、要、先、守、河、以、重、兵、毋、許、敵、人、一、率、得、渡。則、師、丹、猶、可、無、虞、也、不知此時麥馬韓於師丹城外之戰奮進蒙創不能視事乃委雲芬代統其衆故布置之跡不得獨負其咎也普王子軍師毛奇以薩償尼兵兼程進軍勞憊倍至擬緩一日以養其鋭獨普王持以爲不可曰鋭。不。可。墮。不。可。玩。一。日。之。縱。數。世。之。憂。歛。軍。自。蔑。士。之。敗。弇。亡。不。暇。謄。裘。氣。

沮。正。有。可。乘。我。軍。之。鋭。氣。止。大。可。用。不。於。此。時。飈。馳。電。掃。罙。入。長。驅。振。我。軍。威。摧。其。枯。朽。而。乃。使。其。假。息。延。喘。暫。綏。須。臾。俾。得。以。覘。我。虚。實。而。爲。之。備。其。計。不。亦。左。乎。王子軍師咸歛手驚賀曰我王廟算如神非所及也時法軍大營分布於師丹魏士阿敦士三處普王下令同日進攻普軍大營之右薩邦王子爲前茅。所統第四路軍爲其左翼餘勇爲其右翼第四路騎兵爲其後勁其有未濟河者則取道於都士村而來以爲應援大營之左。以第一路巴兵爲中欆。第三

路普兵爲左翼第十一路普兵爲右翼前日既建營於當沙利村境上約距一百弓地村左有橋守以第五路軍爲犄角瓦兵屯於冬禮謀斯厄第六路餘勇屯於阿特宜其地相距數里許法軍大營五對時其前麥馬韓居中飛利堅拉白都烏屯其左右皆殘軍也惟新選利布倫兵最精可用以師丹礮臺爲中界左屯至思溫村右屯至迷斯阿村前後左右碁布星羅不下十五萬普王子馳登當沙利之高阜四處可見以策進止師丹城垣近在藐士河濱最爲雄壯河

之兩旁岡嶺盤互林木叢茂彌望蔥蘢河右平原闊展爲法軍校塲河左皆曠地當沙利正介其中地形坦廣漸高若坡河道彎曲其左陡出若箕有三村若鼎峙中爲袞哲士左爲威立右爲革里士於袞哲士師丹相間處則有富魯臨村橋於其間河右有思溫村由當沙利往師丹雖隔一河而巨橋橫跨可通往來普人守之以兵侯將戰時斷之以絕濟俾法軍不得過師丹西南有巴思厘村巴兵所屯之營正與相對是日淩晨山谷中大霧迷漫不辨咫尺辰正始聞

朗薩邦王子之兵已燃大礮擊法軍須臾礮聲從者
而至則法軍左翼已爲普軍所攻時普王由大營啓
行首相軍師將軍欒從登山觀戰山距師丹城約九
里有餘山左有谷普王子駐營騎兵屯於谷下山左
外圍日耳曼後隊餘勇屯馬以備法軍之遁走騎兵
之前則爲貔士河河上向有輪車大橋王是已被普
軍毀斷山右亦皆爲普軍分駐處師丹富魯臨交境
間平原空曠有一小山突起山頂亦甚坦闊右即師
丹城也由普王所駐山巓皆可瞻望及之一仰眺間

全城形勢盡在目中城外礮臺城內屋宇歷歷可數
城北邱陵蜿蜒林樹參差林下法軍所聚約遠城東
九里許略有似土阜形者法屯兵所土阜之前爲普
國亞路拔王子之營所統皆薩兵也營後悉伏餘勇
以遏法軍之去路防其竄也王子之營與普王觀戰
之山相間處即師丹之東南貔士河也河之兩岸皆
爲巴兵所踞守其右與谷下騎兵正相接師丹之外
平原開曠巴之礮兵屯焉戰時普軍右翼攻法軍左
翼第十一路普軍由平原進攻第五路普軍直擣法

阿州之察撒兵皆捷於戰鬭奮不顧身特壁持至暮
法軍勢漸弱氣漸衰步兵已先退第五路普軍在後
乘勢追逐使不得漸進何敎士普軍鬭志愈奮聲勢
益張已有必勝之機法之礮兵零落不成行列遂奔
於是右翼全敗其在圍者不得出普乃集攻法軍中
權兼擊師丹礮臺午抄已抵城下以鎗隊爲前茅隨
發隨進遙望之但見千百道火龍中萬頭繼之攢動
而已其兵行之速蓋有不可測議者普之餘勇與法
軍搏戰甚苦巴兵突出助鬭銳不可遏旋焚巴戀匯

軍後隊其意欲普軍左右兩翼欄進以全力專衝
軍之右翼四面萃而攻之不使其由阿敦圭村而遁
第四路騎兵及瓦兵踞守平原以遏法軍突外出
鎗礮相接攻拒相持約兩時許第十一路普軍進逼
法軍愈近其鬭益猛薩兵馳驟而至助戰勇銳莽態
澀法軍右翼勢不支漸有退志法之後隊亦爲普軍
所圍繞之三匝第十路普軍由高阜下平原牽制法
軍自哀哲士村至師丹城隴畝縱橫盡已蹦作戰壕
普以大礮攻法法亦以大礮還擊之法國騎兵及步

攻城法。初當三面。缺一方。漸攻漸圖。古今通策。

村纖叉取巴鬪村兩軍之始合也。巴兵拒其中叢靡居左薩兵居右圍城狀如半規之月其缺處即向比利時國境也。迨午普軍左右相接環城一匝其狀圓如滿月久之漸圍漸逼如環之內束故月形亦漸暈其小於是直附城下其攻也初用礮隊火彈橫飛煙塵蔽空至午皆用鎗隊短兵相接。若連環若貫珠併命於百步之外法軍始與巴薩之兵相拒奮力轟擊致死抵禦城後之法軍又以鎗隊助攻使不得前國薩之兵前後受敵死傷枕藉午刻普國礮軍至以區

礮火尊增守禦士漸斷橋處畢向法軍礮隊環攻法軍爲之氣沮陳勢漸動頃之法國步兵以無礮隊響助由富魯臨村而退普軍左右兩翼既連爲一法軍皆陷於重圍中普奮法懈法軍皆由富魯臨師丹細間處之小山遁走對山普軍以礮攻之隊伍紊亂竄狼犇偏山皆法之敗卒矣城右有拉甲連山形勢頗高法軍由城右逶迤而來據登其巔法軍甫登而普之第五路軍繼至山麓蓋其地險憑高易於用礮攻敵勢所必爭也。法軍即於林中燃礮備攻甚

普衆法寡遂爲擊退普軍乘其退也更進逼之是山
爲師丹城外形勝地法國屯軍於此已扼要害敵軍
雖強斷不能飛越此山乃竟爲普兵所攻據是則丞
善守之過也城左有校場頗極空闊其相對處爲華
烈村法之敵隊屯焉普軍以大敵攻之盡焚其村發
鏃騰空天爲之赤法之敵軍遁走第十一十二五路
普軍直趨城下法軍退入敵臺所有山上法軍盡爲
普軍所擒普國餘勇與第五路普軍連屬如環適總
法軍圍之益困城外四鄉悉爲炸彈所燬法軍兼籌

遂放止之傾乖得進普軍皆蟻行蒲伏面前冒險蹈鋒
敵作則伏敵止則行未幾已造其巔由地躍起而出
皆普軍法軍見其發急甚即以太人歟十人普軍擊
不支下山以待援兵援兵至再發而終不若法軍忽
衆於是勉與之相抗法進則退法退則追至彼再敵
而普遂據山之偏矣法又以步軍進攻普軍結陣以敵
待候其近至百步始擊以鎗發無不中金蛇線繞亦
中磐若霆奔彈如雨集法軍步騎俱遁普軍於是據
有全山顚之法騎兵至復戰時普國援兵絡繹登山

魏明帝時。使曹休從廬南入合肥。令滿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爲之備。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彊口斷夾石。遮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

土人種族。有區列其者。住亞拉巴麻卓爾治亞之間。土酋斯畯牟士。遣焉說之。令從我。我將哈爾遜備斯畯牟士不從。奉表至帝甫爛能河上。邀其衆擊

顛踣於路者紛相屬。未杪已過。法軍皆入城中。要擁固守。中和巴兵奮力先進。奪據城外礮臺。脇攘殘衆。中正法軍又復出戰。互爭巴思壓一帶小山。旋爲曾軍所得。盡逐法軍。城外所有高岡低阜。無不密排巨礮。以備向城環攻。於是法王慮兵勢不支。守城不保。遂議降。關書紀法

魏將蔣濟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谿。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入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三國志下同

韭夫戎驚。詐遣使者乞和。因親好知故。請俟明日齊
盟。哈爾遜諾之。此夜土人腹背來逼。哈爾遜令部下不動。
蹤行首嚴陣以待。土人避匿草莽中。列大小銃。齊
連發。中丸者皮肉碎裂。死傷甚多。蓋土人先令銃手
嚙彈丸。拗丸面。如鋸齒也。哈爾遜督衆益嚴陣而來
動。比天明。覘土人所匿。猪突而進。縱橫奮鬪。土人四
散。我軍直衝其聚落。蹂躪屋舍而歸。米利堅史
符堅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先遣符融慕容暐
張蚝符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謝玄

符堅以百萬之衆入敵境。不先渡擊玄而阻水爲陣。欲莫令玄得上則知其志在翻兵。而不在

爲前鋒都督。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
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
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
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
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將梁他王顯等。收其
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
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
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
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

覩也。或開洛澗之敗。心懼耳。且遠水待敵。兵法也。堅以大軍阻水而陣。已失。臨戰卻陣。益失。因退而亂者。無兵制也。抑玄等克捷者。詭直衝堅。詭陷下故也。吏筆陋不能發之。

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晉書謝玄傳○案朱序傳及十六國春秋曰。序鎮襄陽。爲苻堅所陷沒。堅以序爲尚書。肥水之役。堅衆小却。序時在其軍後。唱云。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乃得歸。

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詔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唐書

遼兵三萬。列營于西京之西。金將闍母以三千騎攻之。闍母使士卒皆去馬。陣於溝塹之間曰。以寡擊衆。吾致之死地。不可使戰也。謂衆曰。若不勝敵。不可以求生。於是人皆殊死戰。遼兵遂敗遁。棄營而走。金史

慕容恪與冉閔戰、[illegible]冉閔所將多步卒、而恪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為三部。掎角以待。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陣中。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勵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克矣。遂方陣而前。戰於魏昌廉臺。閔師大敗。斬首七千餘級。擒閔。十六國前燕○此爲誘敵。然先相地之險易而用。則爲得之於陣法者深。故收于此。

普軍進攻宇卜城也。乘戰勝之威、馬驟卒奔、捷趨赴之。法兵即出迎拒。自辰至酉、兩軍併力鏖戰、皆殊死鬭。迫至日西墜時。法軍力竭勢孤、全師皆沒。是日普軍大隊雲集、不下十萬、而法軍僅二萬。特時有援兵四至、皆為普軍阻截、不得前、而法軍之陷於坑心者、一時間不得破圍馳突、而由為普軍或殲或擒、如封羊豕而縛雞鶩。法國敗北之慘、未有如是之甚者。蓋宇卜之地、在普法交境、適當塞納河[illegible]阿、上流盡處、四面皆深林密箐、濃蔭蔽虧、初戰之時、法軍布陣

平原極亂塞噴而晉軍膽伏樹關破擊來肅得奇斯
特還轍攻法盡著要害法軍無地可避遂至甚敗幾
是法將麥馬韓勸法王盡伐林木曰毋使敵人藉爲
蔽匿。以障我軍之目。法王不許曰是亦生物也毋太
殘忍乎。於時傷損法軍偃臥偏地共相嗟怨曰胡爲
牽我詔於死地乎。若得普將統我之師當不至是濫

戰紀

周太祖既平弘農因館穀時戰士不滿萬人聞齊神
武將度。乃引軍入關齊神武遂度河逼華州涉洛軍
於許原西。太祖據渭南徵諸州兵皆會乃召諸將謂
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吾欲擊
之何如。諸將咸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
太祖曰歡若得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及其新至便
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度渭
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遂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
餘里齊神武聞太祖至引軍來會旦候騎告齊神武
軍且至太祖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
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

渭曲背水東西爲陣、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申時齊神武至、望太祖軍少、競馳而進、不爲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隊、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前後虜其卒七萬。（書後周）

魏中山王元英冠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城四十餘壘。高祖遣曹景宗都督衆軍二十萬拒之、次邵陽州、築壘相守。高祖詔韋叡率豫州之衆會焉。叡至、乃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將、燒、橋、先、占、地、利）鹿角、截州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麾軍、一日數合。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勵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州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馮道根等爲水軍、值淮水暴長、叡遣之、鬪艦競發、皆臨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

四十二

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士拔柵斫橋。橋柵盡壞。而魏
根等身自搏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
元英見橋絕。脫身遁去。魏人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
亦如之。其餘乞爲囚奴。猶數十萬。叡遣報。義之。義之
且悲且喜。不暇答語。曰更生更生。梁書
高祖北伐。朱超石前鋒入河。索虜托跋嗣。姚興之婿
也。遣弟黃門郞鵝靑。率靑州刺史阿薄干等步騎十
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河隨大軍進止。時軍人緣
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虜所

孫子曰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陣也

殺略。遣軍裁過岸。虜便退走。軍還即復東來。高祖乃
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
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
使豎一白毦。虜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並未
動。高祖先命超石馳往赴之。並齎大弩百張。一車益
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虜見營陣既立。乃進圍營。超
石先以軟弓小箭射虜。虜以衆少兵弱。四面俱至。嗣
又遣南平公托跋嵩三萬騎至。遂肉薄攻營。於是百
弩俱發。又選善射者叢箭射之。虜衆既多。不能制。超

石初行別竇大鎚並千餘張稍乃斷稍長三四尺以
鎚。鎚之。一稍輙洞貫三四。虜虜衆不能當一時奔潰。
臨陣斬河薄干首虜退還平城。南宋書○以下敵地占營之法
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復瀘州劉整獻計元主謂南
人所恃惟文德。然可以利誘。乃遣文、德、玉帶、求置榷、
場、於襄陽城外、仍築土牆、以護居積、文德爲請於朝。
外、通互市、內固堡壁、時出兵哨掠、文德始知爲所賣。
後聞元人益兵圍襄樊。爲必取之計。文德嘆曰誤國
家者我也。疽發背卒。朝議以其弟文煥改知襄陽。元

人攻之。樊城陷。文煥遂降元。宋史○近時洋人喜撃用此策

右地利

源義仲遣足利義清攻平氏水島城。平教經出城東
北門。挑戰。戰、來攻。教經佯走。平重衡平通盛將舟師
自島西南。縱左右翼。遶之。教經遯、連舟布板。以便進、
退。北兵遂敗走。追斬義清。外史
陳友諒大治樓船數百艘。皆高數丈。飾以丹漆。每船
三重。置走馬棚。上下人語聲不相聞。艣箱皆裹以鐵
載家屬百官。盡銳攻南昌。飛梯衝車。百道竝進。太祖

從子文正及鄧愈堅守三月不能下太祖自將救之友諒聞太祖至撤圍東出鄱陽湖遇於康郎山友諒集巨艦連鎖爲陣太祖兵不能仰攻連戰三日幾殆已東北風起乃縱火焚友諒舟其弟友仁燒死友諒氣沮是戰也太祖舩雖小然輕駛友諒軍倶艨艟巨艦不利進退以是敗　明史

鄱陽侯彰征代郡以田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圜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虜不能進散去追擊大敗之

三國志

煬帝幸榆林定襄太守周法尙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尙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爲如何法尙曰結爲方陣四面外距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

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
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
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
隋書

楠正成將五百騎軍于糺林縱火于出雲路足利尊
氏令上杉憲顯足利高經等以東國騎兵五萬衝擊
之正成豫造楯數百鈕而聯之自蔽以射賊郤輙縱
騎乘之賊辟易逃走 外史

符堅死符登潛稱尊號於隴東立堅神主於軍中載

四十九

五十

以輜軿每戰必告繕甲治兵引師而東皆刻鉾鎧爲
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矛鉤刄爲方圓大
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皆爲戰所向無前 北魏書

馬燧爲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承之敗兵力衰單燧
募厮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爲精卒造
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
猊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嶮則制衝冒
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肆威震北方
唐書

乃顏叛、北邊、詔李庭出師討之。而將校多用國人、或其親暱。立馬相鄉語、輙釋仗不戰。逡巡退卻。帝患之。葉李密啓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旣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甚勞。臣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鬬。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衆踏之、無不勝矣。帝以其謀諭將帥、師果奏捷。元史

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征賀魯、進至曳咥河。賀魯卒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

之。定方令步卒據高攢矟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鏖戰三十里、得首數萬級、賊大奔。唐書

英人先鋒五百人、自唐家灣而登、直突南門。南門破。英兵益進、陷東門。都統長喜同知章逢甲帥張惠周恭壽欲騎戰。喋之英兵林立、籠劍銃而跪、陣堅不可犯。清史略

突厥達頭可汗犯塞。隋以楊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

車步騎相參。擧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
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
爲騎陣。逢頭鬪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
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敗之。達頭被重
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群虜號哭而去。隋書
知府傳鼐擊貴州苗。平之。先是。鼐屢破苗兵。生禽首
逆石宗四。是役也。賊妝良苗。故鼐得𦣝策苗兵深入
轉戰月餘。破寨十六。殺二千人。餘寨皆乞降。永綏苗
一擧而平。鼐治苗。事用明沈希儀鵰勦法。大小百戰

太宗問答日。不度地之遠近。形

蠟苗百計掄出良民五千口。良苗千餘口。而所用不
過鄉兵數千。則訓練之力也。大抵苗彊用兵。異他所
穹山峭壁。苗人驀越如平地。一長也。地不可容大衆
其進無部伍行列。退則獸散於密箐中。伏賊忽起。從
暗擊明。敵難猝防。二長也。銃銳且長。隨山起伏。多命
中。惟腰繩藥無重衣裝。三長也。鼐因苗地用苗技。先
囊沙輕走。以習步。兼習籐牌鬪躍法。狹路則短兵制
之。每戰還必嚴汰。數年始得精兵千。號飛隊。優養勦
練。而嚴節制之。行山澗風雨。而行列不亂。遺貲于道

之瘢狹。何以制其節。

瓚陣法非不精。而義兵訓練太精。此與眞田幸村敗奥兵同符。

士、無、反、顧、者、鄙、共、甘、苦、若、妻、拏、哭、陣、亡、若、子、弟、報、公、憤、若、私、仇、能、致、死、若、一。故、得、奏、功。清史略

袁紹征公孫瓚、合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二萬餘人爲方陣。騎爲兩翼。左右各五千餘匹。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爲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爲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于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鬪。兵皆驍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陵蹈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

衝、突。夾、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衆皆復散走。三國志注引英雄記

闘禱用兵。張威與金人戰。輒捷。蓋荊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名撒星陣。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爲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條、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

洋兵所謂聚路分路。而實陣法之最要矣。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軍紀。律。嚴。整。兵。行。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價。倍。於。市。迄。無。敢。喧。宋史

遂人用兵之法。敵軍既陣。料。其。陣。勢。大。小。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捷。徑。漕。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於陣四面列騎爲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爲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粆。諸道皆然。更。退。互。進。敵。陣。不。動。亦。不。力。戰。壓。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施。雙。箒。因。風。

五十七

五十八

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來。中。既。飢。疲。目。不。相。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無以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爲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遂史

距費勒特費六里有日耳曼敦。爲要衝之地。英人遣兵守之。華盛頓所率兵不滿萬人。軍備缺乏。衣履弊惡。病者相繼。華盛頓欲勇進勦敵。慰勞撫循以勵士卒。夜半潜揀精兵。襲日耳曼敦。英人不意其猝至。大驚奔竄。追北斬獲百餘人。會我將校有違節度者。軍伍不整。英軍回馬而戰。勇氣百倍。戰自黎明至晡。我

軍、焫、藥、將、盡。而英軍銃丸雨飛。我軍殆亂。華盛頓急收兵。連糧車於前。嚴陣不動。非敵來迫。不漫發銃。英軍數來。而不能犯。會天大霧晦曚。英將遂引兵而退。華盛頓經數日。移軍于布亞耳里。布亞耳里距費勒特費西北十一里。米國史米利堅志○銃丸盡而殿陣。是亦兵制。

佐賀之役。官軍發中原。由本道進。賊據寒水村要害邀戰。連彈大小砲。官軍布撤兵。發巨熕。獮擊賊壘。壘固不拔。官軍苦戰移時。賊勢愈熾。張左右翼。奮進。官軍殆敗。少將野津鎭雄自立彈丸下。叱咤督戰。時少

佐厚東武直率部下。沿北山轉戰。行破賊兵。聞本道軍急。突然出賊背。賊兵驚顧。官軍投機夾擊。賊遂潰亂。相蹂躪而走。於是兩隊齊進。將乗勢攻神崎部署所嚮。其前隊進至吉田村。賊扼田手村。其地原野廣邈。林樹叢植。賊熟地理。出沒善戰。官兵偃地潛溝。以應之。勝敗未決。因令砲隊隔我銃隊。連彈大砲。飛丸超過我頭上。迸射賊軍前面。左右二中隊襲擊其横。兩軍砲聲如雷。煙焰蔽野。殆不辨人馬。大尉青山朗帥別隊。濟田手川。急衝賊背。熊本官軍亦來援賊兵

終不能支退走神崎全軍合勢追躡賊縱火村落而去以日暮不窮追續近世外史

明桂王遣使自雲南航海進封鄭成功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成功分所部爲七十二鎮設六官理事假永明號便宜封拜遂議大擧戈船之士十七萬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萬人來往策應又有鐵人萬披鐵甲繪朱碧彪文進陣前專斫馬足矢銃不能入淸史

右兵制

策府卷之二

策府卷之三

陣策二之下　號令　賞罰

杜伏威掠淮南、以輔公祏爲長史、賊李子通據江都、伏威使公祏以精卒數千、度江擊之、子通拒戰、衆十倍、銳甚、公祏選甲士千人、操長刀、居前、別以千人隨之、令曰、卻者斬、公祏以衆、殿、俄而子通方陣而進、長刀千人皆決死鬭、公祏縱左右翼搏之、子通大潰、降其衆數千、唐書

定州王都反、晉以王晏球爲招討使、與張延朗等討

魯西亞騎兵常能州之

之、都遣人北招契丹、晏球聞之、留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自他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揮、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閭、號令諸將、皆棄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頂馳入、都軍、都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横尸棄甲六十餘里、五代史

岳存率騎兵二百步卒三百自彰德北還至開州南。與金將張開遇開衆萬餘存軍依大林戒其軍曰彼衆我寡不可輕動當聽吾鼓聲爲節乃命騎士居前步卒次之與敵相去僅二十步一皷作氣無不一當百開衆大潰追二十餘里不損一卒而還（元史下同）

潘王士魯叛命别遣滯討之汪惟正副之進次平涼簡肇兵銳者八十人與俱至六盤士魯先據西山惟正分兵西兵爲左右翼肇兵獨居中去士魯一里許皆下馬手弓士魯遣百騎突陣惟正令引滿毋發將

及又命曰視必中而發。於是矢下如雨突騎中者三之一餘盡馳還士魯軍遂走

張弘範成萬山既城與將士較射出東門宋師奄至將佐皆謂衆寡不敵宜入城自守弘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乎敢言退者死卽擐甲上馬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令曰聞吾鼓則進未鼓勿動宋軍步騎相間突陣弘範軍不動再進再却弘範曰。彼氣衰矣破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

晋王子統第五路軍十一路軍及巴華里亞第二路軍。攻威心勃城。法將都異守之。分兵兩路而出。第一路爲歩兵。第五路爲騎兵。兩軍相接。鎗礮之聲震山谷。晋攻法拒。馳驟衝突。互不畏死。戰方酣。晋之第五路軍繼至。踊躍助陳。法軍勢不支。遂敗。城陷。兵走。是役也。兩軍血戰。約歷二時許。當初戰時。法以歩兵八百爲鎗隊。相距千五百弓外。遠先發鎗彈。未至敵。都已下墜。其所用墨迭兒魯士礮發時。亦距晋軍甚遠。雖連環迭放。而晋軍無傷。晋國礮隊近敵。初燃鎗發。

雖遲。而多中。晋法軍數衆寡相當。惟法兵臨陳錯乱。妄糜藥彈。以致利器歸於無用。此其所以甚敗也。晋法

戰紀〇凡砲戰。不計發砲距離之度。漫然燃砲。糜藥多而得功少。其失在號令。將校之所可用意。

肥前高來城主有馬義純背龍造寺隆信。送款於島津義久。隆信怒。與鍋島氏以兵三萬攻高來。義純告急義久。在八代。召諸將問計。皆曰。衆寡不敵。舍而無救。義久曰。成敗在天。不在衆寡。人告其難。義而坐視哉。使弟家久將兵三千赴援。航達洲川浦。悉毀船具。距高來城六里而陣。豫設二伏。又令其卒曰。獻來勿

七

動不令勿發銃敵侮我兵寡直進來犯我陣不動敵益薄。乃令曰、銃、銃丸雨注敵走隆信以生兵更進家久邀拒伏起夾擊敵兵擾乱我軍乘之爭突隆信麾下隆信單騎走川上左京追斬之斬首七百（外史補編）

米將查克遜征南方印甸人英人援印甸人攻磨庇理（阿拉巴麻部地）數為查克遜所破。英人大擧欲復攻磨西阿安部。警報達磨庇理查克遜急赴首都新疴連理戰具守備未完英將波金半已以兵艦上陸精兵一萬二千。查克遜見事急先出奇兵挫敵鋭且欲試利

八

鈍乘夜率數十兵襲英營急擊破之直收兵退堡障堅守待敵來時兵僅六千翌歲波金半將兵一萬圍堡障。查克遜令堡兵曰、敵進數十步初可發砲既而發英兵應聲斃時典担西人自傍狙擊將校發必命中英陣大亂。查克遜度其可乘自率生兵進擊大聲呼曰女輩見我丸無一空發列銃齊發。英兵愈亂波金半遂為亂兵所殺英軍無統帥。爭先引退艦中殘兵二千餘人悉就擒（萬國史米利堅史）

官軍海陸並進迫矢不來賊將大鳥圭介以兵五百

當陸軍、隊、築土壁於路傍山頂、伏兵數十、且誡隊將曰、敵不上山腹、勿下發彈、令已而兩軍相合、戰方酣。官軍視路傍山、據以欲戰、爭登到山腹、忽焉賊伏發。散彈雨下、山下賊應機合擊、官軍駭潰、失據死傷甚多。國史學要

九

米軍築礮臺於本丸山也。英將大怒、揀勁兵直進來攻。我將不列士搭戒銃手曰、勿仰發、勿虛發、待敵入面目可辨、而後發。已而敵兵吶喊來逼、令曰、可擧軍一齊發銃、聲震山谷、英兵斃者數百人。米利堅史

十

關原之役、大友義統擧兵豐後、遙應大坂、攻木付城。黑田如水引兵援城。義統退軍立石、大友義弘軍石坂原、黑田騎將久野某爲前鋒。會我部某副之、井上元房野村某爲二陣。久野見立石兵馳之、會我部留之不聽、久野兵荒卷某亦諫曰、彼兵多更事者。且流落多年、乘亂共興、皆以爲得死處。此非擴騎蹂躙之兵也。請待後軍至乃進。久野不從、縱兵爭進。果皆沒敵中。元房聞前軍喊聲、指一山曰、可登望。或曰、已戰又何望。元房如不聞、遂登三崎山瞰之、因與野村謀

十一

日彼樂戰之兵不易與乃令其騎皆下馬戒曰敵來
則戰之敵去則整陣無進追遂嚴陣而進至原上見
石壁長可六七町乃麾兵據之敵視而爭壁不及敗
而退元房橫槍野村迴馬（朝鮮之役傷脚不便步故獨騎）以整卒義
弘率三千人馳之我軍跪而待之既垂及乃齊起突
之敵退則復整陣義弘窘困爲元房所殺於是敵乍
進乍退以爭雄而我軍常如初義統戰屈乃降（常山記談）
陸奧軍長騎戰勁騎八百馬上發銃乘煙馳突無不
摧破伊達氏每以此得志於東國大阪之役眞田幸

十二

村諳知之引兵上譽田東阜阜中有回處就而布陣
焉命其兵皆脫冑委槍坐以俟指麾陸奧軍稍近幸
村令曰冑及相去數十步令曰執槍敵發銃且馳至
遇槍而沮又令曰皆起敵兵大潰而走（外史）
豐臣秀吉之東伐也留中村一氏據岸和田黑田孝
高據境以備根來雜賀及秀吉發大阪二賊果來寇
其徒二萬餘人分攻兩城岸和田城中聞之爭出邀
擊騎將早川某馳騎留之一氏曰壯士競進俄收而
返之敗道也不如從而乘之乃率兵繼之壯士等顧

視一氏馬標。意氣百倍。奮擊敗賊。八道追北。一氏以兵三百據堂池。待追兵之還。俄而煙塵大興。向境之賊。轉向我也。諸將請退據城。一氏曰。退則士氣阻。且不忍棄追北壯士也。汝等第守吾指麾。民兵雖多。一挫其前鋒。必皆走。乃按地利。傍堂池布陣。命皆下馬。收其馬。遣歸城。曰。無思退走也。令戰士皆坐置槍於膝上。新藤某善射。一氏命卒繼箭發。莫不中。賊軍動。一氏麾之曰。進。槍士並進乘之。孝高出境乘賊後挾擊大敗之。得首八百餘級。常山記談

官軍攻宇都宮。賊兵逆戰安塚。而賊別隊擣鹿兒島大垣軍後。官軍別隊自雀宮赴援。夾擊破之。賊兵退入城。別扼明神八幡二山。官軍大擧。進圍宇都宮城。四面合擊。城兵固守。而山上賊兵橫衝官軍。官軍殆敗。兵士多死之。鳥取隊將河田佐久馬揮刀叱曰。甚。爾流賊何所懼。寸前者賞。寸退者斬。日未沒。吾必殲賊取城而後已。諸子其努力。自立矢石之所。援枹鼓之。咄嗟麾衆。鳥取兵應聲圓陣而進。遂踰空濠肉薄攻之。拔城一角。斃賊無算。城兵失守。近世史略

督朝恩聞郗廷玉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出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唐書

右號令

米將查充遜精悍有膽略呼曰銳刀進攻區列其蹂躪聚落士人有修妖術者謂戰必勝衆信之奮戰數

十五

十六

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不決。發一步將以徇。乃破賊。亦同策。

十合皆敗會我軍糧乏將引退查克遜左手傷以繃帶束之右手執小銃大聲叱曰敢退者殺一卒違令斬之衆皆慴服莫仰視乃下令再攻士人遂破之 米利堅史

呂元膺留守東都署王茂元防禦判官淄青留邸卒謀亂元膺率兵圍之士無敢先者茂元取一人斬之衆乃進賊遂山奔 唐書下同

郗士美之討王承宗也遣大將王獻督萬人爲前鋒獻恣橫逗撓士美即斬以徇下令曰敢後者斬親鼓

之大破賊下三營
壽州刺史高彦溫擧州入朱全忠。楊光密襲之諸將
憚城堅不可拔朱延壽皷之拔其城即表爲淮南節
度副使全忠猶屯壽春。延壽以新軍出每旗五伍爲
列遣李厚以十旗擊西偏不勝將斬之厚請益五旗
殊死戰全忠引去
魏詔鄧艾鍾會征蜀蜀將姜維退守劍閣會攻維未
能克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至江由蜀
守將馬邈降蜀衞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縣竹列陣待

艾艾遣子惠唐亭候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
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
分在此一擧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
馳還更戰大敗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三國志魏下同）
魏詔鍾會鄧艾等征蜀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
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
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者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
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
百夷思倫發叛誘群蠻冠定邊衆號三十萬征南右

副將軍沐英選騎三萬馳救。置火礮勁弩爲三行。疊
歐百象破甲荷欄楯左右挾大竹爲筒筒置標槍銳
甚。英分軍爲三都督馮誠將前軍甯正將左都指揮
同知湯昭將右。將戰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因乘
風大呼礮弩竝發象皆反走昔刺亦者寇梟將也殊
死鬪左軍小卻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
來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突陣大軍乘之斬
馘四萬餘人生獲三十七象餘象盡殪賊渠帥各被
百餘矢伏象背以死思倫發遁去諸蠻震慴（明史）

十九

二十

荔非元禮起禪將累兼御史中丞李光弼守河陽周
摯攻北城光弼方壁中潬摯聞併兵從光弼光弼使
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摯軍摯恃衆直
逼城以車千乘載木鵞橦車麾兵塡塹八道並進光
弼諭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公欲守
邪戰歟光弼曰戰曰方戰賊爲我實塹復何怪光弼
曰吾慮不及此公勉之元禮遂出戰摯軍小却元禮
以敵堅未可以馳還軍示弱怠其意光弼怒使召元
禮欲按軍法答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柵

中貴久顧麾下曰。向公來召。殆欲斬我。鬪死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摯遁去。以功累遷驃騎大將軍懷州刺史知鎭西北庭行營節度使。唐書

廣鑾儂智高反嶺外騷動。楊畧等安撫經制蠻事。師久無功。又命孫沔余靖爲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爲憂。狄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荊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

三十一

三十二

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毋妄與賊鬪。聽我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于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餘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戰死。賊氣銳甚。沔

等懼失色青號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
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及僞官屬死者
五十七人生擒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焚城遁去青
歛屍築京觀于城北隅宋史

賊帥周摯安大淸等逼京師衆三萬攻北城李光弼
登陣望曰彼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
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彊而可破者乱也今
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
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率步卒請騎

吳子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
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
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
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既
而馮堞望廷玉軍不能前趣左右取其首來廷玉曰
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他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
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卻者光弼召援矛者賜
絹五百匹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
敗斬首萬餘級俘八千餘人馬二千軍資器械以億

計禽孥及徐璜玉李秦授、惟太清挺身走。初光弼將
戰、內刀於韡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
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此西向拜舞、三軍感動。
光弼善用兵、其代郭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
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唐書下同
稽胡賊五萬掠宜春、詔竇軌討之、次黃欽山、遇賊乘
高讙射、衆爲郤、軌斬所部十四人、更拔其次代之、身
擁數百騎殿、令曰、聞鼓不進者斬、既鼓、士爭赴賊、賊
射不勝、大破之、斬首千級、獲男女二萬。

契丹寇營州、隋帝詔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
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爲二十屯、相聯絡、四
道並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
復之、既而紇斤一人犯令、即斬以徇、於是突厥皆長
人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既而戰、果大破契丹。
太祖每有征伐、與諸貝勒適野而謀、出地而議、上馬
而傳令、以五大臣議政、十大臣理事、無留獄、無壅情、
令簡而速、故事無不舉、臨敵、七旗郤走、一旗拒戰、即
以七旗佐領之丁給一旗、一旗郤走、七旗拒戰者、亦

三賂日必
信如天如
地乃可使
八

如此一旗內半部走半拒戰者亦如之罪親不貸功疏不遺令信而必故戰無不克興京內城居宗室勳戚外城居宿衛親兵萬餘此外遠近十餘萬戶散處遼河東西無事耕獵有事徵調戰勝分俘受賞人自爲兵人自爲饟無養兵之費故用無不給起兵二十載而國基建又十載而王業大定　清鑑

右賞罰

策府卷之三

策府卷之四

戰策三之上　攻守　野戰

夫陣而後戰。戰由陣而勝。然陣者。制有形之法。而戰者。入無形之權。攻守野戰之略。內應外救之機。用物施設之宜。實擊虛擊之緩急。尤所宜講也。相攻者有三乘三夾。何曰乘。乘其惰。乘其驚。乘其怖。何曰夾。急則斷陣擊背。緩則旋出敵後。交則旁出擊其橫。凡致敵而不致於敵。以逸擊勞者勝矣。

元亟相完顏伯顏大舉伐宋。圍常州數月不下。乃親督帳前軍。臨南城。又多建火炮。張弓弩。晝夜攻之。淛西制置文天祥。遣尹玉麻士龍來援。皆戰死。於是伯顏叱帳前軍先登。豎赤旗城上。諸軍見而大呼曰。亟相登矣。師畢登。宋兵大潰。拔之。屠其城。元史

洪秀全敗入永安。官兵圍之。會郴州李嚴通作亂。戰敗歸秀全。俱突圍走。併力攻桂陽。知州李啓詔登陣礮殺一賊將。賊怒。令掘煤洞蠻數百人。穿地道。名龍口法。其中用地雷火。城垣迸裂四丈。賊從東門入。啓詔被執罵賊而死。賊轉破柳州醴陵。進向長沙。清史下同

李文成死滑城未下陝西賊又起官軍堀隧皆爲所
破楊芳陽築柵進攻潛堀舊隧滿實火藥至期將卒
皆甲以待平明西南城崩裂十餘丈官軍奮前登城
巷戰至夜殺賊二萬免老幼男婦二萬人俘首逆牛
亮臣徐安國等檻送京師滑縣平

東軍大佛高直等攻楠正成千窟不能下更遣宇都
宮公綱公綱肉薄攻城更令士卒前者鬪後者鑿山
旬餘日傾二櫓一軍傚之城將頽會王師復京乃止
太平記

三

三河人動
輙設萬仝
策

德川公從豐臣秀吉攻小田原鑿地道入城未達井
伊直政營前有敵別堡一橋通城城兵時出戍堡直
政私計以部下子弟襲之會暴雨地道壞城樓崩隔
直政設伏塹外而進攻輙取堡直政至橋自發銃銃
炸傷手進而不止士卒力戰斬首數百級縱火于城
城兵益出而我兵無繼乃收兵郤城兵追躡遇伏敗
還是役得城中首級是爲始也 外史

官軍圍稚松城城兵出奇拒戰太力參謀伊知地正
治與板垣退助山縣狂介等謀先令諸軍一齊環攻

四

日夜炮擊、斷城兵出路、更以別軍登城東小田山、山距城纔十四五町許、可俯瞰城中、城兵出爭山、官軍擊郤之、遂築炮臺於其項、用後裝礮發柘榴彈、擊碎樓櫓、霹靂轟天、霰彈如降於頭上、城兵震死者多、城遂降。（國史學要）

朱泚之亂、天子播遷、神策節度使李晟壁東渭橋、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拔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銑等縱兵鏖擊、賊攻華師、晟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郤、僵尸相藉、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曰、賊既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吾利邪、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隤苑垣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叱

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似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分道進。雷謀震地。賊將姚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鬪。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陣成輾北。十餘遇皆不勝。踐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誠略盡。泚以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衣。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伷取賊馬二。即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啓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臣賊官監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脅汙于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群臣上壽且言。晟濤夷兇慝。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唐書

岡崎公使松平清善攻西郡。不利。更使久松俊勝松

平忠次等攻之、忠次招甲賀間諜十八人、入城擧火、外兵應之、城將鵜殿長持走、追虜其二子、外史

英將哥羅斯率手兵三十人、巡行海岸、土人要擊、哥羅斯以衆寡不敵、據嵓石銃戰、敵丸皆汰其頭上、戰至夜、硝藥已盡、土人乃退、布亞伊黎福集土人百方說諭、土人固知布亞伊黎福有謀略、謂可倚賴、來歸者三千人、軍氣大振、時方嚴寒、不能出兵、至納爾騰、負險阻、構堡塞、至十二月氷雪始融、英人率千餘人而至、至則壘柵嚴然、溝渠繚繞、架獨木爲橋、僅通往

來英人自橋上進、土人善拒、溺死者數百人、乃設方略、遣數人夜潛入堡中、放火煙焰漲空、全軍乘機奮進、縱橫衝突、所向披靡、土人奔潰、乃四出追北、殺傷無算、布亞伊黎福僅以身免、米利堅史

孫子曰、火發於內、早應之於外。

李希烈叛、帝以汝州據賊衝、刺史疲軟不勝任、宰相關播盛稱門下李元平、帝召見、拜左補闕、不數日、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始至、募工築郛浚隍、希烈陰使亡命應募、凡內數百人、元平不寤、賊遣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

希烈唐書

處州賊葉宗留陳鑑湖陶得二等寇蘭谿浙江副使陶成擊斬數百人進屯武義立木城以守誘賊黨爲內應擒降數千人賊勢漸衰惟得二尙在久之勢復熾擁衆來犯先遣其黨十餘輩僞爲鄕民避賊者以斂縕裹薪闌入城及成出戰賊持薪縱火焚木城官軍驚潰成與都指揮僉事崔源戰死明史

楠正成欲取赤坂城聞城將湯淺定佛徵糧於紀伊正成遮奪之充苞以甲仗三百人荷至城下別分兵

追之城兵望見謂敵且奪我糧也開門納之三百人取甲於苞而甲吶喊起鬪正成奪門而入定佛不知所爲乃降外史○此與蕭嗣業擊突厥策相似。然彼以誘爲主故收誘策中宜並視。

長軍砲擊大里田浦營守將應之發巨熕高杉晉作帥瀛艦二艘兵數百人冒丸至分兵上陸乘勢夾攻遂悉燒營及民舍小倉兵大敗長軍追北殆獲小笠原長行早知浦守將小笠原貞正來援取敗兵所棄銃以石代丸殪長一隊將長軍遂拔大里田浦築塞堡日與熊本小倉戰小倉不利熊本兵千三百人邀

擊赤坂破之。長人死者百餘人。長人聞急出兵赤馬
關。勢後振。砲戰數合。次內裏進侵小倉。長行既航走
長崎。熊本柳川亦班師。小倉孤立。長人旗幟煤印。熊
本徽章。伴爲援軍。突入二城。後軍奮進。守將小川彈
正死之。藩主小笠原忠嘉自縱火牙城。走香春。其臣
小笠原左近貿忠嘉嗣子豐千代丸。與左右十數人
走熊本。左近之女有勇力。擊殺長兵數人。遂與其母
自刄。外史 近世

荅失八都魯攻襄陽。賊閉門不復出。荅失八都魯爲

相視形勢。內列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營。軍峴山楚
山。以截其援。自以中軍四千。據虎頭山。以瞰城中。署
從征人李復爲南漳縣尹。黎可舉爲宜城縣尹。拊循
其民。以賦軍餉。城中之民。受圍日久。夜半二人縋城
叩營門。具告虛實。願爲內應。荅失八都魯與之定約。
以五月朔日四更攻城。授之密號而去。至期民垂繩
以引官軍。先登者近千人。時賊船百餘艘在城北陰。
募善水者。便、拙、遣、算 鑿其底。天將明。城破。賊巷戰不勝。走就船。
船壞。皆溺水死。僞將王權領千騎西走。遇伏兵被擒。用、意、深

襄陽遂平。元史

吳明徹逼壽陽。齊遣王琳將兵拒守。琳至。與刺史王貴顯保外郭。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附。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治攻具。又迮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軍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

十五

十六

擐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克。生擒琳。貴顯等。景和惶懼奔走。陳書

梁師北伐。詔韋叡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陣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援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

日本史官軍攻六波羅。亦用此策。蓋太平吏士。不諳兵法。故陷焉。

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梁書
征韓諸將合軍入南原。投書韓將楊元。約戰期。元高壘深塹。悉衆捍禦。諸將疾攻。兩晝夜已而退兵。窺城兵倦且怠。則復進。伏卒一面。而三面塡塹。踏籍而登。元在帳中。裸跳走。其所率遼東突騎數千。爭門馳出。伏兵要之。奮刀斫馬足。適月明。明騎莫得脫者。韓軍李福男等皆死。外史
晉鄰王圍法將巴彥於蔑士。用巨礮轟攻。其地甚險。猝未可下。晉軍築長圍。又於四周。深掘坑塹。以沮法軍。鄰王集其麾下議曰。蔑士天設之險。勢難以力攻今我與彼衆寡相當。彼以憑城自固。偷逸須臾。若我攻之過急。則困獸猶鬬。觸網逸阱。所不及料。不若緩以時日。以承其弊。使彼糧絕援窮。然後圖之。未爲晚也。師久則疲。士飢則困。此時雖欲戰。不能矣。不戰不出。不降。何待。奚必求下於一蹴。多傷我士卒哉。衆曰善。自是攻城不以巨礮。俟其出用勁旅扼遏之。於是巴彥大困。晉法戰紀
天草之役。黑田忠之當城一面。城中善防。我先鋒及

于門而不能進忠之親之不甲而發黑田睡鷗謂曰甲胄本不足着但病似狠狽忠之乃擐甲身先士卒顧視睡鷗尙不動忠之怒曰老奴耄乎何安閑睡鷗徐曰未可也忠之詈之不已弟市正曰彼更事者必有見公無詈既而睡鷗起揮麾曰進矣軍卒爭乘城遂陷之忠之問曰吾麾之而不勝卿麾之而城陷敢請老人何所見睡鷗曰攻城之方必待四面兵共進而後敢出力乘之如單發先攻城中寧損後當前以防之秖資三面之乘而我獨當其堅何輒敗哉今日之軍幸得乘而尙多傷我士卒忠之等皆歎服常山記談

賊洪秀全攻武昌向榮率六千人星夜馳至連戰大勝賊尸蔽江而下天忽大雨平地水深數尺榮引軍還營是夜悍賊數人伺戰克而怠攀堞而登盡釘砲門黎明大隊破門而入城兵潰敗常大淳自盡馮培元等殉難者數人以上清史攻○

鑰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司馬楚之楚之即使軍人伐柳爲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氷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北魏書

燕師起。瞿能從李景隆北征。攻北平。與其子帥精騎
攻張掖門。垂克。景隆忌之。令候大軍同進。於是燕人
夜汲水沃城。方大寒。氷凝不可登。景隆卒致大敗。明史
大坂之役。東軍自天王寺口穴地而進。城兵亦穴地。
而拒之。東軍休戰。每夜發砲而鬨。城兵亦發砲而鬨。
東軍遂納和。外史
南格阿利納邦民。聞英艦向查爾士敦。築一堡東蒲、
葵爲壘。裨將茂爾多里悉精銳守之。英軍至巨礮亂
發。彈丸旋滾蒲葵中。不能激射。堡中人賴之多免我

炮門與英艦對。每發必中。斃者不知數。米利堅史
法京守禦之具。久已備集。街道中石。多已除去。通衢
曲巷。悉皆以沙鋪地。房舍中牕牖。亦盡毀除。胥塗戯
沙。蓋以防炸彈之入也。炸彈遇沙。則雖致迸裂。亦鮮
延燒之虞。普法戰紀
岳飛以兵十萬圍郢州。甚急。城中兵纔千餘。守將權
遣人求救東平尹昂。昂曰。爲我語守將。我嘗至下郢
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獷
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止。昂擧兵以爲聲援。

飛乃退。（史會）

李秀成親率偽王十三人、號六十萬來援金陵、旗幟如林、與城賊同時並進。布政使曾國荃俟賊逼礮擊之、賊乃伏地、礮聲絕而殺聲又起。日夜不息、次日又來攻。官兵擊破之、夜築壘土洲、守之、賊圍迫西路者已六晝夜。官兵計其疲、破四壘、賊又攻東路、礮丸如飛蝗。潛通地道、百計環攻、將士負墻露立、擲火毬殺賊無算。城又負板、蛇行進、烽燧蔽天、填濠欲登城中用矛擊刺、賊踣屍奮進、抵死不退。國荃督軍策應、飛丸傷頰、血流交頤、仍裹創、士據力禦、而賊來愈衆、藉篋實土、埋壕暗穿地道、城中以火箭攢射、繼出銳卒、擊之、賊鋒少挫。次日又出擊、燬十二壘、而東路之賊環攻益急、地道轟發、石飛天半、賊擁入塌口者千餘人、城兵俟煙開土落、分路衝出、殊死決戰、悉斬入城之賊、壕外賊復搴旗督戰、諸營夾擊、禽斬近萬人、然賊猶不屈、益開地道、決長江、絕糧道、國荃與諸將謀制敵之策、莫若審賊所向、隧而迎之、賊技益形窮蹙。國荃乘勢復拔十數壘、夜分路齊出、破東路四壘、西

南諸壘。望風驚潰。清史略
晉梁州刺史朱序監沔中諸軍鎭襄陽。秦苻丕率將石越等攻之。陷外郛。初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爲不固。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竝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及丕至攻西北隅。果潰。衆便移固新城。丕遂引退。襄陽人因謂此城。爲夫人城。十六國前秦

大友宗麟與島津義久爭豐後。義久大擧入豐後。諸城皆解走。獨吉岡甚吉母妙林據鶴崎。修守備。設穽。以待。敵將伊集院美作。野村備中。白濱周防。率兵三千來攻。陷穽死者百餘人。妙林自貫戰袍。提眉尖刀。率同裝三十婢。晝夜巡城。督戰號令。聲聞于外。已而糧盡。乃佯降。饗慶三帥及豐臣氏前軍至。豐前三帥棄城退。妙林佯約與俱往。預伏兵。歸途掩擊破之。以首獻大友氏。外史補編

逵紐爾斯慕音。搆堡塞數處。令工兵戍之。名其一堡。曰魏爾約翰須德諸。士人募黨來攻。將誘出堡兵。距堡半里許。據險設伏。更率羸兵傅堡。堡兵諜知之。固

守不出。既而堡中泉涸。無所得水。衆皆大困。有女黨數人。皆勇奮曰。妾輩足以辦此事。乃各提桶出堡。土人以爲婦人不意。見汲泉水提携歸堡。而初覺。列大礟狙擊不中。無一人傷者。土人悔忿追之。堡兵急擊。退之。又閉守而不敢出。土人累日圍攻。而堡兵益拒戰不懈。土人遂撤圍而去。聯邦史

賊將史思明蔡希德將兵十萬攻李光弼太原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撤民屋爲櫑

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毁。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爲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頹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上。斬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于塹城上鼓躁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長敗乃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斬首七萬級。希德委貲糧遁走。初賊至。光弼設公幄城隅。以止息。經府

門不顧、圍解、閲三昔、乃歸私寢。（唐書下同）
曲環攻濮州、領隊許軍、署劉昌裔爲營田副使、環卒。
上官說知後務、吳少誠引兵薄城、說欲遁去、昌裔止
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況士馬完、嘗足支、賊若堅壁
不戰、七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說許諾、賊攻
堞壞、不能脩、昌裔密遣、飛棚聯構、卽募突將千人鑿
城以出、擊賊走之、比還、構已立、守陴遂安。兵馬使安
國寧謀應賊、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千人、爲饗、人
賞二縑、乃伏兵于道、令持縑者斬、一不能脫、賊聞解

二十九

三十

賊從四面來。不可支。已爲一面。可以制也。

此與魯帝逆拿破崙之大軍同符

去。
黃蓋領武陵太守、蠻夷反亂、攻城、時兵才五百人、自
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級、餘皆
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
亂盡平。（吳三國志）
桓溫太舉討符健、健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連戰皆
捷、進至灞城、而軍糧不屬、士卒乏食、溫引還、健遣符
萇等追擊、敗之。（十六國前燕）
安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楊朝

宗岱。凡十餘萬。攻張巡睢陽。巡勵士固守。戰輒敗之
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戰者
賊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
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大酋被甲引拓羯千騎
麾幟乘城招巡。巡陰縋勇士數人隍中。持鉤陌刀強
弩。約曰。聞鼓聲而奮。酋恃衆不爲備。城上譟。伏發。擒
之。弩注矢。向外。殺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陣賊皆
愕眙。乃按甲不出。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蒿爲矢。
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一

三十一

發當左目。賊遁。唐書

賀宗哲攻鳳翔。金興旺與知府周煥嬰城守。歛編荊
爲大箕。形如半舫。每箕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入。
投蒿焚之。輒颺起。乃置鉤蒿中。擲著其障。火遂熾。歛
棄箕走。明史

金人圍順昌。劉錡與知府陳規守之。數敗金軍。金太
子兀朮在汴。聞之。率大軍赴之。錡募人詬敵。告錡喜
聲伎。非武人。兀朮聞之喜。謂城易破。即置鵝車砲具
不用。兀朮至城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

三十二

鎗何敢與我戰。訓曰、大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朮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鎗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鎗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鎗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尙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鎗士氣閒暇。敵晝夜不解甲。鎗軍皆休更食。敵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

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鎗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以銳斧犯之、士殊死鬪、入其陣。敵大敗。兀朮拔營北去。鎗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時兀朮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帀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爲鎗軍所殺。藉屍斃馬、血肉枕藉。軍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朮平日恃以爲強者、什損七

凡（宋史○劉子馬說見岳飛 絛大斧蓋所以斫馬足）

魯西亞帝亞歷山聞佛軍迫境傳檄曰爲宗教爲國
家當竭死力防之乃大會將士議戰守或說帝曰我
今雖殫國力徵兵馬恐難當彼大軍又卒不可整理
竊思今之計不若勉避鋭小鬭爲防禦之狀深誘敵
於境內撤民舍毀堡城清野而待焉然則敵兵進而
無糧食可掠退而無險要可據進退窘窮勢自屈撓
可不戰而潰也魯帝從之即令人民擔負避亂盡火
家屋又喩將士曰勿漫交鋒只可退養兵馬既而佛

三十五

三十六

帝拿破崙將歩騎五十萬臨魯境民舍堡砦無一不
毀唯見茫茫數百里曠野佛兵大失望人馬疲弊掠
土民食纔免饑餓土民等怒之嘯集結隊伺間狙擊
可沙騎兵亦助之出沒莫度佛兵不得安眠數十夜
時霖雨連旬濕霧迷漫不見日色軍中患疫癘者二
萬五千人戰馬斃者一萬餘頭軍情沮喪殆解體拿
破崙以謂非速進軍雖成素志急傳令督勵將士向
墨斯科府一戰破魯將哥都督乖入府城然府民既
逃四顧闃寂不見人影糧草無毫可掠至夜魯人竊

放火燄勢乘風壯樓傑閣乍變火林四日四夜而止。佛兵失營所夜夜露臥焦土已而兵糧全盡將士殺馬屠犬漸忍飢於是雖拿破崙之英才偉略不能持之。遂決還師之策吞恨而去魯兵乘機出沒遮欄追擊甚烈時既十一月會大雪降寒風凜烈氷牙如劍馬足縮慄。將士墮指皦凍交至僵於途者十七八拿破崙僅以身歸巴里斯。萬國史佛

明攄兵吳志葵率上海軍由泖澱進攻蘇州黃蜚以大湖軍會之時城中驍騎僅千餘李延齡土國寶使百餘騎遶城外各張旗幟佯爲江寧援兵志葵前鋒數百斬胥門入不見一敵忽清勁騎突出截擊殲之。城中軍亦引退延齡急閉城督薙髮違者斬不數日城中皆薙即驅之登陴內應始絕外攻遂潰。清史以上守○

右攻守

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以騎五千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李光弼光弼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是非大將所宜左右以白孝德對召問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

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擁二矛策馬絶河半濟懷恩賀曰事克矣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易之不爲動將至若引避然孝德振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它與語頃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走追斬其首以還 唐書

周德威雖爲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劉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卻

三十九

四十

洋兵以之
爲渡河節

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撾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 五代史

石保興巡按罷子砦竝黑水河趨谷中夏人以數千騎據嶮渡河求戰保興所部不滿二千人乃分短兵伏於河滸俟其半渡急擊之斬首百餘級追北數千里 宋史

哈丹禿魯干叛於遼東詔驃騎衛上將軍李庭及樞密副使哈答討之大小數十戰不克而還既而庭整軍再戰流矢中左脇及右股追至一大河選銳卒潛

一策。

貢大砲夜泝上流發之馬皆驚走大軍潛於下流畢
渡天明進戰其衆無馬莫能相敵俘斬二百餘人喻
丹秃魯干走高麗死 元史

黃巣掠浙東至臨安錢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
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
巣先鋒度嶮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巣兵亂鏐引
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
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
嫗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巣衆至聞
嫗語不知其地名皆曰鏐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
乎遂急引兵過 五代史下同

邙山之戰大軍不利于謹率其麾下僞降立於路左
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謹謹乃自後
擊之敵人大驚獨孤信又集兵於後奮擊齊神武軍
遂亂以此大軍得全

東軍自石見入者刻日攻擊而長將井上聞多大村
益次郎等率兵千餘人經津和野至濱田部內多田
村師三百亦會乃共發砲破柵門殺其兵數人而前

篁、中。東軍兩道來擊、薩兵伊集院與市山田務一郎挺身健鬪、破伏見畝、而東兵自烏羽進者、其勢甚銳。旣而篁中伏起。連發小銃、擊敵中堅、東軍大亂、殪者無數。親王咄嗟、擎錦旗、而進、官軍乘勢衝突、東軍潰蹈屍走。

燕王進薄濟寧、盛庸引兵屯東昌邀之、背城而陣。燕王帥兵直前薄庸軍左翼、不動。復衝中堅、庸開陣縱王入、圍之數重。燕將朱能帥番騎來救。王乘間突圍出。而燕軍爲火器所傷甚衆。大將張玉死於陣、王獨

四十四

四十五

濱田兵與松江兵合。陣雲雀當麻二山拒之。長人屯山麓、絕其後。松江兵上嶺、俯射破之。長人更出兵上當麻、散兵（野戰法）以狙擊濱田營。濱田不能支。棄營走。長人取當麻、橫擊松江兵於雲雀。松江不利、退入濱田城。

近世外史下同

長人乘曉霧、襲東軍。東軍將敗。濱田將片岡彈正麾槍隊（內戰法）、連鋒衝敵陣。長人郤。旣而長人上山（地利）、四面發銃、東軍遂潰。濱田將山本半彌死之。

親王純仁爲征討大將軍、向烏羽。官軍先伏兵烏羽、

以百騎殿退明史

明以流寇內偪。棄關外四城。召寧遠總兵吳三桂。入衞京師。三桂徙寧遠民五十萬衆。而西途聞燕京陷。不敢前。又知家口被掠。而賊向山海關。乃回兵擊破之。急遣使乞師于清。時攝政王未至寧遠。及得三桂書。即日進兵次沙河。時李自成自將精鋭二十萬。東擊三桂。又使白廣恩將二萬騎。繞出關外夾攻三桂先擊破賊自將五百騎。謁王。薙髮盟誓。請大軍入關王命三桂嘗賊殺傷相當其翌大戰賊衆自北山亘

敵卒少將勇。則分兵互進。以疲之。

海。清兩軍對陣。不及其半王以敵勍乃命三桂先衝、中、堅、而、後、軍、蓄、鋭、以、待、是日賊挾明太子屯西山王率英豫二王登東山立馬觀戰。賊張兩翼圍三桂數重三桂軍人人血戰衝盪數十合呼聲震天及午塵沙大起兩軍不辨已而風止英豫二王率鐵騎二萬、横、突、陣、所向摧陷賊見辮髮驚曰滿州兵也陣遂動自成先走賊衆盡潰斬首數萬清史

源行家據尾張。平維盛平重衡來攻行家戰不利退收餘衆屯小熊、西、軍、分、兵、五、部、雖、盛、重、衡、將、後、隊、來、

四十七

攻之、行家突入奮擊。四部皆靡、後隊堅而不動、則四
部兵復齊進、擣其背、行家不能支、且戰且走。史鑑全
上杉謙信入上野、與北條氏康對陣。氏康勒七隊、謙
信以五隊當之、而自將旗下衝氏康本營、戰未决。本
莊慶秀引兵向敵陣後、氏康顧驚、終大敗。北越軍記
候景在石頭城、陳高祖於城西横隴築柵、衆軍次連
八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
城以遏大路。景率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結陣而
進。高祖曰、軍志有之、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

四十八

應。今我師既衆、賊徒甚寡、應分賊兵勢、以弱制彊。何
故聚其鋒鋭、令必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賊直
衝王僧志。僧志小縮。高祖遣徐度領弩手二千横截
其後、賊乃却。高祖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悉力乘之、
賊退走。陳書
佛帝拿破崙再舉兵、乘英魯孛塊蘭未會、欲襲破之、
急進渡三非河、先爲擊孛將不加留軍。是夜部將法
耳聞叛降孛。軍情乍漏、孛軍嚴備。然拿破崙猶依前
策分軍三隊。總督共兒斯督兵四萬八千爲右翼、總

督尼督兵四萬八千爲左翼拿破崙自督二万八千
爲中軍先以中軍右翼衝孛軍前面。爲令左翼疾驅
據爪達布羅要地斷英援路。撃孛横面時軍中匆忙。
號令遲緩左翼未到英兵既據其地督將尼奮進劇
戰漸拒絶英軍然不追撃孛軍時已本軍合鬪聲如
沸互爭里克牛村兩奪兩失佛將日羅耳死鬪竟據
其村是口左翼部將昆德達魯誤聽號令終日往還
里克牛爪達布羅之間而不能會戰故至于此云孛
軍退屯納謬拿破崙乘勢率十餘萬爲復襲英軍不

意英將窪林登察之以七萬扼門桑砂小丘及窩徳
祿村要害背索瓦克林排陣嚴備以待拿破崙見其
有備分兵三萬四千附具兒斯阻納謬孛兵自將七
萬二千。向窩徳祿時大雨傾盆不可運轉大礮翌旦
拿破崙令別將劇撃克爾紋小壘英兵盡鋭拒之遽
而自以大礮七十八門撃門桑砂丘。又令尼襲邊三
多村英軍大亂窪林登馳馬自督兵拒戰甚力兩軍
進退如怒濤打岸英軍遂敗尼據邊三多拿破崙見
之益驅帳前兵欲一戰破之時適砲聲響陣後拿破

崙以爲具兒斯破孛兵來。意中暗期全勝。躍然大呼
而進。豈料孛將修羅兵三萬避佛兵邀擊。回瓦破閭
道。突然來襲右翼。拿破崙大駭。急令別將魯波烏拒
之。宅林登遙望之。大得勢。督騎兵返戰。佛亦驅騎兵。
呼噪猛進。登門桑砂丘陵。奮擊突戰。及二時間。然以
無後援。不能保丘陵。再退丘下。爲誘英兵。夾擊之。英
兵不敢下。固守丘上。飛丸如霰。天色已暮。拿破崙益
奮激。親指揮士卒。臨敵陣。佛兵得氣。飄暴衝突。勢如
猛獸入枯林。炮響動山谷。硝煙入將噎英偏將間宅

五十一

林登曰。眼前戰。君之號令何如。宅林登曰。吾無所令。
只將一死保此丘而已。益劇鬪而不已。當時渾宅林
登曰。鐵公。稱其剛强也。兩將互盡智略。勝敗未決。忽
焉遙聞砲聲。拿破崙再以爲具兒斯來援。大得力。何
圖孛兵又犯其右翼也。佛兵喫驚。誤爲內反者。各隊
相攻擾乱。無鬪志。宅林登乘之。縱全軍而迫。佛兵膽
裂魂褫。部伍潰散。拿破崙不堪憤恨。躍馬揮劍叱咤
止逃兵。將赴敵陣決死。左右駐之。拿破崙慨然槌胸
大息曰。吾事已矣。萬國史 洋兵明鑑 佛。

五十二

島津氏新樂破明兵、亦此意、

杜曾爲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預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且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

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晉書

宋張世傑立廣王昺于海上、閩廣響應、俾張弘範往平之、將戰、或請先用砲、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弘範自將一軍相去里餘、下令曰、宋舟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豫構戰樓於舟尾、以布幕

敵卒多將怯則合軍直突其麾下

障之命將士負楯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疑常以旋敵）先金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弓弩火石交作頃刻並破七舟宋師太潰宋臣抱其主昺赴水死。（元史）

楠正行擊細川顯氏於譽田林顯氏退守天王寺山名時氏以六千騎來援軍于住吉正行曰先破時氏則顯氏不戰而走分兵二千爲五隊進向住吉時氏分兵當之正行視北軍塵起曰敵陣四處而衆倍於我我不可分兵也乃復合五隊爲一疾行擊時氏麾

五十五

五十六

下時氏被創走歸顯氏顯氏軍亂復敗走（外史）

壞將威謨得率精兵六萬赴援滿都亞城拿破崙以三萬當之威謨得分軍爲二一附副將加斯達諾維具自督一軍將夾擊佛軍拿破崙見之悅曰敵割軍分勢是易制耳先襲加斯達諾維具不備破之魯那多急轉軍至加斯地具理痾奴擊威謨得軍又大破之（萬國史佛）

丁零翟眞屯承營慕容農引兵會慕容麟於中山共攻之農等先帥騎數千至承營觀察形勢眞望見陳

兵而出、諸將欲退、農曰、丁零非不勇勁、而翟眞懦弱、今簡精銳、襲眞所在、而衝之、眞走、衆必散矣、乃邀門、而鑿之、可盡殺也、使驍騎將軍慕容國帥五百騎衝之、眞走、其衆爭門自相踏藉、死者大半、遂拔承營外郛、（十六國後燕）

魏公英從高祖南伐、表求進討師次沮水、蕭鸞將蕭懿遣將尹紹祖梁季群等領衆二萬、徼山立柵、分爲數處、居高下視、隔水爲營、英乃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衆而無上、罔知適從、若選精卒、並攻一營、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一軍、四營自拔、於是簡兵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既破一處、四營俱潰、生擒季群、斬三千餘級、俘七百人。（北魏書）

革里富律之役、法軍據瓦顚之路、相持甚力、然普軍兵多而勢猛、法軍從高處擊之、隨巨礮奮呼而下、轉鬪久之、已出革里富律之外、普軍先據村落、占其形勝、又調集餘勇、來助戰、革里富律鄕外高山聳兩旁、地方狹隘、兩軍相接、頗艱於舒展、初時普駐軍低阜、法屯兵高岡、以上臨下、普勢不支、死傷者如積、法軍

礮手、據蔑士路上、游隱於叢樹間、以壘迭兒魯士礮、
連環施放。故甚猛且速。普軍礮手、屯於革里富律之、
南面、北向、高處、擊之、是日兩軍有進無退。併命相持。
互有殺傷。俄而普鶯援軍大至。普將高斌伏於密林。
中。伎法軍行近出擊。彼攻此拒。將至酉刻。法人始知。
林中有伏。燃礮專向。於是普軍不進。旋見步兵一旗。
隊伍整肅。蜿蜒而來。沿山南而去。蓋高斌統兵截法、
軍後、路以坦夷。取於此戰時。普軍左翼煙塵蔽空。目
眯不見。少頃風驅烟散。法軍尙時其前。於是普軍奮

呼而出。馳突其陣。攻以短礮。法軍不少退。其地近威
安維耳。普所必爭者也。於時普將士顚密士之兵角
其左。普郡王之兵犄其右。左右相應。環圍蔑士。普法
兩軍相持。進退勝負未分。戰至亥刻。法軍遁走。革里
富律山巓屋悉爲礮所焚。是役也。法將巴彥尙思
由蔑士徑趨沙龍。不意爲普軍所截。竟不得過。蓋革
里富律鄕地當衝要。勢所必扼者。普將收兵。法又出
衝右翼。普軍不動。法遂退。普人笑法軍始奮終怯。有
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蓋自此一戰。蔑士左右高

山盡爲普軍所踞布置營壘横截法軍使蔑士與法京信息不相通而與沙龍聲氣亦幾隔絶每遇軍事必閲九時之久始至說者謂普王子郡王之用兵也彷彿孫吳如麥馬韓巴彥者皆法久戰之名將也行軍時相犄角麾下所統悉精選之勁旅軍中所用咸命中之利器是豈小弱哉乃一戰而合者忽離再戰而離者不可復合追奔逐北幾於救死之不暇何則蓋法軍分布四境而普軍聚攻一處也分則勢渙而形弱聚則勢盛而氣鋭惟先事力併命於一城一邑

以挫其鋒而後來之戰勝攻取已如操券此所謂覆其偏而衆自携踏其瑕而堅自摧用兵之道然也 普法

戰紀

金太祖取黃龍府遼主聞大懼自將七十萬至駞門駙馬蕭特末林牙蕭查剌等將騎五萬步四十萬至斡鄰濼上自將禦之行次爻剌會諸將議皆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未易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上從之遣迪古乃銀朮可鎮達魯古一日上以騎兵親候遼軍獲督餉者知遼主以張

六十三

奴叛西還二日矣是日上還至熟結濼諸將曰令遼主既還可乘怠追擊之上曰歛來不迎戰去而追之欲以此爲勇耶衆皆悚愧願自效上復曰誠欲追敵約齎以往無事餫饋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奮躍追及遼主于護步答岡是役也兵止二萬上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兵數交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我師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績死者相屬百餘里焚營遁去 金史

六十四

薩賊入肥後也谷少將寨要處而守熊本城亦此意孫子所謂我專爲一

劉毅敗績于桑落洲賊盧循徐道覆乘勝徑進時京師戰士不盈數千賊既破江豫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奔敗還者並聲其雄盛群臣孟昶等欲擁天子過江宋公不聽曰我當以死衞社稷橫尸廟門不能遠竄於艸間求活也昶恐其不濟仰藥而死公大開賞募投身赴義者一同登京城之科發居民治石頭城建牙誠嚴時議者謂宜分兵守諸要津公以爲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賊無以

歐分錄十

測多少。叉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輻集。徐更論之耳。移屯石頭。乃柵淮。斷查浦。既而群賊大至。公策之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回避。勝負之事。未可測也。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道覆欲自新亭白石焚舟而上。循多疑少決。每欲以萬全爲慮。不從公時登石頭城以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公顧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州。道覆猶欲上。循禁之。自是衆軍轉集。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聚以實衆。冠軍將軍劉敬宣屯北郊。輔國將軍孟懷玉屯丹陽郡西。

建武將軍王仲德屯越城。廣武將軍劉默屯建陽門外。使寧朔將軍索邈領鮮卑具裝虎班突騎千餘匹。皆被練五色。自淮北至於新亭。賊並聚觀。咸畏憚之。於是賊有所攻。公與毅諸葛長民等應機趨拒賊遂南走（宋書）

賊將大鳥圭介等來擊。彥根大垣及舘林諸藩兵邀戰小山驛東。賊於林叢麥畝中。布散兵。以塍蔽身。蛇行發砲三面迫之。官軍苦戰遂大敗（近世事情）

明遂東經略楊鎬集兵瀋陽。二十四萬四路深入各

李兵六萬。總兵杜松入撫順關。李如柏入鴉鶻關。馬林入三岔口。劉綎入寬甸。合向都城。太祖盡徵各路屯兵。集城中。戒嚴以待。松素勇輕敵。欲立首功。日馳百餘里。抵渾河。河流迅急。策馬徑度。軍多溺死。松以二萬。圍界藩城。分三萬。屯薩爾滸山。太祖命大貝勒等。以萬五千人。援界藩。親率四萬五千。攻薩爾滸大營。明兵待火礮爲戰。及晡。大霾晦。咫尺不辨。明兵列炬以戰。清兵從暗擊明。萬矢雨集。發無不中。而明兵從明擊暗。銃礮皆中柳林。清兵無傷者。踰塹拔柵破

六十七

明兵三萬。而右翼援界藩者。合山上兵。據高馳下。與山下兵夾攻。衝陣爲數隊。松中矢死。（清紀）將軍海蘭察等討臺灣。水師提督黃仕簡航海至軍。觀望失機。更命將軍常青代之。遇賊交綏。請增兵。賊十餘萬攻諸羅城中。開紅毛樓。得大礮轟拒。城得不陷。賊晝夜圍攻。絕糧道。柴大紀奮擊破其礮車。以兵四千。與賊數萬戰。屢出奇兵。奪賊峙積。以功爲參贊大臣。常青赴援。畏賊勢。退詔解其任。以將軍福康安海蘭察代之。大紀奏曰。諸羅爲府城北障。一朝棄去。

克復甚難。而內外義民四萬。不忍委賊。惟有固守待援。上覽奏墮淚曰。大紀當糧盡勢急之時。惟以國事民生自任。雖古名將。何以加之。其改諸羅爲嘉義縣。大紀封義勇伯。福康安等並進。衝賊陣。海蘭察連破賊。抵嘉義城。福康安亦至。乘勝追賊。遂擣大里杙。賊萬餘人。萬炬來戰。官軍前鋒千騎。伏溝、塍、銃、矢、從、暗、擊、明、發、無、不、中。賊、遽、滅、火、鳴、鼓、來、攻、復、尋、鼓、聲、擊、之。賊旋敗旋進。官兵鏖戰。竟夜遂克之。（清史略）

右野戰

策府卷之四

策府卷之五

戰策三之中 用物 乘法

源賴朝夜遣北條時政等攻八牧寨。寨堅不拔。追遣加藤景廉援之。景廉合楯數枚。綴以弓絃。投諸塹以渡。踰壘而入。寨乃陷。外史

明軍二十萬。以馬世龍統之。與孫承宗犄角攻灤州。人、斫一柳。（地多柳故用之）立平其濠。發大礮摧城堞。清守將潰走。貝勒阿敏見明軍勢盛不援而遁。遁化諸將亦爲明軍所襲破。明遂復關內四城。清史

龐勛亂徐泗。詔康承訓討之。勛將歐宗丁從實分徇舒廬壽沂海諸道。兵屯海州。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絙。賊半度。絙絕。士溺死。度者不得返。戰殲之。唐書

足利尊氏將數十萬西上。抵大渡。新田義貞已敗丹後兵來。豫撤橋板。截桁不殊。樹柵水中。令兵呼于岸曰。丹後之兵我已殲之矣。公盍亦來決死。賊兵怒。造筏以渡。遇柵而止。我軍亂射。賊紛擾。筏壞而溺者數百人。又令呼于橋曰。舟筏毋益。請由此來。賊千餘人爭進。桁斷皆溺。外史

陶成擢浙江僉事。倭犯桃渚。成密布釘板海沙中。倭至艤舟。躍上。釘洞足背。倭畏之遠去。明史

昔軍築長圍。以困茂士。皆以電線環布其四周。一遇兵警。俄頃之間。可集八千人。兩刻許。可集至二萬二千人。其神速如此。故法兵不能妄出犯普陣。普法戰紀

島原之役。妖黨天草時貞。蘆塚某森某等。據原城固守。板倉重昌合細川黑田鍋島有馬立花小笠原寺澤等兵十二萬五千攻之。不克。乃與諸將謀曰。賊勢方熾。欲速破之。死傷必多。不如持久以困之。因令諸

將。勿輕戰。將軍家光又遣松平信綱戶田氏鐵。提督軍務。重昌乃會諸將謂之曰。嚮吾爲持久之計。欲待其窮蹙。拔之也。今信綱氏鐵受命討賊。彼以大兵速拔之。吾與諸君何面目視息人間。請及兩將未至拔之。明日適正旦。賊必不設備。可乘而襲也。乃命有馬忠賴以先鋒。重昌子重矩請屬之。重昌不聽。命屬重次。寬永十五年正月朔。忠賴率兵三千餘。大呼薄城。諸軍鼓譟而進。城中竭力拒守。作木火箭。發如雨。我兵死傷無算。已而賊兵五千。開門出戰。我先鋒不

利。重昌指揮諸軍。使前戰。相顧不肯進。重昌乃挺槍下馬。先衆而進。城上砲箭愈急。重昌率部兵。奮戰馳突。槍折冑碎。遂中箭斃。木火箭者。賊曾駒木根某所造。以堅木、長六七尺者、爲之、一筒入二十箭。發法如熕。世未有此器。一時傳奇之。於是諸軍大沮喪。近世外史

廖永忠從高祖攻江州。州城臨江。守備甚固。永忠度城高下、造橋於船尾、名曰天橋。以船乘風倒行。橋傅於城。遂克之。下明同史

陳友諒據江州自稱漢王。東下攻太平。太平城堅不可拔。乃引巨舟薄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遂克之。

南部兵製一大甲鐵艦。號勿吉尼。船身堅牢。砲礦不傷。彈丸激射。如飛霰觸板墻。憑以爲萬城。即以勿吉尼號。倶勿吉尼邪波不敦魯多港。北部兵以木船數隻逆之。砲丸洞貫船腹。勢不可當。遂退。時已薄暮。互期明戰。北兵又有異容一艦。曰摩尼多。岌顚易陸遜所創造。船形如筏。設鐵櫓甲板上。架巨礮二門。載兵士六十人。當歒則輪轉旋回。進退如意。此夜留第寗

呵兒弟駕之。而入灣內。翌黎明。南兵復以勿吉尼號
進。時一小櫓浮波上。遡前路。南兵大驚。躊躇不進。漸
知其爲船。發砲擊之。櫓上亦發巨彈。勿吉尼遂損鐵
甲。更變其術。以鐵觜衝突。欲碎櫓。櫓身如陀螺之旋
回。不敢破。益射擊巨礮。薄勿吉尼。木櫓數隻又舶舳
進。勿吉尼度其難敵。走去灣內。（萬國史米）
普軍圍蔑士也。於聖布匣土起瞭樓。樓踞一小山之
巍。距干尼約三里許。正對法人聖堅田礮臺。小山左
爲布匣劃礮臺。俯覘其下。招依川瀠洄若帶。摩思匣

河迴環曲抱。皆在山麓。望蔑士城。雉堞參差。歷歷可
數。城中屢市。街衢縱橫交錯。無不悉辨。凡有法軍動
靜。一覽了然。飛鳥伏鼠。亦無能偷渡。其在麥西匣畫。
亦築之以臨法營。樓以巨木建成。鞏固屹峙。樓中有
一絶大遠鏡。可以矚遠。鏡察細微。樓四周皆設電線。
環繞之。通達遠近各處。一遇有警。立即遍遞諸營。布
陳備敵。是以普軍易於速集。待法兵之出。已如網羅
之四布。普軍所以能困邊法人於蔑士者。用此術也。（普法戰紀）

魏太祖攻審配鄴爲地道配亦于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爲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餓死者過半 三國志

遠奚長儒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饒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爲聲援軌令長儒逆拒之長儒於是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

待景軍軍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俘數千人 隋書

湖賊楊么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岳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賊怒來追舟輪礙不行飛遣兵急擊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皐擒斬之 宋史

英人在粵貿易夷目律嘮啤違法度盧坤照例封艙

停其市易。咈唠嚤遣護貨兵船。自外洋闖入虎口。官兵礮擊之。輙以礮拒。駛至黃埔。坤檄鎮將。用大船。載石。横沉水底。復用大木筏塞水面。多設警備。斷其入省之路。其後路在老洲岡。復遣將士。用大石船。遏其歸。復備草船火攻具脅之。沿海部署皆精整。禁商民接濟洋船。於是咈唠嚤等窮蹙。清史

米蘭府民。大擧驅逐墺兵。墺將羅徹器。令兵退據外砦。閉府門。府民孤立。勢不可保。欲乞援府外諸州民。然聲息既絶。不能相通。時一人策曰。不如駕輕氣球。

告之。即放球。淩雲霄。墺兵望見。發礮擊之。彈丸不達。球上人散下數檄。馳告諸州。州民得檄。忽嚴集襲外砦。府民自內應之。墺兵内外受敵。不能支。夜自燒輜重而退。萬國史要

羽柴秀吉圍高松城。城傍平田。多池沼。而甲部河在其西。秀吉登山熟視曰。是可灌也。乃自移營于蛙鼻岡。築巨防於城南。引河水灌之。使淺野某以舟載大礮。擊碎城樓。於是吉川元春舍因幡而來救。與小早川隆景合兵陣于庘山。毛利輝元在其後。秀吉分二

此亦是一大策

萬人當之。益築防使浚城兵結櫟而坐。元春隆景數
挑戰。秀吉固壘不出。因謀曰。吾連取數國。今又擧毛
利氏。則功大而身危。不若請主公於此。而爲之先鋒。
乃馳使白信長曰。城陷在旦夕。而毛利氏大擧來援。
請出大旆。分軍爲二。一以當城。一以擊援師。不出一
歲。而中國可擧。信長大喜。使諸將率兵援之。而自繼
之。入京師。遇弑。變報至而城陷。史外

葦叡攻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等至合肥。久未能
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

惟我力可守防。則足不必多兵。

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魏初分築西東小城夾
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揚靈胤帥軍五萬奄
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
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在
和。不在衆。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魏人至叡堤下。其
勢甚盛。諸將請走。叡怒曰。有前無却。因令（決意）取繖扇麾
幢。樹之堤下。示無動意。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
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來鑿堤。叡親與爭之。魏軍少
却。因築壘於堤下以自固。叡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

四面臨之。魏人計窮。相共悲哭。斂攻具。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城遂潰。俘獲萬餘級。梁書

張士誠將呂珍圍諸全。胡大海救之。珍堰水灌城。大海奪堰反灌珍營。珍勢蹙。於馬上折矢誓。請各解兵。許之。郎中王愷曰。珍猾賊不可信。不如因擊之。大海曰。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師還。人皆服其威信。明史 下同

燕兵南出保定。盛庸營夾河。戰互有勝負。一日燕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及未。兩軍皆疲。將各坐息。復起

戰。忽東北風大起。飛塵蔽天。燕兵乘風大呼。左右橫擊。庸大敗走。

隋將皇甫綰兵萬人屯枹罕。薛擧以精卒二千襲之。遇於赤岸。大風且雨。逆擧陣。綰不擊。俄反風。綰屯氣色。體冥。部伍錯亂。擧介騎先衆乘之。綰軍大潰。唐書

遼兵十萬會于鴨子河北。太祖自將擊之。未至鴨子河。既夜。太祖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衆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擧燧而行。黎明及河。遼兵方壞陵道。選壯士十輩。擊走之。大軍繼進。遂登岸。甲士三千

七百。至者纔三之一。俄與敵遇于出河庁。會大風起
塵埃蔽天。乘風勢擊之。遼兵潰。逐至幹淪濼。殺獲首
虜及軍馬甲兵珍玩。不可勝計。徧賜官屬將士。燕犒
彌日。遼人嘗言。女眞即金兵若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
滿萬云。金史

江州陷賊。星吉擊復之。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
自上流。順風擧帆。衆且數十倍。諸將失色。星吉曰。無
傷也。風勢盛。彼倉卒必不得泊。但伏橫港中。偃旗以
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矣。風怒水駛。奄忽而過。乃命

擧旗張帆。鼓譟而薄之。官軍殊死戰。風反爲我用。又
大破之。元史

長將久坂義助與一橋屬將大澤某河野某越前將
伊藤某彥根將木俣某及桑名兵戰。破之。遂前向凝
華洞。薩會兵來援。兩軍酣戰。自卯至巳。短兵交砲煙
間。死傷無算。慶喜在禁內。數出督其軍。謂不亟奏捷。
大損幕威。於是奏縱火。烏丸春日等市舍。松平容保
亦奏。請燔鷹司邸。急傳命發巨熕。火之。會風烈。黑烟
卷地。咫尺不辨。長軍反顧。諸軍鬪而乘。義助等數十

人戰死。近世外史下同

戊辰之役。賊軍俄襲八幡貝塚。備前安濃津兵大驚擾。退濟市川。溺死者頗多。佐土原兵聞砲聲馳之。賊別隊逆擊之。官軍伏麥畦狙擊。更發臼砲。殺賊無算。殘兵四走。與牙兵合。略八幡貝塚。舍船橋傳餠。再爲進擊之計。佐土原兵諜知之。一軍決死。水陸三道。急進攻之。賊拒戰甚烈。我兵殆不支。筑前安濃津備前兵來援。合擊縱火。船橋壓之。烟焰蔽天。賊軍潰走。諸軍進戰五井川姉崎。破之。至木更津眞里谷。賊皆逃

無蹤。上總盡平。

桓玄篡位。劉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等起義兵討玄。斬其將皇甫敷吳甫之等。玄大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憚伏裕。莫敢出鬬。裕與毅分爲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晉書

明康應乾步兵。合朝鮮兵二萬。營富察之野。方戰。大

遜親候敵也。軍人不知。

風走石揚沙。敵目不得開。火器反擊。清兵乘勢衝之。應乾大敗。遁去。朝鮮之帥姜功烈以殘兵五千降。清史

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孫權命陸遜爲大都督。假節。督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後遜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

二十一

二十二

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空殺兵耳。遜曰。備是猾虜。嘗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三國志吳

高仁厚之討韓秀昇也。聞賊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兵瀕江。伐木類水。礙舟道。負岸而陣。使游軍邏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强弩。直薄營。火而譟之。秀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鑿沒舟。皆沉。衆懼多潰。秀昇斬潰兵。欲脅止之。衆怒。執秀昇。以降。唐書○此條史家不解策意。漫然下筆。故多難解。蓋仁厚聞秀昇瀕江結營。集舟將下。乃伐木類水。礙舟道。負岸而陣。又使游軍邏擊。久不戰。則遣人驚沒鑿舟。又聞賊械諸將貿在屯。知其衆未和親。乃夜以千卒持短兵强弩。直薄營。火而譟之。秀昇率舟兵救火。舟輒沈。衆懼欲走。秀昇斬潰兵。欲脅止之。衆怒。執秀昇以降也。

漳州盜數萬據高安寨。官軍討之。二年不能下。詔以

以蔽身。以誘矢石。以便焚營。一用三便。甚妙。

浙東道宣慰使高興爲福建等處征蠻右副都元帥。與都元帥完者都等討之。直抵其壁。賊乘高瞰下擊之。興命人挾束薪蔽身進。至山半。棄薪而退。如是六日。誘其矢石殆盡。乃燃薪焚其柵。遂平之。斬賊魁及其黨首二萬級。元史

晉安王子勛反。以殷琰爲豫州刺史。太宗遣輔國將軍劉勔攻琰。勔用草茅苞土。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隊主趙法進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

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燃二日間草盡。塹中土不過二
三寸。動乃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擁以
塞塹。琰戶曹參軍虞掊之造碻車。擊之以石。車悉破
壞。南宋書
帝幸雲陽宮。令右宮正尉遲運以本宮兼司武。與長
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刺王直作亂。率其黨襲
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
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手指。
僅而得閉。直既不得入乃縱火燒門。運懼火盡直黨

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火
勢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
擊之。直大敗而走。是日微運。宮中已不守矣。後周書
賊據九洑洲。會國筌乘夜到新江。命諸將枯荻灌油。
焚船數百。乘勢立平八壘。三史略清
太祖救洪都。陳友諒解圍逆戰於鄱陽湖。友諒悉巨
艦出戰。諸將舟小。仰攻不利。有怖色。太祖親麾之不
前。斬退縮者十餘人。人皆殊死戰。會日晡大風起東
北。乃命敢死士。操七舟。實火藥蘆葦中。縱火焚友諒

舟、風烈火熾。烟燄漲天。湖水盡赤。友諒兵大亂。諸將鼓譟乘之。斬首二千餘級。焚溺死者無算。明史

亟相襄討賊。賊渡霧鬆河走。追及之。所駐地多草。賊乘風縱火。襄亦縱火、立空地以俟。戰十餘合。賊益困。金史○此和漢古今通策

東兵攻楠正成金剛山。命工造雲梯。長二十丈。跨壑架壁。銳兵六千。欲緣乘城。正成令投大炬、喞筒注油、以燒雲梯。烟燄噴起。賊兵前後喧騰。梯遂中斷。陷壑焚死者數千人。外史

寧王宸濠反。圍安慶城。都指揮僉事楊銳善拒。賊雲樓。數十瞰城中。城中亦造、飛樓、射賊、夜縋人、焚賊樓。賊置大梯。廣二丈。高於城。版蔽之。前後有門。伏兵其中。輪轉以薄城。城上束葦沃膏。燃其端。梯稍近。即投之。須臾盡焚。賊多死。時軍衛卒不滿百。乘城皆民兵。老弱婦女饋餉。人運石一二。數日積如山。賊攻城。城上或投石、或沸湯沃之。賊輒傷。又夜募死士、刦賊營。賊大驚擾。遂解圍去。明史

楊秀清攻省城。鄒鳴鶴與藩司吳鼎昌副將馬龍開。

晝夜守禦。賊登象鼻山。架礮轟擊。鉛丸如雨。城中靜守。不爲動。賊設雲梯凌城。城中爇油燔之。又以大竹。制呂公車。高與城齊。奮呼登攻。城中縛炬長竿燒之。賊焦爛墜殪。相持三十日。賊計竭。解圍去。史清

王德與秀州水賊邵青戰崇明沙。青軍大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諜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史宋

柳慶鑾章朝烈等掠臨桂諸縣。山雲佩征蠻將軍印。

二十九

三十

充總兵官。往鎭。賊保山巓。山峻險。掛木於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下木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以金鼓從其後。驅向賊。賊謂官軍至。亟斷藤。比明。木石且盡。衆譟而登。遂盡破之。史明

承久之役。北條朝時督四萬騎。自北道進。抵越後。官軍官嶠定範仁科盛遠等阨寒原寨。伏弩以待。東軍無能過。朝時夜收牛數十。束薪其角。火之驅衝寨。寨中大駭。連弩皆發。乃踰寨至市振。官軍據嶮設柵。朝時以騎兵渡海。官軍出柵要之。步兵乘間破柵而過。

東鑑

張輔征安南。賊驅象迎戰。輔以畫獅蒙馬衝之。翼以神機火器。象皆反走。賊大潰。斬其帥二人。明史

晉軍之初築壘也。逆料法人必以礮擊。因於前數里許。以稿束作人形。蒙以衣冠。參差屹立其間。晉軍即於後稍遠半里許。晝夜開掘。钁鋤銛利。用力不勞。數日間長圍已就。法蹤擊以大礮。皆中稿人。而不能及晉軍。晉法戰紀

東軍攻楠正成赤阪城。正成豫築複垣。縋懸其外垣。

敵蟻附焉。乃斷縄。敵與垣倶墜。乃投大石巨材。殺七百餘人。居四五日。東軍修攻具。蒙楯而進。鐵鉤鉤垣。垣殆崩。正成令城兵。人執長柄杓。沃沸湯。敵焦爛而退。外史

遼都部署奚王和朔奴伐兀惹烏昭度。數月至其城。昭度請降。和朔奴利其俘掠。令四面急攻。昭度率衆死守。隨方捍禦。依埤睨虛。搆戰栅。誘我軍登陴。俄撤枝柱。登者盡覆。和朔奴不能下。遼史

江忠源援武昌。以舊部千人。屬弟忠濟。留長沙勤土

寇。及忠源勦賊。通城崇陽嘉魚賊蠭起。忠源兵少。忠濟赴援。大破賊于崇陽。斬陳百斗等數百人。進攻通城。會賊數萬圍官軍數匝。勢甚銳。忠源拊忠濟背曰。非弟。不能破此賊。語未竟。忠濟提雙刀。大呼躍出。衆從之。忠源操枹鼓助戰。衆殊死鬪。賊遂大敗。禽張西園等二十餘人。湖北賊平。忠濟尋守江西。賊大至。掘城崩十餘丈。忠濟督壯士。囊土塞之。俄而城又圮。築者悉陷。忠濟跳而免。次日地雷復發。賊譟登城。忠濟揮劍手斬數人。賊乃退。因麾兵勇。急築。賊復穿隧。忠

濟鑒濠城下。引水注之。賊計遂屈引去。省城得全。清史

金大將宗翰攻西京。咸州路副統闍母於城東爲木洞。以捍蔽矢石。於北隅以芻茭塞其隍。城中出兵萬餘。將燒之。溫迪罕蒲匣率衆力戰。擊却之。又爲四輪革車。高出於堞。闍母與麾下。乘車先登。諸軍繼之。遂克西京。金史

楊難當遣息和領步兵萬餘人。夾漢水兩岸援趙溫。攻逼蕭承之。相距四十餘日。賊皆衣犀甲。刀箭不能傷。承之命軍中斷槊長數尺。以大斧槌其後。賊不能

嘗。乃焚營遁。南齊書

岳飛以輕騎駐郾城。金元帥兀朮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之兵逼郾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克。先斬汝。鏖戰數十合。賊屍蔽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是役以萬五千騎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宋史

葛榮衆百萬向京師。爾朱榮啓求討之。乃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爲賊既久。橫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辨長繩。至便縛取。爾朱榮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

也。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命。戰士同奮。身自
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餘衆
悉降。 北魏書

賊入瑞州。知府劉希洛拒戰。歿于陣。曾國藩遣副將
周鳳山。率九江全軍援之。遇賊于樟樹鎭。鳳山令曰。
賊稱勁悍者。唯藤牌手。我軍鉤連槍足制之。努力毋
退。乃選槍手數隊。破之。斬驍銳六百人。鳳山又會水
師營官劉于淳。築壘艦。斬千餘人。復瑞城。 清史

右用物

三十七

劉文靜拒屈突通於潼關。與其將桑顯和苦鬬。死者
數千。文靜度顯和軍怠。以奇兵從後掩之。顯和敗績。
唐書

島津義弘畧日向。伊東祐丘邀拒之飯野。義弘敗走。
敵槍縱義弘。從兵救之。得免。敵易之曰。我一挺可以
當島津氏千人。解甲不備。義弘諜知之。返軍擊歒前
軍。大破之。 外史補編

晉軍與劉鄩對壘于莘。晉軍數挑戰。鄩閉壁不出。晉
王留李存審于莘。聲言西歸。鄩聞晉王且去。即引兵

三十八

隋將董純擊突厥。宇仲文擊楷讓亦用之。

擊魏攻城東王行至貝州、反擊鄴、大敗之、追至于故元城。又敗之鄴走黎陽。五代史

宇文逸豆歸遣其相國莫渾將兵伐慕容皝。皝諸將爭欲擊之。皝不許。渾以皝爲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皝曰、今則可一戰矣。遣慕容翰帥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前燕十六國

齊賊孟讓轉寇諸郡。至盱眙。王世充拒之。保都梁山。列五壁不戰。羸兵以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吏。安知兵。吾今生縛之鼓行下江都矣。時百姓皆入保。野無

所掠。讓衆餒。又苦五壁閉道不得南。即分兵圍之。世充數戰陽不利走壁。讓益驕。數日稍分其下南略。裁留兵足圍壁。世充知賊懈。夜夷竈撤幕。爲方陣外向毀垣、旦而出奮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去。斬首萬級。虜十餘萬人。唐書

徽饒賊自昱嶺關寇於潛行省。命董搏霄討之。遇賊。皆大破之。追殺至於潛。遂復其縣治。既又克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淙二千人。賊又有犯千秋關者。搏霄還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搏霄

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搏膺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約曰。見旗動。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元史

蒲家奴宗望逐遼主。及之。時軍士至者才千人。遼軍餘二萬五千。既戰。遼兵圍之數重。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宗望兵少必敗。遂與嬪御皆自高阜下平地觀戰。余睹示諸將曰。此遼主麾蓋也。若萃而薄之。可以得志。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遯去。遼兵遂潰。金史

乘○以上隋

孫子曰。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官將該禮曼山嶽黨圍王政黨及倫黨里昂府。攻擊盡術。閱月不能拔。該禮曼按一策。陽示休戰長圍。多製燒彈。竅大風起。刻時發射府內。煙焰衝起。兩黨惶惑。不遑會戰。官兵乘機。自上風攻之。府人等察不可支。開城降。萬國史佛

元將兀兒帥師踰金山。攻八隣之地。八隣之南有荅魯忽河。其將帖艮臺阻水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

三軍可奪氣

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能進。咻几兒命吹銅角。擧軍大呼。聲震林野。其衆不知所爲。爭起就馬。於是麾師畢渡。湧水拍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追奔五十里。盡得其人馬廬帳。元史

尉遲迥作亂。隋高祖以宇文忻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忻連戰破之。直趍鄴下。迥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熲李詢等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囂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走。

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隋書

源義廣起兵常陸。率三萬人入下野。誘小山朝政。朝政自計兵寡。詐許之。因遣疏卒伏藟澤地獄谷。令曰。軍起皆昇樹號呼。乃將銃騎數百。迎義廣於野木祠。乘閒起擊之。義廣見其兵寡侮之。俄而東西喊聲起。義廣軍大驚。因乘之。義廣大敗。東鑑

尉遲迥之亂。席毘羅應之。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隋河南道行軍總管宇文仲文聞毘羅妻子在金鄉。乃以計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毘羅起

兵之所。當寛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絶（能知利害所謂總策）
矣。衆皆稱善。於是毘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
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倶曳
柴鼓譟塵埃張天。毘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洣
水而死。爲之不流。（下隋書同）
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
期所圍。隋詔楊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
陘。遲明行數十里。鍾期覘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義
臣戰不利。北者十餘里。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

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
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期戰。兵初合。命驅牛
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期軍不知。以爲伏
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
補國將軍何無忌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倶
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
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
州。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
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

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矢騰之。可以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獲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爲然。道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晉書

武田勝賴大擧攻長篠、築壘于鳶巢山。絕其饟道。德川侍從乞援於織田信長。救之。勝賴分兵當城。使武田信實守鳶巢山。而自進渡瀧澤。勒兵爲十三隊。酒井忠次說侍從曰、敵鋒甚銳。請分兵遶出其背。焚鳶巢壘、使歃顧後則克矣。侍從曰、善。未告信長、信長數發騎候敵。皆曰、兵衆而整。不可犯也。一軍失色。信長召諸將問計。諸將氣沮。莫敢言者。忠次進襲鳶巢之策。信長大善之。附兵五千、使往。約曰、至則擧燧。昧爽忠次達壘下。擧燧逼之。破殺信實。遂燒諸砦。甲斐軍大驚。我兵覩燧喜而皆挑戰。勝賴大潰。外史

東軍大擧踰四十八坂。海陸並進。使以波小方長人力拒。砲聲震天。自已至申、勝敗未決。東軍進取以波。時霖雨泥滑。東軍艱運步。長將石川小五郞等乘之。

壁、輕、兵、鼓、躁、而進。東軍驚擾狼狽遂敗。縱火玖波退。紀伊彥根高田兵。亦戰松原宮內不利。引入大野。長人分兵爲三。乘風雨。襲大野。彥根高田等兵不戰去。大垣兵拒戰甚力。遂不能支。長人追躡向廣島。初東軍尚或擐甲用刀槍。而長人皆胡服。以銃隊當之。蓋癸亥之役。大有所發明。變革兵制。進退操縱。無不如意。東軍遂不得入其境云。近世外史下同

戊辰之役。官軍三道逼平城。城中會津仙臺米澤中村及脫走兵凡二千人。分隊出城。可二里。以土豚築

砲壘設關距戰。而多倭銃、會雷雨、不能彈。倉皇以短兵欲拒、柳川、軍、乘之、破關。薩師拔外郭。賊軍隔橋砲擊。柳川兵百五十人。潛緣、橋、架、突進、侵、賊右翼、橋上、官、兵、亦、逼。賊軍披靡。退入牙城。諸軍乘勢攻之。兩軍砲響轟天。日已暮。官軍乃退。夜三鼓。牙城火大起。官軍即馳之。而已不見隻兵。蓋知不可支。潛沿海東走也。於是官軍略取地方。平城於奧羽最稱險阻。易守難攻。故此役官軍死傷過當。

函館之役。賊將古屋作左衛門等夜、乘、風、雨、以、兵、三、

百、襲、大川、村、官、兵、方、偃、臥、作、左、衛、門、獲、機、急、遁。官兵
敗績。是夜賊將大川正三郎亦率兵數百。縱、火、七重、
村。斫官軍營。官兵苦戰。擊正三郎等却之。既而官軍
大擧。陸路逼函館。別以輕舸遣陸兵於寒川村。伏山
中。出春日陽春二艦。衝函館背。而以甲鐵長陽丁卯
三艦。逼函館。賊修理蟠龍艦已成。乃與碩臺及回天
艦屹然相對。以拒官艦。時寒川伏兵起。賊背。縱橫奮
闘。殺傷無算。賊兵潰亂。春日與甲鐵諸艦。連彈碩臺。
殆獲蟠龍。賊將松岡磐吉善拒。運艦如臂使指。乃以

榴彈碎長陽硝庫。響震海岳。煙焔飛揚。長陽忽覆沒。
官艦急放輕舸救溺兵。賊在陸者。乘、間、反、戰。官軍敗
退。蟠、龍、乘、勝。橫、擊、七、重、村。甲鐵春日望見之。急擊蟠、
龍。殆碎之。蟠龍不能支。走至碩臺下。投大砲海。自縱
火。蟠龍回天。賊兵悉就陸。至是賊亡戰艦。氣頗沮喪。
官、軍、乘、機、奮、前、硝、闘。遂大破之。○續外史○以上乘挐官賊交用乘法
新田義貞與足利氏兵戰矢矧川鷺坂。皆破之。足利
直義以二萬騎來援。盛兵手越川。義貞望之曰。敗卒
在後。必、先、走。餘、衆、不、能、支、也。戰而逮夜。夜、遣、彍、騎、循、

間道、薄射其後隊、後隊擾走、諸營遂大潰。外史

英國軍艦入鹿兒島海、徵償金曰、幕府既納四十萬弗於我、而貴藩未決之、請得二萬弗、以養死者妻孥。不然則得其罪者而甘心焉。茂久使人答曰、殺人者死焉、我法也。然犯勅使鹵簿者、亦我國有法也。卿等宜就我日本政府論之。英人怒、欲輒奪兵艦而去。會大風、雨、海面闇黑、不辨寸前、我兵迫之、英艦七艘宛轉自在、砲戰善拒、我兵亦砲擊、破其六艘、英人死傷過多、喪其二將、恐懼不能復戰、我兵急擊之、英人倉

皇、不遑拔艦錨、遂絶錨索而走。我兵乃奪錨。續外史 ○後及和議成。英人來乞所亡之錨。茂久輒還與之。凡各國爭闘洋中。奪錨則傳言之四方。告戰捷。及和成。得償金還之。以爲公法。是役也。英人不償金而得之。以故喜出望外云。

蔡隴反叛。詔淳于誕爲西南道軍司、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午南出斜谷、趣建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蕭衍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劍戍。子建拒之、爲文熾所掩。誕勒兵馳赴、相對月餘。文熾軍行之谷、東峰名龍鬚山、置柵其上、以防歸路。誕以賊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

百餘人。令夜登山攻其柵。及時火起。烟焰漲天。賊以還途不守。連營震怖。誕卒諸軍鳴鼓攻擊。文織大敗。北魏書

孫恩北出海塩。高祖追而翼之。築城于海塩故治。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高祖乃選敢死之士數百人。咸脫甲冑。執短兵。並鼓譟而出。賊震懼奪氣。因其懼而奔之。並棄甲散走。斬其大帥姚盛。南宋書

五十五

黃州知府于成龍抵黃州。時湖北大亂。何士榮陳鼎業等。各擁衆號十萬。逼州城。吏民纔數百。欲走避。成

五十六

龍曰。黃州七郡咽喉也。棄之則荊岳瓦解。乃集鄉兵二千人。遣把總羅登雲迎戰。前鋒少卻。成龍疾馳赴援。士榮以數萬人來迎。把總吳之蘭中礮死。賊戰益急。火燒成龍鬚。左右勸避。成龍叱曰。今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斬。遂鞭馬直進。千總李茂昇馬傷。乃步射賊。矢盡揮劔戰。武擧張尚聖繞出賊後。夾攻之。斬首數千。遂禽士榮。得賊名籍焚之。乘勝至呂王城。衆欲少憩。成龍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據鞍草檄。馳諭曰。禽賊獻者有賞。降者不殺。脅從者閉門藏兵仗者誅。於

是賊衆解散。黃州平定。清史

來比斯區之役。拿破崙敗。留馬具得那耳得魯烏理士敦波尼亞登士吉三將於壘壁。防追兵。指來尼河而退軍。聯合兵乘勢掩至。直圍壘壁。劇攻之。三將殊死拒戰。衆寡不敵。遂棄壘而退。欲追合本軍。疾驅兵。至易耳斯多耳河岸。時偶一卒。誤爆火藥。焚河橋。軍、至、不、得、渡、進、退、維、谷、聯、合、兵、乘、之、三、面、追、蹙、彈丸如雨。馬具得那耳得驅馬絕流僅免。二將並士卒溺死河中者。不知數。薩索尼王及將帥九十餘名。兵卒一

萬五千。束手就擒。萬國史 以上乘懼○

右乘法

策府卷之五

策府卷之六

戰策三之下　夾法　勞逸

長人犯京師。分兵爲三隊。國司信濃以兵五百向中立賣門。來島又兵衛以兵四百向蛤門。久坂義助眞木和泉寺島忠三郎入江九一等以兵五百潛據鷹司邸。信濃兵先入與一橋先鋒戰。擊走之。進至蛤門。將據築地。薩將仁禮源之亟松形淸左衞門等以二百人。橫擊其陣後。長兵後顧。一橋兵反戰。夾擊破之。時又兵衞兵已破蛤門。進欲取凝華洞。與會津兵礮

鬪於唐門。薩將吉利某率生兵數百。橫衝中堅。桑名兵亦合擊。彈丸如雨。又兵衞驍勇。身先士卒奮擊。手下有內田某。揮鐵槌挺進。立殪十餘人。諸軍辟易。又兵衞遂中丸墮馬。命左右刎己。左右不肯近。遂自刎而死。兵士死者三百餘人。近世事情

太祖拔采石。進取太平。時將士妻子輜重皆在和州。元中亟欒子海牙復以舟子襲據采石。道中梗。太祖自將攻之。遣常遇春多張疑兵。分敵勢。戰既合。遇春操輕舸衝海牙舟爲二。左右縱擊。大敗之。盡得其舟。

江路復通。明史

杜曾據沔漢。時陶侃新破杜弢。乘勝擊曾。有輕曾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爭戰。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於石城。時曾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晉書

唐兵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傅其城。擧鞭指麾。若將圍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陣。高祖率建成居

三

其東。太宗及柴紹居其南。老生兵薄東陣。建成墜馬。老生乘之。高祖軍却。太宗自南原馳下坂（此太宗得意手）。分兵斷其軍為二。而出其陣後。老生兵敗走。遂斬之。唐書下同

元帥廣平王取長安。李嗣業為前鋒。元帥為中軍。郭子儀副之。王思禮為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距灃水。臨大川。彌亘一舍。賊帥長通儒遣李歸仁領勁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

四

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
仁匡。兵營左。覘軍勢。王分回紇銃兵。擊其伏。嗣業出
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昃。斬首六萬級。塡澗壑死幾
半。賊東走。遂平長安。
董摶霄從亟相脫脫征高郵。尋進兵泗州。不利。賊乘
勝東下。斷我軍糧道。乃回軍屯北沙。糧且絕。與賊死
戰凡七晝夜。賊敗走。奪賊船七十餘。乃得渡淮。保泗
州。時方暑雨。湖水溢。諸營皆避去。而摶霄獨守孤城。
賊環繞數十重攻之。摶霄坐城上。遣偏將以騎士由

四門突出。賊後約曰。旗一麾即還。既而旗動。騎士還。
步卒自城中出。夾擊之。賊大敗。然賊皆猶阻西行之
路。乃結陣而往。翌以奇兵。轉戰數十合。軍始得至海
寧。史元
茂士城守將巴彥。圖突圍走。整隊出攻晋軍。兵刄始
接。勢銳氣盛。法軍無不轉戰而前。晋軍知不可以力
敵。佯退以誘之。於是斂兵退出亞力堅尼士境。法兵
驟進。再攻晋軍第二路之首隊。不料晋之援兵自後
突出。遏截法軍歸路。前後夾擊。法遂不支。覩勢危急。

恐不能回茂士。其陣遂亂。紛然潰圍散走。退入城中。

曾法戰紀

英將法宇率兵。自長島向紐約。日耳曼精兵若干援之。我兵九千急築長壘長島西隅禦之。法宇分軍、爲三隊、一隊直進薄其壘。戰數十合。我軍奇變百出。英軍辟易。退數里。我軍追之。法宇分二隊。出軍後。放大炮劫我。我軍亂。前軍返戰。夾擊之。時一將爲敵所誘降。我軍遂不能支。潰圍而走。死傷無算。法宇按兵不前。待大軍至。既而華盛頓至自紐約。見僵尸蔽野。慘然曰。我精兵殲于此。華盛頓平生喜怒未嘗形色。至是始有憂色。乃曰。不如姑避敵鋒。裴鑑而遁。米利堅史

豫親王軍渡孟津。破張有聲于洛陽。張有曾于靈寶。盡取關外地。李自成盛兵潼關。遣劉宗敏圍清前鋒。三日。清兵不動。賊疑不敢擊。已而豫王至。自成出關迎戰。清兵三千從圍中起。夾攻破之。遂偪潼關。賊堀重濠。發礮遙擊。竊出鋭卒。繞出襲我軍後。爲清兵所破。英王阿濟格吳三桂渡河。破李錦。克延安鄜州。自成腹背受敵。遁走西安。守關賊降。清史○以上斷爽

魏將夏侯尚圍江陵。吳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三國志

公孫武達爲肅州刺史。突厥數千。輜重萬餘。入寇。謀南趨吐谷渾。武達以精兵二千人與戰。虜稍却。復殊死鬭。薄之張掖河。潛命上流度兵。虜已半濟。乃兩岸夾擊。斬溺略盡。唐書

廖永忠以征西副將軍從湯和。帥舟師伐蜀。永忠先

發至瞿塘關。山峻水急。蜀人設鐵鎖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持糗糧水筒。舁小舟。踰山渡關。出其上流。蜀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走崖石間。度已至。帥精銳出墨葉渡。夜五鼓。分兩軍。攻其水陸寨。水軍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進。黎明蜀人始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六寨。會壯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並發。上下夾攻。大破之。遂焚三橋。斷橫江鐵索。明史

劉黑達取洺水。秦王率兵討之。阻水爲連營。分奇兵。

以水斷後。是亦夾法。

絶其餽路。黑闥數挑戰。堅壁不爲動。三月賊糧盡。王度必決戰。豫壅洺水上流。敕吏曰。須賊度亟決之。黑闥果率騎二萬。絶水陣。與王師大戰。衆潰。水暴至。賊衆不得還。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黑闥以殘騎奔突厥。山東平。唐書下同

竇建德冠范陽。羅藝與薛萬均拒之。建德衆二十萬騎兵已緣堞。萬均與弟萬徹率死士百人。出地道掩擊其背。衆驚潰去。

足利尊氏走于湊川。官軍追擊。與足利直義戰于豐島。勝敗未決。楠正成後至。遶出敵後。直義不戰而走。外史

小田原之役。城兵夜出斫蒲生氏鄉營。氏鄉與十數騎旋出敵後。揮槍擊之。敵驚潰。殺百餘人。筑紫軍記

薩長安濃津川越大垣大村等官軍。攻白川城兵與會津及仙臺棚倉援兵。出城據山邀戰。互前互却。自辰至午。勝敗未決。官軍數十人。鼓勢逼塞。城兵山路繞出官軍後。其在山上者。俯擊應之。官軍潰走。近世外史

佐賀之役。官軍向蓮池口者。分爲二隊。一進境原。一

外重內輕

十三

進運池、襲賊後、縱火其營。境原賊回顧駭走。因馳使本道移其軍。既而賊又反戰、來侵境原。防禦頗苦。運池軍來援、夾擊。賊兵悉潰。恐黑夜有伏、不敢追躡。近續

世外史

明師克江陰、以吳良爲指揮使、守之。張士誠大舉兵來寇。艨艟蔽江。其將蘇同僉駐君山、指畫進兵。良遣弟禎、出北門與戰、而潛遣元帥王子明、帥壯士馳出南門、合擊。大敗之。俘斬甚多。敵宵遁。明史

慕容垂南攻翟遼、留章武王宙輔太子寶守中山。幷

十四

內重外輕

陘人賈鑒招引北山丁零翟遙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昭其外郛、宙以奇兵出其外、寶鼓躁於內。合擊大破之。盡俘其衆。惟鮑單馬走免。後燕十六國

胡海從太祖征雲南、與副將軍沐英、會師攻大理。敵悉衆扼上下關。定遠侯王弼自洱水東、趨上關。英帥大軍、趨下關、而遣海以夜四鼓、取石門間道、渡河繞點蒼山後、攀大樹、緣崖而上、立旗幟。英士卒望見、皆踴躍大呼。敵衆驚擾。英遂斬關入。海亦麾山上軍、馳下。前後夾攻。敵悉潰走。明史下同

猛進者。使深入而陷之。

相持使不得動。而斷其後。

陳友定侵處州。參政胡深擊走之。遂下浦城克松溪。獲友定將張子玉與朱亮祖。進攻建寧。破其二栅。友定遣阮德柔以兵四萬屯錦江。繞出深後。斷其歸路。而自帥牙將賴政等。以銳師搏戰。德柔自後夾擊。深兵敗。被執死。

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帥舟師二十萬人。薄湖州。敵三道出戰。達亦分三軍應之。別遣兵扼其歸路。敵戰敗返走。不得入城。還戰。大破之。

來瑱爲山南東道襄鄧等六州節度。得士心。行軍司

馬裴茙表云。瑱善謀而勇。恐後難制。即除之。可一戰禽也。帝頗謂然。遂改瑱淮十五州節度以寵之。陰奪其權。加茙襄鄧等七州防禦使。代瑱。瑱懼。釋言淮西無糧。須麥收可上道。又諷衆固留。代宗立。復授襄州節度奉義軍渭北兵馬使。密詔茙圖之。茙自均州率衆浮漢下。會日入。候者白瑱。瑱與帳下謀。其副薛南陽曰。公奉詔留鎮。而茙以兵脅代。是無名也。茙智勇非公敵。而衆心不附。彼若乘我不虞。縱火夜攻。誠可憂也。若須明則破之必矣。明日茙督軍五千。陣穀水

十七

北。塡以兵迎之。呼其軍告曰。爾何事來。曰。公不受命。故中丞伐罪。塡曰。詔還塡此州。乃以詔書示之。皆曰。僞也。吾千里伐賊。豈空歸耶。爭射之。塡走。南陽曰。請公勒兵勿戰。乃以三百騎爲奇兵。旁萬山出其背。夾擊之。其衆幾盡。我脫身走。至申口。禽之。送京師。塡因入朝謝罪。帝待之無疑。唐書

符堅死秦國大亂。姚萇據長安稱秦王。符登引兵攻之。時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鎭東姚漢得於

十八

李潤。萇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辭。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絶。萇每見一軍至。輙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擧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

十九

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
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袁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
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
晉書

柳元景爲隋郡太守。既至。而蠻斷驛道。欲來攻郡。郡
內少糧。器杖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分五百
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
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於計爲長。會蠻
垂至。乃使驛道爲備。潛出其後。戒曰。火擧馳進。前後

二十

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
肅然。無復寇抄。宋書

完顏霆屯海州。宋高太尉兵二萬駐朐山。霆軍乏糧。
采野菜麥苗雜食之。宋兵柵朐山下。隔湖港。霆作港
中暗橋。遣萬戶胡仲珪副統劉贇率死士由暗橋登
山。霆率兵四千人趨山下。約以昏時擧火爲期。上下
夾擊。宋兵大敗。墜溺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高大尉
彭元帥于陣。餘衆潰去。金史

毛利元就使其族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率兵二

刻名於矢亦一奇

萬入豐前。攻門司城陷之。大友義鎮遣戸次鑑連率齋藤鑑實吉弘鑑理等兵二萬邀之。鑑連豫分兵踰山。遶出敵後。又選射手百五十人。令刻名於矢。臨陣。連發。敵陣頗動。因乘之。伏兵乘高鼓譟。擣其背。敵大敗。走據門司城。隨而圍之。敵走上舟。尾擊又破之。外史

下補同編

京極高岑攻淺井亮政小谷城。陣尊照寺。遣磯野員上城後山。瞰射城中。城中憂之。亮政遣諜覗敵營。反報曰。諸人皆負城後。瞰射不設備。獨淺見氏陣堅

耳。亮政曰可矣。於是遣大橋秀元海北貞兼率兵潛出城。繞出尊照寺後。遣別將誘里民。擧炬火馬上山。臨發。飮士卒酒。夫人自出佐酌。士卒皆感泣。及期亮政將八百人出門。鼓譟挑戰。敵兵出顧馬上山火。大駭。不戰而潰。秀元貞兼夾擊。高岑麾下。麾下益潰。高岑脫身走。斬首三百七十級。

平維盛平忠度等大擧北伐。入加賀。拔林富樫二城。源義仲在越後國府。聞之。遣今井兼平馳先奪寒原之嶮。自將五萬騎繼之。是時維盛兵七萬。軍礪並山。

平氏富士河驚羽聲。義仲用鼓螺。亦欲驚奪其氣。山上八道與前後及五部軍攻之。所可走者。南壑二路而已。即循環八卦。

忠度兵三萬軍志雄山。義仲遣叔行家向志雄山而自向礪並山。山南有栗殼壑。深數十仞。義仲謀曰。彼衆我寡。彼舍山東下。就平地戰。非我利也。我先陣山東麓。歆必下顧而陣。我分兵繞出山西。驅歆于南壑中。可一舉而殲也。諸將曰善。乃以兵三千鼓螺千許。屬樋口兼光。度中山。出于山西。兼平等五部兵各二千。從南北黑阪而進。自將三萬人。進至東麓。益旗幟蔽林。平氏望視之。果下顧陣于山腹。兩軍射戰終日。而兼光等已在歆背。義仲聚耕牛四五百許。縳炬於

缺一面。最抄。角上之火。所以爲期約。牛又可以防矢石也。

角。日暮驅而縱之。軍士從其後。兼光等麾兵而上。鼓螺聲震天地。夾擊西軍。西軍大駭潰走。陷南壑死者幾二萬人。壑爲塡塞。斬平知度平爲盛等。維盛僅以身脫。鎌倉史

佐賀之役。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督軍。入於筑前博多港。置本營於中島。多出間諜。窺伺賊動息。即與諸將會議。分兵三道。陸軍少佐茨木惟昭率步兵一大隊。陸軍大尉山崎成高率砲兵隊。並向田代口。陸軍少佐厚東武直率半大隊。由萩原口進。陸軍大尉某率

半大隊。由平等寺口進。而陸軍少將野津鎮雄督全
軍發博多。至田代驛。一擊走賊。鼓行抵旭山下。旭山
堀起曠原。最爲要衝。賊葺林木築砲塁。俯擊官軍。武
直布撤兵薄其正面。繼以砲隊。砲響互起。山岳爲震。
官軍分二隊。其一取路于山浦間道。衝賊軍之横。其
一由宿村間道。繞出其背。三面合勢。吶喊逼之。賊兵
弃守而遁。官軍奪其砲臺。進至中原驛。賊兵據險死
鬭。其鋒甚鋭。官軍將退。會諸道官軍來援。其勢復振。
賊兵狼狽踏籍。棄器仗逃。續近世外史

英佛合兵二萬。駕百艦。直擣北河。郡王僧格林沁率
滿兵與二國軍。戰河口破之。英人揚休戰旗。爲紿竊。
分軍襲後夾擊。滿兵竟敗。因揚旗放俘。議休戰二國
將疑不聽。急攻太沽。陷之。滿兵盡失沿河之守。北支那戰
爭記以上旋夾○

梁師都與突厥千騎營野猪嶺。延州總管段德操勒
兵不戰。師都氣懈。遣兵進擊。戰酣。德操自以輕騎出
其旁。乘之。師都大潰。逐北二百里。俘馘甚衆。唐書
星吉爲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員外郎。時江州已陷。賊

據池陽太平。官軍止有三百人。賊號百萬。星吉貸富人錢。募人爲兵。一日得三千人。乃具舟楫。直趨銅陵。克之。又連破賊。遂復池州。乃命諸將分道討賊。復石埭諸縣。賊復來攻。命王惟恭列陣當之。鋒始交。出小艦、從、旁橫、擊。大破走之。元史

契丹可突干入寇。詔信安王禕率幽州長史趙含章進討。平虜先鋒烏承玼請含章曰。虜固劇賊。前日戰而北。非畏我。乃誘我也。公宜畜銳以折其謀。含章不信。戰白城。果大敗。承玼按隊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

干奔北。唐書

太祖援安豐。比至。呂珍已陷其城。殺劉福通。聞大軍至。盛兵拒守。太祖左右軍皆敗。常遇春橫擊其陣。三戰三破之。俘獲士馬無算。明史

武田勝頼攻長篠。德川侍從請援織田信長。救之。信長甚憚甲斐人。植重柵穿塹。守以鳥銃。使待從亦做之。大久保忠世其弟忠佐奉命。以銃手三百爲先鋒。織田氏將挑戰。忠佐謂忠世曰。我主彼客。使彼先戰。我之耻也。忠世曰。然。乃共出柵外誘敵。敵左陣突騎

三千先縱。我銃隊擊郤之。敵中軍繼至。忠世忠佐周馳健鬬。當是時。爲二人所擊破者。皆轉赴信長前軍。敵右軍亦冒銃直進。信長前軍走入柵內。柵殆破。敵逼其麾下。侍從馳騎告信長曰。公令諸隊齊發銃。我軍用槍橫擊。可以克也。信長傳令。敵兵大沮。本多忠勝松平忠正鳥井元忠榊原康政等攢槍接戰。甲斐諸軍遂大潰。與平信昌松平伊昌出長篠夾擊。幾獲勝賴。勝賴厪免。是日自卯至午。戰凡五十八合。斬首一萬餘級。武田氏宿將精兵畧殲。史外

英國長海軍。兵艦之堅牢。運轉之練熟。萬國無及者。拿破崙夙憂之。設一策。欲離四肢。擣腹心。竊謂海軍將維紐伯曰。汝先帥佛西兩國兵艦。佯爲侵英屬印度。彼必尾擊。誘之遠洋。急駛回歐海。分艦隊爲二。一擊比臘斯的舌布克港。一以巴倫易港兵。乘虛衝英國。則一舉屠龍動府。彼之堅艦畫餅耳。維紐伯乃將兵艦數十艘。當英艦且戰且走誘之。時英國海軍將內爾遜於埃及亞不幾港敗佛艦者驅數十艦追之。覘佛艦頻走。危疑不敢疾追。至其西印度海也。佛艦遠轉針路。向

歐海。內爾遜叩舷呼曰。吾陷敵術中。及今追之。郤失
機。急發快舸。報英府。英府忽艤十五艦。將督俾得加
德扼死尼斯停岬海。（西班牙地）維紐伯大愕。欲急擊退之。
敵艦不動。列隊發礮。勢不可近。內爾遜亦帥二十九
艘大艦尾來。夾圍之杜羅波牙岬。（西班牙地）維紐伯進退
無途。決死衝圍。兩艦舳艫相轢。一離一合。砲烟蔽日。
散彈迸海。海波爲沸。佛艦遂敗。維紐伯及兵卒一萬
二千就獲。失兵艦二十五艘。（萬國史佛）

官軍進取甲府。賊將近藤勇猶與諸亡命合謀。退據
勝沼。占險構柵。拒戰太力。本道高知鳥取軍。沮隳不
能前。時高知四番隊自間道傍出。擊賊左翼。本道軍
又轉向右翼。夾擊。大破之。斬獲略殲。（此條元依續日本外史。以勇作古屋作左衛門。爲破勝沼。而取甲府。兵之所向。亦有異同。大失事實。此役谷中將監軍。今從敎而改之。○以上旁夾）

右夾法

赤松則祐犯京師。六波羅遣陶山高通河野通盛軍
于蓮花王院。既敗其敵。還抵七條大宮。望朱雀街。隅
田通倫高橋宗康戰且敗。通盛曰。疾驅救之。高通曰。

姑待之。已而通倫宗康敗走。乃進躡敵後。大敗之。太平記

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王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爲兩柵。友寧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五代史

李文忠援大同。進至白楊門。天雨雪。已駐營。文忠令移前五里。地利也阻水自固。元兵乘夜來劫。文忠堅壁不動。

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戰。度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擒其將脫列伯。俘斬萬餘人。窮追至莽哥倉而還。明史

移剌窩斡據泰州叛。往攻濟州。欲邀糧運。元帥完顏謀衍與左右都監合兵。甲士萬三千。至朮虎崖。盡委輜重。士卒齎數日糧。輕騎襲之。紇惋郡牧人契丹紇者其弟孛迭按刺皆棄家。自賊中來降。紇者謂謀衍曰。賊中馬肥健。官軍馬疾弱。此去賊八十里。比遇賊。馬已憊。賊輜重去此不遠。我攻之。賊必救。其巢穴。賊

至馬必疲我馬少得息所謂攻其所必救以逸待勞者也謀衍從之乘夜亟發會大風路暗不能辨運明行三十里許與賊輜重相近整兵少憩窩斡趙濟州知大軍取其輜重乃還救遇于長濼既陣謀衍別設伏于左翼之側賊呂餘騎突出左翼伏兵之間徒單克寧射却之是日別部諸將與賊對者勝負未分相去五里許而立左翼萬戶襄別與賊戰賊陣動襄麾軍乘之突出其後俱與大軍不相及襄以善射者二十騎率衆自賊後擊之賊不支乘勢麾軍擊其一偏

三十五

三十六

賊遂却襄與大軍合而別部諸將皆至整陣力戰忽反風揚砂石賊陣亂官軍馳擊大敗之追北十餘里斬獲甚衆詔以糺者爲武義將軍 金史

李密與王世充相持洛陽世充悉衆決戰先以騎數百度河密遣迎戰驍將十餘人皆被創返明日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待之密議所便裴仁基曰世充悉勁兵來東都必虛請選衆二萬向洛世充必自拔歸我整軍徐還兵法所謂彼歸我出彼出我歸以疲之也密不能用仁基擊地嘆

曰。公後必悔。及其後。密果敗。唐書
上杉景勝攻新發田治長。焚掠而還。治長與五十公
野道如尾之。我殿將杉原左近戰死。直江景續苦戰
拒之。景勝欲自當之。畠山義春諫止之。自執景勝馬
標。進三十步。令士卒皆下馬。橫槍膝上。以待。治長知
不可犯而卻。義春與藤田重信等追擊。至放生川而
歸 北國太平記
楠正成城于赤阪。可方百步。取農粟充糧焉。兵僅五
百人。正成聞東軍來。分其三百。以弟正季族和田正

遠將之。出城葦山而俟。東軍十餘萬。望見其城。憫笑
曰。此可隻手掀耳。爭下馬肉薄攻之。正成令士卒齊
射。立斃千餘人。東兵沮卻。卸甲且休。而伏兵自左右
起。正成以二百騎。闢門突出。三面合擊。東軍大擾亂。
棄器械而走。外史下同
島津義弘與明將董一元。夾晉江而軍。明將茅國器
說一元曰。義弘築望津東陽泗川永春昆陽金海固
城新寨八壘。勢如長蛇。望津其首也。擊其首。餘易制
耳。一元然之。會明捕虜郭國安在望津。送欵於一元。

約爲內應。擧火爲信。至期。國器引兵臨江。我兵亦出寨臨江。已而寨中火起。吾兵顧而救之。明兵乃渡。陷望津。義弘子忠恒在新寨。欲赴援。義弘曰。未可。望津兵退守泗川。而一元已分兵襲永春昆陽。燒其積聚。悉軍渡江。遂乘夜襲泗川。我兵走入新寨。忠恒復請赴援。義弘曰。未可。一元已取數壘。而島津氏不出。意甚輕之。進燒東陽倉。遂向新寨攻之。自卯至巳。以木砲擢大門及城墻。薄塹拔柵。會砲炸煙熖四迸。明陣亂。義弘目忠恒曰。可以出矣。忠恒唯而起。與數千騎

闗門直衝明陣。明陣皆披靡。而茅國器葉邦榮以萬人横入于城。義弘豫勒五千人。迎擊走之。明後軍藍芳威望見先走。明軍遂大潰。義弘忠恒追奔逐北。斬首三萬餘級。明兵爭走相擠。伏尸二百餘里。

右勞逸

策府卷之六

策府卷之七

追策四　宜追　宜止

追者。乘其沮氣。戰未足。褫氣。雖追無大利。追者視其馬足。疑者備其後。方其力。察其地。或塞其前。或乘其惰。有宜急。有宜緩。追而混其猷。巧者也。歸師勿遏。背丘勿逆。生兵在後。不追。無故而去。不追。有不追而益奇者。宜察之。

賊杜曾爲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豫章大守周訪擊之。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以謀與之戰。乘其疲。曾遂

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晉書

薛舉掠岐豳。秦王禦之。壁高墌。舉死。子仁果代立。兵稍衰。諸將請戰。王曰。我軍新衂。銳氣少。賊驟勝而驕。有輕我心。我閉壁以折之。伺衰而擊。可一戰擒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久之仁果糧乏。挑戰不許。其將牟君才內史令翟長遜以衆降。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降。王策賊可破。遣將軍龐玉擊宗羅睺於淺水

原。戰酣。王以勁兵擣其背。羅睺敗。王率騎追奔。於是悉軍馳之。曰勢破竹。不可失也。夜半至折墌。運明圍合。仁果率僞官屬降。王受之。諸將賀且問曰。羅睺雖破。而賊城尚堅。王能下之何也。王曰。羅睺徒將非急追之。使得還城。未可取也。故吾使賊不及計。是以克之。諸將咨服。唐書下同

劉武周據幷州。宋金剛陷滄州。王行本據蒲州。而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以應武周。高祖懼。詔諸將棄河東。以守關中。太宗以爲不可棄。願得兵三萬。可以破

如我木曾義仲新田義貞等皆以不追窮逐及敗。

賊。高祖於是悉發關中兵益之。出龍門關。屯於柏壁。明年擊敗金剛於柏壁。金剛走介州。太宗追之一日見其賊氣故夜馳二百里。雖王凱亦追窮宿於雀鼠谷之西原。軍士皆饑。太宗不食者二日。行至浩州。乃得食。而金剛將尉遲敬德尋相等皆來降。武周懼。奔于突厥。其將楊伏念擧幷州降。

清兵長驅而入。斬明大學士黃鳴駿。連下建寧延平。何騰蛟遣五千騎迎唐王。其兵次詔州。不能進。王遂奔汀州。清前鋒統領努山。冒明軍旗幟。馳七晝夜。追

及、之。幷敗其總兵姜希援兵二万。遂執唐王。王不食死。清史

桓玄敗走。臨川王道規與劉毅何無忌追之。遇玄於崢嶸州。道規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並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恇怯。加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昔光武昆陽之戰。曹操官渡之師。皆然。今才雖謝古人。豈可先爲之弱。因麾衆而進。毅等從之。大破玄。南宋書

夜襲者。謀勝而不謀敗。必不及設伏。

章武人王祖殺太守白欽。渤海人張申據高城以叛。慕容垂遣子高陽王隆討之。更遣太原王楷趙王麟將兵會隆於合口。以擊申。祖帥諸壘共救之。夜犯燕軍。楷等逆擊走之。隆欲追之。楷麟曰。王祖老賊。或詐走設伏。不如俟明。隆曰。此白地群盜。烏合而來。邀幸一決。非素有約束。能一其進退也。今失利而去。衆無爲用。乘勝追之。不過數里。可盡擒也。申之所恃。惟在祖。祖敗則申降矣。乃留楷等守壘。隆與平幼分道擊之。比明。大獲而還。懸所獲之首示申。申懼出降。祖亦

歸罪。後燕 十六國

加滕清正守蔚山。立花宗茂在釜山。自請以五百人往救清正。值明五千人于元濆。乘曉霧薄擊。克之。遂追北。或以衆寡不敵止之。宗茂曰。敵馬足亂。可追。不追。覗我寡也。追擊復克之。既舍。逸明囚。設五伏以待。曰。吾乃覗寡而誘之也。夜半明兵來襲。伏起復克之。外史

輕車都尉寄完我統兵渡河。討大同賊。復蒲州臨晉河津。進征平陽賊將白璋。率步騎六千。至榮河迎戰。完我奮擊破之。斬三千級。追至黃河。賊未及濟。清兵薄之。溺水死者無算。遂斬璋。餘賊入吉鎮。又追破之。移師猗氏。賊將衛登芳。依山結塞。與張萬全為犄角。完我擊斬萬全。轉戰禽登芳。斬王國興。復進破郭傑于聞喜。清史

英將法字歸國。克林敦代守費勒特費。華盛頓欲攻之。以軍備匱乏。未果。克林敦棄費勒特費。自鳥邦向紐約。華盛頓率諸將追之。人人以兵寡危之。華盛頓曰。兵有機。非衆寡。得機不追。却失敵。追及鳥邦瑞某

地。英軍止拒之。會我裨將理內應。軍伍亂。華盛頓憤然曰。豎子敢爾。疾呼督戰。英軍乘機亂擊。銃甚。華盛頓益憤。殊死奮鬪。戰數十合。見星未止。英軍遂敗。我軍亦以憊。收兵不解戎裝。露臥野外。華盛頓脫表服。鋪地坐樹下待明。旦英軍見我軍氣凜然不可犯。夜半潛拔陣逃去。時暑熱炎熇。我軍不追窮。（米利堅史）

魏九眞太守薫元自蜀出交趾。破吳軍。吳蒼梧太守陶璜從大都督薛珝距之。璜爲前部督。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趾。元距之。諸將戰。璜疑斷檣內有伏兵。

因敵謀而設謀

吳子曰。先占其將。而

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晉書）

魏太祖征張繡。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行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

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

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三國志

長尾景虎據橡尾城。長尾政景來攻。景虎不敢出。夜半政景却。乃以三千騎開門出。戰于下溪。走之。追及高陵勿向背丘勿逆米山。景虎按兵止。敵過嶺。鼓衆追擊。又大破之宇佐美定行謂諸將曰。諸君知主公按兵止故乎。曰不知

十一

十二

也。曰。歛迫嶮急之則返擊。聽其過嶺。乘高下擊。歛不能支。主公年少。臨機制變。如此。豈我輩所企及哉。外史

李勣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齎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己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唐書下同

田頵爲楊行密攻趙鍠於宣州。鍠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頵乘舸追之。鍠驚遂

見禽。
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大總管征賀魯。大戰曳咥河。敗之。明日振兵復進。五弩失畢擧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定方令副將蕭嗣業回紇婆潤率雜虜兵。趨邪羅斯川追北。定方與任雅相領新附兵。繼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禽。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眞合。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金牙山。方賀魯將畋。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万

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
魏太祖征蠕々。蠕々遁走。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帥因張袞言於太祖曰。今賊遠糧盡。不宜深入。請速還軍。太祖令袞問諸部帥。若殺副馬。足三日食否。皆言足也。太祖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漠赤地南牀山下。大破之。既而太祖問袞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對曰。皆莫知也。太祖曰。此易知耳。蠕々奔走數日。畜產之餘。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

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北魏書
桓温大擧討燕戰不利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
鎧甲自陸道奔還燕諸將爭欲追之慕容垂曰不可
温初退惶恐（宜緩）必嚴設警備簡精鋭爲後拒擊之未必
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
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率八千騎徐行躡
其後温果兼道而進數日垂謂諸將曰温可擊矣乃
急追之及於襄邑慕容德帥勁卒四千從間道先温（垂德帳中秘謀）
至襄邑東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温衆大敗斬首

三万級前燕十六國
隋以楊素爲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
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
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並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
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
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隋書
細川定禪據園城寺新田義貞得源顯家援兵攻園
城寺破之顯家乃退義貞亦欲收兵舟田經政扣馬
說曰兵利在乘勝賊一敗魄褫氣沮我因躡之乘勝

連、進。可、以、終、獲、其、渠、魁、也。義貞曰。然。即率三萬騎追之。遇、嶮、逼、擊。遇、夷、遙、射。賊不能返戰。伏屍狼藉。餘衆走歸京師。合於足利尊氏。義貞追上華頂山。望尊氏軍。軍充塞京師。不知其幾千萬也。義貞計不可徒戰。乃、令、我、兵、略、相、識、面、者、每、五、十、爲、伍、卷、旗、撤、號、爲、敗卒、狀、混、入、彼、軍、待、戰、而、起、部、二、千、騎、遣、之、已而兩軍接戰。至日暮。所遣二千騎。揚旗並起。賊軍大驚擾亂。自相擊刺。遂大潰奔。我軍乘勝短兵急接。尊氏追蹙。欲自刃者三。史外

右宜追

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魏太祖遣李典從夏候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狹、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三國志魏

呂光荒耄。沮渠蒙遜推建康太守段業爲盟主。攻西郡取之。晋昌敦煌皆降業。呂弘去張掖。將東走。業議欲擊之。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戒。

也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
率衆追之爲弘所敗業賴蒙遜而免歎曰孤不能用
子房之言以至于此晋書

慕容垂反圍符丕鄴城慕容泓聞之亡奔關東聚兵
數千屯華陰符堅遣符叡督司馬姚萇等兵五萬討
泓泓聞叡兵且至懼帥衆將奔關東叡欲馳兵擊泓
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
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能反噬于人彼自知
困窮致死于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

十九

二十

彼將奔敗不暇矣叡弗從戰于華澤敗績爲泓所殺
十六國前秦

大內義興攻石見三隅兼隆降之尼子經久援兼隆
至赤穴聞其降怒來攻義興陣濱田尼子氏先軍四
將縱火濱田民家挑戰義興使陶持長與青景某仁
保某等將五千人擊之四將大敗走青景仁保乘勝
追北持長令收兵不聽而馳持長曰吁（生兵在後）敗矣果爲敵
後軍所破外史補編

陸俟與高凉王那擊盖呉於杏城大破之獲呉二叔

諸將欲送京師。俟獨不許曰。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吳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也。諸將恐失二叔。或沮之。俟辨其利害。逐遣吳二叔。與之期。及吳叔不至。諸將各咎於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

北魏書

脇屋義助少衆往鯖江。撿城地。賊將細川孝基。俄以兵五百奄至。義助擊破之。歃濟水走。衆欲追之。義助

曰。以寡勝衆。偶然耳。若窮追。有蹉跌。爲敵所乘。不如揚以俟諸軍來救。於是燔柴。衆望煙來戰。遂拔府城。

南山史

亟桓伯顏大擧伐宋。宋都統制劉師勇與張彥王安節等拒常州。數月不下。既屠其城。斬安節等。師勇變服單騎。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又嘗伐宋。拔陽羅堡。破宋將夏貴於漢口。貴僅以身免。諸將謂貴大將。不可逸去。請追之。伯顏曰。陽羅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

二十三

使、不、必、追、也。會諸將、議所向。遂次鄂州。遣呂文煥揚
仁風等諭之令降。鄂恃漢陽。將戰。乃焚其戰艦三千
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知鄂州張晏然知漢陽軍王
義。知德安府來興國以城降。都統程鵬飛亦以其軍
降。元史

英戈船三十艘逼吳淞。吳淞以東西砲臺爲犄角。西
砲臺在海口北距寶山六里。江南提督陳化成扼西
砲臺以守。時制軍牛鑑在寶山。懼謀化成。對曰。無恐。
以砲扼險。可決勝。公第坐鎭。毋輕出入也。又語參將

二十四

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鑑不知故陷。

周世榮曰。吾與汝福皆不薄。世榮愕然。化成曰。詰朝
戰而勝。則受上賞。不然。亦俱不朽。非福而何。明日英
船排江進。化成登臺。執紅旗揮戰。盡砲及千聲。自卯
及己。壞六七艘。英人沮。欲退。官兵噪而奮。鑑聞師利、
趨、出、追、及、三、里、英人從檣上覘其幟。駕砲艦擊之。鑑
跳而免。英人乘之。蹤入砲臺。師遂潰。清史稿

右宜止

策府卷之七

策府卷之八

走策五　觀走　退軍

孫子不云乎。少則逃。弱則避。小之堅。大之擒也。非畏其死也。爲謀之未得也。但戰者。寧期追而不期走。故自古無奇策焉。結陣反噬。據險燔柴。遺物而蹂躪。留表而遺脫。以爲通策而已。其可豫者。或設伏掩之。擣虛返戰。或繼煙而掃陣。結草而拔營。或爲誑言誑事以逸。若夫自定而示有餘。或自我告變以奪其贍。其深者也。

遼伐晉。晉將杜重威逆于望都。據水勒戰。遼將耶律漚里思介馬突陣。餘軍繼之。被圍。衆言。陣薄處可出。漚里思曰。恐彼有他備。竟引兵衝堅而出。迴視衆所指。皆大塹也。遼史

李穆從太祖擊齊師於芒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詈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既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隋書

蕩陰之敗也。東安王繇爲王頴所害。帝元帝睿恩禍及。

將出奔。其夜月正明。而禁衛嚴警。帝無由得去。甚窘
迫。有頃雲霧晦冥。雷雨暴至。微者皆弛。因得潜出。顧
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
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
亦被拘耶。吏乃聽過。晋書

後醍醐帝在隱岐。一夜與源忠顯徒行逃出。叩一民
家。問港所在。主人熟視帝狀貌。知非常人也。乃負帝
至港。託諸舟人。舟人亦有感喜色。忠顯告以實。揚帆
而南。天明顧見數十艘近。則佐々木清高也。舟人伏
帝與忠顯於船底。覆以蒹魚。而坐其上。清高來索。舟
人曰。何索。曰。先帝逃矣。舟人曰。果有是事。獨京裝者
二人乘船發港。因指曰。在彼。清高赴之。帝遂達名和
港。依名和氏。外史

德川氏東伐上杉景勝。石田三成治兵大坂。將躡其
後。命將吏守港口。取諸侯妻子。納之城中。加藤清正
臣竹田家正大木恒將相謀欲脫夫人。司艦梶原某
邸在傳法口。因飲梶原梔子汁。不許眠數日。瘦黄如
病者。日日乘轎就醫城中。被帽覆衾。出入城門。衞士

撿、捺、無、所、疑。又就傳法口。日、日、放、蜈、蚣、船。互、馳、賭、運、速。港、吏、無、所、疑。既而清正遣使命謀脫夫人。於是夫人伏轎底。梶原覆之。衾帽如常。出城門。就蜈蚣船。互馳船過港口。而吏始知為所欺。抽碇追之。既不能及。常山紀談

米將布多那以一隊守干控底格邪。一日早起對鏡理髮。乍見紅裝軍射照鏡面。則英軍來襲也。布多那投鏡佩大刀。乘馬驅出。部下熟寢。未覺。騎屬者。僅若干人。既而日寡、兵、抗、戰、徒、死、耳。顧、衆、揮、去。自遁入山

寺。下一石級。敵騎追躡甚急。布多那回、馬、顧、以、慢、言、斬、之、而電走。追騎躊躇疑不追。米利堅史

脇屋義治從父義助戰竹下。年甫十三。戰酣誤陷敵。急散髮撤號。使不可識別。義助恠其亡曰。人之赴戰建勳。亦為子姓地也。喪子何為。乃返戰索之。敵皆披走。義治佯為返鬪狀。曰。我衆何怯。躍、馬、返、義、助、陣。敵二人以為我軍從馳。義治目從兵斬之。遂得免。南山史

韋藝為魏郡大守。隸韋迥。迥陰圖不軌。朝庭微知之。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代迥。孝寬將至鄴。因詐病止傳

舍。從迴求藥。以察其變。迴遣藝迎孝寬。孝寬聞迴所爲。藝黨於迴。不以實荅。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迴反狀。孝寬於是將藝西遁。每至亭驛。輒盡驅傳馬而去。復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迴尋遣騎追孝寬。追人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隋書

孔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融欲告急平原將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大史慈自請求行。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

七

八

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絃而倒。故無敢追者。遂至平原說備。備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三國吳志

三河軍欲退。甲斐兵尾之。結而不解。三河將本田忠勝提槍單騎馳入兩軍之間。兩軍乃開。終收兵而退。

命卒積薪坂頭。而伏銃其側。敵至。銃發火起。歒不能

復尾。下外同史

三形原之役。德川氏軍不利。夏目正吉在濱松。聞急

馳至。苦戰死之。公得間而走。使大久保忠世樹旗于

犀崖。以收敗軍。歒以爲大將。爭赴之。公因得達城。

孫堅移屯梁東。大爲董卓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

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車騎

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逸。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

繞著。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近覺是柱。乃去。

三國吳志

上杉謙信攻小田原。不能拔還。成田長泰與北條氏

兵尾擊之。謙信令委輜重於道。歒爭取之。因蹂躪而

過。下外同史

左馬頭源義朝攻平氏六波羅。不利。與三十騎東走。

台嶺僧徒以三百人要於路。義朝患之。武藏人齋藤

實盛免冑謂僧徒曰。左馬既死矣。我輩新募之兵。將

歸鄉耳。公等欲褫我鎧仗。所不敢愛。顧予衆我寡。不

能周給。請抛擲之。公等自取焉。乃投其冑。僧相蹂躪

爭之。三十騎因驅突而過。

賊杜弢遣杜弘出海昏。弘戰不利。退保廬陵。嬰城自守。官軍圍之。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入南康。晉書

德川公取遠江。自從五百人。巡視郡縣。甲斐將山縣昌景將兵三千。自駿府至金谷。遇公。下馬而拜。覲我寡單。心動。託忿爭反襲之。公走就險隘。擊斬其前鋒八人。昌景引去。外史

十一

十二

伊達政宗攻大內重綱小手森城。未下。兩會津二本松兵救重綱。政宗收軍退。城兵尾之不已。政宗使銃手五百人。繞山橫擊。破之。外史補編

東軍圍長兵於鷹司邸。長兵力盡將走。東兵攻圍益嚴。四門無出路。長將眞木和泉。松山深藏等相謀。先向表門大關。爲出戰勢。攻兵盡銳赴之。乃使人覘裏門。兵果寡而有惰色。和泉等乍開扉。以巨礮七門爲先鋒。衆鼓譟從之。東兵狼狽不能支。長兵衝突而過。遂走嵯峨。近世史略

石勒遣別將寇河南。騎兵至譙城。遂掠城父婦女輜

重而還。祖約使兄子智與將魯延追之。勒將僞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復還掩擊。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遂陷城父。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十六國 後趙）

慕容垂圍苻丕於鄴城。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退。自新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引兵追之。丕發兵繼後。追及於董唐淵。垂曰。秦晉瓦合。相持爲强。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既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趨輜重。爲垂所

擊。牢之敗績。慕容德慕容隆復回軍要擊。至於五丈原。斬首數千級。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十六國 後燕）

將軍明瑞征緬甸。深入二千餘里。以糧盡。向木邦歸。蠻獲我病卒。知之。即悉衆來追。我軍且戰且行。明瑞與觀音保哈國興。更番殿後。步步爲營。日行不過三十里。時蠻識我軍號。每晨吹波倫者三。而起行。則賊亦起而追我。次日五鼓復吹。伏箐以待。賊果來。萬槍突出。四面霆擊。潰墜相籍。坑谷皆滿。殺四千餘人。賊不復追。（清史 下同）

永寧陷。將軍鄂午濟哈等軍敗。退守敘州。大軍先行。殷化行以孤軍殿。胡國柱驅二萬人來追。衆甚恐。化行曰。今日之事。以必死求生則生。以倖生求生則必死。我如走。賊追躡之。立盡。兵法。易地用衆。險地用寡。當據險待敵。猶兩鼠鬭穴中。力大者勝耳。遂扼險而陣。賊悉銳來攻。士皆殊死戰。迫暮。以草人秉炬爲空營。引軍潛退。賊疑不敢追。乃得與大軍會。夜半追軍復至。火光爍天。諸軍皆引去。化行爲殿。自永寧至瀘州。二百餘里。山路險峻。化行且戰且退。十二晝夜不

解甲。竟得全師還。化行語諸將曰。兵不難於進。難於退。進則士氣勇。退則士氣怯。兵法曰。攻必攻其心。守必守我氣。我軍不失守氣之道。故得全。諸將乃服其智勇。多就化行決機宜矣。

右戰走

諸葛亮據五丈原。病卒于軍。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三國蜀志

注引漢晉春秋

佛將暹叙。取敗兵。退保魯曼士。欲爲巴里斯聲援。菲哩特查理斯孛王維廉烈當之。兩軍相合。殊死劇戰。及五日聞。勝敗未決。時孛師法翁毛奇圍巴里斯府。未暇援之。謂可以虛擊分後隊。先令一軍。列大砲數門。劇擊府內。府內火起。士民驚擾。不能會戰。毛奇即分後軍數隊。援查理斯。查理斯。得勢。夾擊暹叙。遂破之。萬國史。孛佛戰爭記○此似誘策。然以虛擊親敵而分兵。所謂退軍

德川公使掠駿河。至持舟而還。過田中。恐其兵出尾爲攻城狀。敵不敢出。我兵乃還。外史

王越嘗與朱永帥千人巡邊。寇猝至。永欲走。越止之。列陣自固。寇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自率驍勇爲殿。從山後行五十里。抵城。謂永曰。我一動。寇追擊。無噍類矣。示暇以惑之也。下馬行。無軍聲。令寇不覺耳。明史

大友宗麟遣佐伯惟定率二千餘騎入日向。攻三河內城。惟定縱火乘城。遂拔之。城將甲斐某以殘兵自殿而走。高畑伊豫及其二弟追之。及獺越發銃殪甲斐。其兵覩之。憤激返戰。突陣決鬪。伊豫被創。二弟護

之而退。恐爲敵所乘。乃分手下數十騎。伏榛莽中。而走。敵果乘之。伏兵起。後矢丸交發。敵乃潰散。遂以銃手百人爲殿。結陣而退。筑紫軍記

張須陀伐下邳賊盧明月。賊衆十餘萬。須陀所統纔十之一。堅壁未敢進。糧盡欲引去。須陀曰。賊見兵却。必悉衆追我。得銳士襲其營。且有利。誰爲吾行者。衆莫對。惟秦叔寶與羅士信奮行。乃分勁兵千人。伏莽間。須陀委營遁。明月悉兵追躡。叔寶等馳叩賊營。門閉。不得入。乃升樓拔賊旗幟。殺數十人。營中亂。即斬

關納外兵。縱火焚三十餘屯。明月奔還。須陀迴擊大破之。唐書

田豫持節護烏丸校尉。並護鮮卑。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素利爲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燃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絶。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

二十一

赴之。豫將精銃自北門出。鼓躁而起。兩頭俱發。出虜
不意。虜衆散亂。皆弃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
蔽地。（三國魏志）

末帝分相魏爲兩鎭。恐魏兵亂。遣劉鄩以兵屯于魏
縣。魏兵果亂降晉。莊宗入魏。鄩以謂晉兵悉從莊宗。
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爲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
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
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五代史梁）

二十二

周太祖表楊擲行建州事。時建州遠在歙境三百餘
里。擲數戰克獲。威名大振。東魏遣大保侯景攻陷正
平。復遣行臺薛循義率兵與斛律俱相會。於是歙衆
漸盛。擲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恐義徒
背叛。遂僞爲太祖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
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洩。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首。
令領所部。四出抄掠。擬供軍費。擲分遣訖。遂於夜中
拔還邵郡。朝廷嘉其權以全軍。即授建州刺史。（後周書）

楊玄感擧兵至東都。及隋軍大至。問李密曰。策安決。
密曰。元興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因引軍

西從之至陝欲圖弘農宮密曰今給衆入關機在速
而追兵踵我若前不得據險退無所守何以共完玄
感不聽留攻三日不能拔引去至闅鄉追及而敗 唐書
董卓爲中郎將西拒韓遂于望垣硤北爲羌胡數萬
人所圍糧食乏絶卓僞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
爲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
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
敗績卓獨全衆而還 三國志
高祖出海壖城追孫恩海壖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

此似張益德長板橋而巧

兵一千請爲前驅高祖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
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援不從高祖設伏
敗賊嗣之追奔爲賊所沒高祖且戰且退賊盛所領
死傷且盡高祖慮不免至向伏兵處乃止令左右脫
取死人衣賊謂當走反停疑猶有伏高祖因呼更戰
氣色甚猛賊衆以爲然乃引軍去高祖徐歸然後散
兵稍集 宋書
孫權北征使陸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
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

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慼。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引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三國志吳

易州總管何伯祥從主帥察罕伐宋。諸軍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遠還。諸軍倉皇失措。伯祥曰。此必爲敵所遏。不若出其不意。而遂深入其地。彼不我測。乃可出也。遂率兵突戰。直抵司空寨。疏布營壘。陵高伐木。爲攻取勢。既夜。命爲五營。營火十炬。伏精銳于營側險要之地。天將明。令士卒速行而鳴鼓。其後宋兵果來追。伏發。驚駭潰去。追擊大破之。轉戰百餘里。他軍不能歸者。皆賴以出。帝聞之賜金二百兩。元史

呂光荒耄。其下沮渠男成等作亂。推建康大守段業

爲盟主。光命呂㚇討業。而大常郭馨明引二苑之衆
叛光。夜燒洪範門。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
廻。必躡軍後。若潜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憑
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潜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
業曰。郭馨作亂。吾今還都。卿能决者。可出戰。於是引
還。業不敢出。晋書

織田信長使羽柴秀吉帥六万人圍備中高松城。引
河水灌之。毛利輝元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等將
兵援城。秀吉馳使白信長曰。城陷在旦夕。而毛利大

舉來援。請出大旆。不出一歲而中國可舉。毛利氏聞
之。遂遣使議和。秀吉未之許也。會信長遇弑。變報至。
秀吉大驚。而未宣言。明日率數十騎。巡視堤防。是日
城陷。翌日毛利氏遣使者來。治前議。秀吉郤之曰。當
俟明日議之。明日使者復至。秀吉自度事終泄。不若
自我發之。乃具告使者。以變故。使返報曰。事已至此。
公等猶與我和乎。若欲擊我則莫。今日若也。公等徐
計之。使者返報。毛利氏議曰。和議發於外。而變故起
於內。使常人處之。必深秘其喪。速成前議。今正告不

隱。任吾從違。其量不可測。且候視其陣。不異平日。今與之戰。我曲彼直。讐我必深。敢死來戰。安保必獲之乎。不如從前約。乃送質成和。且弔之。秀吉曰。吾欲還討仇。因乞毛利氏。假弓銃各五百。旗三十。騎士一隊。輝元如其言。秀吉會諸將士。垂泣謂之曰。吾受右府之恩。無物可比。汝輩所知也。今日致死復仇。非吾而誰。天下之事在此一擧。汝輩其爲我勉之。乃引兵上途。史外

華盛頓爲英人策法人來寇。陳禦備之方曰。築堡于

乘城入營者。宜用意。

邊丁次甫留具。據險待之。英人然之。命華盛頓守之。邊丁次甫留具在賚拉特賚。華盛頓往伐林木。築一大堡。堡成。歸具軍糧。法將太具紐乘虛襲取。乃以其名命堡。華盛頓至。急攻復之。法人更擧大兵來圍。華盛頓進退無據。佯乞降。懈敵。反運糧食。乘間班軍。不損一卒。人多其能。米利堅史 下同

邊基率大軍入上加拿太。上加拿太在翕太利阿湖岸上。名曰約後。改名登倫多。邊基直進。攻其首府。英人據堡發炮拒之。我軍攻擊益劇。英人度不可支。揷

火、繩、焇、藥、倉、棄、堡、而、逃。我軍爭先入堡。藥倉火發。霹
靂震天。瓦石皆飛。我軍震死者數百人。以下二條非退軍。然走者所爲、沮者所戒。故收。

戊辰之役。官軍破水原。進陣保田。賊將萱野右兵木
本眞吾等。據寶珠山。扼赤阪。以草水觀音寺爲營。時
大風揚砂。長將野村三千三與軍曹納富育太郎松
島和介等謀。昧爽先令長奇兵。從間道踰十三本松。
縱火觀音寺。以本道軍迫赤阪。賊恃風不備。敗退保
石間關。關臨阿賀川。截斷崖通路。最險隘。官軍不屈。

鴈行而進。賊知不可支。豫澆酖砂糖、糧食、置之營中、
棄、關、走。官兵奪營食之。毒死者數人。北征日記

右退軍

策府卷之八

李靖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可愼可愼。

策府卷之九

間策六之上　鄕間　詐臣

孫子說五間。一曰鄕間。因其鄕人。二曰內間。由婚緣。三曰反間。因敵間。四曰死間。言往而不反。五曰生間。反報也。死生爲經。鄕內反爲緯。凡常諜。用僧醫工賈之流。並鄕間之類也。詐臣於敵。生間之雄歟。如傳誑事於外。爲反間之類也。用之之方。或以書。或以人。或自用。機變存于人而已。

今川義元使戶部某守笠寺城。織田信長攻之。戶部驍勇不可下。信長收兵而歸。以戶部善書。令侍史學之。期年而得。乃贋作戶部通織田氏書。令森可成僞爲賈人。齎赴駿河。上之義元。義元怒。召戶部殺之。外史

若火下者更巧

韋孝寬爲南兗州刺史。時東魏將段琛驍傑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僞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欵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見行。乃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後周書

不須贋書尤妙

完顏霆屯濱棣。淄留副將孫江以滄州降于王檝。而將兵圍觀州。霆乃詐書與孫江。約同取滄州者王檝。得其書。果疑江與霆有謀。召江還殺之。霆乃定觀州而還。金史

燕師起。吳高守遼東。與揚文數出師攻永平。燕王謀去高曰。高雖怯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無能為也。乃遺二人書。盛譽高極詆文。故易其函授之。二人得書。並以聞。建文帝果疑高。削爵從廣西。獨文守遼東。竟敗。明史

齊亟相斛律明月使汾州。勳州刺史韋孝寬患之。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孝寬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槲樹不扶自豎。令諜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後周書

晉安王子勛反。晉熙大守閻湛之據郡同逆。沈靈寵自廬江攻之。湛之未知尋陽已敗。固守不降。靈寵乃取諸將破劉胡文書。置車中。攻城。偽敗。棄車而走。湛之得書大駭。其夜奔逃。南宋書

孫權率衆圍合肥。時魏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別駕蔣濟密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三國志

華盛頓之駐軍于莫爾斯敦。閣倫華理斯遣人諜之。華盛頓察知之。命書吏作簿書。記載兵卒糧貯。誇張其數。以示之。諜者歸告。閣倫華理斯以爲信。不敢來犯。遂得以寡弱與一大強敵相持。成其功矣。米史

○利以堅

上書　用

北條早雲嘗議。國內無用者。盲者也。宜所在捕獲。以投海。盲者聞之。奔走四出。其實早雲以盲者爲間也。常山記談

源行家與平重衡戰。數敗。退保矢矧川。使人爲役夫狀。西行。遇西兵。問鎌倉援兵來否。對曰。前軍至菊河。後軍及見附。不知幾千萬也。重衡大恐而退。行家使人馳詢美濃尾張曰。平氏走矣。不射之者。我敵也。二國恐後難。爭起要擊。西軍狼狽而去。外史

金人圍順昌。劉錡與知府事陳規守之。數敗金軍。金大將兀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錡聞兀朮至。募得言成等二人。諭遣作間。第如我言。今置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佯墜馬。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以故遂爲錡所敗。宋史

大將軍傳爾丹。進城科布多。噶爾丹策零以三万犯北路。先遣諜佯爲官兵所獲。詭言厄魯特大隊未至。前隊千餘。駝馬二万。在博克托嶺。距三日程。傳爾丹信之。以万餘人襲之。副都統定壽諫。不聽。虜以弱兵牲畜。誘而伏二万于谷中。胡笳俄起。乘高衝突。圍前鋒四千。万矢雨集。衆寡不敵。傳爾丹以後軍往援。虜已破前軍。直犯大營。諸軍遂大敗。清史畧

源義經之陷屋島也。聞田口成直以兵三千。爲平氏擊河野通信於伊豫。命伊勢義盛謀之。義盛脫甲跨馬而發。先命一卒行。授計曰成直有間於汝。對曰屋

島陷、內府就虜、櫻間擒、田口降、判官駐軍、伐不服、成直聞而瞻落、嘆曰、家君之降、豈以我乎。進至琴造宮。義盛見而呼曰、我非樂戰、有一事、欲面諭、因說、如節狀。成直乃降。義綱乃命成直作書、招其父成良。成良亦送欵。鎌倉史

太祖馳赴尙間崖、遇北路明兵二萬、乃陣山麓、下馬步戰。傳令未徧、而敵突至。諸旗縱馬馳突、人自爲戰。諸貝勒貫陣出背、表裏夾擊。聲震天地、明兵大敗、河水爲赤。楊鎬聞敗、止李如柏、劉綎軍、而綎軍已迫都城。太祖回軍嚮之、縱軍連破數寨。節制嚴整、軍行皆持鹿角、止即成陣。徵軍火器甚練。太祖使降卒持杜松令箭、往給綎曰、西軍已薄敵城、促之速進。綎遂棄鹿角而進。分四萬人入隘、四貝勒引右翼出其上、乘高擊之。綎軍殊死戰。大貝勒又引左翼出其西、冒松旗幟、被其衣甲、直入綎營、大呼格殺。綎軍遂潰、綎力戰死。清史

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犯。韓世忠在鎭江、帝手札命飭守備、圖進取。世忠遂自鎭江濟師、俾統制解元

欺我使人
亦一奇

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爲
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紿良臣
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
上馬令軍中曰。眡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
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
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喜
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
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
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

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
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宋史○以上用人
大友義鑑之鎭豐後也。筑後人蒲地鑑貞屬之。及義
鑑卒。子義鎭嗣。鑑貞不復通好。天文廿一年。義鎭大
擧入肥後。攻下關南城。因欲移兵伐鑑貞。既而按一
計。收軍而退。潛命左右捜鑑貞狎客。得二人。皆京洛
人。一以醫業。一鬻書籍。兼善奕碁。義鎭乃召二人爲
客。一夕間話畢。嘆曰。安得常常間如是。則人生一樂
事也。左右曰。不審。有何劇事。以爲此言。曰吾將有事

於筑後也蒲地鑑貞在先公時屬我及子世則不來今將發使召之彼輙來修舊好而已即不來擧兵滅之抑是機事無漏泄矣少焉發使召鑑貞鑑貞已聽二客言也輙來因伏兵殺之遂定筑後（筑紫軍記）

馬超韓遂叛據潼關曹公西征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地請和公不許超等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僞許之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歳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師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

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縦虎騎夾擊大破之遂超等走涼州（三國魏志）

出帝入關以侯淵行青州事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淵進襲高陽軍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身率輕騎遊掠於外貴平使其長子率衆攻高陽南青州刺史茹懷朗遣兵助之時青州城人餽糧者首尾相繼淵親率騎夜赴青州詐餽糧入日臺軍已至殺戮都盡我是世子下人今已走還

城汝何爲復去也人信其言棄糧弃走比曉復謂行
人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始到此頗知
侯公竟在何處城人兇懼執貴平出降 北魏書

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
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慕容廆拘留乃陰結高
句麗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大興初三國
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
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
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

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
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
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
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
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大人悉獨官
曰二國雖歸我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率衆數十万
逼城連營四十里廆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謂廆
曰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間
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若

合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他慮。非策之得者也。
且示以怯。恐士氣不戰先自沮矣。悉獨官聞之曰。翰
素驕。果。今不入城。或能爲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也。
遂分遣數十騎襲翰。翰潜知之。詐爲段氏使者。逆於
道、曰、慕容翰久爲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
速進、也。翰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
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
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廆使子皝與長史裴嶷將
精銳爲前鋒。自將大兵繼後。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

旁直衝其營。縱火焚之。衆皆振擾。不知所爲。遂大敗
之。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毖聞之懼。使兄子燾
詣棘城僞賀。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崔
平州教我耳。廆責燾遣歸。謂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
策也。引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室。奔高句麗。十六國前
燕
尉迥亂蜀。遣將檀讓席毘羅等收河南之地。隋以宇
仲文爲河南道行軍總管討之。仲文連與讓戰。大敗
之。遂拔城武。時毘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

十九

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毘羅使者謂金鄉城主
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
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騎僞建迴旗
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爲讓乃出迎
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 隋書
李軌據涼州稱帝安修仁佐之修仁兄興貴仕唐自
表詣涼州招軌帝曰軌據河西連吐谷渾突厥今興
兵討擊尚爲難單使弄頰可下邪興貴曰軌盛疆誠
然若曉以逆順禍福宜聽如憑固不受臣世涼州豪

二十

望多識其士民而修仁爲軌信任典事樞者數十人
若侯隙圖之無不濟帝許之興貴至涼州軌授以左
右衞大將軍因間訪興貴以自安策興貴對曰涼州
僻遠財力凋耗雖勝兵十萬而地不過千里無險固
自守又濱接戎狄戎狄豺狼也非我族類今唐家據
京略定中原攻必下戰必勝蓋天啓也若擧河西地
奉圖東歸雖漢竇融未足吾比軌不荅久之曰昔吳
王濞以江左兵猶稱己爲東帝今擧河右不得爲西
帝乎雖唐疆大如我何君無爲唐誘致我興貴懼謝

日。竊聞富貴不居故鄕。如衣錦夜行。今合宗蒙任。敢有宅志。與貴知軌不可以說。乃與修仁等。潜引諸胡兵圍城。軌以步騎千餘出戰。先是薛擧杜國奚道宜率羗兵奔軌。軌許以刺史。而不與。道宜怨。故共擊軌軌敗入城。引兵登陴。須外援。與貴傳言。曰。唐使我來取軌。不從者。罪三族。於是諸城不敢動。軌嘆曰。人心去矣。天亡我乎。携妻子上玉女臺。釃酒爲別。修仁執之斬於長安。唐書

石抹也先歸太祖。首言。東京爲金開基之地。蕩其根

本。中原可傳檄而定也。太祖悦。命從太師國王木華黎取東京。木華黎令也先率千騎先鋒。也先曰。兵貴奇勝。何以多爲。諜知金人新易東京留守將至。也先獨與數騎邀而殺之。懷其所受誥命。至東京。謂守關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據府中。問吏列兵於城何爲。吏以邊備對。也先曰。吾自朝廷來。中外晏然。奈何欲陣兵以動搖人心乎。即命撤守備。曰寇至在我無勞爾輩。是夜下令易置其將佐部伍。三日木華黎至。入東京。不費一矢。得地數千里。戸十萬八千。兵十萬。資糧

器械山積。降守臣寶答虎等四十七人。定城邑三十二。金人喪其根本之地。始議遷河南。元史○以上自用

右郷間

李特聚流人。亂巴蜀。益州刺史羅尚擊之。數不得志。特使李驤屯軍毘橋。以備尚。尚遣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覘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斬其將李攀。驤及將士奔于李流。晉書

仇鉞爲寧夏遊擊將軍。安化王寘鐇及都指揮何錦

周昂指揮丁廣反。鉞時駐城外玉泉營。聞變欲遁去。顧念妻子在城中。恐爲所屠滅。遂引兵入城。解甲觀寘鐇。歸臥家。稱病。以所將兵分隸賊營。錦等信之。時時就問計。鉞亦謬輸心腹。而陰結壯士。遣人潛出城。令還報。官軍且夕至。鉞因紿錦廣。宜急出兵守渡口。遏東岸兵。勿使渡河。錦廣果傾營出。而昂獨守城。寘鐇以禡牙召鉞。鉞稱病亟。昂來視。鉞方堅臥呻吟。伏卒猝起。捶殺昂。鉞乃被甲橫刀。提其首。躍馬大呼。壯士皆集。徑馳詣寘鐇第。縛之。傳寘鐇令。召錦等還。而

密諭其部曲以禽賓鐇狀。衆遂大潰。鐇廣單騎走貿
蘭山。爲邏卒所獲。擧事凡十八日而敗。明史
萊州徐汝賢以城降賊。山東路統軍按撫使僕散安
貞討賊。以沂州防禦使僕散留家爲左翼。安化軍節
度使完顏訛論爲右翼。擊敗汝賢衆十萬于昌邑東。
進至萊州。僞寧海州刺史史潑立以二十萬陣于城
東。留家先以輕兵薄賊。諸將繼之。賊大敗。殺獲且半。
以重賞招之。不應。安貞遣萊州黥卒曹全張德田貴
宋福詐降于汝賢。以爲內應。全與賊西南隅戍卒姚

雲相結納官軍。夜全縋城出。潛告留家。留家募勇
敢士三十人。從全入城。姚雲納之。大軍畢登。遂復萊
州。斬汝賢及諸賊將以徇。賊主楊安兒脫身走。金史
益州刺史羅尚殺李特。特弟流與戰不克。病死。特子
雄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郫城。乃募武都
人朴泰。鞭之見血。使紿尚曰。李雄與叔父驤以饑餓
孤危。日鬪爭相咎。驤欲將民江西食穀。若潛軍入郫
城。我爲內應。城可得也。尚以爲然。大與金寶。泰曰。今
事故未立。效後取。未晩也。又求遣人自隨覘伺。尚益

信之。悉出精兵。使隗伯等將之。從泰攻郫。泰約舉火
爲應。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兵見火
起。皆爭緣梯上。泰又以繩汲上伯軍百餘人。皆斬之。
驤因縱兵。內外逆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夜至城下。詐
稱萬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之。退保大城。
伯創甚。雄生獲之。驤別攻犍爲。斷尚運道。獲郡守龔
恢。雄急攻尚。尚糧運不繼。軍士無食。留牙門張羅固
守。尚委城。由牛鞞水夜遁。羅開門納雄。遂剋成都。盡
有其地。十六國蜀

周法尚去陳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
督韓明。詐爲背己。奔于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
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鬪者。自當
於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師急進。法尚乃陽爲畏懼。
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於浦中。又
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僞
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
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浦中伏舸既取其
舟楫。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隋書

大寶寺光安據庄內三郡。寃上義光竊圖并之。使其臣草苅備前僞得罪亡命歸光安。光安任用之。居三年。光安殺其臣中務子。備前知中務深怨其主。因說降寃上氏。中務應之。由是莊內臣多送款於義光。而光安不覺也。義光發兵攻之。光安自出拒戰于黑川。中務於內縱火焚城。敵顧濆我兵乘之大破之。光安自殺。三郡皆降。補外編史

明瓮都御史金聲據徽寧天險。以副將十三人守各營。自扼叢山關。清兵攻之。兩月不下。降臣黃澍末薙

髮。服明衣冠。詭稱援兵。聲啓城納之。澍爲內應。徽寧遂陷。下清同史

吳三桂以書招廣西鎭守孫延齡。延齡應之。殺巡撫馬雄鎭。提督馬雄亦以柳州降。廣西全陷。傳宏烈曾爲應陽知府。預許三桂不軌。坐妄言。謫蒼梧。及是獨圖恢復。乃佯受三桂職。入思州廣南富川土司及交趾界。聯絡義勇。得五千人。遂移檄討賊。三桂使馬雄害其家百口於柳州。宏烈以大義說延齡。令反正。自往迓清兵。圖進取。

三十一

策府卷之九

右詳臣

策府卷之十

間策六之下　內反　間劾

齋藤秀龍有二驍將。織田信長計除之。乃乘夜外出者數。夫人齋藤氏疑其有所私。頗有妬色。信長曰。吾非有他心。乃欲成祕計耳。夫人問其計。曰。不可與女言也。固問。信長乃詐之曰。美濃二將陰通欵於我。圖舅氏。曰事成則擧燧。吾每夜出望之。未擧也。夫人憂恐。密爲書告之秀龍。秀龍驚。即誅其二將。齋藤氏兵力遂自是削弱矣。外史

朱延壽者。楊行密夫人之弟也。初田頵安仁義及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欲休息。而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頗欲除之。未有以發。頵仁義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夫人以嫁之。五代史

毛利元就圖尼子晴久。而患尼子國久強悍。謀除之。

尼子經久娶吉川經基女。而元就亦爲其孫女婿。是以託姻戚。數通使幣於國久。晴久頗疑之。尼子經貞與國久有隙。於是元就令死囚懷書入出雲。殺之道上。行人聚觀。取其書。乃元就與國久約內應者也。晴久獲書大驚。召經貞問曰。聞新宮黨陰通安藝。汝豈知之乎。經貞媒蘖之曰。臣數見其密使往來。晴久乃伏甲要殺國久父子。殲其黨。北兵自是弱矣。外史

魏將董元取交趾。吳將陶璜攻之。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軺車。鼓吹導從而行。元曰。象尙如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璜遂陷交趾。晉書

拿破崙討葡萄牙。先遣使西班牙。約以割地。西王信之。止援兵。既而畧全土。末與之。猶聲言鎭定葡國境內。遣總督慕羅西京。乘太子非爾難多與大臣哥得以有釁。欲奪其城。潛使慕羅助太子長釁。西王及哥得以不之知也。却爲籍佛國兵勢。盛己之權威。更諂事慕羅。結其歡心。慕羅亦厚待之。哥得以恃寵益横肆。國民怒之。蜂起騷擾。推立太子。廢西王。褫哥得以

三 四

職慕羅乘亂急進兵突入京城馬德里遂略西班牙。萬國史佛

楊州都督諸葛誕反。遣長史吳綱將少子靚至吳請救。吳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万衆密與魏叛將文欽俱來應誕。是時鎭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既而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文王屯丘頭。令諸將四面合圍。鍾會從文王。典知密事。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也。琮子懌孫靜

從子端翩緝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携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文王。會建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三國魏志以上內間〇

毛利元就與陶晴賢搆兵。陶氏骨鯁將有江良與房守琥珀城。元就縱反間言。與房送欵晴賢族誅與房。外史下同

毛利元就去尼子氏就大內氏尼子晴久怒之欲親來討之吉田城東北有青山元就患敵陣山上以瞰城也會出雲間來入元就覺之乃議曰敵陣青山吾與宍戶隆家夾擊之陣三猪口則非吾利也間者走報晴久晴久果陣三猪口不利還

武田勝賴大擧攻長篠城德川侍從請援於織田信長救之信長至岡崎三河卒小栗某奔在甲斐於是為勝賴使上國而還竊懷歸志過本田忠勝忠勝携謁侍從授之密謀使歸告勝賴以援軍易與狀勝賴大喜分兵備城築壘于鳶巢山留一將守之而自進二十餘町濟瀧澤川而陣三河人曰我誘敵入死地矣分兵遶出其背焚鳶巢壘甲斐軍驚動因擊大破之

呂光稱三河王率兵討乞伏乾歸乾歸率衆二万邀之懼而不進光弟天水公延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剋之呂纂剋金城擒其太守衛鞬乾歸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

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最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鬭。況乾歸而可望風自散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爲姦計。而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一擧滅之。延不從。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晉書

關原之役。加藤嘉明從德川氏東下。使加藤內記佃十成留守松前。毛利氏將村上掃部會根兵庫率兵三千入伊豫。遣使入城。諭速致城。二人詐答曰。請盡出妻子于城外。而後致城。敵信之。退陣三津浦。二人

九

十

益脩守備。藤堂氏許援城中皆喜。十成曰。敵雖多。我死守之。謀擊之。何患不勝。救援我恥也。遂辭之。聞彊內有販贈酒敵營者。乃陰募民慧者。予金質其妻子。餽遺敵營。因縱反間曰。嘉明政苛民困。今大師來臨。百姓更生。嘉明之東也。盡銳卒從焉。其留守城者。皆敝羸之餘。而佃十成臥病。一城無鬭志。敵聞之皆惰。十成夜戒士卒。間道襲敵營。以白布纏於肩爲標識。令曰。斬敵莫取級。聞螺而退。進縱火民家。敵驚擾亂。十成乘之。手斬敵一將。大破之。外史補編

十一

初越巂郡自亟相諸葛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及張嶷爲太守。誘以恩信。蠻夷皆服。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叛。嶷誅逢。逢妻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爲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嶷。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三國蜀志

劉曜寇北地。北地大守麴昌告急於大都督麴允。允次於黃白城。遣兵來救。曜聞之。轉寇上郡。允乃去黃白。而軍於靈武。以兵弱不進。曜遂圍北地。昌復遣使求救於允。允帥步騎三萬來。去城數十里。曜繞城放火。煙塵蔽天。乃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往無及也。允信之。衆懼而潰。追戰於磻石谷。允敗績。奔靈武。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十六國前趙

十二

楊芳破賊。獲牲畜粮糧。進抵回城。又大破之。復與楊遇春大破張格爾。斬馘數萬。又斬逆酋玉努斯。復和闐。與遇春至葱嶺。有浩罕賊二千。誘官軍入伏。鏖戰一晝夜。軍幾殆。乃步步爲營。嚴陣出險。帝宣宗責諸

將弧軍深入。召遇春以芳代之。芳縱反間言官兵全撤。張格爾果襲喀城。芳嚴兵以待。賊至破之。又星夜追擊。斬獲殆盡。遂禽張格爾。芳沈毅有幹略。通經史大義。少受遇春之知。執從子之禮甚謹。威望與之埒。天下稱二楊。（清史）

慕容垂遣太子寶大擧伐魏。進師臨河。造舟爲濟具。魏大祖治兵於河南。初寶之發中山也。垂已有疾。旣至五原。魏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數月不聞垂起居。太祖使所執使者。詭爲辭。臨河告之

曰。汝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聞之憂恐。以爲信然。士卒駭動。皆欲爲變。寶燒船夜遁。（十六國後燕）

天聰元年。（即明天啓七年）攻明。取大凌河城。守兵皆遁。進攻錦州。不克。袁崇煥守城。滿桂尤世祿背城列火器。諸將以險請退。太宗怒。命侍衛持盾。大呼馳進。諸軍殊死衝突。貝勒數人負傷力戰。滿桂中數矢亦不退。殺傷相當。屍滿壕塹。遂收兵而還。自淸起兵。明軍望風潰。議戰守自崇煥始。二年明數遣使來議。欵遂不决。三年大擧伐明。與崇煥遇沙河。鏖戰互有殺傷。會天

暑。清兵不能下。遂縱反間。明逮崇煥。復起孫承宗。鎮
關門。清宥冒明旗幟。黎明突其不意。滿桂戰死。清鑑
梁太祖西攻鳳翔。王師敗。乘梁虛。遣劉鄩取兗州。及
太祖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葛從周攻鄩。鄩乃簡婦
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
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
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鄩乃遣人陽語
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
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

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降者。乃
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五代史○以下三條死間之雄
契丹通好。李允則知雄州。嘗得諜。釋縛厚遇之。言燕
京大王遣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因賜以金。縱還。未
幾。諜還至。出彼中兵馬賊力地理委曲以爲報。一日
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
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
他諜欲以毆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妄。乃殺諜。宋史
足利尊氏犯京師。後醍醐帝逃于叡山。新田義貞攻

復京師。而夜爲賊反襲。敗還。尊氏復入。當是時。賊軍數十萬。官軍不滿十萬。復擊走尊氏。而日暮。義貞欲留陣京師。楠正成往說之曰。今日我軍克。而少所獲。以寡兵屯京中。鹵掠四散。盍徵前日之敗。使敵復振。後雖爲力也。我且引還。養鋭再擧。以驅敵於數百里外。是全勝之策也。義貞然之。乃退陣阪本。尊氏收諸軍。復入京師。正成畜一卒善泣者。且日教其卒。與僧數人行物色原濕賊兵間。故輙泣曰。昨日之戰。七將皆沒。將獲尸葬之。尊氏聞而大喜曰。彼戰勝而退。有

以也。乃索義貞正成首。獲稍肖者。梟之以示於衆。其夜正成遣卒數千。執炬北走。累々不絕。尊氏軍望見。謂官軍喪其將領而潰去也。急分其兵。四出要擊。在者不復設備。正成與諸將合兵夜發。昧爽直薄尊氏軍。縱火鼓譟。尊氏軍大潰而走。委甲蔽野。官軍不甚追賊前者顧後者。以爲追兵也。往々自殺死亡大半。尊氏走干鎮西。（外史〇以上反間）

右內反

晉伐呉。益州刺史王濬帥舟師下江。呉人於江險磧

此亦間者所宜知

要害之處。施以鐵鏁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輙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鏁。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晋書

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錢鏐遣其弟鋸鏢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馬司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爲神。遂大敗之。五代史下

十九　二十

同

梁大祖西攻鳳翔。王師範乘梁虛。遣人分襲梁諸州縣。他遣者謀多漏洩不成。獨劉鄩遣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兗鄆。以葛從周爲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覘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鄩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

袁紹悉軍圍公孫瓚易京。瓚遣子求救于黑山賊。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擧火爲應。紹候者得其書。如期擧火。瓚以爲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三國志

宋伐燕。遼救燕。遼將耶律斜軫至定安。擊破宋軍。追至五臺。明日至蔚州。敵不敢出。斜軫書帛射城上。諭以招慰意。陰聞宋軍來救。令都監耶律題子夜伏兵險阨。俟敵至而發。城守者見救至突出。斜軫擊其背。二軍俱潰。追至飛狐。斬首二万餘級。遂取蔚州。遼史

李毅之攻成都也。由廣元出葭萌。度木瓜坡蜀之餘孽圍聚爲梗。聞毅至。潛爲伏以待。毅諜知之。令衆銜枚疾進。出其不意。賊兵敗走。長驅至成都。元史

藤堂氏爲幕府守山崎關門。官軍竊遣間使伺其動靜。察知歸順意。說以大義。藤堂氏遂奉命。乃又誡曰。莫猝動。陣宜待戰起。擊賊中堅。賊軍未之知也。官軍攻橋本。賊兵拒戰太力。礮擊頗鋭。官軍疎陣首而應之。已而藤堂氏從山崎以榴彈擊賊中軍。賊軍駭擾。官軍乘之。賊崩潰不能支。遂走大坂。近世史略

曹世表爲豫州刺史。値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反於州界。爲之內應。時賊衆彊。斷小殷關。驛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深入爲冦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至。知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清服。郷之功也。乃簡選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賊不意官軍卒至。一

戰破獲。諸賊悉平。僧珍退走。北魏書

石勒自葛陂北行。至東燕。聞汲郡向冰聚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恐冰邀之。集諸將問計。張賓曰。如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自汶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酸棗向棘津濟河。冰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恐。乃出軍。

孫子曰事莫密於間故軍人不知

將戰。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大破泚軍。（十六國後趙）

僕固懷恩反。李抱眞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眞問狀。荅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是謀而得之）其下曰。子儀爲朝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帝從之。既而懷恩果敗。（唐書下同）

盛彥師與史萬寶鎭宜陽。李密叛。謀出山南。萬寶懼。謂彥師曰。密驍賊也。以王伯當輔之。挾思東歸之士。非計出萬全不爲也。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

兵。爲公梟其首。萬寶問計。答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即引衆踰洛水。入熊耳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兵溪谷間。令曰。賊半度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何爲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善相。我據其要。必禽之。密果至。彥師橫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及伯當。

李光弼圍懷州。賊帥史思明來救。光弼再追北。思明見兵河淸。聲度河絶餉路。光弼壁野水度。既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

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不倫。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間曰。大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會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

二十七

二十八

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詳思之。亦用間知之而已。特不言。以自神其智也。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右間劫

策府卷之十

策府卷之十一

誘策七之上　擒虛　盜引

夫善謀者。如探鳥鵲之巢。餌魚鼈之淵。攻而不得不救。迎而不得不來。以聲以形。使敵從我指揮。而不自悟者。誘之謂也。誘之方如何。有誘而擣其虛者。有擣虛而誘之者。有誘而入其虛者。有移其方者。有分其勢者。有以事誘而取之者。有以兵誘致而戰之者。有陷之者。有設伏而誘之者。有誘而乘其後者。誠軍士帳中之秘也。

德川侍從攻光明城。使諸將逼其前。而自潛兵襲其後。下之。外史下同

武田信玄出駿河拔九城。獨蒲原不下。信玄宣言赴府中。伏兵城傍山中。而西。敵空城追之。伏起取城。

豐臣秀吉北伐佐々成政。築三十餘壘于栗殼嶺。張疑兵。當之。而航海直襲富山。成政惶駭。削髮出降。

藤原信賴源義朝等擁帝據大內。帝夜潛幸平清盛六波羅第。命討賊。戒之曰。莫使宮闕罹兵燹也。清盛勒兵三千騎。令子重盛弟教盛賴盛將之。分路赴大

內。重盛類盛戰且走。賊兵乘勝空宮而出。教盛乃以千騎橫入大內。闕諸門守之。賊無所獲而還宮。宮皆赤旗矣。進退失據。遂大敗走。

羅士信降。高祖拜陜州道行軍總管。謀王世充。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有惡言詢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號噪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既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無類。唐書

開禧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遣武義大夫

畢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為前鋒。倪以八十七人付之。出其不意。進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匽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率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於是遂降。宋史

薩摩將白阪石見率兵入豐後。攻阿南惟秀篠原目城。時城中兵不滿百。惟秀謂其衆曰。今衆寡不敵。即

守之。不能支一日。不如姑降。乃發使請降。石見大喜
入城。惟秀善事人。石見待之稍厚。又以其兵寡。不甚
措意。於是潛遣人告其都將志賀親次以其謀。親次
大悅。遣中尾伊豆大森彈正原田伊賀等將一千五
百騎攻之。臨壍譬城兵。城兵怒。開門突戰。伊豆等佯
走。因挾圍之。石見覘之。提兵赴救。城兵皆出。惟秀於
後縱火。因出躡石見後。伊賀別陣于北松原。覘火舉
即入城。蕯軍顧而駭潰。石見突陣而走。途見殺。筑紫軍記
淺井亮政少有大志。家世事京極氏。亮政見京極綦

彌闇弱。疎舊將。多嬖寵。竊圖纂之。告其兄教政。教政
愕曰。我兄弟集兵不過六十騎。以是起大事乎。亮政
又語族三田村定元大野木秀國。皆不從。亮政曰。豎
子何足與謀大事。廼語其友大橋秀元。秀元然之。因
策曰。此事非伊部爲利雄略則莫與爲也。乃往語爲
利。爲利曰。是吾意也。顧爲少年人所先。淺井君既有
此舉。僕敢不轉倒。唯運疑露泄。宜速決。亮政得報大
喜。決策先襲泰舜弟泰信上坂城。遣秀元爲利行火
掘部。自以百騎伏城傍。泰信望火空城而出。亮政直

入城。而秀元爲利。亦間道還會之。泰信不見敵而還。
亮政拒之。不得入。遂走今濱。翌日定元秀國率八百
人來。屬勢稍振。泰舜數來攻。亮政輙擊郤之。遂攻今
濱。誘敵將令爲內應。夜乘風雨縱火襲之。泰舜泰信
走尾上。亮政以兩月拔兩城。外史補編○以上誘而擣其虛
西薗寺公廣將兵入土佐。攻藤原康政。大友義鎭遣
柴田某援康政。柴田不如土佐。而直入伊豫。侵掠公
廣本城。公廣聞之。引軍而還。筑紫軍記
蘇峻作逆。京都不守。陶侃與溫嶠庾亮率兵俱會石

頭。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
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
而大業自解。侃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晉書
毛利元就使其族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將兵五
万入筑前。大友宗麟自將邀戰。自夏徂冬。互有勝敗。
吉岡宗觀説宗麟曰。敵久在客地。方今天漸寒。彼必
輸衣糧。宜扼海路。奪之。又彼兵過半在此。遣一將入
周防。擣其虛。必有大利。宗麟曰。誰可將者。對曰。大內
輝弘可也。宗麟從之。輝弘將千人。航入長門。敵果無

前秦將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而襲度堅山。亦與此同策。

備。乃縱火長驅。直入山口。時尼子氏亦起兵入出雲。元就大驚。命元春隆景引還。我兵尾擊。斬首三千級。前諸城應毛利氏者聞之。亦皆降宗麟。外史補編

周將趙叟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陳屬霖雨數旬。城頹者百餘步。蠻首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叟益修守禦。叟曰。不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所居。獲其南鄉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遂退。隋書

馬超圍祁山。夏侯淵救之。超走。諸縣皆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淵以爲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多。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乃鼓之。大破遂軍。三國志○以上擒虛而誘之

十一

右擣虛

程昱東阿人也。黃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禎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擧幡于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三國志

武田晴信與村上義清戰。晴信軍將遺山本晴行說曰。敵鋒不可過。使之右顧則克。晴信曰。我兵且不從令。曷能令敵如我意。晴行請假後隊兵。左旋而出。義清軍右顧。晴信軍氣復振。進擊破之。外史

赤松則祐入京師。六波羅出兵拒之。遣陶山高通河

十二

野通盛以二千人軍于蓮華王院高通謂通盛曰烏合之兵不足與有爲不如餌於敵以乘其弊也通盛曰善通盛兵三百騎高通兵百五十騎合爲圓陣向蓮華王院遣餘兵先馳向八條磧發喊敵聞喊聲皆西其馬首高通通盛衝其背奮勇血戰解而復合遂大敗之太平記

安祿山之亂張巡守睢陽陽丘令令狐潮附賊率大兵圍睢陽城中會糧乏潮餉賊鹽米數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軍來拒巡遣勇士銜枚濱河取鹽米

于解焚其餘而還唐書

楠正儀和田正武以兵五百軍于天神林佐々木秀詮與弟氏詮以千餘騎渡神崎橋正儀等使人行呼曰南軍自西來矣秀詮聞之回馬西嚮徑田疇列而行正儀遣輕卒三百夾射之賊兵爭徑欲還正儀正武薄戰走之斬秀詮氏詮外史

吐蕃敗渾瑊於黃菩原將略汧隴壚州刺史李國臣謂人曰虜乘勝必擾京師我趨秦原彼當反顧乃引兵登安祿山鳴鼓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聞之自百

里城回軍踰險。璵因擊敗之。唐書
四川提督岳鍾琪統四路官兵。逼賊隘。上有康八達。
為勒烏圍門戶。乃募健勇數千。聲言攻康八達。賊衆
赴援。鍾琪潛以銃卒出其不意。克碉塞十七。斬殺無
算。遂進扼勒烏圍隘口。偽為運糧狀。誘賊伏火器待
之。賊果出劫糧。銷筒齊發。燔其衆。清史
諸葛亮大擧北討。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
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眞擧衆拒之。亮身率諸
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

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三國蜀志
董卓在洛陽。河南大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津。將
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銳衆從小
平北渡。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三國志
僕散揆總大軍南伐。分兵為九路進。揆以行省兵三
萬出潁壽。至淮。宋人旅拒于水南。揆密遣人測淮水。
惟八疊灘可涉。即遣奧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宋
帥何汝礪姚公佐悉銳師屯花靨以備。揆乃遣右翼
都統完顏賽不先鋒都統納蘭邦烈。潛渡八疊。駐南

遠而示之近

岸、揆、壓、大、軍、直歷、其陣。敵不虞我卒至。皆潰走。自相蹂踐。死于水者。不可勝計。進奪頴口。金史上入虛○以以太利獨立之役。墺兵渉知斯諾河。將迫撒丁。當時戰畧。雖在乘佛軍未會。速進襲多靈府。略其地。墺將不出于此。遲疑緩慢。曠多日。佛帝三世拿破崙聞之。急發兵。一過陸路。趣亞畢斯山。一自馬塞里港。乘艦至熱那。帝親節度兩軍。與撒丁兵會亞列山陣波河右岸。勢如將奪倫巴多威尼斯二州要害者。墺兵總督瑞宇。來欲援之。而聞佛帝從弟拿破崙己卒兵入

多加納。恐其襲滿都亞。退波河枝泒亞的及知斯諾會流之地。謂之四面形地。結營于摩耳他拉烏該拉巴比亞三城間而守之。墺將斯達智崙之候兵。至紋得比羅佛將法例擊破之。時墺將度佛兵必襲巴比亞。備兵來路。佛帝察之。爲欺、變、兵、路、翌旦、以波河右岸、軍、佯、進、上、流、排、列、河、面、如、挑、戰、者、墺將不覺。益部署防守。已而佛兵變隊次。以日內拉尼爾之第四隊。爲先鋒。加莫羅比兒第三隊。麥馬幹第二隊。波羅藝智利易第一隊。逐列倒行。潛渡波河。過墺兵側面。進威西帝

十九

亦移營那波羅隔米蘭府僅數里。戰地一變。如主客換處。瑞守來初驚。急遣兵赴米蘭。欲據知斯諾河妨遮之。運而不及。佛兵既濟陣左岸。帝先令麥馬韓襲馬西他村。親率親兵。據散麻耳地諾橋畔。待馬西他號砲。而欲夾擊墺兵。墺兵構野砦於納比理烏具關拒之。佛帝麾兵進擊。士卒等以皇帝親督戰。勇氣百倍平日。奮鬪幾破墺兵。時墺援軍相會。衆十倍佛軍。勢復振。戰頗窘急。然帝容色自若。益勵兵攻敵砦。或奪或失。一呼一吸異勝負。劇戰及四時間。未聞馬西

二十

他砲聲。軍中危疑。兵力稍疲。忽而砲聲響敵側。一軍得氣。奮進如烈風。初麥馬韓赴馬西他。敵兵已遮中途。苦戰破之。故運約期。於是相會。縱横夾擊。墺兵不能支。遂敗走。是役佛兵死傷不充四千。而墺兵及死傷二萬人。俘獲七千人。（萬國史以太利）

馬超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屯潼關。曹公西征。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擊遂等。終定關中。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

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以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三國魏志

慕容垂伐翟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于南岸拒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爲。吾今爲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鎭驃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比明而營成。釗聞之還攻鎭等營。垂命鎭等堅壁勿戰。釗士卒往來疲渴。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鎭等引兵出戰。遼西王農自西津濟河。與鎭夾擊。大破之。釗歸滑臺。携妻子。率數百

騎。北趣濟河。登白鹿山。憑險自守。兵不得進。農曰。釗
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留騎候之。釗果下山。
還兵掩擊。盡擒其衆。釗單騎奔長子。晉書〇以上移方
袁紹遣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都大守劉延于白馬。
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
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
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
禽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
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

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三國魏志
細川清氏據白峰城。細川賴之擊之。召其將新開直
行曰。汝向長尾使彼分兵。而潛歸與吾夾攻清氏。清
氏慓悍。獨身輕出。一戰可擒。直行乃以兵五百。行縱
火向長尾。清氏曰。長尾陷則敵出我背。不可不救。遣
弟氏春以千餘騎赴救。直行射戰至暮。列炬而潛還。
黎明與賴之攻白峰。呼噪挑戰。清氏輕甲馳出。馬負
箭殪。與兩騎搏而死。氏春覺直行去。追之途望白峰。
皆賴之旗幟矣。乃走和泉。長尾不攻而陷。外史

梁將王彥章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出戰。大敗而歸。莊宗問郭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

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五代史〇以上分勢

右虛引

策府卷之十一

策府卷之十二

誘策七之中　事致　兵致

東兵攻楠正成金剛山、不克。築長圍環守、城兵困之。正成乃作藁人數十、被以甲冑、夜列城下、兵伏其後、乘曉霧大鬨。賊相告曰、城兵窮蹙出戰也。舉軍競進、我兵頗發矢、輒退入城。而歛集於藁人、則巨石已碎其頭、立死者五百餘人。外史

安祿山之亂、張巡守睢陽。陽丘令令狐潮附賊、率大兵圍睢陽。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焚壘幕、追奔十餘里。唐書

曹公自潼關北渡、討馬超、全軍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爭取牛馬、公乃得濟。三國魏志

李矩爲滎陽大守、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晉書

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太祖目收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其將文醜。（三國志荀收傳）

太祖本紀曰。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收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

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

金兵渡淮。都統王權遣姚興拒。而退保和川。權復奔仙宗山。嚴兵自衛。興告急數。不應。初李二者嘗有私恩於權。因得出入軍中。往來兩界貿易。間竊權旗幟還。金人至。是金人立權旗幟。以誤興。興往奔之。父子俱死焉。（宋史）

五

米利堅土人舉兵。入馬洩朱些斯邦。放火村落。誘英
人。英人果來援。土人伏兵茂草中。要擊之。英人大敗。
米利堅志
賊洪秀全分大隊。屯莫家村。烏蘭泰進勦。埋地雷誘
賊。建旗于秀才嶺。帳前植一紅蓋。賊果大至。攻中軍
拔蓋。而火機觸發。燒殺數千人。其後見烏都統之旗。
輙不敢近。清史以上物〇
寂上義光與城取家衡。爭彊場。數搆兵。已而義光僞
和婚緣。頃之義光佯疾。令言家衡曰。吾病日篤。恐不

六

起顧一見足下。託後事。家衡信之。來問疾。伏兵刺殺
家衡。發兵攻下城取氏諸城。外史補編
加藤清正之入韓也。薩人梅北宮內者。時其亡。起兵
使肥後。肥後人多屬之。兵勢甚盛。佐敷留守界善左
衛門與西度其不可力爭。乃詐納降。邀城迎之。宮內
欣然而入。於是與西謂宮內曰。臣仰君威靈。旣爲臣
屬。豈復有他腸。願獻杯酒。以祝今日。乃招請宮內盛
設供張。及享。使美人行酒。宮內高踞上座。殊有得色。
因先自酌。而後舉觴屬與西。旋起取殺侑之。與西察

其無戒心。抽刀蹶起、捽宮内小之座。刺其喉以殺之。事起不意。在坐皆倉皇迷亂。爭欲刃興西。興西瞋目叱之曰。汝等喪心耶。我爲國家誅逆賊。宜舍逆助順則我公必宥脇從之罪。以賞討賊之功。否則天誅不旋踵矣。衆皆投刀羅拜。諸從宮内者。聞之皆遁。興西追擊殲之。餘黨悉平。興西原秩二百石。清正賞其功。十倍與二千石。近古史談

渤海人逢約因趙亂擁衆數千。附於冉閔。閔以約爲渤海大守。慕容儁使封奕討約。奕引兵直抵約壘。遣

人謂約曰。相與鄉里隔絶日久。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各有心。非所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結之情。約素信重奕。即出見奕於門外。各屏騎卒。單馬交語。與論敍平生畢。因說之以利害。論降。約聞之悵然不言。奕給使張安有勇力。奕豫戒之。俟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鞚。因挾之而馳。至奕營。約不得已乃降。十六國燕

甲斐諜者數十人。失信玄旨。遂聚黨反。據山。信玄聞其諜者。入敵城。何難易。對曰。令嚴卒勤。警夜之聲不絶於耳。雖難入。而其情亦易料。曰。如今據山者如何。

日彼知其然故閩如無人是難料信玄曰善乃遣軍
圍之嚴警十數日稍惰賊果夜斬陣伏兵發殲之 常山紀談

馮行襲者均州武當人以謀勇稱里中中和初鄕豪
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城行襲伏士江隩以單舟迎
喜曰州人思得將軍久矣顧將軍兵多必剽掠若留
衆江北以輕騎進我爲鄕導城可下喜信之既渡江
吏出迎伏甲與行襲擊喜斬之衆皆潰 唐書

太祖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軍節度使劉仁恭發兵

數萬遣養子趙霸來拒霸至武州太祖謀知之伏勁
兵桃山下遣室韋人牟里詐稱其酋長所遣約霸兵
會平原既至四面伏發擒霸殲其衆乘勝大破室韋
遼史

段遼降於慕容皝而遣使詐降於趙請兵應接石虎
遣征東將軍麻秋率衆三萬迎之皝自率諸軍迎遼
遼密與皝謀覆趙軍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
山大敗秋於三藏口死者十六七秋單騎遁免獲其
司馬陽裕 十六國前燕

筑前岩屋城主高橋紹雲屬豐後大友氏。其下小原珍休潛通古所城主秋月種實。謀殺紹雲。事泄。紹雲召珍休殺之。珍休子種興聞變。聚部下五百餘人。據其宅。紹雲知種興不與事。使使宥之。種興曰。父已受戮。子安無罪。所以聚兵者。本欲白其寃。然逆圖已審。不復用兵。請賜使者。得自裁。紹雲不許。教解甲慇懃。種興歎曰。主公遇吾如是。何以報之。因請曰。事既至此。請因誘種實。設伏擊之。紹雲大喜許之。種興密遣兩使。齎書詒古所。備告事泄。珍休見殺狀。請拔身歸

之。以一軍迎接。種實喜。遣歸一使。以報期約。留一使以爲導。遣内田五郎將五百騎。乘夜迎之。距城里許。五郎欲少休以待報。導使誘之及峻坂。種興豫伏兵。乘曉馳突。挾擊前後。五郎大敗。僅以身免。種興奉捷以歸岩屋。筑紫軍記

楊行密救高駢。駢已爲畢師鐸囚。行密屯于蜀岡。師鐸率衆數萬。出擊行密。行密陽敗。棄營走。師鐸兵飢。乘勝爭入營收軍實。行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五代史

石勒使石季龍攻劉演于廩丘。邵續使文鴦救演。季

鶻退止廬關津。避之。文鴦不能進。屯于景亭。兗豫豪
右張平等。起兵救演。李龍夜乘營。設伏于外。揚聲將
歸河北。平等以爲信然。入于空營。李龍迴擊敗之。遂
陷廩丘。晉書

濟陰王小新成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率衆
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既漸逼。便棄營而去。賊至。
喜而競飲。聊無所備。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馘甚多。北魏書

沮渠蒙遜攻浩亹。而蛇盤于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爲

鷹蛇。今盤在吾帳前。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
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
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
布西境。稱得浩亹。將進軍黃谷。士業聞而大悅。進入
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于壞城。遂進克酒泉。
晉書

德川公與石田三成對壘美濃。我諸將請乘機攻大
垣。公曰。大垣城壘壯固。兵食皆足。浮田秀家雖少。非
暗者也。而島津義弘小西行長長束正家大谷吉隆

此與秀吉小牧策相似但彼以實襲巢窟而敗此以名掩巢窟而誘出之兵之機微乎微乎孫子曰作之而知動靜

一心戮力。持重不出。攻之必損我兵矣。獨三成輕而侍衆。若誘出之外。使小早川秀秋毛利秀元撓其後。即可一戰殲也。我且動軍以試之。日午建大將旗鼓。于岡山。令諸將少移陣而前。大垣諸將會議。三成果欲出戰。而秀家吉隆正家等欲守。議未決。公揣知之。乃宣言曰。敵不敢出。我將置兵而西。直取大坂矣。皆東裝。大垣諸將聞之。終決議出戰。公哂曰。敵墮我術中矣。遂擊大破之。外史

太祖據太平。與陳友諒隣。當是時。江以南惟友諒兵

最强。欲東取應天。太祖患友諒與張士誠合。乃設計令其故人康茂才遣僕持書給爲內應。誘之令速來。友諒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木橋。使歸。太祖易橋以石。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江東。見橋愕然連呼老康。莫應。始知爲所給。退至龍灣。伏兵四起。茂才合諸將奮擊。溺落舟膠。死者無算。亡戰艦數百。乘輕舸走。張德勝追敗之慈湖。焚其舟。馮國勝以五翼軍蹩之。友諒出皂旗軍迎戰。又大敗。遂棄太平。走江州。太祖兵乘勝取安慶。其將于光歐普祥皆降。明史

陶晴賢滅太内氏簒其國毛利元就仗大義討之晴
賢聞之檄周防長門豐前筑後石見將發兵東下元
就聞之與諸子密謀曰彼兵不下三萬與戰平地不（料策）
可克也爲今計者宜城嚴島（誘）誘而壓之遂城于島之
有浦諸宿將皆諫其不可元就不聽城成命己斐新
里二氏以兵數百守之既而（間以誘之）聲言吾悔不聽老將言
嚴島地形難守雖援即爲敵有諸城從陷吾計莫失
於此晴賢聞之欲先取嚴島弘中隆包曰彼眞悔之
必（彼亦料）不宣言宣言者得非以餌我乎晴賢猶豫未決故

饗尾城主降在賊軍中與己斐新里相識元就令二
人貽（激以誘之）書指陳順逆暴晴賢罪惡極其醜詆請賢饗之
大怒元就又令（欵以誘之）桂元澄詐送欵約俟元就渡海赴援
翻城爲内應請賢乃決意攻嚴島遣書元就曰公爲
先大貳欲見加誅不敢逃避聊以水陸軍三万陣于
嚴島公能來乎元就聚將士示之將士皆有懼色元
就笑曰使賊所言信則吾大克矣衆問故曰其地迫（嚴策）
狹彼側肩躡足不便進退兵愈多而鋒愈鈍我以死
士數千衝之克可必也乃自率精兵三千餘人南行

至草津。與晴賢隔海而陣。更移陣火立山。已而盡返老弱輜重于草津。累累不絶。賊望見以爲我收兵也。於是元就令諸將士。人以二條布約袖。佩一日糧。約暗號。比暮上船。乘大風雨發。令皆滅篝火。揭一燈于牙船。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既濟。返船北岸。以示必死。遂上博尾嵶。直出塔岡背。小早川隆景別率伊豫船兵出其面。賊恃風雨。無警邏者。穿賊艦而入。賊或誰何。大聲答曰。筑前兵應徴來矣。遂舟而達。稍稍上岸。兩隊皆陣。天將明矣。元就命吹螺鼓譟。乘高下擊。賊

諸軍大驚。爭萃其牙營。營嗔咽。自相擊刺。元就大呼曰。進。諸將士破柵而入。賊兵終大潰。晴賢咄嗟過走者。不能過也。晴賢遂自殺。自是元就威震關西。外史

安南禁鴉片烟天主教。久絶其市舶。英吉利將駐印度者。聞越南新造可乘。驅十餘艦。入富良江。越南人盡斂舟藏之。數百里如無人。英人望見以爲懼避。泝江深入。越南人潛以小舟百餘艘。夜出下流。乘風潮火攻之。燼其七艦。海口餘艘。得僅脱。清史

右事致

世祖以宋重兵皆駐揚州臨安倚之爲重。命阿朮分兵圍守揚州。軍次眞州。敗宋兵于珠金砂。斬首二千餘級。既抵揚州。乃造樓櫓戰具于瓜洲。漕粟于眞州樹柵以斷其糧道。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來攻柵。敵軍夾河爲陣。阿朮麾騎士渡河擊之。戰數合。堅不能却。衆軍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萬矢雨集。才軍不能支。擒其副將張林。斬首萬八千級。元史

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晉遣李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

二十一

與朝倉一玄擊阪瀨豐前相似

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佯敗而走。鄩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驚。五代史

姚襄遣姚蘭王欽盧等。招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万七千。進據黃落。符生遣苻黃眉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眞壓其壘。襄必忿而

二十二

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羌迴騎距襄。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歸。晉書

饒州近鄱陽湖。常被侵掠。防饒者雲南畢金科。勇而有謀。謂都司林保曰。吾以二千守此。賊來者殆萬人。豈可以力敵邪。非出奇。難取勝。乃設伏陶溪渡。前隊迎賊佯却。賊爭追之。後隊橫截爲兩。金科居中。策馬奮突。所當披靡。鏖戰至渡。左右伏起。大破賊。斬千餘

人。三史畧清

淺井長政與齋藤龍興構兵。長政嘗以兵五百許。出關原。放火野上民屋。結柵樽井。以及小川。龍興聞之將万人出對。長政遣百人。從菩提徑出敵後。約夜斬營。龍興大駭。又聞陣後喊聲。以爲有內叛者。倉皇引軍入岐阜。長政命放火大垣城邊民屋。龍興以爲敵乘勝攻大垣。率兵救之。長政豫謀時刻。命輕卒三十人。匿樽井民屋。龍興兵疲。入樽井開糧。俄而三十卒放火燒之。因以兵乘之。龍興復敗。長政轉登南宮山。

待之龍興再喪軍大恚進兵圍山長政日是憤兵也令其軍曰不須吾指揮先發者斬敵兵迫近乃乘高一字突戰龍興軍復大敗自是龍興大畏長政不復相冠常山紀談

田悅以魏博叛攻邢及臨洺河東節度使馬燧討大敗之詔燧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衰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艽以兵會次于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

於下流以鐵鏁維車數百絶河載土囊遏水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爲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榛莽廣百步爲埸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奏橋橋已燒衆赴水

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孫晉卿安墨啜。虜
三千人。尸相貽藉三十里。淄青兵幾殲。悅夜走魏州。
兂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
致人。今悅與淄青洹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
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
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唐書下同
輔公祏反。冠壽陽。詔河間王孝恭討之。公祏將馮惠
亮等拒嶮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絶饟道。賊飢
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盧祖

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且躁。遇祖尚軍
薄戰。遂大敗。
黒木家永起兵於筑後。應龍造寺氏。城于猫尾高牟
禮。大友宗麟率兵伐之。筑前立花城主戶次道雪岩
屋城主高橋紹雲引兵會之。攻猫尾拔之。諸城望風
解走。於是移軍于高良山。龍造寺家治聞之。出陣于
西牟田。草野廣門壘于肥筑之界。遙對高良山。秋月
種實頓于二筑之間。分遣兵衆。增近城。家治遣後藤
某將八千人渡筑後川進。屯于久留米。宗麟以豐後

兵。當秋月草野及西牟田軍。而遣紹雲道雪擊後藤軍。紹雲領前軍。陣于高良山下。據地便。先遣輕兵。挑戰。僞敗退。敵乘勝追之。及紹雲麾下。紹雲麾之曰。進。諸卒齊進。後藤軍既亂。不可復制。道雪出軍于十三部野。橫擊之。後藤大敗走。其後肥前兵可三萬。據山對高良山。紹雲領三千人。爲前鋒。道雪繼之。紹雲留游軍。據地便。自進合戰。佯走誘之。敵亂隊追之。紹雲揮之曰。返。卒回擊。大破之。得首百八十級。敵二陣分爲五隊。驅而進。道雪引兵迎之。由布雪下十時但馬

二十九

敵以餌兵誘。則我亦以餌兵當之。敵伏發而我全軍乘之。乃以誘擊誘法也。

爲先鋒。擊破其前隊。次隊代而進。道雪麾其兵。兵分爲兩隊。挾而擊之。又大破之。（筑紫軍記）

德川氏伏見鳥羽軍敗退保澱城。昧爽官軍攻之。賊兵布陣城外。隔橋拒之。砲戰有時。賊乃伏槍隊於蘆葦中。更出銃手。挑戰。官軍知有伏。不敢輕進。石川厚狹介曰。彼衆我寡。必不利久戰。視危失機。如人笑何。自率銃手數人。直進。當之。伊東某中島某奮曰。勿以我畏倭敵。以手兵繼之。賊伏四起圍之。三將遂殪。隊將柳田某伊集院某藤村某三浦某等遙望之曰。敵

三十

陣動。機不可失也。乃勵衆咄嗟。衡圍全軍吶喊乘之。賊大敗。棄城潰走。近世史略

梁遣王景仁將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周德威救趙。屯趙州。梁軍屯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綉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宗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

先處戰地而待敵者

取之。退而告于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左騎兵。平川曠野。騎兵之所長也。今我軍于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張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栰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

佚

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游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于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宗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眞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

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

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我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塵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塵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鄗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五代史○以上誘而戰之

官軍以甲鐵春日長陽陽春丁卯五艦襲函館港賊發回天蟠龍富士三艦拒之距離殆十町左右烈戰

海水爲沸。官艦且進且戰。賊知其不可抗。欲與辨天礩臺夾擊。即測距離。佯却洋心。誘官艦。官艦咄嗟逐之。果賊在礩臺者。連彈雨注。長陽不得急退。遂碎甲板。折其舷。續外史

杜伏威剽淮南。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將兵捕擊。伏威與戰僞北。誘顥墮葭榛澤中。順風縱火迫之。步騎燒死幾盡。唐書

仁壽末。遣大將軍劉方擊林邑。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抗。草覆其上。因

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於戰僞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之。隋書

羅鬼女子蛇節反。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蠻從之。皆叛。陷貴州。詔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劉國傑將諸翼兵。合四川雲南思播兵以討之。賊兵勁利。且多健馬。官軍戰失利。國傑令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僞遁。賊果逐之。馬奮不能止。遇盾皆倒。國傑鼓之。賊大敗。既而復合。衆請戰。國傑不應。數日。度其氣衰。

策府卷之十二

右兵致

一鼓。破。走レ之。追戰數千里。上元陷レ吏之○以

策府卷之十三

誘策七之下　設伏　乘後

先主依荊州劉表。表使拒夏候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遁。惇等追之。爲伏兵所破。（三國蜀志○伏兵誘敵。自古以爲通策。其後赫連勃勃用之。破姚興將文宗。石勒用之。剋劉琨將姬澹。慕容氏用之。以昭晋軍。唐太宗用之。以誘竇建德。李愬用之。以獲李祐。史思明用之。以勝僕固懷恩。遼主耶律德光用之。以覆後唐軍。耶律斜軫用之。以擒宋將楊繼業。元木華黎用之。以掩金兵。其方誠以羸師。或以委物。或以呼嚚。雖不同。其實一揆。故略之。今拾其曲節稍異者。錄于後。）

韓主遣申硈及韓應寅。助都元帥金明元守臨津。加藤清正小西行長與黑田長政合兵軍津南。相持十餘日。伏精兵而佯郤。硈欲追之。其裨將劉克良止之。不聽而渡。應寅亦濟。遇伏驚走。三將還擊。大破之。擒硈及克良。其兵死傷若溺者萬餘人。命元寅憑走歸平壤。（外史）

郭子儀圍衛州。安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誡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獲鎧冑數十萬。執安慶和。收衛州

唐書

哥里米之役。英佛船隊。爲奪魯國輜重。以疴陳號及烏爾知耳號二艦。襲芬蘭小港。港內潮淺。沙石凝船脚。不得進。乃以小船數艘進。擧停戰旗。威而促降。魯兵不敢應。又不敢拒。豫設伏蘆葦陰翳中。任其進入。英佛不之知。進犯。乍而伏發。船隊不能退。遂失船死傷五十四名。萬國史

秦宗權遣張晊攻汴。梁太祖聞晊來。登封禪寺後岡。望晊兵過。遣朱珍躡之。戒曰。晊見吾兵必止。望其止。

富速反。毋與之鬭也。已而晊見珍在後。果止。珍即馳還。太祖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晊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兵少却。大祖引伏兵橫出斷晊軍爲三而擊之。晊大敗。脫身走。五代史

岳飛敗李成將馬進於洪州。進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進。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

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宋史
賊圍江西。曾國藩令羅澤南往援。邑紳李續賓佐謝
邦翰擊賊。邦翰戰死。續賓代將之。所謂湘右營也。續
賓身丈七尺。膂力絕倫。能挽三石弓。連破太和安福
衡岳三州賊。擢知縣。又克於武漢興國田家鎮。援安
慶知府。知兵之名震天下。國藩督水師。循江下。續賓
敗賊孔壠。而國藩師陷彭蠡。不能出。外江兵皆失利。
賊勢復振。湘軍亦退九江。武昌復陷。國藩頓江西。饒
廣告急。義寧亦陷。江西大震。續賓獨善戰。拔弋陽廣

信。大破賊。乘勢下蒲圻咸寧。數戰皆捷。又屬曾國華
攻武昌。屢破賊。而石達開援兵大至。續賓分軍防戰。
遣壯士數百人。執所奪賊旂。誘城中。賊以爲外援。出
城夾攻。忽伏起破之。及達開至。鏖戰三日未決。城賊
懲前敗。不敢出。續賓戰走達開。追至小龜山。斬首八
百。別將亦與城賊戰賽湖。未解。續賓返軍援之。賊望
其幟走入城。自是堅壁不出。續賓命開壕塹。以絕接
濟。遂復武昌。又渡江。克大冶興國。直擣九江。清史
竇建德師衆十萬冠范陽。羅藝與薛萬均迎拒之。萬

太宗問答曰以誘待來

均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即教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兵百。匿城左。建德師渡水。邀擊之。大敗其衆。唐書

楠正成徇和泉河内。得二千人。進陣于四天王寺。六波羅遣隅田通倫高橋宗康。將五千騎擊之。正成分兵爲四隊。伏其三隊。而以羸兵一隊。拒渡部橋而陣。敵望見易之。輒競渡。羸兵佯走。敵追北。過天王寺。陷於伏。急麾兵卻。我兵疾擊乘之。敵兵卻走。不可復制。爭橋而溺者無數。外史

薩摩將新納忠元率兵入筑後。別將稻富某以五千騎攻岡城。城主志賀親次命大森大炊引兵逆之。大炊先遣銃手三百人。伏于滑瀨橋堤下。自引兵退十餘町。據高丘結陣。稻富前鋒五百餘人。進渡橋。伏發。橫奄之。被丸死者二百餘人。稻富急驅而救之。大炊因乘高擊。大破之。追北十餘町。收軍而還。筑紫軍記

長門將福原越後。夜半發伏見。將入京師。彥根大垣兵拒之。長兵鼓譟銃進。勢不可當。既到深草寶塔寺。大垣將小原寬佯設炬火於山野數里。遣子主計及

孫子曰近而示之遠

高岡三郎兵衛等分銃手二百人爲二隊距寺半里許伏道傍自以三百騎[口間]其動止長兵不之知也以爲猷猶遠稍進及間違橋已半過忽然號礮響伏兵起彈丸雨飛寬乘之長兵駭潰不能止越後蒙創壓以身免故不得會京師（事近世情）

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賀拔岳爲爾朱天光左大都督討之時醜奴自率大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仵同向武功南渡渭水援菩薩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逼暮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爲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元所置騎隨岳而進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至水淺可濟處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至半度岡東岳乃回與賊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

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尋棄岐北走北魏書

有馮則賴與龍造寺隆信爭肥前。則賴數失利。僅保島原一城。隆信提萬八千人圍之。奪其大城門。則賴請援于薩摩國主島津義久。義久遣弟家久將五千騎救之。先遣前鋒。樹旗于雲泉嶽。以示應援。隆信聞之。令弟長信當城。躬督諸軍。逆薩軍。薩軍伏卒于斷崖之間。出輕兵下山。傍水田陣。兩軍既交。薩軍佯走入山。隆信縱兵追之。及斷崖伏發。矢丸交發。隆信聞

前軍戰急。遣兵救之。薩將川上左京領第三陣。徑田直進。掩隆信麾下。鈕楯聯之。自蔽以射。麾下亂。即縱兵乘之。遂斬隆信。筑紫軍記

紀伊彥根津郡山兵數千人。奉幕命討天忠黨。黨將安積五郎等。設計夜襲之。或誘出焚營。屢破之。諸藩兵不能進。既而天忠彈丸糧食稍盡。逃者多。紀伊將水野多門乘之。率兵討之。天忠據營不動。待其迫。聯銃齊發。多門傷。兵多死。津將藤堂新七以兵六百向天川。時天忠硝鉛全盡。欲肉戰。乃設伏佯走。津人追

之。伏發。横奄之。津兵潰走。近世外史。近世事情。下同

長州之役。河野某戸田某等。率步兵千五百人。乘艦攻大島郡。松山兵艦亦與之合。砲擊陸地。燔聚落。長人不應。東軍甚易之。昧爽上陸。襲歐營。取之。長將高杉晋作山縣狂介等聞警。以水軍來援。至小松。設伏挑戰。東軍進擊破之。乘勝追北。伏兵四起。砲丸雨注。松山將佐久間一學等死之。東軍大敗。飛報於藝。總督茂承發兵援之。不及。遂乘夜收敗兵。航還藝。長人笑曰。東軍脆弱。不足與較也。

蠕蠕歸降。復叛。入寇涼州。世祖命宇文穆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唯利是視。見敵便走。乘虛復出。今王師來討。雖畏威逃跡。然軍還之後。必來侵暴。今欲疏師誘致。冀獲一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衆咸然之。穆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步之衆。爲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謂爲信弱。俄而競至。穆伏兵奔擊。大破之。斬其帥郁厥烏爾俟斤十代等。獲生口雜畜甚衆。北魏書

于謹從廣陽王。說降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領三

萬餘戶。並欵附。相率南遷。廣陽王欲與謹至折敷嶺
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乜列河等歸
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乜列
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
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乜列河於嶺上。皆沒。
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乜列河之衆。後周書
張亢修建寧砦。夏人數出爭。遂戰于兎毛川。亢自抗
以大軍。而使驍將孫吧伏短兵強弩數千于山後。亢
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罷耎不能戰。

十五

十六

敵目曰東軍。柔易之。而怯虎翼軍勇悍。亢陰易其旗。
以誤敵。敵果趣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伏發。敵
大潰。斬首二千級。宋史
泚河之戰。王眞與白義劉江各帥百騎。誘平安軍。縛
草置囊中。爲束帛狀。安追擊。眞等佯棄囊走。安軍士
競取之。伏發。兩軍鏖戰。眞帥壯士直前。斬馘無算。明史
突厥阿史德溫傅反。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死。詔裴
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嗣業饋糧數
爲虜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

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挑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艸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唐書

右設伏

韓雄爲東徐州刺史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略與雄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東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

既設伏却以貌令疑尤妙

中遂斬略首 後周書下同

于謹從元纂北伐茹茹茹茹聞大軍之逼遂逃出塞纂令謹率二千騎追之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之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者賊望見雖疑有伏兵既恃其衆不以爲慮乃進軍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騧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率餘軍擊之其追騎遂奔

走。因得入塞。
欽賊江華據郡稱王。且十年。王雄誕率師收之。華以勁甲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鬪。輙走。壁華來攻。壁中奮殊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遽面縛降。唐書

賊帥翟讓聚黨。李密歸之。掠滎陽諸縣。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數爲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而擒。公但列陣以待。保爲公破之。

明王守仁敗大寧王宸濠亦此策

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陁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陁於陣。隋書

慕容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請俟他年。垂笑曰。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伐之。永攝諸軍壯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于臺壁。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于臺壁之南。慕容農慕容楷分爲二翼。慕容國伏千兵于深澗

與永大戰。垂引軍僞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級。晉書

薩摩將坂瀨豐前率兵入豐後。攻朝倉一玄駄原城。一玄謂其衆曰。此城本無要害。且兵寡難守。不如棄而移。乃火城。引兵移入富迫城。遣使于岡城。乞援于都將志賀親次。親次遣志賀掃部後藤遠江大森彈正將千五百騎救之。先是豐前見駄原火起。馳而乘城。不見隻騎。乃入城滅火以自守。一玄既得衆。乃向駄原。豫議方略。掃部爲前鋒。一玄領二陣。遠江爲奇

兵。彈正撰銃兵百餘騎。潜伏城後。掃部驅兵。理灑積草。如將燒城。豐前視之。開城門突出。掃部僞敗而退。豐前追之。一玄受弊奔戰。豐前欲退。而彈正已出自城後。斷其歸路。掃部亦還。兵遠江以奇兵橫擊。遂斬豐前。城兵皆走。留一玄守城如故。筑紫軍記

宋下河東。乘勝襲燕。遂北院大王耶律奚底與蕭討古逆戰敗績。退屯清河。遂將耶律斜軫取奚底等青幟軍于得勝口。以誘敵。敵果爭赴。斜軫出其後。奮擊敗之。遼史

李全叛。引兵出宜陵。至灣頭立砦。據運河之衝。馬駐
平山堂。築長圍攻楊州諸城。時趙范趙葵已入楊州
城。親帥將士出戰。多捷。一日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
卒識其槍垂雙拂爲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
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衆
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誘之。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
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
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
淮軍蹙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

二十三

二十四

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
三十餘。亂刺之。宋史

右乘後

策府卷之十三

策府卷之十四

掩策八之上　斫營　乘城

掩者。乘不意者也。其將宜重。其卒宜銳。疾雷不掩耳。奪其膽者也。有斫營者。有乘城者。或伏兵而突出。或詭近而卒起。或乘勞。或擊惰。皆先則制人者也。

大內義鎮欲討龍造寺隆信。將十萬騎入肥前。隆信聞之。與鍋島信生逆戰於高尾。破而退之。義鎮復大舉來攻。其先鋒大友親眞陣今山。進薄佐賀城。隆信

憂懼。信生曰。衆寡不敵。將士沮喪。孤城難固保也。自坐受其敗。不如出決勝於一戰。夜率數騎。急襲親眞營。親眞驚走。隆信追躡斬之。義鎮聞先鋒敗。不復來薄。續外史

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齊郡丞張須陀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隋書

慕容垂南略地。留太子寶及中山王麟守中山。丁零

鮮于乞保曲陽西山。聞垂南伐。出營望都。剽掠居民。麟出討之。諸將皆曰。殿下虛鎮遠征。萬一無功而反。虧損威重。不如遣諸將討之。麟曰。乞聞大駕在外。無所畏忌。必不設備。一舉可取。不足憂也。乃聲言至督口。夜迴趣乞。比明至其營。掩擊擒之。十六國後燕

東魏將高歡冠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周太祖出軍廣陽。召諸將曰。賊今犄吾三面。又造橋于河。示欲必渡。是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

非良策也。且歡起兵以來。泰每爲先驅。其下多鋭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也。太祖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鬭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不能徑渡。此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乃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謁帝而潛出軍。且至小關。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陣。未及成列。太祖縱兵

擊破之。盡俘其衆萬餘人。斬泰。傳首長安。敖曹適陷洛州。執刺史泉企。聞泰之歿。焚輜重。棄城走。歡亦撤橋而退。企子元禮尋復洛州。斬東魏刺史杜密。太祖還軍長安。後周書

魏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

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以下。尚及兄熙走遼東。三國魏志

李靖討吐谷渾。侯君集爲積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遁岨山谷。克之實難。靖然其計。簡銳士約齎深入。追及其衆於

庫山。大戰破之。進會大非川。平其國。唐書
回會張格爾叛。屢寇喀什噶爾邊。將軍慶祥遣兵五千勦之。先後戰沒。叛罕曾亦援張格爾。遂陷喀城。命大學士長齡。爲揚威將軍。以陝甘總督楊遇春爲參贊。遇春連破賊。禽斬數萬。追至渾河。虜恐衆一戰。列陣二十里。會大風揚砂晝晦。長齡欲待霽進。遇春曰。天贊我也。賊不知多少。必不虞我。乃遣千騎赴下流。渡河法牽賊勢。自率大兵渡上流。礮聲與風勢相激。直突虜軍。大破之。復喀什噶爾。遇春結髮從軍。大小數百戰。

身先士卒。陷陣冒矢石。未嘗受傷。勇冠諸將矣。清史
賊魁元伯生率數百騎。西自崤潼。東至鞏洛。屠陷塢壁。所在爲患。魏孝武遣匹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段永進曰。此賊既無城柵。唯以寇抄爲資。安則蟻聚。窮則鳥散。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自足平殄。若徵兵而後往。彼必遠竄。雖有大衆。無所用之。帝然其計。於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騎討之。永覘知所在。倍道兼進。遂破平之。後周書
郭英從傅友德征雲南。與陳桓胡海分道進。攻亦木。

河路久雨。河水暴漲。英斬木爲筏。乘夜濟。比曉抵賊
營。賊大駭潰。禽烏撒。史明
楊璟進取陳之策。未幾。拜信州總管。璟居永安。造大
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
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
黄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及大擧伐
陳。以璟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軍至流頭灘。陳
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
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璟曰。勝負大計。在此一擧。

九

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
其便。乃以夜掩之。璟親率黄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
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栅。令大將軍劉
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
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書隋
韓存寶討瀘蠻乞弟。逗撓不進。詔林廣代之。廣遣使
開諭。猶未效順。乃決策深入。師師瀘水。率將吏東鄉
再拜。誓與戮力。衆皆踊躍。師行有二途。從納溪抵江
門。近而險。從寧遠抵樂共壩。遠而平。蠻盛兵阻江門。

十

而官軍趨樂共出其不意蠻狠狽遁去廣分兵繞帽溪掩江門後破其嶮水陸皆通每戰必捷乞弟遣叔父阿汝約降求退舍又約不解甲廣策其有異設伏以待明日乞弟擁千人出降匿弩士氈裘猶豫不前謝廣發伏擊之蠻奔潰斬阿汝及大酋二十八人 宋史

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鐵錮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守以精銳元太祖進師距關百里不能前先是太祖遣札八兒使金至此太祖召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

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令札八兒輕騎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塞南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破關入吾鋒鏑所及流血被野關既破中都大震 元史

右斫營

燕師襲大寧至劉家口諸將將攻關燕王慮守關卒走報大寧得爲備乃令鄭亨將勁騎數百卷旆登山潛出關後斷其歸路急攻之悉縛守關者遂奄至大寧 明史

長門俗黨幽三桀帥并捕高杉晉作。晉作脫走筑前。聞三帥見殺益憤。欲討俗黨以復其仇。乃歸嘯聚奇兵隊潛匿者。得五百人。與太田市之進山縣狂介等略赤馬關。率兵逼萩城。俗黨大驚。遣使訴之幕府。擁慶親父子於城中。國老粟屋某率先鋒隊七百餘人。與奇兵八幡齊懲諸隊。戰于長登川上破之。既而又戰于太田鳶巢。游擊隊兵張左右翼。彈射先鋒。奇兵隊乘之。急擊軍後。遂走之。粟屋等退。欲保萩城。奇兵隊潛遶間道。橫掩其走路。俗黨亂隊走。奇兵突進。遂

取萩城。近世外史

產布拉璉湖畔有一堡。曰德剛遼魯俄。英人守之。米人遣將亞連襲取之。亞連至湖上。遣工兵詗之。工兵歸說可取之狀。亞連掄精兵若干。夜竊渡湖。黎明傅堡。戍兵周章拒戰不克。走入堡中。亞連從之大開而入。堡門不遑閉。將士騷擾。互相擊刺。亞連乘機奮擊。所向披靡。堡將不脫寢衣。倉皇携妻走出。亞連使人諭之曰十三邦奮發舉兵。天之所助。不可敵也。不如速降。堡將遂降。米利堅史

慕容仁叛。據有遼東。慕容皝討之。數不得志。咸康元年冬。海水凍。皝曰。舊海水無冰。自仁反已來。三凍皆成。天其或者欲乘此而克之乎。二年正月。皝親率三軍。從昌黎踐冰而進。仁不虞皝至。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爲皝所擒。殺之。遼東遂平。前燕十六國

蕭銑據江陵。李靖陣圖銑十策。於是詔趙郡王孝恭討之。拜靖行軍總管兼攝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

十五

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九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万屯淸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下皆勇士。今新失荊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餘艘。溺死者萬人。卽率輕兵五千爲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季。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

十六

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唐書

平氏西奔。源頼朝遣弟範頼。徇山陽。軍淹滯不進。時弟義經守護京師。奏請征南海。許之。是時平宗盛奉先帝在屋島。依田口成良。平知盛率西海將士。據文司關。屯兵彥島。義經艤于渡部。將發。逆風俄起。壞艦。乃留修艦。艦成。風亦反。義經託言落宴。具糧。即夜解纜。舟子以風尚烈辭。義經欲掩其不意。乃曰。吾承追討使任。若曠一日。是懈命也。令伊勢義盛促舟子。義盛注矢擬之曰。不用命者死。舟人相謂曰。行死止死。

死一耳。乃諾。僅勇將銑士百五十騎。載五艦。獨置炬於義經舟。乘暗而南。舟駛如射。黎明達尼子浦。岸上赤幟可三百騎。義經令曰。我馬足懸縮。不可直用。驅而游之。結束騎焉。勿虛發以費箭。衆從之。擊岸上軍。擒其將田口良連。聞櫻間良遠以五千人守勝浦城。義經又馳之。疾攻拔之。州人近藤親家。望風來屬。仍命為鄕導。進夜度中山。逢齎書信卒。義經詐自稱阿波人。問之。則自京密告義經出軍也。義經因問屋島城地形勢。問畢。則奪其書。縛卒于樹。以五十騎疾馳。

十九

黎明、至屋島、放火於高松里。平氏不虞我兵之來。乃大驚。又望其煙塵、以爲大兵至也。急收上舟。而義經已至城下矣。恐敵知我兵單寡。復據城也。急縱火燒城。城兵先依據。皆航。更來迫岸。義經拒射我兵後者稍來屬。州人藤原範忠以生兵來附。即以爲先鋒。日暮兩軍交綏。是夜西軍陣屋島遺趾。義經陣高松。軍皆倦臥。伊勢義盛徇警徹明。敵不敢襲。義經犯晨赴屋島。西兵善拒。義經大鬪奮擊。宗盛乃走保志度浦。義經追擊。復破之。鎌倉史

二十

燕慕容垂將報魏參合之役。自率大衆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開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拓跋元虔部落三萬餘家。先鎭平城。垂次獵嶺。以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爲前鋒。擊之。農等至平城。虔乃覺。率麾下邀擊。燕兵新敗。皆畏魏強。惟隆所率龍城兵勇銳爭先。虔素不設備。徵兵未集。遂敗死。垂拔平城。收其部衆。(十六國前燕)

太祖命徐達常遇春等取山西。遇春先下。取數州。達以大軍繼之。時擴廓帖木兒方引兵出雁門。將出居

唐以攻北平。達聞之。與諸將謀曰。擴廓遠出。太原必虛。北平有孫都督在。足以禦之。今乘歔不備。直擣太原。使進不得戰。退無所守。所謂批亢擣虛者也。彼若西還自救。此成禽耳。諸將皆曰。善。乃引兵趨太原。擴廓至保安。果還救。達撰精兵。夜襲其營。擴廓以十八騎遁去。盡降其衆。遂克太原。明史

梁唐相拒于河上。莊宗唐遣將李嗣源襲取鄆州。而梁軍攻破德勝南棚。莊宗退保楊劉。而李繼韜以澤路叛。而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梁方召諸鎮兵。

欲大擧。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郭崇韜問計。先是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乃對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

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從耗亡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眞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專也是時梁將王彥章急攻鄆州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以嗣源爲前鋒擊敗梁軍追至中都擒彥章及梁監軍張漢傑彥章雖敗而段凝恐將梁兵屯河上諸將多言乘勝以取青齊嗣源曰彥章

之敗凝猶未知使其聞之遲疑定計亦須三日縱使料吾所嚮亟發救兵必渡黎陽數万之衆舟檝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梁都)不數百里前無險岨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已破凝豈足顧哉莊宗從之遣嗣源以千騎先至汴攻封丘門王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蓋從入鄆州八日而滅梁(五代史)

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司馬懿)以爲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

俟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將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擧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喩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埸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智愚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宜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

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帝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擧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辨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來諸將來吾無患矣至是八日而兵至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万餘人振還于宛晉書

桓温謀伐蜀。衆咸以爲不可。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心胸。然後擧無遺策耳。蜀人自以斗絶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車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温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水軍二千人。爲前鋒。自將大衆爲之後繼。軍次靑衣。勢大發軍拒守。遣叔父右衛將軍福與從兄鎭南將軍權前將軍昝堅等帥數千人。自山陽趨合水拒温。謂温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江南以待

晉師。昝堅不從。率諸軍。自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温至彭模。去勢已近。議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蜀兵之勢。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置之死地。士無返顧之心。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力倂衆以取一戰之捷。若分軍爲兩。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温從之。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温自將步卒。直抵成都。右衛將軍福等進攻彭模。盛奮擊走之。温進遇權。三戰三捷。勢兵敗散。自

間道歸成都。昝堅至犍爲。知與温異道。自沙頭津濟。比至。温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昝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於笮橋。温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温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温乘勝長驅。至於城下。縱火燒其城門。勢衆大懼。無復鬪志。勢乃夜開東門。與昝堅走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使使乞降。尋輿櫬面縛軍門。蜀郡平。六十

國蜀

唐征蜀。以康延孝爲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

鎭。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從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

五代史

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與征西將軍湯和分道伐蜀。

和帥廖永忠等。以舟師攻瞿塘。友德帥顧時等。以步騎出秦隴。太祖諭友德曰。蜀人聞我西伐。必悉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戸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陝。集諸軍。聲言出金牛。而潛引兵趨陳倉。攀援巖谷。晝夜行。抵階州。敗蜀將丁世珍。克其城。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修橋以渡。破五里關。遂拔文州。渡白水江。趨綿州。時漢江水漲不得渡。伐木造戰艦。欲以軍聲通瞿塘。乃削木為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水

三十一

順流下。蜀守者見之。皆解體。初蜀人聞大軍西征。丞相戴壽等果悉衆守瞿塘。及聞友德破階文。擣江油。始分兵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友德已破其守將向大亨於城下。謂將士曰。援師遠來。聞大亨破。已膽落。無能為也。迎擊大敗之。遂拔漢州。進圍成都。壽等以象戰。友德令強弩火器衝之。身中流矢。不退。將士殊死戰。象反走。蹂藉死者甚衆。壽等聞其主明昇已降。乃藉府庫倉廩。面縛詣軍門。成都平。分兵徇州邑。未下者。蜀地悉定。友德之攻漢州也。利尚傾軍大溪口。

三十二

既於江流得木牌。乃遣師。而壽等擻其精兵。西救漢州。留老弱守瞿塘。故永忠等得乘勝擣重慶。降明昇。於是太祖製平西蜀文。盛稱友德功爲第一。永忠次之。師還。受上賞。明史○漢家討蜀。大抵用掩策。今並擷之。識者擇之。

右乘城

策府卷之十四

策府卷之十五

掩策八之下　急掩　勞惰

王君廓集衆掠夏長平河東亟丁榮拒之且遣使慰召君廓見使謬爲欲歸首者榮輕之因陣兵登山君廓悉伏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　唐書

加騰清正追韓二王子至鐵嶺北北道兵使韓克誠以六鎭驍騎逆清正于海汀倉北兵善射憑平地馳突我軍多步兵不利𨙫會日暮收入倉內韓兵沓至圍之矢下如雨清正排倉粟爲城發銃拒之應手斃千餘人韓兵退上鐵嶺而陣欲待旦戰清正分兵數千環欿而伏且大霧克鉞將下嶺而我兵四面齊起大破之追北至鏡城又大破之遂擒克鉞　外史

晉攻魏梁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葛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鑿三闇門以待晉兵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闇門出擊敗晉兵　五代史

石勒進據襄國時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據苑鄕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

掩策門　急掩　勞惰

一　二

淩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衆
五萬餘以討勒時城湋末修乃於襄國築隔城亙柵
設鄣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
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
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
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
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役
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蹙不赴矣勒顧謂張寅孔萇曰
君以爲何如寅萇俱曰鬭就六眷剋來月上旬送死

三

四

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
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
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
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末定出其不意直衝末
柸帳獻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
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
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
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末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
會勒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

是以短兵擊長兵法。我國久用之。誇洋人。今者不然。

衆遂奔散。翼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晉書

元治三年六月。下關之兵與蘭船戰。互有死傷。是月墨船又來襲擊。破庚申艦。砲臺亦毀。尋佛艦又來。突入毀赤馬關壇浦杉谷等砲臺。上陸放火前田村。長人設三伏。短兵急衝其隊伍。佛人敗退。近世外史

龐勛亂。徐泗詔康承訓討之。時勛以張玄稔守宿州。舉直詣佶守徐州。自引兵直擣宋亳。承訓圍宿州十遇皆勝。遣辨士以威動玄稔。玄稔賊重將也。以帛書射城外。約誅勛自歸。使張臯獻期。俄與二將會柳溪。伏士於旁。玄稔馳騎譟曰。龐勛首已梟。僕射塞矣。伏興斬劉景張儒。玄稔率諸將肉袒見承訓。自陳陷賊不早奮。久暴王師。願禽賊贖死。承訓許之。復請詐爲潰軍。刼符離。符離不知內之。已入即斬守將。得兵萬人北攻徐州。佶等不敢出。玄稔環城。本道觀察使崔彥曾故吏路審中啓白門內玄稔兵。佶等啓北門走。玄稔身追之。士大崩。皆赴水死。斬直佶李直等。唐書

清兵三路入滇城。桂王已走永昌。李定國令總兵靳統武以兵四千扈桂王奔騰越。而自率精兵六千設

六韜曰。因兵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

三伏于磨盤山。以謂清兵窮追必不戒。俟清兵至三伏。山巓放號礮。首尾截攻。不復使一騎返。乃設三伏。清兵渡瀾滄江。逐北數百里。無一夫拒之。謂定國竄遠。隊伍散亂。上山者萬餘人。忽降人盧桂生來泄其計。則前驅已入二伏。諸帥急傳令。舍騎而歩。鼓譟追伏處。以礮發其伏。明兵死箐中者三之一。伏起而鬭。死者亦三之一。定國坐山巓。聞信礮失序。驚怪忽有飛礮落其前。擊土滿面。定國乃奔。竇名望王璽皆戰死。清兵亦亡都統以下十餘人。清兵追至騰越。瘴深

餉憊。懲磨盤之役。不復追。降其閣部大臣候伯將軍總兵以下數十。獲士馬象駝數萬。清史○此係自我發敵伏以誘策。然已陥而發。非急掩則不能故收。○以上伏兵

唐公將擧兵。會王威高君雅猜貳劉文靜與劉政會爲急變。書詬留守。告二人反。候唐公與威君雅視事。文靜進曰。有密牒。言反者。公目威等省牒。政會不肯曰。所告乃副留守。唯唐公得觀。公驚曰。詎有是乎。讀已。語威曰。人告公等。信乎。君雅詬曰。反人欲殺我耳。文靜叱左右執之。由是擧兵。唐書下同

王君廓鎮幽州。會大都督盧江王瑗反。欲奪君廓兵以委王詵。君廓本給瑗使亂爲已功。乃從數騎候詵。留騎于外。曰聞呼聲則入。乃獨款詵。詐曰。有急變。當白。詵方沐。握髮出。即斬之。因執瑗。

水戸人。佐野竹之助黑澤忠三郎蓮田市五郎關鐵之助齊藤監物森五六郎等十八人。及廣島人有村次左衞門。要擊大老井伊直弼於櫻田門外。殺之。是日大雪。不辨咫尺。竹之助忠三郎等數人。襲衣奴裝。各跪路傍。佯爲訴事者狀。以俟直弼登營。市五郎監物。鐵之助五六郎等數人。直衝直弼前衞。斫十餘人。從士狼狽。竹之助忠三郎等。窺間忽然突起。斫輿丁。刺輿窓。直弼被創。將逃走。次左衞門進而馘之。史續外

羌斂岐叛苻堅。自稱益州刺史。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堅將李儼。堅遣王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討斂岐於略陽。天錫率步騎三萬擊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剋之。天錫將掌據又敗儼諸軍於葵谷。儼懼。遣兄子純謝罪於堅。仍請救。尋而猛攻破略陽。斂岐奔白馬。堅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衆會

猛以救儼。猛遣羌追斂岐，使撫守侯和、衡守白石。猛與安救枹罕，及天錫將楊適戰于枹罕東。不利。羌擒斂岐於白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師而歸。儼猶憑城未出。猛乃服白，乘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而將士續入，遂虜儼而還。晉書

朗州軍亂。詔慕容延釗率師討之。以李處耘爲都監。帝親授方略，令會兵漢上。先是朝廷遣盧懷忠使荊南，覘勢強弱。具言可取狀。遂命處耘圖之。處耘至襄州，遣閤門使丁德裕假道荊南，請具薪水給軍。再諭

乃聽命。師次荊門。高繼沖遣其叔保寅及軍校梁延嗣，奉牛酒犒師，且來覘也。處耘待之有加，諭令翌日先還。延嗣大喜，令報繼沖以無虞。荊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召保寅等宴飲延釗之帳。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遂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沖還，則兵已分據城中。荊人束手聽命。即馳發江陵卒万餘人，並其師晨夜趨朗州。宋史

契丹冠營州。隋帝詔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

汗以二萬騎受節度。始契丹事突厥無間。且不虞雲
起至。既入境。使突厥紿云。詣柳城與高麗市易。敢言
有隋使在者斬。契丹不疑。因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
還。陣以遲明。掩擊之。獲契丹男女四萬。唐書
鄧琬袁顗等反叛。張淹應之。屯軍上饒縣。軍副鄱陽
太守費曇欲圖之。詐云。得鄧琬信。急宜諮論。欲因此
斬淹。淹素事佛。不得時進。曇復誑言。捕虎。借大鼓及
仗士二百人。淹信而與之。曇因率衆入山。襲士約誓。
言虎走城西。鳴鼓大呼。直來赴城。城門守衛委仗觀

之。曇率衆突入。淹正禮佛。聞難走出。因斬首。南宋書
北條早雲欲取小田原城。而難箱根之險。乃使人請
城主大森藤賴曰。吾獵韮山。其獸逃箱根。願公以箱
根假我。我得縱獵。取焉。藤賴許之。早雲率兵百餘人。
被獵衣裳。踰箱根。先縱牛數十頭。皷螺隨之。憑高馳
下。直入城內。藤賴惶駭出奔。遂取小田原。外史〇以上詐近而卒起

右急掩

夏元昊攻渭州。韓琦命任福桑懌等併擊之。福與懌
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懌爲

先鋒見道傍置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
莫敢發。禍至發之。乃縣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盤飛
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憚先犯中軍。繼之自辰至午。酣
戰。陣中忽鮑老旗長二丈餘。憚等莫測。既而鮑老揮
右。則右伏出。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宋史

○此蓋近地不便伏兵。故伏之遠地。觀鴿而稍進。觀鮑老而大進。乘敵戰勞掩之。巧哉。

鄧紹艮勦鎮江。援賊大至。紹艮以兵少遂走。尋與諸
軍攻金陵。由雨花臺直薄神策門。斬獲甚多。又率五
百人。援東壩。紹艮單騎先衆大呼陷陣。賊辟易遂敗。

紹艮乘勝進屯黃池。賊俄自蕪湖來襲。紹艮及其陣
未定。掩擊之。斬馘無算。及勦徽州。賊援復至。紹艮伏
精銳于隘。獨以數騎挑戰。賊易其少爭攻。紹艮佯北。
而伏發。賊忽敗走。婺源蕪湖隨又克復。清史

豐臣秀吉與柴田勝家對壘柳瀨。中川清秀之壘在
賤岳之麓。佐久間盛政造勝家。請擊之。勝家曰可也。
擊而勝速還。愼勿留也。盛政乃與從弟勝政將萬人。
乘夜馳之。比曉至岳麓。燒其壘下營。清秀苦戰終死。
盛政既勝。因留不還。勝家召還之。盛政答以日傾兵

疲當侯明還使者五反而曰既暮矣秀吉聞敗報方食問使者曰盛政退未曰未秀吉乃拋箸而起拔刀踴躍曰吾得大勝矣即命駛卒五十人先往募沿道民曰吾將赴賤岳炬火導我酒食餉我遂自提輕兵一万五千舉鞭疾馳及藤川而昏黑山谷皆炬餉者爭至兵皆立食秀吉行且呼曰記其里閭吾將凱旋賞之北軍相驚曰濃路諸山多炬火秀吉來矣盛政大駭將乘暗拔軍而北適月已出我軍覩之進躡其後盛政留銃隊殿之引兵上岳北陣勝政在麓欲輿之合而金瓢馬表已在岳南銃丸亂發勝政兵立死者二百餘人其陣稍亂秀吉顧左右縱兵乘之遂大破之擒勝政進蹙盛政又大破之遂進赴勝家勝家聞敗報曰盛政果敗我事矣遂北走（外史下同）

織田信雄與羽柴秀吉絕乞援德川參議參議諾之修小牧故壘携信雄合兵一万八千往駐軍焉築城小幡以便三河往來秀吉軍于犬山兵凡十二萬五千人分爲十五隊軍營彌亘數十里池田信輝說秀吉曰猷（第）悉銳（掩）拒（虛）此料三河必空虛我潛軍出敵背擣

其窟穴則彼必顧而潰因夾擊之可以獲其渠魁矣。秀吉沉吟不答。明日復說曰公速斷之遲二三日。敵亦爲備。秀吉乃許之。信輝將前軍。森長可將二軍。堀秀政將三軍。長谷川吉一將四軍。秀吉甥秀次將五軍。兵凡三万。翌夜潛發。秀吉戒曰愼勿侮敵。信輝諸而往至篠木柏井。誘土寇以向三河進拔岩崎丸根守將酒井忠利單騎來小牧白之。參議發諜覘之悉得其實。乃密戒諸將夜半傳發。選輕騎四千人自將之皆卷旗裹馬啣尾信輝軍而馳榊原康政水野忠

重等爲先鋒至小幡砦遣斥兵五十詗敵。敵前軍襲取岩崎斬主將丹羽氏重信輝撿其首級大喜報捷後軍遂向岡崎黎明我先鋒至稻葉則敵後軍頓東山下傳發而坐我兵急擊之秀次吉一倉皇起鬭終大敗走於秀政秀政報敗前軍。而自回擊當是時參議携信雄至勝川問其地名而喜之謂其兵曰吾勝矣。擐甲而進途得捷聞遂至長湫有來告者曰先鋒再戰大敗矣我軍危懼已而康政還謁參議執其手泣曰汝得無恙乎康政曰臣等一捷而兵疲爲秀政

所乘。以君在也。忍恥至此。秀政已與信輝長可合。追
北而來。或說曰。敵大衆乘勝。勢不可抗。不若速走保
岡崎也。參議哂而不答。渡邊守綱還報曰。敵亂（第五摘）次。追
北。以麾下迎擊必克。高木清秀提敵首而還曰。勝機
在此。急擊勿失。本多正信侍側。進曰。是行危徼幸也。
盡就萬全之策。清秀守綱怒曰。子坐褥握籌可耳。何
沮戰機乎。參議曰。二人之言然。乃命幢主。擎葵章白
旗金扇馬標。遶出山後。歛兵望見驚沮。參議乃麾軍
而進。井伊直政自南山下。（德川氏得意手）以銃手橫擊。敗秀政軍。奪

其陣。據之。長可信輝與麾下相挑。勝敗未決。安藤直
次獻計。循左麓。發銃。長可挺進指麾。中丸而斃。其陣
大亂。參議大呼曰。二婿既敗矣。盡擊破阿翁。我兵爭
進。陷池田氏陣。永井直勝舉槍刺信輝。諸將追走斬
首一万五千級。而日已加午。高木清秀內藤正成白
曰。我兵（大機）疲矣。卒與生兵遇。必敗。參議曰。然。即收兵而
退。入小幡砦。秀吉聞敗大怒。猶（第六摘）度以爲我兵恃勝懈（即賊之故智）
備。也以數万騎疾發。本田忠勝在小牧。聞之曰。敵大
兵赴援。主公必危。自（膽大兵奇）率兵五百。追及秀吉。與之並行。

相距可四百步。每兩軍相近。忠勝輒發銃。秀吉兵請擊之。秀吉不肯。遂至長湫。則僵尸蔽野。而不見隻騎。問偵人曰。敵安之。曰。入小幡矣。秀吉歎曰。家康可謂具華實者也。乃欲攻小幡。以日暮兵疲止。下令曰。二魁在一砦。是天所予。且日圍而取之。遂舍龍泉寺。參議即夜取路於平戸。以歸小牧。秀吉來攻。不及。曰。家康何神也。乃引兵而還。

神出鬼沒。用兵之機。至此極矣。

此德川氏與豐臣氏競掩法。古無斯類。○以上擊勞

武田信虎攻海口城。城主平賀源心善戰。踰月不能拔。會大雪。諸將議曰。時已窮臘。請班師。敵亦必不尾

也。信虎從之。子晴信請自殿。以兵三百後。大軍數里止舍。親警其兵曰。勿釋甲。勿御鞍。食於馬。而後食。五更即發。唯吾所嚮。是視。兵皆竊嗤之曰。風雪如此。何警爲。五更。晴信即發。還向海口。與三百騎冒雪馳。昧爽。抵城。源心已散遣其兵。獨與百人留守。晴信分兵爲三。自以一隊入城。二隊揚幟城外應之。城兵不測其衆寡。不戰而潰。乃斬源心。以其首歸獻。一軍大驚。

慕容白曜南征。次無鹽。劉彧戍主申纂憑城拒守。白

曜用左司馬鄽範策潛軍僞退示以不攻纍果不設備於是即夜部分且便騰城崇朝而尅（魏北書）

梁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葛從周圍之而還瑾閉壁不出從周詐云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五代史）

赫連勃勃與姚興將張佛生戰于青石原敗之俘斬五千七百人興遣將齊難率衆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掠野勃勃潛軍覆之俘獲七千餘人追擊擒難（晉書）

國會（米利堅有事則必先會全國議員論定而發謂之國會）以巴爾米爾爲將討土人巴爾米爾分兵進攻一隊陷伏死傷無算國會以桑克羅爾驍勇老兵事代巴爾米爾督軍土酋列多爾達爾多爾頗桀狡屢立戰功土酋畏服耳傍懸銀環以自標異土人推爲將桑克羅爾至黎明潛兵襲土人列多爾達爾多爾詗知之不如自我先直進出我不意掩擊甚劇我軍大敗桑克羅爾鼓勇拒戰遏走者不能遂收兵（米利堅史）

木籠獠恃險驕獷每行抄刼詔陸騰討之獠旣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携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盡破之斬首一萬級俘獲五千人周後書

吐谷渾黨項寇邊勅右驍衞大將軍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雨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斬首五百級唐書

劉曜據長安僭即皇帝位四山羌氐巴羯皆降獨上郡氐羌十餘萬落保險不降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曜車騎將軍游子遠率兵五千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彊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鋭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

誓、麾、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摧、壁、
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恐、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
剺面而降。晉書
梁兵十萬攻潞州。圍以夾城。晉王李克用遣周德威
救潞州。軍于亂柳。俄而克用薨。子存勗即王位于太
原。叔父克寧謀叛。執而戕之。以先王之喪。叔父之難
告。周德威德威自亂柳還軍太原。梁夾城兵聞晉有
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頗懈。晉王謂諸將曰。梁人幸我
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爲也。宜乘其惰擊之。乃出

兵、趙、上黨、會、天、大、霧、晝、瞑、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
梁軍大敗。凱旋告廟。五代史
傳友德同陸聚守徐州。擴廓遣將李二來攻。次陵子
村。友德度兵寡不敵。遂堅壁不戰。詗其衆方散掠。以
二、千、泝、河、至、呂、梁、登、陸、擊、之、單騎奮槊刺其將韓乙
獻敗去。度且復至。亟還開城門而陣於野。臥戈以待。
約、聞、鼓、即、起、李二果至。鳴鼓。士騰躍搏戰。破禽二。明史
英將武羅咄具伐土人。戰敗蒙創。衆以華盛頓代武
羅咄具督軍事。華盛頓曰。我、兵、敗、將、傷、彼、必、怠、不、備、

急掩可破。即回軍先衆衝突敵陣。敵果駭潰。土人長狙擊。皆注目華盛頓。發砲彈丸貫衣者四。所騎二馬皆斃。而華盛頓不被一傷。人以爲天助矣。遂蹂躙巢窟而歸。米利堅史

李特亂益州。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益州刺史羅尚據大城自守。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並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特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剋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僞

降特。特問城中虛實。明曰。米穀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會。於是遣大衆奄襲特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晉書下同

慕容盛據龍城稱尊號。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爲自安之計。因表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

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旱候知之。襲剋令支。遣廣威猛廣平率騎追朗。及于無終。斬之。初盛之追旱還也。群臣莫知其故。旱旣斬朗。盛謂群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正爲此耳。朗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掠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

符洪薨子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官爵。京兆杜洪

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祇官爵。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旣而悉衆而西。以魚遵爲前鋒。行到盟津。起浮橋以濟。遣弟雄帥步騎五千入自潼關。兄子菁帥衆七千人。自軹關入河東。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濟訖。焚橋而進。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以張光帥衆萬三千逆戰於潼關之北。光兵大敗。走還長安。健雖戰勝。猶修牋於洪。幷送名馬珍寶。請至

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悉召關中之
衆來拒。健遂進次赤水。據其城以抗洪。洪弟郁勸洪
迎健。洪不從。郁率所部來降。雄略地渭北。高陵好畤
黄白諸屯。皆斬洪使來降。菁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
洪懼固守長安。菁與光戰於渭北之陰槃。擒之。三輔
鄜縣堡壁悉降。洪奔司竹。健入都長安。以民心思晉。
乃遣使詣建康。獻捷。并修好。於大司馬桓溫。於是秦
雍夷夏皆來歸附。○十六國前秦以上點隋

右勢情

策府卷之十五

策府卷之十六

襲策九之上　直襲　由險

有金鼓曰掩。以曰襲。其形異。其趣似。然如設伏乘勞。獨於掩爲得意。而如由險乘夜擣虛及單獨而襲擊。特於襲爲利用。如其直乘城斫營及詭近擊勞惰之類。掩襲共然。宜於中精細觀之。以得其時宜。凡以少擊衆。莫捷焉最。炮戰之要也。

魏文帝時夏侯尙都督南方諸軍事。尙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三國志

博羅歡爲淮東都元帥。軍于下邳。召將佐謀曰。淸河城小而固。與昭信淮安泗州爲犄角。猝未易拔。海州東海石秋遠、在、數、百、里、之、外、必、不、嚴、備、吾、頓、大、兵、爲、疑、兵、以、輕、騎、倍、道、襲、之、其、守、將、可、擒、也。師至。三城果皆下。淸河亦降。元史

隋將宇仲文拔城武亦與此同策

長元中前上總介平忠常作亂於下總。侵掠州郡。勢甚强大。朝廷命撿非違使平直方中原成道討之。久

而無功更勅坂東諸國司討之甲斐守源賴信率兵抵常陸將攻之左衛門尉平維基諫曰忠常依阻嶮險軍鋒甚銳難可猝攻請俟兵集而行賴信不聽遂率兵赴下總維基率騎三千來會鹿島忠常臨大水設壘悉收舟檝賴信至不得濟乃使大中臣成平往諭以利害招之忠常不從賴信集衆問曰如環水而行則徒曠日賊守益固不如急攻之意賊恃險不設備如直濟而出其不意則可一鼓而拔我嘗聞此河有淺處廣可一丈水僅及馬腹軍中豈有能知之者

四三

乎有眞髮高文者進曰我濟之熟矣遂馳入水令一卒從其所行立葦爲標於是全軍乱流而進忠常果不設備見大衆至惶怖出降軍士相謂曰吾徒皆生長此地而知其津渡者不過三人將軍始來而能言之殆非人之所及也日本史

明諸將臨江留守廣十餘里淸兵難之會旱涸水僅及馬腹淸兵數萬潛自上游濟歒果不虞列戍望風驚潰淸史

梁唐相拒于河上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有憂

色。召李嗣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澤州。吾出不意。攻其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對曰。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以步兵五千襲鄆州。高行周將前軍。夜遇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以上五代史乘城○

突厥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

五

六

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頡利脫身遁磧口。遂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擧國內附。詔遣靖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禽其子疊羅施。

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
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 唐書
石勒遣石虎帥衆四萬。自軹關入擊趙河東應之者。
五十餘縣。進攻蒲阪。劉曜遣劉述發氐羌之衆屯秦
州以備張駿揚難敵。自將中軍精銳水陸俱進以救
蒲阪自衞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擊之虎敗奔朝那
石瞻死之。曜濟自大陽圍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堨以
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
太守張進等皆降于曜襄國大震勒欲自將救洛陽。

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
等出召徐光而問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
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
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
也若洛陽不守曜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
我行卿以爲何如光曰曜不能乘勢臨襄國更守金
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今以
大王威畧鑾旗親駕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
一擧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留

世子弘鎭襄國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挑豹等各
統見衆會滎陽使虎進據石門以右衞將軍石邃都
督中軍事曜不覺勒兵卒至復攻金墉城不能下勒
自統步騎四萬濟自大堨顧謂光曰曜盛兵成皐關
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爾諸軍集
于成皐步卒六萬騎二万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喜
擧手指天又自指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
鞏訾之間曜陳軍十餘萬于洛西南十餘里勒望見
益喜乃統步騎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虎引步
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堪聰等以精騎八千
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出自閶闔
門夾擊之曜軍大潰追執曜送之斬首五萬餘級勒
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爾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
止銳縱其歸命之路留五日乃旋師十六國後趙
今川義元大擧略地尾張夜運粮大高而且攻鷲津
丸根二城織田信長聞之急起赴救行收諸城兵兵
凡三千騎東望見兩城火起將士逡巡信長益鞭其
馬而進諸將爭扣馬諫曰彼大衆新勝以寡兵犯之

立覆沒矣。信長勵聲曰。汝等且聞我言。吾非妄意進
犯敵也。敵納、粮、大高、終夜、不息、今亦、拔、兩城、其兵、罷、
極、不、復、設、備、吾、乘、是、時、出、其、不、意、一、戰、而、擒、也、乃、伏、
旗、皷、循、山、而、馳、至、於、桶、峽、瞰視義元營。馬上揮槍。先
衆馳下。會大雷霧雨昏黑。我兵鼓譟斫營而入。敵衆
大驚擾亂。不知所出。遂斬義元。得首二千餘級。史外
曹公與袁紹相拒官渡連月。公衆少粮盡。士卒疲乏。
議欲還許。荀彧曰。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
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公從之。紹遣車運穀。使淳于

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
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
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
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
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
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
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
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
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

日袁氏自敗也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公公乃留曹
洪守自將歩騎五千人皆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
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
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
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
寶貨斬督將睦元進等紹初聞公之擊瓊謂長子譚
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
郃高覽攻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
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

衆 三國志

張駿稱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
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東會韓璞攻討
秦州諸郡劉曜遣其將劉胤來距屯于狄道城璞進
度沃干嶺巖曰我握衆數万藉氏羌之鋭宜速戰以
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以來天變屢見
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
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
竭遣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

之衆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糧廪將懸、難
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
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
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
巖于沃干嶺、敗之、遂濟逼璞營。璞軍大潰。死者二万
餘人。胤乘勝追奔。濟河拔令居。斬首二萬級。進據振
武。河西大震。（十六國前涼）

金兵圍順昌。劉錡與知府事陳規守之。受圍四日。金
兵益熾。錡乃移砦於李村。距城二十里。遣饒將閻充

夜斫金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
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命折竹爲器。（吿嗽爾雅大塤謂之嘂疏音大如叫呼聲。）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一以爲號。
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
亂。百人者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
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宋史劉錡傳○以上）

右直襲

井伊直政。本田忠勝。率小早川脇坂以下。攻澤山。直
政自城後水道入。縱火焚之。諸軍繼入。族誅石田氏。

外史

貴壁於法屬部中、尤爲強大、據山設堡、斷厓二百仞、瞞鑒率強兵固守。英將吳爾富以兵八千攻之。相持數月。吳爾富謂、決機取勝、在用奇、乃下河水、出城背有一條路、直達城門、夜半揀勁兵、攀巉巖而進、侯卒覺之、發砲拒戰。英兵不以爲意、直進入城、瞞鑒聞炮聲。蹶起曰、大事去矣、率麾下奮鬭。英人殊死戰、莫不一當百。法人大潰、瞞鑒立彈丸中、收潰卒、被重傷而死（米利堅史）

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猛閉燕軍大出、乃留苟萇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因爲地道、遣張蚝帥壯士數百、潜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遂陷之（十六國前秦）

吐蕃引維羌寇西山、破祐靜等州、有詔蜀節度使嚴武收復、武遣漢州刺史崔寧將而西、既薄賊城、城皆累石、不得攻、惟東南不合者丈許、諜知之、乃爲地道、再宿而拔、拓地數百里、虜衆驚相謂曰、寧神兵也、及還、武大悅、裝七寶轝迎入成都、以夸于軍（唐書下同）

高仙芝討勃律、署李嗣業田珍爲左右陌刀將、時吐

蓄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邪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歩士升山顛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禽其主平之

漢王諒反隋以楊素爲並州道行軍總管率衆數万討諒時晋絳呂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策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

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万隋書

佛將麻塞納於熱那城爲墺將美拉士所圍拿破崙將赴援發巴里斯到日內瓦瑞西地以謂不若踰亞卑斯山襲墺軍不虞先使其將馬例斯格探山路馬例斯格復命曰山間險峻無路可通拿破崙曰人力不及乎答曰披榛蒙冒險隘不辭辛苦則可達山後也拿破崙打膝曰凡出軍者踏危跡難不爲人之所不能爲何能得奇功哉直下令軍中以橇載大砲重器以驟擔彈藥糧具即日發軍千困萬苦漸達山後經

米蘭府（以太利首府）旋、出、美拉士、背、斷、其糧、道、美拉士大駭、班軍拒之、皆失利、退而戰麻里各、敗績、不能支、終降佛軍。（史萬國佛國）

平宗盛奉帝據福原、故京勝兵十萬、威振關西、法皇詔源範賴源義經征討、範賴以五萬騎向東門、義經以萬騎取路丹波、向西門、盡以其兵屬士肥實平赴西門、而自將鐵騎三千、出城後山、縋鵯越險、直壓敵城、敵方防東西門城、後恃嶮、不設備、聞變駭擾、自相擊刺、義經縱火乘之、烟焰張天、範賴實平奪東西門

二十一

二十二

而入、三面合擊、遂拔之。（外史）

元帥圍許、留李守賢屯嵩汝、金兵十餘萬、保少室山太平寨、守賢以三千人介其中。度其帥完顏延壽無守禦之才、正月望夕、延壽擊毬爲嬉、守賢潛遣輕捷者數十人、緣崖蟻附、以登、殺其守卒、遂大縱兵入、破之。（元史下同）

趙祚反、土豪楊買驢等附之、帝命買奴從親王察合台帥師討之、斬賊將董蠻等、圍買驢於嶮樹寨、三月不能下、買奴令健卒劉五兒即寨北小徑上大樹、以

縄、潜、引、百、人、登、寨、直、前、劫、之。買驢投崖死。餘黨悉平。
吳主使賀齊討山越歙賊帥金奇萬戸屯安勒山。毛
甘萬戸屯烏聊山。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戸屯林歷
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
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
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
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潜、上。乃、多、縣、布、以、
援、下、人。得、上、百、餘、人。四、面、流、布、倶、鳴、皷、角。齊、勒、兵、待、
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

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
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三國吳志
晏州夷首卜漏反。詔趙遹爲瀘南招討使。討之。遹與
別將馬覺張思正分道出。期會于晏州。卜漏據輪縛
大囤。其山僱起數百仞。林箐深密。遹軍不能進。間從
巡檢种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特削絕。賊恃
之無守備。遹欲襲取。命友直祐恭迭攻之。友直所部
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生猱。遹遣土丁捕之。伐
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束、麻、作、炬、

灌、以、膏、蠟、縛、於、槁、背、暮、夜、復、遣、士、丁、負、繩、梯、登、崖、顚。迺、縋、梯、引、下、人、人、銜、枚、挈、猱、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祐、恭、與、其、衆、悉、登、擁、刀、斧、穿、菁、入、及、賊、柵、出、火、然、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猱、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猱、益、驚、火、益、熾、遙、望、見、火。麾、軍、躡、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計。俘斬數千人。卜漏突圍走、追獲之、晏州平。宋史

後醍醐帝幸笠置、六波羅遣兵攻之、城堅不拔、陶山義高小見山氏眞率手兵五十騎向城西、阻河而陣、

聞我軍不利。又請益兵、謂其下曰、汝等見四面攻兵乎、朝戰朝死、夕戰夕死、骨骸未朽、聲名先滅、死一而已、均死、則死于功名、安得使千歲之下、骨朽名不朽、汝等以爲如何、士卒皆奮曰、誠矣、二人曰、古來功名之士、如熊谷平山佐々木昆季、豈有他術哉、資其大軍之威、而收其一人之功、發而應機、危而名成、如是而已矣、今者擧十倍之衆、而攻區區孤城、而不能拔、又請兵於關東、是擧天下、猷一城、不能拔也、誠能雄謀奇策有陷此城、是亦千歲功名之一時也、汝等其

有意焉乎。皆答曰。謹從教。於是相謀。作長繩。每尺一結。至十丈。上繫一鉤。候風雨夜。抛鉤攀城。後石壁。敵果恃嶮。不設兵。遂悉入城。歷伺諸營。有誰何者。對曰。爲風雨烈也。警夜。遂大呼警而過。終無留者。乃登城北高丘。得一坊舍。火之。遂進火諸營。城中駭動。外兵聞喊聲。皆起應之。三面夾擊。五十八人隱見四走而鬪。莫不一當百。遂拔之。太平記

張名振忌王得先。殺之。其部將來降。盡報虛實。陳錦奏浙東舟山及山寨之寇。皆以興明爲名。狼狽相倚。

海寇登岸。則山寇接應。山寇被剿。則入海以避鋒。交通閩粵。伺蘇松。久爲東南之患。臣廣訪進兵道路。由定關出海。距舟山百餘里。乘風潮半日可到。攻其不備。決可克復。乃詔錦會兵。先勦山寨。以除內顧。用山民爲鄉導。進擣四明諸山。盡破之。遂乘大霧。渡海抵螺頭門。明軍方覺。阮駿以火舟邀戰於橫水洋。風返焚之。駿大敗。張肯堂張名揚率兵勇數千。背城力戰。清兵掘隧陷之。屠其民。初名振恃海島之嶮。謂清兵必不能渡。先期奉魯王。擣吳淞。惟留兵六千。使駿守

策府卷之十六

舟山名振聞警回救則城已破乃奉魯王赴廈門去

監國號爲鄭氏之甯公。史濟

右由嶮

策府卷之十七

襲策九之中　乘夜ノ詭近

源義經攻福原。取路山西。欲夜襲敵營。詢諸將。田代信綱曰。我軍衆盛敵謂我不求利於夜掩其不虞莫不克。遂襲平資盛營。大破之。源平盛衰記

戸次鑑連率臼杵鑑速吉弘鑑理等攻秋月種實古所山城。築長圍守之。會毛利氏來擊。收軍退。種實追躡。鑑連返戰破之。種實引兵入城。鑑速鑑理赴援。聞種實已去。迺還陣莊山。種實即夜（聞敗不備）乘風雨襲莊山。二

襲策門　夜乘　詭近

將敗走。種實轉攻鑑連營。鑑連擊却之（慮止前敗而復來）。追至山下。而止。補外編史

參贊大臣岳鍾琪以二萬人征青海餘孽莊浪虜萃石堡城。鍾琪聲東擊西。夜遣死士攀蘿登險。出其背。禽斬五千。虜盡平。奏改莊浪爲定番縣。清史

法人咬使土人襲須占牛克達度。英人所轄須占牛克達度距阿拉巴麻六十里。爲一大邑。壘柵完固。置戍卒守之。土人乘夜來襲。戍卒熟寢。乃排柵門大鬨而進。居民驚愕失措。土人亂擊。捕斬無數。米利堅史

島津家久大擧入豐後圍大友宗麟丹生島城先是
長曾我部元親仙石秀久等與薩軍戰大敗於是二
人發兵援大友氏將有報之夕抵府內宿家久聞之
謂其徒曰六韜不云乎敵人涉長路可擊且彼謂我
逼堅城下不能輒來也乘其不意無不克矣乃分兵
當城親率諸軍乘夜向府內敵果不設備御鞍酣睡
家久縱火乘之敵聞變駭擾狼狽四走元親秀久僅
以身免筑紫軍記

毛利慶親奉朝命欲着攘夷之先鞭大修堡壘於下
關以備之下關外舶所常往來也時墨舶一隻過田
浦洋戍兵發庚申艦砲擊之墨舶亦應發熕互有勝
敗此夜大風雨海面暗黑戍兵乘之又放一艦急進
迫之墨人死傷遂遁近世外史

杜伏威令輔公祏擊李子通以王雄誕闞稜爲副戰
漂水子通敗公祏乘勝追之反爲所擒士皆走壁雄
誕曰子通狃于勝無營壘今急擊之必克公祏不從
雄誕獨提私卒數百銜枚夜往乘風火之子通大敗
走唐書

大友宗麟與島津義久接境壤、宗麟築城于朝日嶽、
移星川城、將柴田紹安守之、選國內精銳數部增之、
以當敵衝、既而紹安潛通欵薩摩、以部兵不從、請拔
身歸之、義久出兵迎接、宗麟聞之、命栂牟禮城將佐
伯惟定攻石川城、屠紹安妻子、薩軍遂大出、宗麟復
遣吉良臼杵廣田諸族拒之、相持數日、野津院鄉民
數十人、欵薩摩、吉良等因謀召其鄉民黠者二人、與
之金、曰、能夜入敵陣、放火、益大賞之、其夜風雨太甚、
陣中火起、薩軍以爲自失火、不料敵至、俄而吉良等

大驅、奄至、薩軍大敗走、筑紫軍記
天聰五年、始鑄紅衣礮、命漢軍演火器、與明軍戰大
淩河、敵陣堅不動、太宗自率兩翼勁兵、先衝宋偉營、
營中火器震天、左翼避礮、隨右翼而進、偉殊死戰、清
前鋒多死、復麾左翼、以火箭攻吳襄、時黑雲起、風從
西來、襄軍乘勢縱火、忽大雨反風、熸敵、右翼與偉力
戰、至晡、明軍遂大敗、副總兵祖大弼、率死士百餘人、
滿語者、易服、辮髮、夜突牙營、放火、麾下驚擾、將士多
死、侍衞親軍力戰、漸卻之、大弼大壽弟、號萬人敵、嘗

以五百騎突錦州。及太宗之馬已而大凌河援盡
糧絕。大壽遂降。清史
副將軍常遇春與大將軍徐達攻大原。擴廓帖木兒
來援。遇春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驟與戰
必多殺傷。夜刼之。可得志。達曰。善。會擴郭部將豁鼻
馬來約降。且請爲內應。乃選精騎。夜銜枚往襲。擴廓
方燃燭治軍書。倉卒不知所出。跣一足乘孱馬。以十
八騎走大同。豁鼻馬降。得甲士四萬。遂克太原。明史
回鶻入寇。連年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石雄爲天德

七

八

防禦副使兼朔州刺史。佐振武劉沔屯雲州。沔召雄
曰。虜離散。當掃除久矣。國家以公主故。不欲亟攻。我、
若、徑、趨、其、牙、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我當迎主歸。有
如不捷。吾則死之。雄曰。諾。即選沙陀李國昌及契苾
拓拔雜虜三千騎。夜、發、馬、邑、旦、登、振、武、城、望之。見廚
車十餘乘。從者朱碧衣。諜者曰。公主帳也。雄潛使喩
之曰。天子取公主。兵合。第無動。雄穴、城、夜、出。縱、牛、馬、
鼓、譟、直、擣、烏、介、帳、可汗大駭。單騎走。追至殺胡山。斬
首萬級。獲牛馬羊不貲。迎公主還。唐書

孫策攻會稽。策弟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衆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罌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燃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楊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三國呉志）

尹繼倫為北面緣邊都巡檢使。端拱中。威虜軍糧餽不繼。契丹潜謀入寇。上聞。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輜重。契丹將于越諜知之。率精鋭邀于路。繼倫適領兵巡徼路。與寇直。于越徑趨大軍。不顧而去。繼倫謂其麾下曰。寇蔑視我爾。彼南出而捷還。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但當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鋭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為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俟夜人持短兵潛

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間。天未明。于越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其將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衆驚潰。于越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衆隨之大潰。相蹂踐死者無算。契丹自是不敢窺邊。宋史

上杉謙信出信濃。壘于西條山。堰水爲池。以備貝津敵。武田信玄將兵陣雨宮渡。以絶其歸路。越後將士說曰。利在速戰。謙信不肯。居三日。信玄收兵入貝津。以瞰謙信。歸謙信自若也。信玄謀曰。謙信蓋俟吾變

十一

不動其軍也。吾伏兵河中。而別軍自貝津直往攻西條。則謙信無勝敗。必引兵北歸。而吾承弊鏖戰。謙信可擒也。越後諜者報曰。甲斐軍出貝津南行矣。謙信召諸將問計。宇佐美定行。齊藤朝信曰。彼蓋爲二軍。欲及我踰河夾擊之也。語未畢。諜者又報曰。甲斐軍渡廣瀬。上河中陣矣。謙信謂二人曰。如汝言。吾將出其意外也。乃置疑兵山上。而全軍啣枚。縛馬舌。涉雨宮渡。進壓信玄軍而陣。甲斐別軍已向西條山。信玄俟報。至曉。既未辨人色。見謙信牙旗在前。將士皆失

十二

色越後軍跛而進聲震地信玄不暇易其陣以弓銃力拒謙信自抽牙兵前逼信玄麾下麾下潰亂信玄脫走。史外

大和之役井伊氏別軍五百餘人攻下市及椎原天忠黨守兵僅百餘人部將橋本若狹安岡嘉助等奮戰嘉助長銃法乃狙擊井伊氏部將二人斃之已而嘉助蒙銃傷餘衆不能支棄守而退井伊氏兵追躡縱火丹生神祠進陣下市若狹等深辱之謀其恢復是夜森下幾馬森下儀之助前田繁馬田所騰次郎

十三

十四

島村忠五郎荒巻半三郎鶴田陶司橋本若狹楠目清馬尾崎濤五郎池田健三郎及十津川銃兵十四人乘晴間行至下市井伊氏兵恃勝不備兵解甲而眠衆竊縱火於十餘所大鬨斫營井伊氏兵以爲大兵來襲匿以身逃幾馬以下奮戰斬殺無算下市煎臨吉野川後負高山大嶽而井伊氏兵不審地理狼狽失走路十津川銃手就暗處狙擊斃三十餘人井伊氏兵或投火或溺水其將佐亦多死之。史續外

右乘夜

劉漢宏與董昌有隙。遣弟漢宥屯兵西陵。昌遣錢鏐率八都兵渡江。竊畝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宏等皆走。五代史

魏太祖大擧伐燕。圍慕容寶中山。寶嬰城固守。俄而魏別部大人沒根來降。寶以爲鎭東大將軍。封鴈門公。沒根求還襲魏。寶難與重兵。給百餘騎。沒根效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伏。太祖乃覺。狼狽驚走。沒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大衆。多得首虜而還。十六國後燕

朱瑾從兄宣居鄆州。兗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爲人。以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壯士爲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兗州。兵發。遂虜克讓。自稱留後。五代史

十五

十六

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畔遼。鷹路不通。遼人將討之。先遣同幹來諭旨。景祖曰。可以計取。若用兵。彼將走保險阻。非歲月可平也。遼人從之。蓋景祖終畏遼兵之入其境也。故自以爲功。於是景祖陽與拔乙門爲好。而以妻子爲質。襲而擒之。獻於遼主。金史世紀

竇建德亡歸高士達。士達以爲司馬。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爲

軍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既統衆恩用奇厭伏群盜乃
請士達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絢詐爲亡狀士達
取所虜陽言建德妻子殺之建德遣絢書約降請前
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欲與盟
兵懈不設備建德襲殺其軍數千人獲馬千匹絢以
數十騎去追斬於平原獻首士達威振山東 唐書
安定盧永劉超等聚黨萬餘以叛世祖以陸侯恩破
於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事鎭長安世祖
曰秦川嶮絕奉化日近吏民未被恩德故頃年已來

頻有叛動今超等恃嶮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
則超等必合而爲一據險拒戰未易攻也若以輕兵
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是侯單馬之
鎭超等聞之大欣以爲無能爲也既至振揚威信示
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驚初無降意侯
乃率其帳下往見超觀其擧措設掩襲之計超使人
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矢相待三百人以内當以
酒肉相供侯乃以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侯遂縱
酒盡醉而還後謂將士曰超可取也乃密選精兵五

百人陳。國恩德。激厲將士。言至懇切。士卒奮勇。各曰。以死從公。必無二也。遂僞獵。而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爲限。俟於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數千。遂平之。魏北書

源義仲起兵信濃。越後人城長茂。以兵四萬騎爲平氏來攻。義仲有見兵三千。以源光基策。分爲七隊。張赤旗。迎之。歒以爲平氏黨也。及漸近。仆赤旗。樹白旗。急迫之。歒軍驚潰。長茂被創走。外史下同

新田義貞與北條泰家戰于久米河。不利而退三浦義勝。應北條氏徵。途變屬新田氏。義貞禮而請計焉。義勝曰。方今天下分崩。勝敗互變。而天命所歸。終有在焉。公幸爲僕兵。可以一戰。義貞曰。以疲兵當新勝之衆。若何。曰。戰勝而將驕卒懈者敗。泰家之謂也。敗兆已備。不足畏耳。睹旦之事。僕請爲公先焉。且日。卷旗。徐進。歒相指語曰。鄉聞三浦氏以徵而至。是也。俄而義貞等翼而進。三面掩擊。泰家軍大敗。

海軍艦將土方堅吉。赤塚源六。品川四方一。中牟田倉之助。阿部三郎。石川貞之丞。山縣久太郎等。帥甲

鐵春日丁夘陽春等七艦發品川洋直入南部宮古港賊聞之欲奪甲鐵艦荒井郁之助等帥回天蟠龍高尾三艦發函館港途遇颶風三艦離散而回天先進乃佯建米國旗章入宮古港官軍不之察以綏警備回天直逼甲鐵俄揚日輪旗章銃丸雨注以襲之官軍驚騷厪點火於蒸氣鑵而未遑拔錨賊兵數人乘間躍入甲鐵堅吉四方一等揮短槍斃之賊將甲賀源吾斃兵衝突直彈五十斤砲丸中甲鐵官兵多死而艦素牢不肯破時春日丁夘陽春諸艦皆來援狙擊源吾遂斃之賊兵沮喪轉艦逃去是役也賊將若不斃甲鐵非官軍有也。續外史○凡海軍建他邦旗章及進敵港內發砲揭自國旗章者海軍律中所許也故回天倣之云

曹公入荊州呉遣周瑜程普等與劉備並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公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共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鬭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江表傳載蓋降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爲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衆

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智愚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爲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勅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又
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
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放火。時風盛猛。
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
多。軍遂敗退。三國志吳志

高祖爲揚州牧時。謀討荊州刺史劉毅。會毅有疾。求
遣從弟兗州刺史藩爲副貳。高祖僞許之。收藩殺之。
自表討毅。至姑熟。遣參軍王鎭惡。率龍驤將軍蒯恩

百舸前發。授之方略。但云、劉兗州上。鎭惡受命。便晝
夜兼行。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舟步上。恩軍
在前。鎭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岸上豎六七旗。下輒安
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
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鎭惡逕前襲城。語前軍。
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
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與十
許騎步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云、劉兗州
至。顯之馳前問藩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既見軍不見

蓄。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者。望見江津船艦已破燒
烟焰張天。而鼓譟之聲甚盛。知非蓄上。便躍馬馳去
告毅。行令閉諸城門。鎭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
猶未及下關。因開大城東門。大城內毅凡有八隊。帶
甲千餘。已得戒嚴。恩入東門。便北回擊射堂前。攻金
城東門。鎭惡直擊金城西門。東從舊將（毅從像州徙。從之來者。謂東從。）
猶有千餘人。西將吏士復二千人。至中哺。西人退散。
及歸降略盡。鎭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又
遣人以詔及赦文并高祖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

不覗金城內。亦未信高祖自來。有禪將王桓者。下哺
閭。於金城東門北。鑿城作一穴。桓便先衆入穴。鎭惡
自後繼之。短兵接戰。鎭惡軍人與東將多親知者。鎭
惡令且鬪且語。衆並知高祖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
聽事前陣散潰。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
閤拒戰。鎭惡慮闇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
其南面。以爲退路。毅慮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
十許人。開北門突出。政直鎭惡軍。衝之不得去。回衝
恩軍。出奔牛牧佛寺。自縊死。鎭惡身被五箭。射手所

冒頓贈千里馬而驕東胡。越子朝吳而賂列士。皆是此也。

執猾於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晉南宋○此策雖善。就中猶多失策。大軍不繼。一失也。不能誘捕朱顯之。二失也。赦書不示城中。而送毅。三失也。是其所以苦戰僅得勝也。二

王峻據幽燕。署置百官。奢縱淫虐。石勒據襄國。有吞並之意。乃卑而驕之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峻。爲天子。亦遺棗嵩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偶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鄕貴望。累葉重光。出鎭藩嶽。威聲播于八表。昔陣嬰豈鄙其王而不王。韓信薄

洿而不帝者哉。但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且自古胡人而爲名臣者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不爲天人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鎭范陽。陰叛試我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勒無疑矣。子春等與浚使至勒。勒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勒麈尾。勒僞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

也復遣黃璧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嵩乞并州牧虜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欵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時幽州自去歳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刻賦役殷煩。下不堪命流叛略盡勒乃簒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其後患。用張賓之謀修牋于琨送質請和陳已過惡求討浚以自效琨容之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栢人殺主簿游倫。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軍達

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上其廳事命甲士執浚送襄國市斬之。嵩統等以不忠于浚斬之分遣流人各還桑梓焚燒浚宮殿以晉尚書劉翰爲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晉書

右詭近

三十一

策府卷之十七

策府卷之十八

襲策九之下　單獨　擣虛　勞惰

李師夔爲奉聖州節度。劇賊張勝以萬人逼城。師夔度衆寡不敵。乃僞與之和。日致饋給。勝信之。師夔乘其不備。使人刺勝殺之。以其首徇曰。汝輩皆良民。脅從至此。今元惡已誅。可棄兵歸復其所。賊衆大驚。皆散去。金史

杜伏威剽淮南。海陵賊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輕之。召使並力。伏威引親將十人。操牛酒謁。勒輔公祏嚴兵待變。破陣引伏威入幕。置酒悉召酋首高會。伏威突斬破陣。衆駭不及救。復殺數十人。下皆畏服。公祏兵亦至。遂并其衆。至數萬。唐書

布禮窺爾率舟師。入登雷布阿里港。一艦進觸岩嶼。海賊乘機奪之。我將德加忠爾將復之。卽夜與其徒數十名。掉一小舟。服裝擬水手。至船側曰。吾輩停泊于此。子等幸勿咎。語未畢。躍入其艦。挍賊投海中。遂與其徒轉入賊船。與賊將相逢。角鬪良久。有一賊拔刀馳至。將斫德加忠爾。其徒以身蔽之。本艦乘機連

發大纛。以助其聲勢。賊徒崩駭。遂乞和。自是賊徒震
慴。見我旗幟。則不敢觸犯。米利堅史

李懷光與朱泚連和。奉天危蹙。帝欲徙蹕山南。山南
西道節度使嚴震聞之。馳表奉迎。遣大將張用誠以
兵五千扞衞。用誠至盩厔。有反計。帝憂之。會震牙將
馬勛嗣至。帝告以故。勛曰。臣請歸取節度符召之。即
不受。斬其首以復命。帝悅。使計日往。勛還得符。請壯
士五人。與偕出駱谷。用誠以爲未知其謀。以數百騎
迓勛館之。左右嚴侍。勛未發。陰令焚草館外。士衆爭

附火。勛從容引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懼將走。壯
士自後禽之。用誠子斬勛傷首。左右扞刀得免。遂仆
用誠而格殺其子。勛即軍中。士皆擐甲矣。勛昌言曰。
若父母妻子在梁州。今棄之而反。何所利邪。大夫取
用誠爾。若等無與。衆乃服。不敢動。即縛用誠送於震
杖殺之。而拔其副以統師。始勛赴行在。踰半日期。帝
頗憂。比至大喜。唐書

桂陽王休範反。張敬兒隸齊太祖。頓新亭。賊矢石既
交。休範白服乘轝。往勞樓下。城中望見。其左右人兵

不多敬兒與黃回白太祖曰桂陽所在備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此必可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辨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轝側回陽致太祖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休範左右數百人皆驚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南齊書

魏師伐慕容寶寶敗南奔蘭汗奉太子策于龍城迎寶因弑之並殺策策庶兄盛汗之婿也馳進赴哀將軍張眞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

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募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提討奇提驕假淫荒事汗無禮盛因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辨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阻兵背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

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
盛必應之。兼內有蕭墻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
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僞稱疾篤。不復出入。
汗乃止。有李旱衞雙劉志張豪張眞者。皆盛之舊昵。
穆引爲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潜結大謀。會穆討難等
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厠。袒而踰墻入
于東宮。與旱等誅穆。衆皆踴呼。進攻汗斬之。汗二子
魯公和陳公陽分屯令支白狼。遣旱眞襲誅之。於是
內外怙然。士女咸悅。盛乃以長樂王稱制。晋書

浮田直家備前人也。大父能家仕浦上氏。爲嶋村豐
後所殺。子興家依阿部定善。生三子。直家其長子也。
興家死。妻託三子於親人。而身事浦上氏後宮。以聰
慧見遇。直家幼而沈敏。年十一俄有愚色。毋患之。每
歸省。感嘆涕洟不已。及年十五。密謂母曰。無嘆也。兒
不愚。毋曰。以汝愚。而猶自賢歟。直家曰。非也。兒有大
願。故佯愚耳。阿毋誓無漏言。兒乃敢言。毋諾而問故。
曰。島村豐後大父之讎。男兒生而不能報之。何以立
於世。然彼權臣也。聞兒賢。則必殺而除後害。今兒以

悪自晦彼已不介意阿母願薦吾於相公。今將有爲也。母聞之且驚且喜。遂薦令仕。先是浦上村宗死。子宗景嗣。既定備前。徇美作。得州之半。直家累功爲將。守乙子城。時島村豐後守高取山城。中山備中守沼城。直家娶備中女。備中嘗失宗景意。宗景密召直家圖之。直家奮曰。臣備中婿也。而君使圖之。知臣無貳也。敢不竭力。臣亦有一大願。君幸許臣幸甚。宗景許諾。直家曰。君權臣豐後。臣大父之讎也。願得以報。臣雖死無憾。宗景曰。吾亦憎其權舊矣。汝能謀殺二人

者。吾所幸。直家拜謝而退。置一店於沼城之東茶園中。每出獵休宿焉。因數入城與備中交歡。遂請曰。城中與店隔一水耳。迂路入城。不如架橋。請造假橋藏之店。惟甥來時。得架而入。備中許之。於是入告宗景曰。謀已成。某日當殺備中。事成則擧燧。君視燧則願急馳使。令豐後曰。備中謀叛。命直家討之。汝急援之。臣得並謀豐後。宗景諾之。及期直家豫遣兵匿沼城市中。自託獵憩店。留其卒。晩獨入沼城。交歡盡醉。同臥。伺間殺備中。因出麾其卒。卒架假橋而入。市中兵

亦齊起乘城直家乃擧燧宗景馳使豐後
爲人性急聞命即與數騎先發抵沼城直家既關城
門出卒迎豐後因急擊殺之發兵攻高取山城復屠
之常山紀談下同
浮田直家滅浦上氏備前諸城皆降獨龍口山城主
最所元常屬毛利氏與直家相持直家據沼城築壘
矢津遣兵守之按一計與其臣岡鄉助謀一夕發岡
陰事遣兵收之既出奔直家陽怒甚無如之何岡匿
備中西鄙迎路傍乞嫗狂喜對之呼以爲母嫗雖不

信而利其衣食陽以爲然岡求仕於船山城主須
木豐前納母爲質豐前不疑船山與龍口山僅隔一
水而兵不相和豐前得驗馬岡偷乘之涉河豐前遣
兵追之岡疾驅向龍口山城請曰船山之士被寃當
死遁而相投願惠而救之城中聞之雖不輙許入城
而視追騎之來而匿之山下豐前怒捕其質磔河上
岡指謂其人曰吾母也何以報母讎瞋目切齒不已
於是元常不疑稍見喜幸得侍帳下乃遣人告直家
曰某日匿小丹於龍口山子城外出兵待呀津川上

突。及期夜覘元常在閑室。入而拉之。共墜欄外。比及地。既刺之。提首趨出。抵舟所。追騎不能及。直家發兵攻城。城亦陷。

四川賊王三槐敗走雲陽。將與白崖賊合。羅思舉率鄉勇繞出前。獲諜知之。即張所獲賊旗。夜襲賊壘。禽斬四千人。初游擊羅安國使思舉伺賊豐城。歸則請帥死士夜襲伏兵于外。以夾擊。可一舉而殲。衆狂之疑爲間諜。思舉大怒。乃請火藥。獨入賊寨。縱火風猛熖烈。賊驚蹂踐。陷崖死者無算。棄械山積。是捷思舉

以一人破賊數萬。名震四川。鄉勇從者如歸。思舉因險出奇。以少破衆。長劫營。長用伏。長用間。軍中號羅必勝。嘗曰。晦夜劫營必勝。崖溝間道必勝。冒旗誘敵必勝　清史

米將序須布爾勇猛有略。每戰必功。一日巡行營外。逢英吉利卒以俘虜過。其前曰。我且奪之。尾行里餘。有一清泉英卒投銃掬飲。序須布爾乘間急前。奪其銃。搯殺數人。餘衆駭顧。棄俘虜而去。　米利堅史

右單獨

高祖征鮮卑、賊屯聚臨朐、胡藩言於高祖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克趙也、高祖乃遣檀韶與藩等潜往、既至、即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南宋書）

朝廷以河南陝西與宋、已而復取之、師至耀州、宋人每旦出城、張旗閲隊、抵暮而還、道隘騎不得逞、安遠大將軍發英、請兵五百、薄暮、先使五十人趨山巓、令之曰、旦日視敵出、擧幟指其所向、乃以餘兵伏山谷間、明日城中人出閲如前、山巓旗擧、伏兵發、宋兵爭馳入城、發英麾軍登城、拔宋幟、立金軍旗幟、宋兵後者望見之、不敢入、遂降、城中人亦降、（金史）

華盛頓欲襲突連登百隣克敦二堡、莫隊可乘、洋人奉西教者、例以十二月二十五日、爲教祖生日、設祭縱飲、此日華盛頓察知英人酣醉不備、曰是機可乘也、分兵爲三隊、夜潜渡特河、堅氷碎舟、二隊不得濟、華盛頓獨率一隊直濟、至突連登、襲日耳曼營、日人果皆昏醉不勝戰、華盛頓縱横揮擣、所當披靡、殺傷無算、擒千餘人、我軍死者、不過三四人、華盛頓以謂

勝必驕不如取兵下令渡河英人大驚米利堅史
呂蒙代魯肅屯陸口與關羽分土接境知羽驍雄有
兼并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外倍修恩厚與羽結
好而密陳計策說吳主取羽全據長江後羽討樊留
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
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
病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
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病篤
權乃露檄召蒙還蒙詣建業陸遜往見之謂曰關羽

十七

十八

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
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
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
不意自可禽制子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
難爲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
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
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
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
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

陸口書與羽盛稱揚其功德有謙下自託之意羽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𦩷䑣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公安將士仁南郡大守糜芳皆降蒙入據城羽聞之走麥城三國吳志

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乃以常侍李愬代之愬撫養半歲知士可

用乃請濟師禽賊健將李祐李忠義等皆釋用之諸將素苦祐等請殺之者數愬不聽待益厚遂表請祐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祐捧檄嗚咽於是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宰相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已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勅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刄彀弓

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
死于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奥。衆未嘗蹈也。皆
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
失色。監軍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
自爲計。愬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
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
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
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
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

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諸衣爾。及聞號令。曰常
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進誠
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
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愬待以
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
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厨
厮。厩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

唐書

法人率士人。冠度也波爾（チユヤボール）英人所輯度也波爾在馬邦北（マスサシユセツス）

方。英人每夜巡警。至曉而散。法人諜知之。黎明、伺、警、散。冐、雪、踰、柵、而入。從、風、縱、火。延、燒、廬、舍。炮丸雨注。英人不能支。潰走。被捕斬者。不可勝算。米利堅史

鄧紹良自幼以將略自許。補鳳凰廳把總。從征崇陽。身被數創。裳甲盡赤。以功擢千總。晉守備。李沅發爲亂。新甯。紹良師五百人擊之。賊悉銳迎戰。紹良搗戈直前。所部從之。賊辟易。仍據險旅拒。紹良命、將、士、乘、晦。銜、枚、登、山。噪、而、馳。賊驚潰。不知所爲。蹂踐死者無算。遂生禽沅發。檻送京師。清史

右擣虛

木下藤吉。築洲股。西敵欲誘出而陷之。以輕卒挑戰。藤吉不肯出。即夜聚其衆議曰。敵必疲矣。且以我爲怯、不、徒、設、備、可、襲、而、破、也。乃令蜂須賀小六等。以數十人。襲敵城。戒曰。莫使敵尾入我壘。稻田大炊曰。公勿憂。開門可容二三人。以待之。臣請殿焉。藤吉曰。前言以主公意。爾不行危道。莫以爲大功。自固而棄士。吾所不爲也。公等勉之。衆踴躍而出。頃之邑中火起。大譟。藤吉又、遣、兵、援、之。衆大獲而還。外史

元將兀良合破烏蠻兵於洟可浪山下遂進至烏蠻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面皆水既險且堅選驍勇以砲摧其北門縱火攻之皆不克乃大震鼓鉦進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爲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述潛師躡入亂斫之遂大潰至昆澤擒其國王段智興及其渠帥馬合刺昔以獻（元史〇以上塑勞）

吐蕃入涇隴邠寧韓游瓌追至安化虜營合水北游瓌策曰賊行無人地必怠可襲取之使將史履澄夜領兵五百入其營斬數百級取馬五千黎明虜以兵

尾擊游瓌羅幟自衞肇鼓四發虜驚潰去（唐書下同）

劉迦論反衆十萬據雕陰隋關內捕大使屈突通發關中兵擊之次安定初不與戰軍中意其怯通陽言旅師而潛入上郡賊未之覺引而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徇地通候其無備夜簡精甲襲破之斬迦論并首級萬餘築京觀於上郡南山

竇賢德據河間薛世雄督兵三萬討之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中悉拔諸城僞遁世雄以爲畏稍弛備建德率敢死士千人襲之會大霧晝冥賊

不可視。隋軍驚。遂潰。相騰藉死者如丘。世雄引數百
騎亡去。盡得其衆。
德川慶喜發大坂軍稱三萬。以會桑二藩。爲先驅。佐
久間近江久保田備前等。率三兵隊。以高松濵田松
山其佗譜第諸藩。爲後援。將兩道鳥羽伏見入京。德川行
人瀧川某。來請過二關。戍兵不許。某曰。寡君奉詔入
朝。而公等沮之。則有戰耳。既而東軍大至。伊地知正
治等下令。發大熕。東軍應之。彈丸交注。時伏見火起。
東軍二道並進。官軍苦戰。迭有死傷。西牌交綏。夜、三

鼓、東、軍、無、聲。官、軍、發、候、騎、偵、之、歸、報、曰。今、方、傳、餐、下、
鳥羽。官軍直以輕騎馳襲之。東軍狼狽。棄兵仗走。近世
外史
嵩州烏蠻叛。攻陷州城。詔令周法尚便道擊之。軍將
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
慰、諭、假、以、官、號、僞、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
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歩、騎、數、千、
人、襲、擊、破、之。獲、其、渠、帥、數、十、人。虜、男、女、萬、餘、口。隋書
賊將史思明李立節蔡希德攻李光弼。光弼得賊將

唐降仁果
龔唐弼亦
同之

安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逆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敵而出。虜兵猋銳。不能持重。圖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二萬傅堞。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思明雖數困。然恃近救。解鞍休士。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飫。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唐書

陳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陶侃遣朱伺爲督護討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潜軍襲聲。聲正且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閭晉鄭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晉書

杜祥除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白早生之反也。蕭衍遣衆來援。因此緣淮鎭戍相繼降沒。唯祥堅城獨守。蕭衍遣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之上。連營侵逼。衆情大懼。祥從容曉喩。人心遂安。時出挑戰。僞退以驕賊。賊果日夜來攻。逼不復自備。乃夜出襲其營。將曉矢刄交。下賊大崩散潰。擒平虜。斬武城

以逞京師。州境獲全。北魏書

汪罕與太祖相攻。太祖行至班朱尼河。河水方渾。帝飲之以誓衆。哈撒兒別居哈剌渾山。妻子爲汪罕所虜。挾幼子脫虎走。糧絕。探鳥卵爲食。來會于河上。時汪罕形勢盛強。帝微弱。勝敗未可知。衆頗危懼。凡與飲河水者。謂之飲渾水。言其曾同艱難也。帝移軍斡難河源。謀攻汪罕。遣二使往汪罕。爲哈撒兒之言曰。我。兒。太。子。即太祖 今。旣。不。知。所。在。我。之。妻。孥。又。在。王。所。縱。我。欲。往。將。安。所。之。王。儻。棄。我。前。愆。念。我。舊。好。即。束。手。來。降。矣。汪罕信之。因遣人隨二使。以皮囊盛血與之盟。及至。即以二使爲向導。令軍士銜枚夜趨折折運都山。出其不意。襲汪罕。敗之。盡降克列部衆。汪罕與亦剌合挺身遁去。元史

既憤之又以夜以險得算多

曹公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公乃密遣解慓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潰奔巴中。公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三國志

涇州屠各陳贍等聚衆反。詔陽椿爲別將，隷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入隴首，踐自固。或謀設伏兵山徑，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斬除山木，縱火焚之，然後進討。椿曰，並非計也。此本規盜，非有經略。自王師一至，無戰不摧。所以深竄者，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嶮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矣。乃緩師不進。賊果出掠，乃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贍傳首。北魏書

秦宗權遣其將秦賢・盧瑭・張晊攻汴梁。太祖求救於兗鄆，得兵萬人、馬數百匹，擊賢・瑭，並敗之。宗權聞瑭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既而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太祖置酒軍中，中席，王陽起如厠，以輕兵出北門，襲晊，而樂聲不輟。晊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與晊夜走。五代史

鄧愈守饒州。饒濱彭蠡湖，與陳友諒接境，數來侵，輒擊却之。友諒撫州守將鄧克明爲吳宏所攻，遣使僞

降以綏師愈知其情卷甲夜馳二百里比明入其城
克明出不意單騎走愈號令明肅秋毫不犯遂定撫
州克明不得已降 明史
上杉憲政與上杉朝定連和北條氏康聚諸將議曰
河越當兩上杉之衝是必爭之地也以一勇將守焉
吾可以致敵而大克之衆推北條綱成乃授三千騎
令守河越明年兩上杉氏大舉來攻日此行必剪滅
小田原至河越圍城數重意期必取綱成固守不下
上杉氏使使古河請足利晴氏臨軍兵凡八万騎氏

康自將八千餘人赴援計驕而襲之也佯請和解不
聽氏康出至入間河南上杉氏兵來迎氏康不戰而
走入小田原間諜者曰敵中云何對曰敵皆笑曰豎
子走矣居五六日又出至河南敵來又走又問諜者
諜者曰敵曰豎子不能復出即出走耳莫復顧也氏
康曰可矣夜勒兵親誓之曰吾聞戰道衆不必勝寡
不必敗顧士心和否如何而已古曰怯於小敵勇於
大敵吾數與上杉氏戰以我一人當敵十人以寡敵
衆何必始於今日哉勝敗之決在此一舉汝將士其

一心脇力。唯吾所嚮是視。令其兵皆尙白布於鎧上。約之曰。遇不白者輒斫。勿取其首。令畢。乃引兵渡河。夜半直衝上杉氏軍。軍大驚擾亂。我兵縱横奮擊。莫不一當百。殺傷二萬餘人。虜朝定。奔晴氏憲政。八州豪傑即夜降氏康者。九十餘姓。外史

清兵至揚子江。明總兵鄭鴻逵以水師守南岸。侍郎楊文驄壁金山。時高傑潰兵欲渡江者。爲陸軍所拒。皆降。豫王命置燈于筏。放中流。明軍礟擊。日報虛捷。清兵乘霧夜渡。數百騎鳴螺樹幟。明軍潰走。清軍方

舟畢濟。遂略鎭江。抵南京。而福王已走蕪湖。其諸臣留者皆迎降。清史下同

明鄭成功據厦門。奉隆武年號。兵最强。以與唐魯二王有釁。不願奉之。乃自次長垣。其浙中遺臣錢肅樂等。先後奔附。時唐王聿滅。所遺鄞縣聞明兵至。多應之。彭遇颽乘之起。連取建寧邵武興化福寧及漳浦等二十七縣。其取興代也。遇颽乘清守將出戰。襲登陣。盡易明幟。清兵返見之遂潰。其取建寧也。城中擧火爲内應。其取邵武也。明鄖西王將王祈善戰。先據

上游、夜收几案數百、各挿香炷、順流放之。環邵武城、而過。淸守兵、望火、大礮齊發。遲明、審其僞。習、不復備。一夕、明兵突至、城遂陷。沂等又進福州。

戊辰之役。官軍入越後也。先破雪嶺賊。進分兵。一軍戰鯨波片貝、勝之。一軍據柏崎、降椎谷、出雲崎。時水戶寅黨市川朝比奈等。率兵四百、共扼長岡小千谷地。其勢日熾。官軍乘夜雨、襲小千谷、破之。進隔信濃川陣。賊別軍守榎嶺妙見道金倉山。榎嶺左川右山。爲長岡第一險要。尾張松代上田兵。苦戰、遂拔榎嶺

妙見道賊營。更番扼之。且環攻長岡。迭有勝敗。既而猷大擧圍妙見道榎嶺。絕河東援路。官軍孤立。參謀山縣狂介黑田了介等相謀曰。賊賴大雨洪水。其情必惰。可襲而取也。乃撰河東精兵。擣猷腹背。又令隊將三好堀竹田等。率長岡高田兵二百人。乘曉霧、啣枚濟信濃川。會霖雨、河漲。舟殆覆。廑得達前岸。直進衝敵壘。敵果不備。狼狽棄守走。斬獲甚多。奪大砲數門。而薩人可三百。自植下村濟。官軍從之。榎嶺妙見軍亦應。夾擊破之。鼓譟齊進。逼長岡。薩州軍先破神

田口入城。兵列砲捍之。官軍三面合擊。迅烈不可當。城兵術盡。縱火城。擁城主牧野忠恭。間行入橡尾。官軍遂取城。忠恭尋投會津。當是時。討會總督宮嘉彰入越後。中納言公望（西園寺）少將隆謌（四條）左衞門權佐基修（壬生）從焉。官軍以長岡爲根據。傳令加州上田松代兵守本城。尾張長州軍守蟲龜村。薩州軍扼妙見。高遠兵守田口。松代別隊須坂高田椎谷兵守木津。上田別隊守十日町。而長岡兵一敗。不以屑志。德川脫兵會津仙臺米澤及水戶市川兵與之合。築壘山

谷要衝地。出沒以控制官軍。官軍謀議。欲破賊砦。直向會津部署諸軍所嚮。先是會津兵次五十公野。米澤將千坂某等議曰。新發田首鼠兩端。不及今討之。恐貽禍與仙臺會津。進兵薄城下。要之曰藩主出質。米澤出援兵以表信。不則旗鼓相見。城主溝口某將出質。新發田士相謀。遮嗾農民。揭薦旆。持竹槍。嗔咽城下。或撤橋梗道。以沮藩主北行。米澤仙臺諸將會會津營。延新發田老臣溝口內匠及邸監山崎某。責其負約。內匠等出首謀者二人謝之。而其人悒劣不

類首謀諸將怒其詐。遣歸會米澤重臣大瀧新藏至曰。新發田出兵。不必要其質也。藩主遂不出質。爲出援兵數百人。既而屬官軍。於是官軍分兵。駕大艦。援新發田。而諸軍欲以明曉大擧擊賊。時長岡將河合某在見附。欲復長岡。而河水暴漲。不能進兵。謂衆曰。不及今攘敵。則士氣沮喪。情見力屈。連合必解。大事去矣。吾今必復長岡。諸子乘機破敵。會長岡直濟信濃川。長驅踰米山。則高田以南可以圖也。竊偵知官軍進擊議決。帥死士五百餘人。人持一日糧。乘夜傳

發。經八町沖。潜兵過官軍列塞間。直薄長岡。官軍聞砲聲起。以爲我兵進軍號。而聲漸近。細作忽報賊軍至。衆乃驚。束裝未畢。迸丸已集。城賊縱火爲號。賊兵望見之。萬砲齊發。河合乘勢豨突。官軍苦戰。郤之。天已明。會將佐川某米將千坂某齊藤某等議曰。河合孤軍深入敵中。不急援之。則皆餧敵。即起衝大黑塞。或坐或伏。銃丸雨注。又出兵襲官軍背。縱火乘之。與河合犄角。官軍敗績。死傷甚多。長岡遂陷。初官軍取長岡城。下婦女日入城中。賣餅菓。軍人爭買之。以其

婦人。不介意。女輩私告城中情狀於賊。市民亦爲之
耳目。由是進軍之謀盡洩。賊兵得奏奇功。然河合秡
數創而死。賊爲沮喪。官軍退一屯榎嶺妙見坂。一屯
信濃川西南。築塞河岸而守之。米會兵濟川薄之。或
曰。不若郤兵三國嶺。避銳擊脩。山縣狂介奮曰。勝敗
常也。豈可以一挫衂。誤軍機乎。且聞東道官軍據白
川。署有地方。顧奴輩顧後。不能持久。況渠狃勝稍懈
可一舉而殲也。乃乘曉霧。自妙見出。遣人諜賊營。果
皆倦臥。官軍直進斫營。短兵接戰。殺獲數十。縱火四

方。逼長岡。連彈鎗炮。吶喊乘之。賊辟易摒守。走三條
及奧羽。官軍遂復長岡。捕市民通獻者。斬以徇軍門
長岡自五月至此。城市村落。皆罹兵燹。蕩爲荒野。時
第六發旅虜賊後顧不能向長岡發功全見
既官艦至松崎。進據新發田城。連陷水原新潟。勢如
破竹。將與長岡官軍夾擊。時米澤陣見附。會津陣島
崎。庄內在志戶橋。桑名在日浦。會津將佐川官兵。庄
內將石原多聞。桑名將山脇十左等。會見附。見其將
上杉主水千坂某甘糟某等曰。獻據新發田。絶我糧
道。則腹背受敵也。大議攻守之策。各發使告急。已而

米澤兵將撤戍就國先鋒退過八十里越會桑長岡人要之橫田曰貴藩撤戍則我軍孤立河西之兵悉餒敵。米將千坂曰聞東方同盟諸城累陷敵將入米澤。故藩主傳命班師以守國境先鋒已旋不可奈何遂東矣。嚮報警河西約上途度。河西軍亦更殿卻。蓋米澤人知勢不可支。歸順之意已決也。官軍乘勢徇越後。近世外史○官賊互競發策自古所無蓋砲戰以襲掩爲最要者也○以上擊惰

右勞惰

策府卷之十八

四十七

策府卷之十九

言策十之上　規言　説言

規言。奮而愈入。説言甘而益奇。謀言。信而後行。冷言。有起其氣。危言顧要其歸。禍福之門。存亡之樞。可不思哉。可不慎哉。

改革之戰起。英將計儒曰。吾得五千人。於横行新地何有。布多那曰。號令嚴明。無所侵掠。則可也。否則。擧國奮怒。婦人猶將執杓拒戰。況壯士乎。計儒爲之憮然。　堅米史利

康日知少事李惟岳。擢累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人。啐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先鋒兵馬使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孱甚。安足共安危哉。吾城固士和。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悦耳。悦兵血蝬刑壕。可浮。不能殘半堞。況吾城之完乎。又給爲臺檢示曰使者齎詔喩中亟。中亟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斬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爲探趙觀察使。賜實封戸二百。　唐書

長岡護久奉詔北上至大坂德川慶喜使人要之答曰朝廷傳旨徵臣等若遲緩忤旨則罪無所謝況朝廷有戒心何稽留之爲臣縱令雖負募命難敢負朝旨也松平容保等亦使人百方說示止之護久不答乃率精兵數百發大坂將入京師賊兵遮路前驅請退護久大聲呼曰臣長岡澄之助奉勅赴京師宜速開路不然則吾一擊破之賊兵不能爭護久即入京師。續史外

李懷光反河中詔馬燧爲河東保寧奉誠軍行營副

燧平生言行有過人

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天下蝗兵艱食物貨翔踊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帝未決燧以懷光逆計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拾軍入朝爲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瑊元光韓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悍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

者爲時所信故說得入此非一節辨士之所及也

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邪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歎曰嘗疑馬公能奪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進營篤籬堡堡將降餘戍望風遁去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不閱月河中平唐書

宋國南渡李綱薦宗澤知開封府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

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宋史

南山新兵叛新兵者平教匪後於南山要地設甯陝鎭以從征鄉勇五千人充伍者也地險兵悍爲漢北第一雄鎭陝西提督楊遇春入朝總兵楊芳赴固原共勸之兩破之賊推蒲大芳爲首逆擊於方柴關殺

傷相當。大芳陷陣力戰。伏賊繞出陣後。官兵大潰。遇春僅率親兵數十。登山斷後。賊追至。乃收潰卒。扼方柴關。芳馳謂遇春曰。叛兵皆驍悍。習地利。而官兵勤勞九載。瘡痍未復。且與叛兵多同功一体之人。以兵攻。兵終無鬭志。賊兩戰。見吾二人。皆辟易。倘有舊部曲。請公按兵綏攻。而某單騎入賊營。曉以順逆。遇春然之。時賊矛林立。或叩馬力阻。芳曰。我與楊公計之熟矣。天佑蒼生。我必不死。爲國息兵。即死且得所。何恨。遂策馬前。刃衆怍愕。芳故得新兵心。又捭闔善操縱。見大芳等。叩痛哭曰。吾與若曹戮戰數年。同患難生死。今對壘如仇。欲吾不忍見若曹罹族滅禍。請先殺我。於是衆皆哭。適二日。大芳縛賊酋陳先倫陳達順以衆降。（略清史）

董晉爲華州刺史。朱泚反。遣兵攻之。晉棄華走行在。詔宣慰恒州。還至河中。而李懷光反。晉說之曰。朱泚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泚雖寵公。亦無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不能事君乎。公欲賊有餘力。若襲取之。請宮以

迎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懷光喜且泣。晉亦泣。又語其將卒皆拜。故懷光雖偃蹇亦不助泚。唐書下同

安史之亂。白孝德爲安西節度使。薦段秀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尙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群行丐頡於市。有不嗛輙擊傷市人。椎釜鬲甕盎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

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冠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爲都虞候。能爲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躄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首來矣。甲者愕眙。因曉之曰。尙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

十二

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藉々如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以從。即此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讙者死。秀實曰。吾未哺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劍由是安。

十三

田悅叛。詔李抱眞討之。戰沮水。走之。進圍魏。戰其城下。又大敗之。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包眞退保魏。帝倉卒狩奉天。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眞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中離沮其姦。爲群盜所憚。既而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制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己詔。並赦群盜。抱眞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冘豫。抱眞將自造其壁。誘軍事於司馬盧玄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

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向雪吾之耻亦唯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臥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爲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經城

大冶賊黃金龍亡匿劉君子家。受吳三桂檄相階反

于曹家河。前武昌知府于成龍直趍賊寨。未至十里駐兵招脅從降者日千人。賊勢衰。君子欲降懼誅。成龍單騎往諭。令人傳呼。太守來。君子匿山。槍弩夾道成龍直入營中。賊衆環列。成龍問老奴安在。君子舊隸成龍麾下。故曬易之。又問汝良民。何爲取屠戮。皆羅拜泣。成龍曰。熱甚。少憩。遂睡。鼾聲如雷。醒又詈曰君子、老奴何不設酒。君子遂出謝罪。即降其衆數千。復問金龍安在。曰在望花山。立以君子爲導。掩其不備。斬之。下清同史

經略大學士傅恒至金川之軍誅姦人阿扣王秋等
賊懼欲降又恐降而見誅貢固未決而岳鍾琪初督
川陝時勘金川爭畋事甚公且奏給涉羅奔印信涉
酋甚德之至是鍾琪請恒輕騎入苗巢諭順逆恒問
帶若干人鍾琪曰多則彼疑非所以示信也乃袍而
騎從者十三人傳呼直入群苗裹甲持弓矢迎道左
鍾琪日酋長故緩其轡撇髯笑曰爾等認我否耶皆
驚曰果岳公也皆伏地羅拜爭先導入酋長手茶湯
進鍾琪飲之再索因宣布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群苗

感泣立誓推牛行炙留宿帳中鍾琪大鼾如雷次日
涉羅奔乘皮船出洞詣大軍降金川始平

右規言

佛兵與墺撒兩國兵交戰久屯山谷間時拿破崙來
將熟按地形謂此地狹隘非用兵所不若轉軍曠野
避害就利也乃令移兵士卒等泥舊慣且乏衣糧軍
情不振拿破崙說曰汝等竭力國家國家危急未能
報其勞而猶多年窮居銳意能耐艱難元吾所感然
地勢狹險利少而勞多兵家所謂窮地也非志士之

所久留故今將趣殿富地攻略州郡。而富貴爾之身
家。永遠汝之榮譽。何乏勇邁氣哉。士卒等聞之奮然
勵志相率從命。於是佛兵得地利。軍氣大振。兵壓不
充四萬。而常抗六萬有餘。（萬國史佛）
唐遣盛彥師安輯河南。抵任城。爲徐圓朗所執。秦王
遣兵濟陰經略之。圓朗懼。河間人劉復禮說圓朗曰。
彭城有劉世徹。才略不常。有異相。士大夫許其必王。
將軍欲自用。恐敗。不如迎世徹立之。功無不濟。圓朗
謂然。乃迎之。彥師以世徹若聯叛。禍且不解。即謬說

曰。聞公迎劉世徹。信乎。公亡無日矣。獨不見翟讓用
李密哉。圓朗信之。世徹至。奪其兵。爲司馬。既又忌而
殺之。於是圓朗遂敗。（唐書）
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
欲伐之。群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
膝。作色不聽。杜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
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
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
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攸慢我。如何可置乎。襲曰。殿

下謂許攸如何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
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
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爲勇。退不
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
莛撞起音。今區々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
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魏三國志
乃顏叛。諸王納牙等皆應之。帝問計將安出。侍臣阿
沙不花對曰。臣愚以爲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
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卿試爲朕行之。即北說納

十九

二十

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
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外應。
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
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
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悅許之。於是諸
王之謀皆解。阿沙不花還報。帝乃議親征。元史
董卓入洛陽。欲廢帝立陳留王。與袁紹議。紹不應。亡
奔冀州。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顒等。皆名
士也。卓信之。而陰爲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

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
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
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
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于免罪。必無患矣。
卓以爲然。乃拜紹勃海大守。三國志下同
袁紹以勃海起兵。將以誅董卓。紹自號車騎將軍。主
盟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爲帝。遣使奉章詣
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爲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
入冀州以討卓爲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會卓西

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諶
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向。而諸郡應之。袁車騎
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
奈何。諶曰。公孫瓚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
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
雄並力。兵交于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
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爲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
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
入于親交。是將軍有讓賢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

二十三

軍勿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
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
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
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
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
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紹
遂領冀州牧。
唐公擧兵。欲與突厥連和。遣劉文靜使始畢可汗。始
畢曰。唐公兵何爭而起。文靜曰。先帝廢冢嗣以授後

二十四

普字恐魯誤。此役非程普所關。呉主傳曰。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万人屯云々

主。故大亂。唐公國近戚。懼毀王室。起兵黜不當立者。
願與突厥共定京師。金幣子女。盡以歸可汗。始畢大
喜。即遣二千騎隨文靜至。又獻馬千匹。公喜曰。非君
何以致之。唐書
呉主孫權命呂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
望風歸服。惟零陵大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劉備自蜀
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權時在陸口。使普□肅萬人
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
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酇。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

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酆。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鋭。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太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

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歳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見三國志

扶王之議降也。斷自宸衷。但左右親信諸臣知之。及
普王回書至軍中。始知。皆相視駭愕。大將雲芬纖然
太息泣數行下曰。吾儕就義而死耳。豈甘作降虜軍
哉。兵士中亦有奮然作怒。拔劍斫石者。皆曰。願以死
奉我王。雲芬因請出使普營。以覘其變。許之。普軍師
毛奇知其意。盛飾軍容延之入見。相見數語後。稱曰。
師丹輿圖。與之觀。并爲指示方畧。彼軍若何扼塞。此
軍若何進攻。形勢勝負。了如指掌。听然謂雲芬曰。爾
丹城危若累卵。將軍尚未知乎。將軍不負國家。豈

死守。忠則有之。達則未也。古者明哲保身。以圖後效。
夫豈爲一己哉。亦爲國耳。以將軍之才。而乃出此下
策。竊爲將軍不取。將軍其暫回城中。請再圖維。詰朝
聽命。雲芬返告法王。願署己名於降書。然後降議乃
定。戰普紀法

源頼政傷宗親之衰亡。欲圖恢復。未得其間。既而平
清盛幽法皇。禮廷臣三十餘人官。縱逆加甚。法皇子
以仁王者。居三條高倉宮。以母無貴寵。年三十未册
親王。頼政欲勸王爲義主。惟恐仁弱不聽於大事也。

少納言惟長有名相人。賴政賂之。而相王。惟長見王再拜曰。臣見大王少。今者得親謁龍顏。隆準至貴之相也。王請自愛。於是王意自負。賴政夜詣高倉宮。從容說曰。大王於上皇爲兄。於今上爲伯父。寔應登靑闈踐紫極。而今英齡已三十。未得爲親王。臣竊爲大王憤焉。若夫愼謹自守。得時而不振。碌碌永屈人下。至死且無所得也。況今淸盛以積威弄國權。驕立生殺。一從其私。當今之時。大王亦竟不能保終。臣伏觀天下理亂成敗之機。亦明矣。日中則移。月盈則虧。物

盛則衰。天之常數也。且量時立制。文之道也。乘間擊敵。兵之術也。故兵法有六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謂之應兵。爭恕小故。不忍憤怒。謂之忿兵。利人土地貨寶。謂之貪兵。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謂之驕兵。皆背義背禮。必敗必亡。若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協道協德。百戰百勝。上應天意。下得地理。舉義兵討逆臣。鼎在今日矣。且古者源平互衛朝。自平氏之專權也。諸州源氏列於編戶。皆見奴隸。使咀痛茹哀。嬰憤忍酷。日夜望恢復者。幾百人。大王誠能下令旨麾之。

誰敢不應。誰敢不從。勃然油然。莫之能禦耳矣。大王
何不速擧大事。上救法皇之幽厄。下救萬姓之塗炭。
耶。乃大孝貫天地。仁風溢四海。神祇降福。奇瑞無厭。
也。時哉時。天授人與。信不可失矣。臣年餘七十。雖老
而宗屬頗廣。幸願奉明旨。致孤忠。大王熟思之。王聞
之。初夔然如懼。中憮然如疑。終慨然聽之。源平盛衰記

右說言

策府卷之十九

策府卷之二十

言策十之下　謀言　冷卮

源右大將起兵據鎌倉。里見義成在京師。欲歸應之。而不得便。乃見平清盛。大言曰。源某匹夫。無能成耳。請速歸鄕糾族。爲相國滅之。清盛許之。義成乃歸屬右大將。鎌倉史

豐臣秀吉伐北條氏。佐竹義宣率兵屬之。以功爲常陸三十三館總督。已而欲滅三十三館。併其采地。以領焉。因石田三成而謀。時秀吉在伏見城。義宣赴請

曰。曩賜殿下信書。撫馭本國。而豪族等兇暴。不肯從指令。是凌殿下也。今而不制之。恐違戾徒日多。願賜其裁斷。三成在側。累贊義宣所訴。秀吉作色曰。奴輩凌我固有罪。卿爲吾處之。義宣大喜。馳就於國。托事徵豪族三十三人。悉誅死。遂併其地。食八十萬石。於是威權震關東。續外史

賈詡爲郎。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大尉段熲昔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

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謭實非
段甥。權以濟事。三國志
賊帥周摯等逼京師。李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
騎殿。已入三城。衆二萬。十日糧。擧卒伍均少。棄甘。賊
憚光弼。未敢犯宮闕。頓白馬祠。治塹溝。築月城以守。
賊攻光弼。與戰中潬西。破逆黨。斬千級。溺死者甚衆。
生執五千人。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
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
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

三

四

明請戰。而光弼得間治中潬。樹壁掘塹。賊忿抱玉欺。
攻之。抱玉以奇兵夾擊。俘獲過當。周摯乃捨南城。攻
中潬。光弼遣荔非元禮戰羊馬。賊大潰。下唐書同
安祿山之亂。張巡守睢陽。賊將令狐潮圍而攻。數爲
巡所敗。賊慙。益兵圍之。城中薪水竭。巡給潮。欲引衆
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不知其謀。許之。遂空城四
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
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
城以籍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日賊至。人取一。

隋衞玄與楊玄感戰、亦用此策

將。明日潮賁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不復出。

王世充與李密相持于洛、世充陰索貌類密者、使縛之。既兩軍接、埃霧蹹塞、世充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充督衆疾戰、使索類密者過陣譟曰、獲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

朱皐固始賊猖獗、董搏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之、我軍屯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

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縛浮橋於兕水。既渡、賊始覺、賊衆數萬據碉南、我軍渡者輒爲其所敗。搏霄乃麾騎士別渡淺灘、襲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敵、搏霄忽躍馬渡淵、揚言於衆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亟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元史

英將計儒聞波士頓人器械糧貯在剛哥的、欲奪之、夜半以八百人發、黎明達勒克新敦、勒克新敦在波士頓剛哥的中間、波士頓民覺之、鳴鐘發號砲、分兵

農商無事就業有事出戰謂之分兵四方奮至往攻勒克新敎英將整隊待之銃丸亂發分兵立死者若干人餘衆皆潰英軍直進至剛哥的米人謀以糧貯託賣麥粉者令詛英兵言曰小人賣麥粉爲生無故被奪何以爲生哀請甚切英人許之奪兩大砲而去糧貯以是得全米利堅史

龐玉爲梁州總管巴山獠叛玉梟其首餘黨四奔屬縣獠與反者州里親戚爲賊游說言不可窮蹶玉不聽下令軍中曰穀熟吾盡收以饋軍非盡賊吾不反聞者懼相謂曰軍不止吾穀盡且餓死乃共入賊營

與所親相結斬渠長以降衆遂潰唐書

万俟醜奴保安定置柵於平亭爾朱天光方自雍至岐與賀拔岳合勢軍至汧渭之間岳宣言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百里細川使其大尉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其千人以下爲柵者有數處且戰且守岳知其勢分乃密與天光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路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即擒元進諸所俘執皆放之自餘諸

柵恐降。岳星、晉、徑、趣、涇州、其刺史侯幾長貴以城降。
醜奴乃棄平亭而走。欲向高平。岳輕騎急追。明日及
醜奴於平涼之長坑。一戰擒之。周書

穆宗自將伐阿疎。撤攻拔其城。留弟劾者守阿疎城。
初阿疎聞來伐。乃自訴于遼。遼遣奚節度使乙烈來。
命穆宗曰。凡攻城所獲存者復與之。不存者備償。且
徵馬數百匹。穆宗與僚佐謀曰。若償阿疎則諸部不
復可號令任使也。先是石魯阻等五國鷹路。執殺遼
捕鷹使者。遼詔穆宗討之。攻入其城出遼使存者數
人。俾之歸。於是乃令主隈、禿荅、阿水之民。陽爲阻絕
鷹路。復使鼈故德部節度使言于遼曰。欲開鷹路。非
生女直節度使不可。遼不知其爲穆宗謀也。信之。
命穆宗討阻絕鷹路者。而阿疎城事遂止。穆宗聲言
平鷹路。畋於土溫水而歸。金史世紀

恒崇祖爲朐山戍主。朐山邊海孤險。人情未安。崇祖
常浮舟舸於水側。有急得以入海。軍將得罪亡叛。具
以告虜。虜遣步騎二萬襲崇祖屯洛要。去朐山城二
十里。崇祖送客未歸。城中驚恐。皆下船欲去。崇祖還

十一

謂腹心曰賊比擬來本非大舉政是承信一說易遣誑之今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呌而來唱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退船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持兩炬火登山鼓呌虜參騎謂其軍備甚盛乃退 南齊書

帝 太祖 徇定遠下滁陽立郭子興爲滁陽王奉其號令子興二子懼帝威名陰置毒酒中欲害之謀泄及期帝即與俱往中途遽躍馬起仰天若有所見因罵二

十二

子曰吾何負爾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我二子駭汗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 明史略

魏太祖之居獨孤部穆宗常往來奉給後劉顯之謀逆平文皇帝外孫梁眷密遣崇告太祖眷謂崇曰顯若知之問汝者丈夫當死節雖刀劍刳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附崇曰事覺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太祖馳如賀蘭部顯果疑眷泄其謀將囚之崇乃唱言曰梁眷不顧恩義奬顯爲逆我今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而信之 北魏書

世祖叔跋黑有異志。世祖猶撫慰之。部中有流言曰。欲生則附於跋黑。欲死則附劾里鉢 世祖諱 頗剌淑。世祖聞之疑焉。無以察之。乃佯爲具裝欲有所往者。陰遣人揚言曰。寇至。部衆聞者。無知虛實。有保於跋黑之室者。有保於世祖之室者。世祖乃盡得兄弟部屬向背彼此之情矣。金史

源賴朝遣二弟範賴義經伐木曾義仲于京師。佐々木高綱自近江來謁。賴朝問曰。聞女在近江。盍直從軍入京乎。高綱對曰。臣如從軍。不敢期生。欲一見君

訣別。且奉指揮也。馳三日乃達。臣唯一馬罷不可用。故後期在此。賴朝喜。因謂之曰。女能爲我先登於宇治乎。曰能。臣居河上。識其淺深也。於是遂出池月賜之。高綱感喜謝曰。君聞高綱未戰而死。則不能先登也。聞未死而戰。則先登者高綱也。拜舞而出。賴朝呼返戒之曰。梶原景季等乞焉。而不與。女記之。對曰諾。時大軍陣于浮島原。景季視群馬。無過磨墨者。牽而上高丘。誇示於衆。已而有大嘶聲。畠山重忠曰。池月聲也。何以至此。已而高綱僕牽池月至。過丘下。景季

問曰誰乘僕對曰佐々木氏之乘景季大惱曰不圖
公之視彼踰我我寧與彼死使公喪二良即扣刀要
路而待。高綱望見之謂其騎曰。彼非梶原耶。公之囑
我殆爲是也漸近景季呼曰四郎久闊彼乘公所賜
乎高綱哂、曰、否、吾、患、無、善、馬、欲、就、公、借、之、聞、磨、墨、
已、賜、於、子、矣、池、月、不、得、命、矣、子、且、然、況、於、高綱、乎、然、
君、事、方、急、不、遑、顧、慮、遂、誘、厩、人、竊、之、矣、後、有、責、問、子、
幸、救、解、之、景季色解笑曰怖我不窃也乃與俱西範
賴向勢多義經向宇治義仲聞之議戰守而見兵千

騎乃遣今井兼平山木義弘拒勢多根井行親楯親
忠拒宇治撤橋板樹柵張縆於水中守之兩軍隔水
射戰良久有二騎鞭馬亂流而進先者景季後者高
綱高綱自、後、給、景季、曰、子之、馬、係、慢、矣、景季駐馬約
係高綱則超乘而過上岸自名景季踵上義經上功
薄高綱爲先登第一景季爲第二。外史
上杉景勝與景虎爭嗣相攻北條氏遣兵援景虎從
上野入越後時赤水城主長尾伊賀與樺澤城主栗
林肥前坂戸山城伐上坂宮內爲景勝守議曰逢獻

輙戰不枉我鋒以著功名在他日則然今日之事不然。曠日持久以俟内亂之定。不思已功而惟輔主之大計也坂戸山接三州之境尤爲要阨或力竭勢窮不能共全乃棄二城而保坂戸山豫定策應之方庶幾使敵不得入援於是悉驅城内質皆送之春日山多儲糧于坂戸山既而東軍三萬餘分圍三城。城中固守。相持八十余日。至七月志水城中糧將盡乃遣使敵營告曰城中糧已盡宜與諸公行成棄城出去也然越人伎倆自不然。將乘夜斫營大戰潰圍而去

也公等能擊我殺我取功著名者乃其時也軍中之謀宜詭譎應變以料勝利也然越人伎倆亦不同東人朝就彼夕就此者態故相告耳敵聞之嚴警達旦而城中不出如是數夜又遣告曰前言吾志也然諸公堂堂之陣不可犯弓箭之道窮于此。今則欲降諸公幸納之當前導以至北川敵不答又射書乞降如是亦數日。擧烽以告坂戸山坂戸山亦擧烽應之敵既心驕不復警乃夜半遣兵出北門斫敵營諸營驚擾。爭赴之。則伊賀擣城出自南門轉向北夾擊破之。

因急收入山中。先是樺澤糧亦將竭。肥前謀令其族
刑部左衛門者、詐與敵通欵曰、城中守備甚嚴、難期
時日、當應機火本城、諸君只見火、乃乘城、吾一隊星
夜則標幟火挾年上兩夜則用白布、諸君認之勿擊。
敵大喜。經十數日、志水擧烽、告開城之期於坂戸山。
坂戸山擧烽。告之樺澤。肥前乃焚本城、敵爭乘城。肥
前掃城而出。皆標白布。敵以爲刑部衆也。俄而衝敵
陣、破其一軍。走匿山叢之間。二城之敵既得其城。翌
日乃合圍坂戸山、陣未成、肥前伊賀自左右乘其不

十九

意。城兵亦出、三面夾擊。大破之。追北悉奪敵糧仗旗
幕、皆收而入城。敵集散兵復來圍城。城中不復出。明
年景勝克景虎、遂不使東兵入援者、其力也。北越[illegible]秋

右謀言

武田勝賴攻德川氏。織田信長援德川氏。令將士議
戰。德川氏部將酒井忠次進曰、臣請今夜間道遶出
敵背、襲鳶巢壘。縱火敵營、以襯其氣。而大軍乘之、莫
不勝矣。信長佯罵曰、咄、田舍兒、何知。諸將皆退。信長
使人陰招忠次曰、汝計可用、吾恐其漏泄、故佯叱之、

二十

耳。汝宜速發。遂用其計。大敗武田氏。史外

德川公與武田勝賴對陣。前鋒夜驚。公遣一人制之。令曰、何事騷擾。至驚本營。前鋒益亂。公更遣大久保忠世令曰、本營既安。前鋒猶如是。安得免他日嘲。軍乃定。常山記談下同

前田利家築朝日山城。令村井某守之。佐々成政兵俄來攻之。城中適有利家騎來留者。村井請之反告救援。二人不肯曰、見敵而去。非吾志。村井曰、道路、土寇方起、不欲歸何敢。二士奮曰、子謂吾恐土寇乎。乃

去而反。告利家出援。敵不戰而退。

德川公北伐上杉氏。而石田三成起西。公反大旆。外諸侯從軍者納質請前鋒。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爲監軍。騎卒五萬。至濃洲西軍十八萬騎。修美濃大垣城爲根據。相持未戰。大垣兵日加。我軍有流言。前軍諸將與敵通款。二監數返使江戶。促內大臣親出。欲以鎭軍情。公使村越吉直啣命而至。二監迎問其旨。吉直曰、稱疾不出耳。二人大驚曰、子愼勿將此命。果將則諸將解體矣。因私改其命授之。且日會諸將而引

吉直。吉直心竊謂二監所言。主公豈有不知乎。我本以奉直名。而特受此命者。取我不枉其言也。乃言於諸將曰。內府言。諸公久屯良苦。吾有寒疾。不可速出。二監失色。諸將嘿然。加藤嘉明曰。臣聽命矣。福島正則曰。何謂也。嘉明曰。吾曹與敵對壘。未嘗出戰。大旆之不西上。不亦宜乎。正則拍掌曰。然。衆遂議取岐阜而犬山亦潰。公得吉直之報。大喜。及得其捷報曰。且勿戰。以待我出。命遂發。外史

臨菑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賈詡。

自固之術。詡曰。願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々。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常屏除左右問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三國魏志

戸部奏天下州縣府庫之闕乏。帝高宗震怒。欲盡罷州縣不識者。以筆帖式等官代之。召大學士劉統勳曰。朕思之三日。汝意云何。統勳默不言。帝變色詰責。徐

三十五

曰、聖聰思至。三日。臣皆羞誠。不敢遂對。退而熟審之。
翌日入對曰。州縣治百姓者也。當使身爲百姓者爲
之。語未竟。帝顰蹙曰。然耶。遂寢。統制能斷大事。力回
天聽。多類此。（近世史略）

佐賀之役。少將山田顯義。令故福岡縣士族大庭弘
越智彥四郎村上義儀等。別率兵。由三道進擊三瀬
之賊。村上兵途爲賊所要擊。互有死傷。既而大庭兵
遂攀三瀬牟腹。發臼砲以挑嶺上敵。賊兵俯射。彈丸
如注。會越智兵横擊賊壘。取其胸壁。賊亦分兵出。我

三十六

軍。後嶺上。賊反之。我軍腹背受敵。遂不能支。退保飯
場金武二山。越智發間使。令請顯義曰。事急。敢請速
出援兵。顯義欲激而勵之。陽罵曰。兵之敗衂。卿等自
取之也。何不自奮。以贖前敗。使者逡巡。大愧而去。既
而發麾下二小隊赴援。於是越智感憤。與大庭村上
合力激戰。數合至日暮。遂走賊兵。取三瀬嶺。（續近世史略）

佛兵進至亞的及河。壞兵築壘河岸。劇發大砲拒之。
佛兵銃進。將踰阿兒古拉橋。敵丸霰飛。不可向面。兵
士悖怖。相顧不進。拿破崙見之。下馬呼曰。汝等往日

冒死過羅地橋。（謂亞達河戰）其勇武可驚。今日何頗怯弱
乎。歛強可想。我今爲先登。請坐觀之。乃親搴軍旗。疾
走赴橋上。一軍見之。互勵氣鼓勇。呼噪相繼。直衝歛
壘。縱横揮擢。墺軍大敗。斬獲一萬六千。得大礮三十
門。（萬國史佛以上冷言）○
深澤之役。小田原先鋒將北條綱成戰敗。棄旗而走。
甲斐軍收其旗。譏笑之。信玄聞之曰。綱成豈以走敗
棄旗者。彼必察地利。有所向。罪在旗卒。不可笑也。因
以其旗授眞田某曰。傚綱成勇。綱成聞之。喜曰。信玄

一語雪吾恥。信玄知綱成剛勇。恐其懷耻。勢不可當。
故作斯言。以鈍綱成鋒。（常山記談）
北條氏綱之取河越也。平岩重吉虜上杉朝成。山岡
某奪劾之麾下。重吉後至。爭功不決。氏綱乃密記二
人鎧馬。而屬朝成于山角某。因于河越。山角善視之。
時置酒歛語。嘗從容談鎌倉舊事。山角曰。僕聞之故
老。右大將之東征也。陸奥勇將由利八郎爲宇佐美
實政所虜。而天野則景爭之。右大將令梶原景時畠
山重忠更質之。八郎。八郎前默而後對。以重忠有禮

二十七　二十八

也。勇、士、之、不、可、犯、以、非、禮、也、如、此、朝成聞之慨然山
角曰、談、偶、涉、觸、犯、幸、勿、爲、罪、朝成曰、噫僕猶八郎也。
嚮者之役、吾盡亡士卒。單騎走、黑甲赤馬者追呼我。
我回轡而鬪、皆墮馬。吾搏伏之、將拔刀、其人奮起居
我上、而數人繼至。吾終爲所虜矣。山角以告氏綱。氏
綱曰、黑甲赤馬者重吉也、乃賞重吉。下同外史
豐臣秀賴與德川氏絕、聚亡命、號稱十萬人、四出抄
掠、以貯軍須。東府殺五萬石在其城下、京師諸司代
板倉勝重使人謂大野治長曰、聞之道路、諸公將有

旗、鼓、之、事、不、腆、弊、邑、之、穀、敢、犒、從、者、治長辭不敢取。
勝重乃使賈人漕送京師、不勞一兵。
豐臣秀吉與德川家康和、欲獲其子養之。家康欲以
異父弟三郎四郎應。其母不聽焉。遂使荻丸赴大坂
秀吉義之、加首服、稱曰羽柴秀康。授河內國一萬石。
爲采邑。奏請拜從四位少將、兼參河守。初家康爲織
田信雄拒秀吉、秀吉攻之不克、遂與信雄和、且就信
雄請家康子以通信也。然家康猶猜秀吉。於是秀吉
恚怒、將殺秀康。家康謂讒、應、秀、吉、請、出、秀、康、以、爲、其、

子矣則義既非家康子也然而今將殺之是秀吉自
殺其子也家康從何關焉秀吉聞之不敢殺羽柴勝
雅又奉秀吉命來問安否家康延之燕室歡語移時
勝雅從容謂曰公不西入京師已久矣方今都下形
勢非復昔日之比則一遊獲關白父子對晤以罄其
歡不亦樂耶家康哂曰今也見秀康余亦何語況於
其父乎予嘗從故信長西上鴨水嵐峽之勝頗極覽
歡無復西遊之意吾且放鷹逐狗馳騁山野何歡加
之顧秀吉誇朝眷乃欲使余拜其門也家康別有意

汝其報之關白勝雅恐怖曰是特僕之微衷耳非出
關白之意也乃謝而去〔續外史〕
德川家康東伐上杉景勝石田三成欲起兵擣其後
鍋島直茂遣長子勝茂屬家康三成矯秀賴命要勝
茂於近江告曰德川內府違故太閤遺命不利於嗣
君吾輩將糺其罪卿若不忘故太閤眷顧則勿與違
命勝茂答曰所以吾援內府者蓋重故太閤遺命也
今內府叛嗣君誰敢援之終應三成直茂聞之急使
人謂之曰大坂之募兵必非秀賴命三成等挾幼主

欲以逞私意也、我與內府有舊誼、汝謹勿過專焉、勝茂驚曰、頑愚不知機變、輙陷三成等姦計、殆使家父負醜名、切齒嚙臍、慚悔不及、有何面目復見父、乃欲自刄、從士止之曰、謝罪於內府、弗聽則死焉、未晩也、勝茂乃止、急使久納某馳到伏見、因黑田長政請罪、長政以實告家康、家康曰、直茂曾誓於我、其兒當如此也、吾固不疑、復何問罪、更令勝茂攻西陣諸豪應於三成者、勝茂感泣、且謝曰、以德報怨者、內府之謂也、奮然起而西、乃與直茂攻立花宗茂柳川城、而

拔之、將問嶋津義弘罪、進入日向、義弘不戰而降、

陳宮初隨魏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謀策、及太祖滅布、禽宮、問之、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絶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三國志

張光鎭漢中時、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邈言、使居城固、既而邈

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器杖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逖衆討運不剋光乞師於氐王楊茂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息援率衆助逖運與難敵夾攻逖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光嬰城固守憤激成疾死別駕茫曠等率遺衆退據魏興。晉書

尉遲迥之亂隋以宇仲文爲河南道行軍總管討迥將檀讓時韋孝寬拒迥於永橋仲文詣孝寬有所計議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觀執政意何如也尉迥誠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爲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

使勾檢讒緣此別求佗罪亟相責之曰入綱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潸泫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此遂安書隋

竇易直爲宣歙浙西觀察使李𡧖叛易直欲出庫財賞軍或謂給與無名必且生患乃止軍士聞易直罷言其部將王國淸指漕貨激衆謀亂易直知之械國淸送獄其黨數千譁入獄篡取之欲大剽易直登樓令曰能誅亂者一級賞千萬衆喜反縛爲亂者三

百餘人易直悉斬之書唐

楊行密嘗罵其將劉信信忿奔孫儒行密戒左右勿追曰信豈負我者耶其醉而去醒必復來明日果來行密起於盜賊其下皆驍武雄桀而樂爲之用者以此也五代史〇以上危言

右冾危

策府卷之二十

策府卷之二十一

貌策十一之上　虚形　假物　用火

眞者。非貌也。所謂貌者假也。以假爲眞。以眞爲假。有虚形而詐欺者。有假物者。有用火者。或以少爲多。或以多爲少。或有而如亡。或亡而如有。隱顯之妙。變化之巧。苟得其機軸。則軍不足爲也。

英軍在卓邦。以艦五隻兵四十人守一港。米將回的欲奪其艦。乘暗夜。以四人發己近英艦。回的令四、人、一、齊、發、銃、大、呼、指、揮、如、部、勒、大、兵、者、英將惶惑出降。既而英將悟陷其術。欲逃去。回的誑之曰。我、以、寡、軍、來、者、欲、以、誘、致、卿、等、也、大、軍、在、後、方、至、降卒猶豫未決。回的竊、歸、募、民、兵、民兵聞之四方麕集。遂護降卒而歸。　米利堅史

孫堅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于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

二

斬得一人以還。爻大驚。由是顯聞。（三國吳志）

石季龍使其將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涼州金城太守張沖降于秋。於是涼州震動。司馬張駿薦主簿謝艾。張重華（涼州牧）召艾問討寇方畧。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季龍又遣秋陷大夏。重華以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軺車。冠白幍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季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漁。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晋書）

沛郡公禎從世祖征蠕蠕。忽遇賊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北魏書下同）

魏公英從太祖南伐。表求進討。乘勝長驅。將逼南鄭。蕭懿遣將追襲。我前軍。英率騎一千。倍道赴救。未至。賊已退還。英遣別將以隨其後。英徼其前。合擊之。盡

俘其衆。懿續遣軍。英不虞賊至。且衆力已疲軍少人懼。咸欲奔走。英乃緩騎徐行。神色自若。登高臨賊。東西指麾。狀似處分。然後整列而前。賊謂有伏兵。俄然退。乘勢追殄。遂圍南鄭。（他窮而後用之。英更用之以乘敵疑懼。）

王君㚟死。河西震懼。詔以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确。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唐書

世祖征乃顏。至撤兒都。叛王塔不台率兵奄至。司農鐵哥奏曰。昔李廣一將耳。尚能以疑退敵。況陛下萬乘之威乎。今彼衆我寡。不得地利。當設疑以退之。於是帝張曲蓋。據胡床。鐵哥從容進酒。塔不台按兵覘伺。懼有伏。遂引去。帝以金章宗玉帶賜之。元史

譚延美知寧遠軍。一旦契丹兵抵城下。延美開門示之。不敢入。遂引去。宋史

米將麻利音黎士攻卓爾治敦寨。拔之。逐英人于寨外。英人欲復之。來攻。度我軍乏銃槍。爭先齊進。時寨

門大開。軍吏阿爾土單騎橫刀當門立。英兵疑不進。阿爾土大呼曰。汝輩縱累千百。刀背一擊輒斃耳。何用銃槍之爲。直前斬數十人。英兵大怖遂退。米利堅史

到彥之北伐大敗。虜乘勝破青部諸郡國。別帥安平公乙旃眷寇濟南。蕭承之率數百人拒戰退之。虜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精入實）衆諫曰。賊衆我寡。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日懸守窮城。事宜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惟當見彊待之耳。虜疑有伏兵。遂引去。宋史

劉蘭爲夏州都督府司馬。梁師都以突厥兵頓城下。

蘭偃旗息鼓。賊疑不敢追。夜引去。蘭追擊破之。

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黃忠以爲可取。趙雲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爲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逼。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卻。公軍敗已復合。雲陷敵還趨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

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
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三國志注趙雲別傳）

右虛形

細川政元使其將澤倉某徇地近江得半國時蒲生
貞秀據音羽城澤倉料山上乏水努力絶水道貞秀
令卒就檣下放軍馬盛米水桶祼身浴馬澤倉遙視
之解圍而去貞秀追擊之谷口大破之貞秀氏鄕大
父也（紀常山談）

陳川附石勒祖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

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預州徙陳川還襄
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韓潛等鎭東臺
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
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
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于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
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
氣勒將劉夜道以驢千頭運糧以饋豹逖遣潛馮鐵
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晉書）

自江陵平後巴湘之地並內屬每遣梁人守之開成

元年。陳將候瑱候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絶糧援。乃令
賀若敦率步騎六千。渡江赴救瑱等。以敦孤軍深入。
規欲取之。敦每設奇伏。連戰破瑱。乘勝徑進。遂次湘
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汎溢。陳人濟師。江路遂斷。糧
援既絶。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
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
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
村民。陽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隨即遣之。瑱等聞
之。良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以老敦師。敦又增

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
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
瑱軍。敦患之。乃僞士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人望
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敦軍數
有叛人乘馬投瑱者。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
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便畏船不上。後
伏兵於江岸。遣人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
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此後
實有饋餉及亡命奔瑱者。猶謂敦之設詐。逆遣扞擊。

衄不敢變。（唐書）

山名持豐攻赤松滿祐，進至法華山。山太嶮，滿祐兵阨守其隘，懸巨材而俟。持豐患之，夜使士兵數千人持一炬上其傍山。滿祐兵謂我冒嶮而入也，走而拒之。守隘之兵減，持豐則收牛數百頭，縛藁爲人，跨牛背，驅赴敵軍。精兵數百鼓譟從之，曉自隘口進。滿祐兵以藁人爲敵，悉發其懸材。牛死而兵入，滿祐兵驚潰，遂滅赤松氏。（外史）

宗慤少任氣好武，叔父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除震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南宋書）

明兵圍加藤清正蔚山，我諸將自彥陽、昌原分道赴援，而小西行長自海上會之，益裝空艦，蔽海而至。明

兵大駭、解圍夜遁。（外史）

蕭銑據江陵、河間王孝恭進策圍銑、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鎭、縱戰艦於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鎭戍、見艫舳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至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唐書）

將用師南唐、以王明爲黃州刺史、帝密授成算、俄而王師乘戰艦而下、即以明爲江路巡檢戰櫂都部署、擧鄂州軍於江南、時南唐將朱令贇自上江領衆十五萬、將焚采石浮梁、抵金陵爲援、明遣其子馳奏請添造戰艦襲令贇、帝曰、非應急策也、密遣人諭明令、樹長木於洲浦間、若帆檣狀、令贇望見果疑大軍襲其後、逗撓不敢進、明與諸軍合勢大破之、擒令贇、金陵平。（宋史）

京極高岑六角定賴大擧來攻淺井亮政小谷城、亮

政問計諸將。諸將請乞救越前。亮政曰。去反乞救。吾
猶以爲耻。豈可再乎。唯當枕城死耳。分兵守大嶽小
丸以待敵。圍城數重。奪大嶽焚之。因瞰射城中。城中
危懼。亮政謂衆曰。受敵高所。非我之利。因循久守。坐
待亡也。吾有一策。欲及我兵未疲用之。遣一將以五
百人、夜潜出城。募里民三千人、昧爽張旗幟柳瀨賤
嶽諸山。敵顧相驚曰。越前兵至矣。亮政留兵備大嶽
親以千人。開門出戰。敵大潰。追至尊照寺而止。外史補編
沐英爲征南右副將軍。同永昌侯藍玉。從將軍傅友

十七

十八

德取雲南。元粱王遣平章達里麻。以兵十餘萬拒於
曲靖。英乘霧趨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
友德欲渡江。英曰。我兵罷懼。爲所扼。乃帥諸軍嚴陣。
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陣後。張疑幟山谷
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以善泅者
先之。長刀斫其軍。軍却。師畢濟。鏖戰。良久。後繼鐵騎。
遂大敗之。生禽達里麻。僵屍十餘里。長驅入雲南。粱
王走死。明史
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吳將徐盛建計。從建業築

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爲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三國呉志○于寶晉紀曰。文帝之在廣陵。呉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薄落圍即疑城也。）

加多督南部軍務。諸要衝處。悉置戍兵。更使莫爾幹以一隊守公邊斯。英將達爾禮頓。剛暴有膽略。率兵攻公邊斯。吶喊來逼。我兵列大礮乱發拒之。英軍不能進。華盛頓來援。立矢石中。大呼指揮。進與達爾禮頓逢。揮刀薄戰。達爾禮頓被傷而退。英軍遂敗。華盛

頓進攻其堡。不啻大礮斬伐。巨松列礮臺上。遠望之巖如巨礮。大呼曰。汝輩不降。則吾將轟擊。碎壘堡。汝其勿悔。英人大恐。以衆降。（米利堅史）

明堵胤錫敗線國安。收衡州。進圍長沙。守將徐勇以三千。當數萬。晝夜拒戰。礮擊敵舟。屢郤雲梯地道之攻。又密遣兵。駕小舟。布滿湘江。佯爲援兵。敵遂驚潰。（清史）

右假物

楠正成以二千騎。據四天王寺。與六波羅兵五千戰。

筑紫志賀
道𦕅佐伯
惟安邀𣂅
地義宗軍
亦用此策

敗之六波羅更命宇都宮公綱以五百騎代赴正成
曰。彼。將。士。同。心。於。死。我。藉。使。克。之。必。多。傷。我。士。吾。將。
不。戰。而。屈。之。也。遂拔營而去公綱代營焉既夜望四
面、皆、炬、火、漸、多、漸、近、乃不釋甲而待者三晝夜士卒
倦請歸曰楠氏兵日加也公綱乃引歸正成復軍天
王寺外史

孫策遣軍攻陳登于匡琦城登閉門自守示弱不與
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
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詣賊營步騎

二十一

二十二

抄其後賊周章遂大破壽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
敵求救於太祖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
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横、成、行、令、夜、俱、起、火、火、
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驚、潰、登、勒、兵、追
奔斬首萬級。三國志先賢行狀注

韋孝寬爲勳州刺史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生胡抄
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
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
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

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乎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辨矣乃令築之西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仍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後周書

晉車騎將軍桓沖率衆十萬伐符堅遂攻襄陽分遣諸將攻沔北諸城堅遣其子叡及冠軍慕容垂左衛

毛當率歩騎五萬救襄陽分遣諸將救沔北諸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於武當掠二千餘戸而歸叡遣垂及驍騎石越爲前鋒次於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中沖懼退還上明晉書

王雄誕爲杜伏威擊李子通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蔽崦張疑幟夜縛炬于樹偏山澤子通懼燒營遁唐書下同

垂拱中突厥犯塞黑齒常之率兵追擊敗之其暮賊

大至。嵩之潛使人伐木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
賊疑。敕至遂夜遁

張齊賀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契
丹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
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齊
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慷慨一以當百契丹
兵遂卻先是約美以幷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爲契丹
所得既而美使至云得密詔幷之全軍不許出戰已
還州矣。齊賀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
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
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敵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
謂幷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
砦。掩擊大敗之 宋書

大將軍徐達入沔州遣金興旺等由鳳翔入連雲棧
合攻興元守將降以興旺守之已而蜀將吳友仁帥
衆三萬寇興元決濠塡塹爲必克計。達聞之令傅友
德夜襲木槽關攻斗山寨人持十炬連亘山上友仁
驚遁 明史

華盛頓復渡河、陣于突連登。英將法宇既敗我軍于長島。意謂米人不能復振。及聞突連登之敗、大驚、命閣倫華理斯收敗兵。退守波林斯敦。閣倫華理斯聞華盛頓再入突連登、留一隊于波林斯敦、以全軍進擊、戰數十合。日暮交綏、隔水對壘、兩軍炬火彌天、夜半華盛頓令數卒益熾炬火、示有嚴備、率全軍潛發、襲波林斯敦。天明逢英軍在波林斯敦者往援閣倫華理斯、接戰。我軍械不備、英軍兵鋭器利、我軍少退。華盛頓先衆衝突敵陣、立彈丸中。衆見之、奮躍勇

進、以身蔽華盛頓、連戰數十合。遂破英軍、乘勝追北、生擒三百人。遂取波林斯敦。此日天明閣倫華理斯咨見敵營、闃然無人、始知爲其所謀。米利堅史

細川顯氏將三千騎、攻楠正行金剛山、未至山七里止舍。聞正行且攻箭尾城也、欲俟其離而絕其後。正行諜知之、以七百人行、火聚落、爲向箭尾、而還伏于譽田林。敵望火起、輒趨山下、亂隊疾馳。過林遇伏起、大駭敗走。外史下同

楠正儀和田正武出軍神崎棣瀬二處。賊分兵阻水

拒之正儀等張篝火其營而潛兵涉三國渡遠出賊背賊謂北軍來援也天明顧視其旗皆菊水菊水者楠氏號也而大驚潰去正儀正武進拔赤松氏一城火兵庫而還

右用火

策府卷之二十一

策府卷之二十二

貌策十一之下　多少　隱顯

吳闔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劉邵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先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

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三國魏志

孫恩攻高祖海鹽城。既知城不可下。乃進向滬瀆。高祖復棄城追之。時賊兵甚精。是夜高祖多設伏兵。兼置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衆萬餘迎戰。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舉旗鳴鼓。賊謂四面有軍。乃退。宋書

周太祖平侯莫陳悅。悅之黨豳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涇秦靈等諸州悉與定兒相應。衆至數萬。推定兒爲主。以拒義師。太祖令劉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乃將二十騎。先竪纛於近城高嶺。

即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至衆皆駭愕莫知所爲亮乃麾兵斬定兒縣首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蘇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恟懼一時降服於是諸州群賊皆即歸欵（後周書）

突厥圍煬帝鴈門煬帝從圍中以木繫詔書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太宗時年十六往應募隷將軍雲定興謂定興曰虜敢圍吾天子者以爲無援故也今宜先後吾軍爲數十里使其晝見旌旗夜聞鉦鼓以爲大至則可不擊而走之不然知我虛實則勝敗未可知也定興從之軍至崞縣突厥候騎見其軍來不絕果馳告始畢可汗曰救兵大至矣遂引去（唐書下同）

安祿山反令常山太守顏杲卿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以謀斬欽湊及賊將高邈等傳首京師乃拜杲卿衞尉卿兼御史中丞杲卿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入土門遣郭仲邕領百騎爲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於是趙鉅鹿廣平河間並斬僞刺史傳首常山而樂安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郡

諸郡皆自固。果卿兄弟兵大振。
慕容沖叛符堅。堅聞沖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
拜符暉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配兵五萬
距沖。河間公符琳爲中軍大將軍、爲暉後繼。沖乃令
婦人乘牛馬爲衆、揭竿爲旗、揚土爲塵、督勵其衆、晨
攻暉營於鄭西。暉出距戰、沖揚塵鼓譟、暉師敗績。晉書
脇屋義助將還金崎、從卒悉亡、財留十六人。夜過深
山寺、遇樵夫、問金崎消息、云敵兵日滋、不可入。乃僻
衆鎧紳及首絰、挿竿、掛遠近樹上、爲旗幟狀、乘曉十

六騎衝獻圍、大呼曰、大援至矣。獻顧望疑幟、果以爲
眞。釋圍潰散、衆乃得入。南山史
乃顏叛、車駕親征、命洪茶丘率高麗女直漢軍扈從。
猝遇乃顏騎兵萬餘。時茶丘兵不滿三千、衆有懼色。
茶丘夜令軍多裂裳帛爲旗幟、斷馬尾爲旄、掩映林
木、張設疑兵。乃顏兵大驚、以爲官兵大至、遂降。元史
曹良臣守通州。時大軍出山西、通州守備單弱、所部
不滿千人。元丞相也速將萬騎營白河。良臣曰、吾兵
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亡國之餘、敗氣不振。當以計

走之、乃審遣指揮作勇等、於瀕河舟中多立赤幟、亘三十餘里、鉦鼓聲相聞、也过大駭遁去、貝臣出精騎逐北百餘里、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明史

英將費爾臥約幹之發加拿太、遣一將攻斯丹維克須堡、堡將堅守不下、我將費克爾墨率民兵數百人來援、英軍設伏待之、費克爾墨陷伏傷脛、流血淋漓、上一高丘、從容喫烟、彈丸雨注、不少顧、據鞍指揮士皆殊死戰、衆寡不敵、而敗、斯克連爾爲將阿爾納爾聞事急、率精兵一隊、盛張旗幟、而來援、未至、宣言曰、大軍至矣、英人惶怖引去、銃鎗輜重、失亡無算、米利堅史

齋藤秀龍、廢長子義龍、立少子、某義龍誘殺少子與秀龍鬪、遂弑之、織田信長將兵援秀龍、不及還、義龍躡之、信長自殿而退、會岩倉城主遙應義龍、以兵三千、軍丹原野、時我見兵僅八十三騎、乃驅清洲市人伐竹、爲槍、列于軍後、敵以爲大兵來也、乃退去。外史

關原之役、加藤嘉明從德川氏、留加藤內記佃十成守松前、毛利氏兵來攻、內記出道後村拒之、時十成病創臥城中、奮曰、死則死於敵、裹創而起、多作紙旗、

軀城下、民赴道後、獻望之以爲大援至、遂引去。補外史編

董卓初入洛陽、歩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爲遠近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九州春秋

石勒荊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勒馳勅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絶、偵

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敵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書

楊忠經畧漢沔、攻梁齊興郡及昌州、皆克之。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稱藩附、而尚有貳心、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二千、詧登樓望之、以爲三万也、懼而服焉。後周書

英將布路區多爾攻須提班孫堡、遙呼曰、我且暮拔堡、汝輩遁走、爲士人所刼殺、悔之無及、盡速降。堡將區路翰答曰、我軍固決死頭可斫堡不可拔。布路區

多爾大怒、列數大炮對擊堡內、唯一炮轉運、各處連發、應之、如有數砲者、又亂射小銃、助其勢、殺傷過當。英人力戰不能拔、解圍而去。米利堅史○以上

以少爲多

楊行密將田頵反、行密命李神福將兵伐之。頵與安仁義連和、陳舟蕪湖、行密召其將臺濛泣語曰、人嘗告頵必反、我不忍負人。頵果負我、吾思爲將者、非公莫可。濛頓首謝、率騎度江、爲陣以行。士笑其怯。曰、頵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頵將王壇戰廣德、濛以行密書遺壇。諸將皆再拜氣奪。濛麾兵擊之、壇走。先是神

十一

十二

福與壇再戰皆敗之。頵自將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乃瀕水堅壁不出。請行密以兵塞頵走道。以不戰困頵。頵給言、毋病、還至蕪湖、聞壇敗、留精兵二萬屬郭行琮、身走城。濛之行、爲狹營小舍、覘者以爲、才容二千人。頵輕之。不復召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濛遁。兵爭逐北。遇伏。頵大敗。召蕪湖兵不得入。行琮及壇皆歸行密。頵悉自料死士數百號爪牙都、身薄戰。濛退、軍示弱、士超隍、濛殊死戰、軍潰。頵奔城。橋陷、爲亂兵所殺。其下猶鬪。示頵首、乃潰。五代史○以上

以多為少

右多少

孫思出海鹽高祖追而翼之築城于海鹽故治賊日來攻城雖連戰尅勝然衆寡不敵高祖獨深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諱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乃率衆大上高祖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 宋書

滅里吉部強盛不附太祖會諸將於禿兀剌河之黑林問誰能為我征滅里吉者速不台請行帝壯而許之乃選裨將阿里出領百人先行覘其虛實速不台繼進速不台戒阿里出曰汝(隆)止宿必載嬰兒其以行去則遺之使若挈家而逃者滅里吉見之果以為逃者遂不為備已而大軍至蟾河與滅里吉遇一戰而獲其二將盡降其衆後帝征回回國其主滅里委國而去命速不台與只別追之及于灰里河只別戰不利速不台駐軍河東戒其衆人(頤)爇三炬以張軍勢其王夜遁 元史

帝與曹爽受顧託輔少主爽之徒屬頗疑帝帝亦潛

爲之備會河南尹李勝將涖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篤
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
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
體乃爾帝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
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
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錯亂其辭
曰君方至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帝曰年老意荒不
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
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

十五

十六

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俄而
爽及禍 晋書下同
鄧艾鍾會之伐蜀也衞瓘持節監艾會軍事給兵千
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
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
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
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部諸將稱詔收艾其餘
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
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

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臥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章、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擧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

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會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文告諸軍、諸軍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道急走、盡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群情肅然。時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爲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緜竹、夜襲艾於三

造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瓘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

王敦嘗夜飲。王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白之。〇以上有而如匹

尋陽太守周訪與諸軍共征杜弢。伐弢將張元於石頭。斬之。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晉書下同

大軍東伐。晉公護出洛陽。令楊忠出沃野。以應接突厥。時軍糧既少。諸將憂之。而計無所出。忠曰。當權以濟事耳。乃招誘稽胡諸首領。咸令在坐。使王傑盛軍容。鳴鼓而至。忠陽怪而問之。傑曰。大冢宰已平洛陽。

天子闕鄒夏之間生胡擾動故使傑就公討之又命突厥使者馳至而告曰可汗更入并州留兵馬十餘萬在長城下故遣問公若有稽胡不服欲來共公破之坐者皆懼忠獄喩而遣之於是諸胡相率歸命饋輸塡積

後醍醐帝脫隱岐逃于伯耆名和長年奉帝于船上山率百五十騎以護行在。長年弟氏高造布旗數百煤印近國諸豪章識張之山上明日佐々木淸高追帝。以三千騎來攻。望見旗章。不敢進俄而降者八百。

淸高畢解逃去。史外

呂布自以有功于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爲檀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隷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于帳側僞使人于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爲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尙在三國志注英雄記

梁擊趙。晉救趙。晉攻燕梁又擊趙圍棗彊蓨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史建唐以三千騎屯

趙州梁已破棄壘存審扼傳橋建瑭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瑭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軍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蓨縣人追擊之。梁軍棄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五代史

二十三

織田信長滅武田氏遂命柴田勝家佐々成政從越中森長可從信濃瀧川一益從上野三道竝進入越後伐上杉景勝景勝遣諸將援三道自將赴越中特留甘糟景持警衛國內以應諸道之急景持巡警至春日山適聞信州道軍不利乃以兵八百行援之時我諸將既棄大田切而退守關山景持謀衆寡不敵乃募士人執紙旗伏山道自進伏關川山中榜書植關川市曰景勝自越中轉來。從軍疲勞獨春日山留守甘糟景持憾不從前役故請先鋒而來。幸一戰翌

二十四

策府卷之廿三

料策十二之上　去來　道路　敵弊

王者之軍有征無戰者廟算之謂也能常嘗學術
異能之士臨事料算先定故曰未戰而勝負見矣
今攻之亦有大小焉有料去來者有料道路者料
敵弊者料緩急者料情僞者料攻守之利害者懸
算形勢者至攻大城滅大國其算亦不一而足尤
所可深思遠料也
大坂之役令諸將進入福島淺野氏以船兵至海口

爲其聲援阿部正之白曰西北諸砦相踵陷沒川場
天滿二寨脆薄背水必遁其夜果焚寨而退　外史
宋王乃顏叛驛召李庭至上都統諸衞漢軍從帝親
征塔不台金家奴來拒戰衆號十萬帝親率諸軍圍
之庭調阿速軍繼進流矢中胸貫脅裏創復戰帝遣
止之乃已令軍中備百弩俟敵列陣百弩齊發乃不
復出帝聞庭彼今夜當何如庭奏必遁去乃引壯士
十人持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相殺潰散帝聞何
以知之庭曰其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

三

戰。必疑有大軍在後。是以知其將遁。帝大喜。賜以金
鞍良馬。元史○以上料去
孫權揚聲欲到合肥。揚州都督征東將軍滿寵表召
兗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爲今賊大
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
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
城。不克而還。三國魏志
馮跋簒慕容氏。從兄幽平二州牧萬泥從兄子幷青
二州牧郛陳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馮弘與將軍張

四

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遣使喩之。不聽。遂剋期出戰。
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命三軍
以備不虞。弘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
是夜郛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
邀擊。俘斬無遺。郛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晉書
段遼遣弟蘭帥步騎數万屯於曲水亭。將攻柳城。宇
文逸豆歸入寇安晉以爲蘭聲援。慕容皝率步騎五
萬擊之。師次柳城。蘭不戰而遁。皝引兵北趣安晉。逸
豆歸棄輜重走。追擊大破之。皝曰。二虜恥無功而歸。

必將復至乃遣封奕率騎數千潛伏於馬兜山而還
遼果將數千騎襲來寇抄奕夾擊大破之斬其將榮
伯保（前燕 十六國）
蕭鸞遣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豫州之大倉
口王肅令長史傅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
於淮南永舍淮北十有餘里永以呉楚之兵好以斫
營為事即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
應於淮度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
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

即亦燃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斫永營東西
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走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
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争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
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北魏書）
討蔡之役宰相裴度築赫連城於池口率輕騎襲之
賊以騎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為震壞度危甚李
光顔力戰却之先是光顔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
騎溝下扼其歸賊敗棄騎去顛死溝中者千餘（唐書）
大阪之役諸將以柵難守棄而約之内城大野治房

守道頓港獨不肯。諸將夜託軍議召之。而遣後藤基次等燒諸壘塞。治房部下驚走入城。基次伏死士。誡曰。備前之軍。其將年少氣銳。必來於此。汝等突起取之。池田忠繼在福島。望火果欲馳入川塲。其將花房誡之曰。後藤（亦料）多謀。必有伏也。乃止。伏兵徒歸。基次曰。花房未死乎。外史○以上料來

右去來

袁尚攻袁譚。留審配守鄴。魏太祖攻鄴。決漳水灌城。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

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水爲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懼。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爲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又走之。三國志魏志

丘仲孚爲曲阿令。値會稽太守王敬則擧兵反。反聞始至。而前鋒已屆曲阿。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値瀆

潤。果頗與不得進。遂敗散。書

東軍攻眞田昌幸上田城。城帶川。昌幸壅其上流。伏兵嶮岨。出戰佯走。東軍爭追。陷伏而亂。乃決其壅。水大至。東軍不能繼。乃以突騎蹙之。遂大敗其軍。使不得進。於三日。外史

清水寺與清閑寺爭地相攻。南都援清水寺。叡山援清閑寺而據長樂寺。天子遣廳官兩諭之。罷軍。山徒不奉詔。而凌辱官吏。天子震怒。命宿衞將士圍長樂寺。事起倉卒。諸將多不具甲。獨源賴茂備辨之。先伏兵于嶺東。走路又謀賊。必據嶮置疑兵於其上。及戰僧徒走。果陷伏。斬獲頗多。天子嘉賞之。授右馬權頭。東鑑

兀朮渡江淮。韓世忠駐江灣。俟敵歸邀擊之。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迺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兀朮也。宋史下同

金人與僞齊入侵。解元軍承州。金人至近郊。元度賊

寬賊糧饒足。而上游諸州。爲賊所據。呼吸有通。聲援遙應。故賊雖危而未蹶。伺官軍之懈。恐衆衝突。冀一勝以解圍。而雨花臺形勝尤絕。勢所必爭。和春偵知其情。使總兵李若琳伏兵於慈湖銅井二路。自與國樑更番警巡。賊果自雨花臺攻營。大敗。死者千餘人。清史略

慕容皝擊高句驪。句驪有二道。北道平濶。南道嶮狹。衆欲從北道。慕容翰曰。虜以常情料之。必謂大軍從北道。當重北而輕南。雖當率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

日。必至城下。遣百人伏要路。百人伏獄廟。自以四百人伏路隅。令曰。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覘我麾旗。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自獄廟走。伏者皆出。又決河岸。遏其歸路。金人果走城下。伏發。金人進退無路。乃走獄廟。元追之。獲百四十八人。止遣二人。時城中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頭虎直造城下約降。元匿其兵。以徽服出。僞若降者。金人稍懈。俄伏發。擒黑頭虎。

欽差大臣和春。提督張國樑。圍賊于金陵。金陵以舊

十三

不意、大都不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爲也。皝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乃以翰爲前鋒。高句麗自將弱卒以禦翰、軍戰於木底、遂大敗之。十六國 前燕

伐蜀之役、朱齡石爲元帥、兵凡二萬人、發自江陵、初高祖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

十四

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全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兼其前將軍秦州刺史侯輝尙書僕射蜀郡大守譙先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齡石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阻衆多、咸欲先攻其南。齡石曰、不然、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

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詰朝戰。至日昃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輝先。仍回軍以麾南城。即時散潰。諸營以次土崩。衆軍乃合船步進。林至廣漢。復破道福別軍。乘船陷牛脾城。斬其大將譙撫。縱聞諸處盡敗。奔於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僞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聞彭模不守。率精銳五千。兼行來赴。聞縱已走。道福衆亦散。乃逃於獠中。巴西民杜瑾縛送之。斬于軍門。南宋書

十五

明以葉旺馬雲爲蓋州都指揮使。納哈出將內犯。勍旺等預爲備。未幾納哈出果以衆至。見備嚴。不敢攻。越蓋至金州。旺豫以兵扼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壘冰爲牆。沃以水。經宿凝沍如城。布釘板沙中。旁設坑穽。伏兵以伺。雲及指揮周鶚吳立等建大旗城中。嚴兵不動。寂若無人。已納哈出軍不利。引退。果不敢由故道。從蓋城南十里。將沿柞河至城南。伏四起。兩山旌旗蔽空。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趨連雲島。過冰城旁。走。悉陷於穽。遂大潰。雲自城中出。合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獲及凍死者無算。

十六

乘勝追至猪兒峪。納哈出僅以身免。史明

冷道路

豐臣秀吉將攻因幡。先令海賈齎金數千兩。赴因幡索粟。倍價糴之。因幡人大喜爭糶。秀吉乃以兵五萬攻鳥取。使秀長攻丸山。二城食乏。即陷。史外

吳滕脩數討南賊。不能制。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共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年。可戰而滅也。脩從之。果破賊。史外

普將分兵爲四。深入法境。一攻法之士打拉士卜。圍

之數重。危迫異常。法之守城將軍余烈。嬰城固守。誓與城存亡。故猝未能下。一郡王所統。侵法之潘談毛辰。欲以偏師據守其地。一王子所統。取法之南士。攻兩日下之。爲普軍所據。一士顛密士將軍所統。直攻蔑士。皆驍勇騎兵也。適與法軍遇。彼此決戰。皆殊死鬪。經兩時許。法軍奔潰。此外更以一軍。爲各路應援。遙駐士打拉士卜城外。扼守輪車鐵路。使由壓安至法京巴黎之道。阻遏不通。於是法軍知不可支。紛々撤守退兵。普軍乘勝追襲。馬蹄蹴踏之聲。不絕於道。

法軍至摩思匣。餘衆遁入內地。晉法戰紀
德川公攻勢州蟹江城。援兵多入城中。酒井忠次諫
曰。何不拒援兵。放之入城。公曰。汝意以爲如何。對曰。
堅城益兵。恐不易陷。抑敢問公謀如何。曰。姑無言。徹
船絶糧道。城中飢。不能支。乃降。常山紀談。
阮元爲雲貴總督。時滇省鹽政久刓弊。歲絀課十餘
萬。元首劾蠹吏。力塞井竈之私弊。乃疏請酌留溢額。
銀兩。備邊貲。騰越有野人一種。茹毛穴處。時爲邊患。
保山夷曰猓猓。以墾田射獵爲生。桑弩毒矢。常好鬬。

野人畏之。元以萬金招猓猓三百戶。置騰越邊界。給
地屯種。以禦野人。野人來不得侵。於是南甸隴川土
司二十餘寨來乞降。清史
隋太祖嘗問高熲取陳之策。熲曰。江北地寒。田收差
晩。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
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
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
預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
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

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罄。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隋書

英將賀爾臥約翰攻紐約。我將斯克連爾距之。不利。慮英軍侵掠、乃令火禾稼、移牛猪於他所而退。英軍至。無所得食。軍自潰。米利堅史

符堅敗於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遣姚萇討泓。爲泓所敗。萇懼奔於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推萇爲盟主。萇自稱秦王。時慕容沖與堅相攻。衆甚盛。萇將西上。恐沖過之。乃遣使通和。遣子崇爲質於沖。

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尅。萇聞仲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群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慕容氏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苻氏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獸之議也。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堅爲沖所逼。走入五將山。沖入長安。堅諸將多奔於萇。萇遣吳忠執堅。沖遣其車騎大將軍高蓋率衆五

萬來伐。戰於新平南大破之。萇率麾下來降。沖率衆
東下。長安空。盧々水郝奴稱帝於長安。萇進攻奴降
之。僭即皇帝位于長安。（晉 同書）
晉遣劉裕攻秦。赫連勃々攻取秦諸城。引歸杏城笑
謂群臣曰。劉裕攻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略。姚
泓（秦）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剋之。然裕既
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
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于是秣馬
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

勃々于是盡有嶺北之地。俄而裕滅泓。入于長安。遣
使遺勃々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々命其中書侍
郎皇甫徽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
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々容儀瓌
偉。英武絶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既而勃々還統萬。
裕留子義眞鎮長安而還。勃々聞之大悦。謂王買德
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之方略。買德曰。劉裕
滅秦。未有德政。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
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

意于中原。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游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嶢陝。絶其水陸之道。陸下聲檄長安。中布恩澤。三輔之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眞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々善之。以子璝都督前鋒諸軍事。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勃々率大軍繼發。璝至渭陽。降者屬路。義眞遣將沈田子率衆逆戰。不利而退。屯劉迴堡。田子與司馬王鎭惡不平。

遂殺鎭惡。義眞又殺田子。于是恐召外軍。入于城中。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璝夜襲長安不剋。勃々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絶。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眞東鎭洛陽。遣朱齡石。守長安。義眞大掠而東。至于灞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々入于長安。璝率衆三萬。追擊義眞。義眞單馬而遁。買德得晉將傅弘之蒯恩毛脩之于青泥。積人頭。以爲京觀。

金聲桓叛。惟贛州不從。亂巡撫劉武元副將高進庫固守。而進庫尤善戰。聲桓陷九江。欲順流突江寧。而

懼饑師乘其後。乃回軍攻之。三月不下。江寧兵二十
萬。水陸井進。復九江南康。長驅擣南昌。聲桓回救而
敗。入城拒守。清兵據山岡。而船截江路。聲桓太困。清史

伊豫河野通直與宇都宮豐綱搆兵。豐綱使其將曾
田直之假兵於土佐長曾我部元親。攻河野氏。拔其
二城。元親遂因圖河野氏。助豐綱。遣一將與直之守
大津。而三道入宇和。攻通直。通直益窘。乞救於安藝
毛利氏。毛利氏大擧入伊豫。圍豐綱於松山。攻陷大
津。直之戰沒。元親收軍不復出。後。豐綱遂降毛利氏。

毛利氏引兵去。元親乃復出軍入伊豫。攻豐綱松山。
豐綱棄城走。通直亦走。遂乞降。國中悉平。外史補編

楠正成城于赤阪。東兵攻之。不克。於是築營環城。爲
持久計。而城內餘五日食。正成謂衆曰。吾今佯死。敵
則去。去則復起。使彼疲奔命。是全軀以亡敵之術也。
乃鑿坑塡尸。以薪蔽之。乘風雨夜。稍稍逃出。留一人。
誡曰。度我遠而擧火。火起敵爭上城。見坑中積屍。謂
正成既死也。引兵東去。明年正成復取赤阪城。大致
東兵。天下由此大亂。外史

策府卷之廿三

右欽擧

策府卷之廿四

料策十二之中

綏急　情僞

細川清氏據白峯叛足利義詮令細川賴之擊之賴之方在備中航歸歌津恐徵兵未集清氏先來攻遣其母說清氏曰公蒙讒而逃僕亮其心雖然自棄舊勲割離親戚公亦何忍也今苟改圖則聽公自新邑土如故僕爲公保之清氏聞答累日中國兵追附賴之城壘全成乃絕清氏發兵擊之以謀斬清氏屠其城　外史

料策門　綏急　情僞　一　二

台灣之役我軍大擧三道並進復討牡丹部落向四重溪是地距牙營廛里許塗有一河諸水奔注加以緣潦勢如激箭諸軍提挈亂流而渡兵或漂溺而各深入山谷澗水橫流泥淖沒踝土蕃伐木塞路我兵捫藤葛攀巖角蝎付魚貫而行屢爲土蕃所狙倘能鼓勇奮進所在獮擊放火燒其屋舍蕃人徒跣涉險而逃其捷如飛我兵不能追獲獨虜一女年可十二三歲黎面深目言語侏離不能知爲何人子因加撫恤壽致之東京教以文字女紅及事平又賜路資遣

歸。少女涕泣感謝而去。既而全軍悉會于牡丹社。都督西鄉從道曰。各地土蕃棄村里。潛匿山谷。有時出沒。狙我兵。我兵忿而擊之。彼已鳥遁獸逸。失其所在。功弗償其勞。今杜彼巢窟。絶彼饟道。彼計盡術窮。將悔非悟過。以乞悲哀之不遑焉。以威讋之。不如以術制之也。衆皆然之。乃寘戍于雙溪石門風港諸道。收軍還龜山。遂爲持久計。大峙糧仗。就其本營造都督府。設病院。脩橋道。將爲屯田。日辟荒蕪。牡丹生蕃於是窘窮。遂託他酋謝罪焉。而南方生蕃。曰窒刺卒塔。

曰臾阿爾楚。曰葛徠曰快仔等酋長。前後納欵者。或張所賜國旗。候迎我將吏。或携其兒子。來降轅門。率循我約束。而熟蕃書作夜行。無復刼掠之警。至有溯內山諸溪漁釣者。蕃民皆謳歌我。事聞。清人猜懼。以爲我將略有全島。據以圖已也。頻講和。續近世外史

帝世宗幸南苑。集六師。議親証。兩江總督郞廷佐。伴使人通欵。以緩其攻。鄭成功信之。按兵儀鳳門外。依山爲營。連亘數里。崇明總兵梁化鳳赴援。化鳳登高。望歎。營不整。軍士浮湖而嬉。乃率勁騎五百。夜出。神策

門。先擣白土山。破其一營。以作士氣。次日大出師攻其前。而騎兵出山後夾攻。成功令甘輝守營。而自調舟師。諸營見山上麾蓋不動。敢不退。又不暇相救。遂大潰。甘輝被執而死。化鳳復燒海舟五百餘。成功遂以餘艦揚帆出海。攻崇明不下。清鑑

僕固懷恩叛。誘吐蕃回紇黨項數十萬入寇。朝廷大恐。詔郭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慓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誘思歸之人。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

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携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唐書

幽冀大饑。建節將軍餘巖叛。驅民使掠。據令支。慕容垂遣子農出蠮螉塞。歷凡城。趨龍城。會兵討巖。農至龍城。休養士馬十餘日。諸將皆曰。殿下之來。取路甚速。今已至此。久留不進何也。農曰。吾遠來者。恐餘巖過山鈔盜。侵略良民耳。巖才不踰人。誑誘飢兒。烏集爲群。非有綱紀。吾已扼其喉。久將離散。無能爲也。今

此田善熟。未收而行。徒自耗損。當俟收畢。往即梟之。
亦不出二旬耳。頃之農將步騎三萬攻令支。巖衆驚
駭。稍々踰城歸附。巖計窮力竭。出城詣降。農斬巖兄
弟。十六國後燕
慕容雋所署寧南將軍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雋死。
子暐立。護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暐使慕容恪率衆五
萬討之。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
下喪氣。曾不敢闚兵。中路展其螗蜋之心。此則士卒
攝魂。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

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
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
卒平。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
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
利哉。吾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而離之。
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斃。此爲兵不
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
勁卒七千出戰。顏擊斬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
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晉書下同

段龕據廣固號齊王慕容儁遣慕容恪討之龕率衆
三萬來距恪恪遇龕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
其弟欽盡俘其衆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
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
且有彊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
我彊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
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
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
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

不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
不獲寧吾每思之不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
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
圍壘遂剋廣固

袁紹死魏太祖討其子譚尙于黎陽連戰數克諸將
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
郭圖逢紀爲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
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
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擧而定也太祖曰善

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三國志下同

袁尚袁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曹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此即以上郭嘉緩之餘智

大友宗麟將兵七萬伐島津氏。入大隅。立牙於務志賀。發兵圍高城。城將島津家久遣使來。請獻於比田

孫子曰。無約而請和者謀。

千町以和。田原紹忍欲勸宗麟許和。臼杵鎮次進曰。彼非畏我者。無故求和。是緩我兵以竢援也。不然。謀乘我惰襲擊也。新田中將之於赤松氏可爲明鑑。紹忍猶執和議。鎮次怒曰。公陷敵術中。今見其敗。吾固以身許國。不能從公等也。拔刀而出。率手兵百五十騎。直向高城。由是紹忍意沮。諸軍進圍高城。城中大困。補外編史

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河東節度使馬燧建言。悅必反。既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洺。築重城

絶內外援。邢將李洪、臨洺將張伾固守。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眞、神策兵馬使李晟合軍救之。燧出嶠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己。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率軍營二壘間。是夜東壘道。燧進營狗明山、取棄壘、置輜重。悅計曰、朝光堅柵且萬人、雖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衆。則吾已拔臨洺、饗士以戰、必勝術也。即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

十三

燧令大將李自良等以騎兵守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訖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執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洺。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合、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餽穀三十萬斛。邢圍亦解。唐書

哥里米之役。土將西利謨巴沙率兵八千、襲魯陣、魯將伯不登布擊破之、敗報達土陣。時英土官具余曰、是勝兆也。今敵兵不充萬、新勝必怠。急以全軍四萬

綴而敗

十四

急而全

進擊分隊乘勢衝本軍則利如指掌士將不聽爲自
固計已而魯軍從兵大至士軍遂敗。萬國史
元和末義武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亂拜陳楚爲節
度使馳傳赴軍及郊無迎者左右勸無入楚曰定軍
不來迎以試我今不入正墮計中乃冒雪行四十里
夜入其州然軍校部伍皆楚舊也由是衆心乃定。唐書
高貴鄉公時毋丘儉文欽作亂以王基爲行監軍假
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
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

畏目下之戮是以尙群聚耳若大兵臨偪必土崩瓦
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慓悍難
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擧軍足以深入而久
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軍宜速進據南
頓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
基屢請乃聽進據灑水既至復請景王欲須諸軍集
到猶尙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地理則利
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
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寃

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三國魏志

木下秀吉守橫山城。遂井長政發兵攻鎌羽城。々距橫山頗遠。秀吉以輕兵馳還山背。立旗於城後。敵驚潰走。史外

牛存節拜亳宿二州刺史。朱瑾呂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趣徐州北。傅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甚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梁太祖

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五代史

尉迴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地。隋遣宇仲文討之。軍次蓼堤。仲文出羸師挑戰。僞北驕之。遣精兵擊之。大敗讓軍。急進攻梁郡。守將劉子寬棄城遯走。仲文追擊。禽斬數千人。初仲文在蓼堤。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弊。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陣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

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爲非所及也隋書
湖南提督海陵阿被金龍誘殺副將游擊皆戰沒新田知縣王鼎銘死之桂陽常寧瑤應之衆號數萬官兵所謂常德水師荊州滿騎皆不習山戰湖廣總督盧坤始至奏罷之改調鎭筸苗疆兵會貴州提督餘步雲雲南副將曾勝皆來助距猺巢十餘里會大雷雨官兵乘勢進勦猺恐衆抗拒各路兵合圍湖北提督羅思擧晝夜督將士立泥淖中擲火弩斃數千人

猺黨趙立鳳乞降思擧佯許之攻益急擒頭目數百人金龍易服遁爲官兵所殺清史○以上急之

右綏急

櫃祇爲青州刺史廣陵相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堺聚衆數百潛得過淮因天夜陰闇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祇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敗乃入祇語左右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曉必走矣賊聞鼓鳴謂爲曉於是奔散追討殺百餘人南宋書○趙宋時蜀梓州刺史馮瓚亦用此策斬軍校上官進○此段前云百許人

入城。至追討。則曰。殺百餘人。而不得國璠兄也。則史筆虛張之誤。

杜預代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既至鎭。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鋭。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々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擧。預再三上表陳至計。帝乃許之。果大破之。平定吳國。晉書

二十一

大祖征陶謙。任荀彧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彧知邈爲亂。即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大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彧。彧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鎭也。往必危。不可。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

二十二

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
怒而成計貢見賤無懼意謂郢城未易攻遂引兵去
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三國志下

同

關羽圍樊襄陽魏太祖欲徙都司馬宣王及蔣濟曰
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
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
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
下條釆女與篠岡保田及雷城主丸田周防守議合

兵攻水原城三十餘日城將劒持市兵衞梅津宗亘
善守時酒井新左衞門攻北門密誘城內禰將梅津
傳兵衞傳兵衞通欵因射書城內約內應期會城中
代北門守兵兵得其書贈城將城將捕傳兵衞下獄
新左衞門怪其久不報與諸將謀之釆女料曰是必
射書為他兵所得然城中未出視傳兵衞首者猶有
所疑不輙殺也宜令益疑之乃射書于諸門以其守
門將為內應城將果惑謂射書皆敵謀祖疑我也遂
解傳兵衞授兵守中門傳兵衞得兵則開門出與北

閉守兵戰。新左衛門采女等。聞喊聲起乘城。終陷之。（北越春秋管窺武鑑下同）

柴田勝家。佐々成政等。大擧入越中。攻松倉魚津諸城。河田長親守松倉城。相持月餘。降將神保肥後在城中。密與敵通。欸長親頗疑之。未得其驗。乃遣一卒授計而出城。敵捕之。詰其故。卒曰。僕神保肥後使者也。齎書密如佐々公。途逢數卒。劫掠吾衣服佩刀去。書亦失。今不知所之。故來于此。書在此陣中者幸也。如書歸城。吾主誅矣。敢願爲僕探陣中。成政拘其卒。長親射書於敵陣曰。肥後事既覺矣。令補下獄。諸將有求則出與之。答書久不至。乃擒肥後殺之。探嬰頸囊。則果有佐々柴田書。軍中服其明察。

袁紹在黎陽。將南渡。程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三國志下同）

孫權爭萬衆攻合肥新城征討將軍滿寵欲率諸軍
救之田豫曰賊悉衆大擧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
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鋭氣不當與爭鋒也
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
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
軍相向當使難知不可使自畫也豫輒上狀天子從
之賊遁走後呉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
云賊後來豫臥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
諸葛恪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

曰帝司馬師曰恪新得政於呉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
肥以冀萬一不假復爲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
則用兵多而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合肥卒
如所度帝於是使鎭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
等距之儉欽請戰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
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
以弊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帝乃勅欽
督鋭卒趨合榆要其歸路儉帥諸將以爲後繼恪懼
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万餘級晉書

苻雙反於秦州。苻堅將楊成世爲雙將苟興所敗。呂
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興初破成世。姧氣漸
長。宜持重以俟其敝。興乘勝輕來。糧盡必退。退而擊
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不知所爲。光曰。揆其
姧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
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須赴救。若其奔也。彼
糧既盡。可以滅之。鑒從之。果敗興軍。（十六國後涼 上料情）
聯合兵將進攻佛都巴里斯。拿破崙於亞斯斯羅布（アルバス、シエル、ロウブ）
逆戰。兩軍彈兵鋒。勝敗未決。會日暮交綏。拿破崙以

欲僞虛而誘之決策非拿勃翁不能

謂我以寡兵當大軍。勢不可拄。巴里斯受圍有近。今
奪一軍。出敵背。乘不意。襲日耳曼。敵必狼狽回兵。僕
之巴里斯圍。不防自解。即夜拔軍。向萊尼河。而進。聯
合兵未之知也。黎旦黎明挑戰。佛軍不應。乃薄營。營
中闃焉不見人馬。聯合兵大驚。急令候騎蹤之。騎歸
報曰。佛軍向日耳曼地方。今已在軍後。諸將疑懼。將
回兵赴援日耳曼。魯帝亞歷山曰。拿破崙今際京城
之危急。轉軍而赴日耳曼。是詭計也。其意在使我懼
後顧。不能疾進巴里斯。不如我亦反彼計。突進奪

鄰城。主谷渠龍。則彼孤軍失根據。不可恃久也必矣。諸將從之。先以番騎兵追躡。示在術中之狀。更將不加爾及斯瓦丁伯等。大會軍于沙崙。急薄巴里斯。拿破崙畫策大左。進退饕窮。全軍遂潰。萬國史佛

楊行密將安仁義反。燒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兵却。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植幟解甲而食。恐亦有伏遇兵不敢追。五代史

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辨。魏太祖遣曹洪征之。以曹休

參洪軍事。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三國志

武田信玄引兵南入駿河。北條氏康以大兵來爭駿河。信玄軍興津。氏康軍薩埵山。相持未戰。信玄曰。氏康用兵遲緩。易與也。因飲將士酒。間曰。猶寒乎。曰。寒。信玄曰。我陣平地。飲酒而猶寒。彼陣山上。寒可知矣。必下在其麓也。令人伺其陣。陣果無人。乃奪其糧仗

還。蜀史

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鄧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軍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到據城。得以不敗。三國魏志

奉天之狩。兵未集。韓游瓌與論惟明以兵三千先衆赴。朱泚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游瓌曰。賊取佛祠乾木爲攻具。可以火之。既而賊大譟攻南雉。游瓌曰。是分吾力也。趨北雉。遣將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俾潚直出火其棚。投於薪中。風返棚皆燼。賊氣沮。故諸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唐書

張弘範從親王哈必赤討李璮於濟南。弘範營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璮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不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爲濠。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濠。

益深廣。璮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
濠中。得跨濠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
元史
姚萇遣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苻登遣左丞相楊定
及破虜戰于清水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鶩
泉堡。萇救之。引還。萇密遣東門將軍任甕宗度詐爲
內應。遣使招。許開門納之。登以爲然。征東將軍雷惡
地將兵在外。聞之馳騎見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
必爲奸變。不可信也。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

之。詣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奸智。今其詣登。事必無
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
聖乎。微此公。朕幾爲豎子所誤。前秦十六國
英王遣大將軍武羅咄具率大兵至新地。武羅咄具
取略叢莽中。襲太具紐堡。無一人出拒之者。華盛遂
從在軍中。說武羅咄具曰。土人渠狡。必有伏兵。勿輕
進取敗。武羅咄具曰。我提大軍深入。彼必膽落魄褫。
棄甲走而已。未至太具紐三里。土人扼險。亘巖爲壘。
伐喬木構柵。伏兵四所以待。武羅咄具暴進。陷伏。彈

丸爾法。全軍潰、輜重器械悉委之敵。唯賈邦廣人。屢與土人戰。洞悉敵情。止戰拒之。武羅咄具欲止潰兵。勵氣指揮。遂被重傷。於是衆以華盛頓爲知兵。米利堅史下同

克利璉進與英軍大戰于韋底宇。英軍不利而退。克利璉躡衆蹤之。英軍急走入壁。恐我軍追躡。倉皇鎖壁門。首將至不得入。彷徨門外。追兵直迫。擒之首將詭辨欲遁。擒者知其爲將曰、余見子狀貌、決非賤卒。纏、立、陣、前、英人恐傷首將。不敢發銃。克利璉勵衆督

戰。遂薄其寨。破之奪輜重。

戊辰之役。本道官軍（薩長藝）進于山內口。騰天大雷雨。忽遇一隊兵。問之誰何。答曰、薩兵也。復問暗號。訥訥、不、能、答。官兵直擊之。兩軍咫尺。不暇裝銃。短兵相搏。路險而雨急。格鬪少時互退。（近世史畧以上料偽）〇

右情偽

策府卷之廿四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87
SS号=14664087